
武侠世界
第37年
9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著的「兵不厭詐」。狐偃是春秋時期一位異人，早年曾受教於隱世高人崑崙奴，因此他不僅精於風水堪輿，而且亦擅長兵法戰陣，武功更舉世罕有其匹……蕭玉寒先生所著的故事正是春秋時期名聞遐邇的晉楚驚世大戰，他之戰略戰術的巧妙運用，遠於「孫子兵法」二百多年前，他之所本乃是「兵法無常規，唯勝而取法」。且看一代兵法始祖如何巧妙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使弱小的晉國而一躍爲中原霸主？閱後包您拍案叫絕。

*　　*　　*

本期選刊的「情俠無情刀」是現代都市故事，詭譎的黑社會如何明爭暗鬥？請看藍天先生所著的故事，有助於您瞭解社會動態。另一篇「俠骨丹心」乃方心蓮先生所著，請欣賞滿清時期俠義之士的一片丹心照漢青的激烈情懷。

*　　*　　*

下期將刊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小說「天一黃金道」，屆時請留意。

*　　*　　*

84.6.6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 9 期
（總號186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岑凱倫

最新作品介紹

野玫瑰與鬱金香



每本HK$42

一對如花似玉的姊妹，由於性格不同，遭遇也完全不一樣，但結局却是……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兵不厭詐

祖墳五煞 禍延後代

風水兵法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齊桓公死，齊霸業衰落。楚國力日益强大，楚成王鋭意北進。宋襄公圖霸不成，未能阻止楚國向中原進攻的狂瀾。晉國經一番內亂後，逐漸穩定强大起來，在晉文公重耳的勵精圖治下，已具備了與楚國抗衡爭霸的勢格。但與楚國的强大相較，晉國畢竟尚處於劣勢。於是，一場以弱勝强，以小勝大的春秋風水與兵法大戰——「兵不厭詐」發生了。

＊ ＊

多情是否遺恨？
蒼天是否有情？
自古多情空遺恨。
天若有情天亦老。
天無情，天永恆。
劍無情，劍不朽。
風水兵法家狐偃又如何？
他是否如蒼天無情？

他是否追求不朽與永恆？

此刻，他就佇立在曠野的星光下，凝注山丘上的一座巨墳——晉武公姬稱之墓。

夜色深沉，四野孤寂，翼城（今山西翼城）城郊偌大的晉國王陵，了無人跡，天地間彷彿只餘狐偃孤身一人。

狐偃左手執劍，劍很奇特，很短，也沒有劍鞘。

光裸的劍身殺人十分方便，沒有劍鞘的劍自然是光裸的劍身。

但狐偃的劍似乎並非為了殺人，因為他凝注的是一座已歷數十年的古墳，墳中的人無論生前如何顯赫亦不必去理會，因為在墳中的必已是死去多年的人。

狐偃右手捏一個八面體黑盒，黑盒上面佈着上、中、下三針，三針此時滴溜溜的旋轉着，狐偃的目光也緊盯在黑盒上的三針。



終於，黑盒上的三針重疊一處，筆直的指向那巨型古墓。

終於，狐偃微歎口氣，喃喃的仰天長歎道：「此墓位於嘴尖、翼爪四張之地，好一座蝙蝠龍脈！當今晉國王君獻公，乃墓中晉武公姬稱嫡傳血脈，獻公姬詭諸雖承蝙蝠龍脈蔭庇，有一番作為，但他的祖脈既是蝙蝠龍脈，那他的江山，亦必定壞於陰人手上，葬送於婦人身上！祖脈勢格如此，豈能倖免？」

狐偃心念電轉，忽然又喃喃的道：「再者蝙蝠龍脈肢爪五伸，第一代專注於嫡傳血脈晉獻公身上，尚可有一番作為；但到第二代則龍氣必一分為五，氣勢大弱，不但無助，反而因弱龍之氣，招强邪煞氣入侵，其第二代之命途必乖桀戾氣重重也！吾與獻公次子重耳之母大戎狐姬，份屬同宗兄妹，重耳即吾甥兒，我狐偃又怎能坐視不救呢？但其祖宗脈氣已定，又將如何施救？」

狐偃心中左思右想，為難之極。

原來蝙蝠其性不但屬陰寒之物，且極淫，專喜夜間出動。而蝙蝠龍脈所出之人，雖有作為，但亦必性犯奇淫，極喜女色，其性又屬陰，與婦人相合，陰上加陰，一發而成「陰淫邪煞」，必對其子孫血脈有極大侵害。狐偃是當世一位異人，早年曾於崑崙山受教於隱世高人崑崙奴，不但精於風水堪輿奇學，亦擅長於兵法戰陣，武功亦罕有其匹，是當時一位尚未被世人驚悉的隱士，他自然知悉「蝙蝠龍脈」的利弊。

而且狐偃與晉獻公次子姬重耳的生母狐姬，同屬高麗氏族，又同出一脈，姬重耳是狐偃的同宗外甥，一脈相連，他自然十分擔心姬重耳日後的命運。

狐偃在晉武公姬稱的墳前，再佇立了片刻。終於，他仰天長嘯一聲道：「罷！罷！罷！為吾妹之血脈，且與天運鬥上一鬥吧！」

狐偃說罷，身形即電射而去，疾如箭矢，向晉國都翼城（今山西省翼城）飛掠。

晉國原是周成王同母弟唐侯權虞的封地，到權虞的兒子燮父時，因國土依傍晉水改國號為晉。

晉國地處當時中國的北疆（今山西及附近地域），黃河環繞，峯巒縱橫，地勢險峻。國民長期與戎狄等少數民族雜居，按戎狄的生活習慣分配牧地，並不按中原諸國按周制分地，因此經濟比較落後，西周時期與中原諸國交往也不易。

到春秋初年，晉侯同宗大族武公的力量强大，取得了君權，被周王任命為晉侯。武公在位三十九年，死後葬於翼城西郊。當年蒙一異士卜得一蝙蝠龍脈，終令子孫後人伏下極深的利與弊。

武公去世，他的嫡子姬詭諸繼位，是為晉獻公。

晉獻公即位後，即發動兼併戰爭，統一汾河流域，國土跨越黃河南岸，逐步形成了一個有地盤之利、地險馬多的大國。同時，獻公又用異姓人為卿大夫，加强君王之權，晉國的國力也逐漸强大起來。

其時獻公已在位二十八年，他已經是五十多歲的垂老之年了。但不知怎地，獻公人到晚年，色慾之心卻突然暴熾起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獻公在為太子時，已娶了一位名賈姬的女子為妻，即位後即封賈妃為夫人（諸侯的正室），但過了十多年，賈姬仍無所出。初時獻公尚不以為意，但到了中年過後，却焦急起來。他看中了自己的庶母（父親武公的姬妾）齊姜，竟不顧一

切，娶齊姜爲姬妾。幾年後，齊姜替獻公先生一女，取名姬姜；再生一子，取名申生。

獻公大喜，即廢賈姬的夫人號，把齊姜封爲夫人，又封申生爲太子儲君。女兒姬姜，長得亭亭玉立，後來嫁到秦國穆公爲妻，即後來的秦穆夫人。因此晉國與秦國有姻親之誼。

自兒女誕生後，獻公的慾念益發大熾。夫人齊姜的美貌，亦隨着歲月的流逝，漸而衰褪。獻公對齊姜也逐漸冷淡起來了。

一方面宮中無滿意的姬妾，另一方面獻公的色慾之心大熾，這不可開解的矛盾，日夜煎熬獻公。終於，他按捺不住了，便派心腹寵臣梁伍和關伍二人，外出爲他私訪美女。

不久，二人便興衝衝的回來奏報，說狐戎國國君有兩個妙齡女兒，大的叫狐姬，小的叫狐夷，均爲當世無雙的絕色美人。

狐戎、驪戎、姜戎、犬戎等部落之國，分佈於晉國的四周，領土不多，國力甚弱，平日均十分畏懼强大的晉國。故晉國有所求，皆莫敢不從。

接了梁伍和關伍二位寵臣的訊息，獻公急不及待，立刻派二人携了重禮，直奔狐戎國，向狐戎國君求娶兩位女兒。不必費甚唇舌，便把狐戎國的兩位公主狐姬、狐夷接回晉都翼城來了。

獻公審閱狐姬、狐夷二女，果然是艷色佳麗，不由大喜過望，當即厚賞梁伍、關伍二人，又下旨納狐姬、狐夷姐妹爲姬妾。

當晚，獻公便與狐姬、狐夷姐妹二人一道快活風流。獻公但感異常舒暢，把狐姬、狐夷二人視爲心肝寶貝。凡赴宴會，均讓二人陪侍，狩獵又讓二女戎裝相隨，晚上則三人同床，肆意淫樂。獻公但感生平無此歡娛，今嚐之下，快慰猶勝神仙。

這一面獻公與狐姬姐妹二人快活如仙，那一面夫人齊姜却形單影隻，孤衾冷寂。齊姜自感年老色衰，根本無力與狐姬姐妹爭寵，也根本無法挽回獻公的歡心。她絕望之下，悄悄於宮中自縊身亡。齊姜的兒子太子申生，受此打擊，他雖年僅六歲，亦知生母之死因狐姬姐妹而起，因此小心靈中深恨狐姬姐妹。也因此之故，與父親獻公的感情日差，並不得獻公的歡心。

夫人齊姜的自殺身亡，爲日後的宮廷慘變埋下了一根導火線了。

獻公却毫不爲意，絲毫不影響他對狐姬姐妹的寵幸，對她兩人愛悅如初，甚至更沉迷在她兩人身上。

一年後，狐姬、狐夷皆喜得兒子。狐姬所生的兒子名重耳，狐夷所生的兒子名夷吾。獻公自然大喜過望。

他的兒子多了，便感到疆土不夠大了，日後分封土地大受限制，於是便大舉向四鄰征伐，以擴展疆土。

位於晉國東南面的驪戎國，是一個貧窮的山國，已有三年無法向晉國朝貢。

獻公找住這個藉口，於公元前六七二年，親率大軍攻打驪戎國。

驪戎國的國君名驪戎男，甚有膽色勇氣，面對晉國的强兵進侵，居然毫不畏懼，率子民英勇頑抗。直到退守最後一座城地，依然頑戰不降。晉軍久攻不下，損失十分慘重。

獻公大怒，傳書曉喻驪戎君民道：降則一城人皆赦，否則破城一入，鷄犬不留。

但驪戎男依然下令死守不降。獻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總算攻陷驪戎城。

晉兵入城後，首先捉住傷重昏迷的驪戎男，接着大舉屠城，城中的驪戎族人，幾乎被屠殺殆盡。只有女驪戎人，凡年輕的一律不殺，作爲戰利品，準備運返晉國。

獻公見驪戎女子姿色甚佳，意料驪戎國君宮中必藏有絕色佳人，於是便親領兵衛，入驪戎宮中搜掠。經一番掠殺，獻公親到宮後林園搜尋。在一條長滿青草的路上，獻公忽然發現一隻精美的綉花鞋。

獻公拾起來左右端詳，他明白這絕非尋常的驪戎女子所穿，若與這隻綉花鞋相配，其主人必定艷絕人寰。獻公近年對女色，越來越有獨特見識了。

獻公於是下令親兵仔細搜索綉花鞋的主人，又不許損傷一絲半分，定要活捉前來見他。

不久獻公突聽兵衛的叫喊聲，他執劍前去，走到一叢樹後，只見兩位披頭散髮，但衣飾華美的少女，正緊抱着樹幹，不肯隨兵衛離開。

兵衛正欲動粗强拉硬拖，獻公心中忽然一動，便發聲制止兵衛的粗暴。他走近去一看，其中一位少女，果然赤着一足，便知她必定是綉花鞋的主人了。

獻公走到她面前，用手替她攏起散披臉上的秀髮，定睛一瞧，不由心中一陣跳蕩。但見她面孔光潔白嫩，鼻梁高挺，嘴唇豐厚紅潤，眼如鳳目，活脫的一位絕世西域美女。獻公再看另一位少女，發覺她的美貌，與綉花鞋的主人不相伯仲。

獻公的心潮一陣激蕩，在他的眼前，這兩位美女簡直猶勝整個驪戎國的疆土。而且，與這兩大美人

相較，晉國宮中的姬妾，包括他一度極爲寵愛的狐姬、狐夷姐妹在內，皆成糞土了。

晉軍班師回朝，獻公樂不可支，把驪戎國滅掉，國土歸入大晉的版圖，生俘驪戎國君回去，以向四鄰示警，大批財物運回晉國，這一切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獻公又喜獲一對美人姐妹。不知是狐姬姐妹二人對獻公的啓示，還是他從中領略到無窮的妙趣，獻公自此之後，所求的美女，便必是一雙美人姐妹。

驪戎國這雙美艷的姐妹花，竟然是驪戎國君驪戎男的女兒，大的叫驪姬，小的叫驪姜，大的十六歲，小的十四歲，在北方人的眼中，這恰好是少女最佳最妙的年齡。

晉獻公姬詭諸，對着這雙美艷絕倫姐妹花，早已神魂飄蕩，存心納娶爲姬妾。但又怕臣屬反對，便心生一計，欲借卜卦來堵塞臣民口實。

恰好此時狐偃抵臨晉都翼城，他是新封夫人狐姬的兄長，按輩份屬晉國的國舅兄，他自審察晉獻公的祖脈後，深知晉國已面臨一場殘酷驚變，且必定禍及姬氏一脈的子孫後人，亦即狐偃的外甥重耳和夷吾等姬氏血脈，他不得不加以援救。於是進城後，便立刻赴宮中拜見妹婿晉獻公來了。

晉獻公自娶納狐戎公主狐姬、狐夷姐妹二人後，十分高興，待狐戎國也恩寵有加，因此視狐偃爲國舅，恩寵信任，十分厚待。他聽說狐偃求見，心中大喜，他對心腹寵臣梁伍、關伍二人道：「聽聞國舅狐偃精於卜算之術，寡人待他不薄，料他亦必忠心爲寡人卜算一番，那等力加反對寡人迎納驪姬姐妹之人，彼等口實，大可借狐偃卜算之術，堵塞住也，快傳寡人之口喻，請國舅狐偃入宮見寡人吧！」

梁伍一聽，連忙道：「大王，此事似有不妥呢！」

晉獻公道：「有甚不妥？」

梁伍道：「大王試想，那狐偃既然是夫人狐姬的兄長，兄妹情重，自然站在狐姬夫人的一面。大王納姬妾，狐姬夫人豈會高興？因此狐偃亦必定心存不滿，他又怎會盡心盡力助大王達成納姬妾的心願呢？因此務請大王三思。」

梁伍所思，也有其道理。不料獻公却自負的呵呵笑道：「不然，梁伍所慮差矣，試問當今世上，那一位諸侯沒有衆多姬妾？寡人納姬妾，乃天經地義之事，狐姬夫人深明大義，哪有抗拒之理？狐姬夫人既不抗拒，她的兄長得寡人恩遇，又怎會存偏心歪意壞寡人好事哉！不必猶豫，快傳狐偃進宮便了。」

梁伍見獻公主意已決，不敢再有異議，果然便把狐偃引領進宮中來了。

狐偃進內，向晉獻公參拜畢，趁機擧目向他凝注一眼，但見獻公滿臉青黃之氣把印堂、山林諸命宮位皆罩住了，心中不禁微歎口氣，暗道：青乃煞氣也，黃乃色慾之氣，由此判斷，獻公果然已受其祖宗龍脈的淫煞之氣籠罩，而不可自拔矣，晉國姬氏一脈的禍煞，看來已無可避免也，吾將如何施救？

狐偃轉念之際，晉獻公已欣然的道：「狐卿家來得正好，寡人正有事求你相助定奪呢！」

狐偃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他已知獻公剛好征伐驪戎國回來，更得了一對驪戎國的美女，心道他的「淫煞氣」正盛熾，那他的心思，必與「淫煞」之兆有關矣。狐偃微笑道：「噢！那大王的心意，莫非與女子有關麼？」

晉獻公的心曲被狐偃一口道破，他不由又驚又喜，喜的是納姬之事若得他相助，必水到渠成，用他的卜算之術，堵住羣臣的口實；驚的却是，他是夫人狐姬的兄長，若狐姬反對，他又站在狐姬一面，那納姬妾之事便有麻煩了，但事到如今，已不容獻公猶豫，況且他又怎捨得下驪姬這對妙人。

獻公呵呵一笑道：「狐卿家果然目力超羣，把寡人的心思瞧中了，實不相瞞，寡人正是因納姬妾之事，欲請狐卿家你替寡人卜算，其中是否吉利。若然大吉大利，那反對的人，也就無話可說啦！此事務請狐卿家相助一二也！」

狐偃一聽，心中登時明白，獻公果然難逃其祖宗蝙蝠龍脈的「淫煞」也！爲了求證明白，狐偃也不拒絕，點點頭道：「既大王有令，狐偃只好獻醜。但吾所施之法，乃龜卜大法，宜於朝廷聖殿施爲，不能於寢宮施法，此點尚望大王鑑諒。」

晉獻公見狐偃欣然相助，大喜道：「這有何難，傳寡人旨意，明日早朝後，即於朝廷聖殿卜法罷了。」

第二天早朝後，獻公把朝中的大夫、上卿等要臣留住，一道移駕往「三聖殿」，觀審狐偃的龜卜大法。獻公的用意是借助狐偃的卜算術，堵住臣屬反對他納驪姬姐妹的口實。

晉獻公率領羣臣，來到「三聖殿」，所謂「三聖殿」，即供奉「老子、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三位大仙人的殿宇，但凡朝廷擧行重要的卜算儀式，均於此「三聖殿」上進行。

狐偃作爲卜官，早已在三聖殿中備妥一切。羣臣待晉獻公拜過卜

案上供奉的龜売，上了王座，才環立四周，仔細觀審狐偃的卜術施爲。

只見狐偃毫不猶豫，燃起一道紅火，然後拿龜板於紅火燒灼。漸而，龜板上便現出裂紋，上下共有文條，裂紋之狀分四虛一實，清晰玲瓏。

羣臣一見，均急於知其結果，齊聲道：「狐先生快解釋龜紋之義也！」晉獻公也心癢難熬，急道：「狐卿家，想必這是大吉之兆吧？」

不料狐偃却微一搖頭，神色肅然的道：「大王，此乃艮下坎上之蹇卦也。蹇者，即脚跛難行之意也。卦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聞其臭。」

獻公一聽，神色不由一變，臉色也立刻一沉，道：「狐卿家，這卦文是甚古怪意思？」

狐偃坦然的道：「大王，渝者，變也，若意所尊者，其心亦變亂，故曰『專之渝』也。攘，奪之意也。羭，美之意也。又薰，即草之香者也；蕕，臭之陶染也。香不勝臭，久而臭氣未消，故謂『十年尚聞其臭』也。」

獻公一聽，心先涼了一半，臉色陰沉的道：「狐卿家，然則按此卦象，則寡人納姬妾之事，大大不吉，不宜進行啦？」

狐偃明知獻公已深受「淫煞」籠罩，必對此事反感，但他已決心挽救他的外甥重耳的厄運，便犯顏直說道：「大王，何止不吉！既『十年尚聞其臭』，對大王之江山基業，晉國國運，亦爲禍極深也，一切尚望大王明鑑，幸勿逆此卦兆。」

獻公聽了，心中不由又恨又驚，他既知狐偃之神算本事，對他的卜兆，不能不驚；但因此而令他失了驪姬、驪姜這一對絕妙美人，他又不能不恨。但身處三聖殿，面對羣臣，獻公又不便公然反悔，他無奈陰沉的道：「此事容寡人再思謀定奪吧！」

獻公說罷，即恨恨的拂袖而去，也不理會殿中羣臣的驚懼。

大夫趙衰趨近狐偃，悄聲道：「狐先生，所卜之兆端的如何？」

狐偃苦笑道：「晉國將亡，無可奈何。」

趙衰大驚道：「亡晉者何人也？」

狐偃微嘆口氣，道：「龜兆中言，十年尚聞其臭，即此謂也。」

趙衰不解其說，又道：「狐先生所指，莫非驪戎國美人麼？但大王既知此警兆，難道不知醒悟？」

狐偃仰天一笑，喃喃的道：「大王之運命已定，豈能輕易逆轉，晉國只怕勢須歷劫受磨難了。」

趙衰尚不太相信，猶豫的道：「大王歷來甚知爲國着想，該不至如此糊塗吧！狐先生，且待吾入宮見駕，看大王是否回心轉意。」

趙衰說罷，即急忙入宮，求見晉獻公去了。

晉獻公驚恨交雜返回內宮。他的心腹寵臣梁伍一見，即趨前拜迎，又悄聲道：「大王神色有異，莫非卜兆之事有甚不如意麼？」

獻公恨恨的道：「狐偃這妖人，想必聽了什麼讒言，所卜龜兆，竟如此不吉利！且事涉國運，茲事體大，寡人一時也取捨兩難。」

梁伍察言觀色，已知獻公心意，若要他因此而捨棄那驪戎美人，只怕比殺了他更令他難受。梁伍於是微笑道：「大王，龜卜之兆雖然不吉，不必過於憂懼，卜算之術，奴才亦略知一二，待奴才以著草（鋸齒草）筮測，替大王分清其中的吉兇吧！」

獻公一聽，大喜道：「好啊！原來你亦精於此道，爲甚不早向寡人告知？免教寡人白受了一場虛驚，你快施展你的著草筮術測算吧了。」

梁伍道一聲遵命，即取出「著草」四十九根，開始替獻公著筮。

只見梁伍把著草任意分爲兩份，左手拿一份，右手執一份，左手的一份象徵「天」，右手的一份象徵「地」，於右手的著草中任取一根，夾在左手的小指與無名指之間，象徵「人」，於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均具備了。

梁伍再從左右手的著草中，以四根爲一組，分配下去，連演三變，把四十九根著草減去每變所餘之數，再除以四，即得一爻，六爻定爲一卦，例如三十六除以四得九，即爲「陽爻」；三十二除以四得八，即爲「陰爻」，而六爻爲一「卦」，據卦辭而定吉兇。

梁伍默算一番，即欣然一笑，對晉獻公道：「大王，奴才所施著草筮卦，得『觀』卦，乃大吉之象也！」

晉獻公一聽，大喜道：「如何大喜？你快告寡人知曉，若卜筮得法，重重有賞。」

梁伍道：「此乃觀卦之六二爻，卦辭曰：闚觀，利女貞。『闚』，即居內觀外，見女子之正，當屬大吉之象。」

晉獻公大喜道：「如此甚好，寡人納妾之意，當不變更矣！」

晉獻公正說時，宮人進奏，說大夫趙衰求見。晉獻公一聽，即呵呵笑道：「快傳！寡人正有大吉之象，向彼等異議之士傳曉也！」

大夫趙衰進見，拜見畢，獻公即喜吟吟的笑道：「趙大夫，梁內侍爲寡人納妾之事，再著筮一卦，却得大吉之象呢，你來得正好，快

聽梁內侍詳細解釋。」

趙衰一聽，先就呆了一呆，心道：狐偃所料如神，大王果然已被深迷而不可自拔矣，他正欲進言，那內侍寵臣梁伍，却已搶先把他以著草筮所得之象細說一遍，他的用意，似乎是藉此來堵住羣臣的異議。

趙衰聽罷，沉吟道：「大王，臣聞自天地開闢以來，先有象，然後有數。龜卜，象也；著草筮，數也，因此從筮不如從龜卜。」

獻公一聽，老大不高興道：「卜與筮皆鬼定之術，若信之豈分先後？若不信，則二者皆然，豈有輕重之分，寡人之意已決，大夫請勿再多言，退出去吧！」

趙衰見獻公果然已無法醒悟，微嘆口氣，快快不樂而出。

晉獻公第二天果然便下旨納驪姬、驪姜姐妹二人，姐妹雖有國破家亡之恨，但已身爲階下囚，父王的生命，又揑在獻公手裏，她二人不敢不從；而且，驪姬、驪姜姐妹二人，尚潛伏深遠目標，爲達成此深遠目標，她姐妹二人只能先向晉國君獻公屈從。

當晚，獻公就把驪姬、驪姜姐妹二人「御用」了。驪戎國民精於「床第之術」，少女很小便接受「媚男」的訓練，驪姬姐妹雖然是公主，亦不例外，身懷此種令男子神魂顛倒的絕技。

晉獻公在驪姓姐妹二人的曲意奉迎下，被弄得騰雲駕霧，欲仙欲死。他但感往昔所御之女，與驪姬姐妹相較，絕無此銷魂的滋味，因此簡直不屑再回顧了。

第二天，晉獻公「元龍高臥」，累臣僚在朝廷空等一場。此後一連數月，常常出現「君王從此不早朝」的恐慌局面。而夫人狐姬，以及她的妹妹狐姜，早被晉獻公拋到腦後去了。太子申生，欲拜見父王，也無門而入。

獻公對驪姬姐妹的沉迷，引起朝臣的强烈不安。狐偃因是夫人狐姬的兄長，爲了避嫌，不便再向獻公進言。大夫趙衰，却不忘狐偃龜卜之警兆，不顧一切的向獻公進勸，希望能令獻公清醒。

趙衰向獻公進言道：「大王，當今之世，有男兵便必有『女兵』，陰陽相克。吾晉國男兵攻滅驪戎國，驪戎國的男兵不敵，難道不會以『女兵』來報應陰陽相克之兆麼？想當年夏桀伐有施國，得女妺喜，後來夏亡於妺女之手；殷紂伐有蘇國，獲妲己，終因妲己而亡國；周幽王伐有褒，獲褒姒，爲博褒姒一笑，烽火戲諸侯，周不是被諸侯所棄嗎？如今大王滅驪戎，得驪姬姐妹，迷寵不已，正是前車之鑑，萬望大王儆醒！」

晉獻公一聽，怒道：「大膽趙衰，竟敢以古諷寡人，驪姬溫柔賢順，弱質女子，說甚是可亡晉？一派胡言，危言聳聽，若不念你有功於晉，必斬你以警效尤，不必多言，退出去吧！」

大夫趙衰無奈長嘆一聲，退出內宮。從此，趙衰以及朝中臣僚，皆不敢向晉獻公勸諫了。

* * *

驪姬、驪姜姐妹二人，日夜向晉獻公獻媚，施展「驪戎媚男」之術，把晉獻公迷得七顛八倒，不知人間何世，更休提昔日的勵精圖治了。

其實，驪姬、驪姜姐妹，身爲驪戎國公主，決沒有忘記國破家亡之恨，她二人既身入晉國，便決心以女人的身體作武器，向晉國實施慘酷的大報復。

晉獻公是驪姬姐妹的第一個目標，這第一個目標很快便達成了，晉獻公的身心，已被驪姬姐妹二人徹底俘擄，成了姐妹二人的「裙下之囚」，欲想逃脫，那當眞是千難萬難了！

驪姬姐妹的第二個目標，是夫人狐姬，因爲驪姬深知，她要實現自己的心願目的，便必須擁有雄厚的資本和實力，單憑迷住君王是遠遠不夠的。最穩妥的計謀，亦是最妙絕的計謀，是從晉國的宮廷中下手，把晉國的權力逐步攫抓到自己的手上。而「君夫人」之位，是實現攫抓晉國權力的唯一踏脚石。因爲取得了「君夫人」的地位，才能進行象徵晉國權力的「太子位爭奪戰」。

驪姬、驪姜姐妹二人的「宏圖大計」加速運作。不久，姐妹二人竟同時懷孕，前景絕妙，驪姬決定，立刻着手進行第二個目標的「決戰」。

半月後的一天晚上，驪姬的臥宮，晉獻公又如往常一樣，迫不及待的進來了。獻公笑嘻嘻的，神色欣快之極，驪姬也曲意奉迎。

晉獻公正欲與驪姬共上龍床，同赴巫山相會之際，驪姬忽然以手按頭，哎喲呻吟一聲，說有點頭痛，獻公不以爲意，安慰說稍會便好了，但過了一會，驪姬捂着頭說越來越痛。獻公慌了，正欲起來傳喚御醫。

但見驪姬揪着頭髮，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滾，痛不堪言。獻公連忙爬起來，披上剛脫下的外衣。就在此時，有宮女進來稟報，說驪姜娘娘也在臥宮翻滾喊痛。

獻公視驪姬姐妹心肝寶貝，當下大急，連忙傳召御醫，分頭替驪姬、驪姜姐妹二人診治，御醫替驪姬姐妹分頭診脈，却根本分辨不出是何病癥，只好開了止痛藥方，服下仍不濟事。

眼見驪姬身子蜷曲喊痛，獻公心如刀割，他撫着她的玉手，輕聲道：「寶貝，就會好，就會好……」別的獻公也不會說了。

驪姬的俏目忽然微張，顫聲道：「大王，妾生於西戎，身體有病，必請巫師診治。大王是否要請巫師來試試呢？」

獻公此時已急得六神無主，別說巫師，但能醫好這對心肝寶貝的神仙鬼怪，他也樂意延請之極。當下立刻問驪姬，西戎有哪位巫師最靈驗？驪姬說大巫師巫和最有本事，在西戎便精於捉鬼驅邪。獻公立刻傳令，快速把西戎的大巫師巫和請入宮中施法。

不一會，衣飾怪異的大巫師巫和便進宮來了，獻公也不待他參拜，立刻命他替驪姬施法醫治。

巫和走到驪姬身邊，他先翻起驪姬的眼皮，審視一會，即吩咐隨行的小巫，從包中取出一個小紙人。巫和接過，攤開手掌罩住小紙人，口中念念有辭。一會後，巫和把小紙人倒放於驪姬身上，對獻公道：「大王，且靜觀其變吧！」說完，他又率小巫到驪姜的臥宮去了。

獻公在驪姬身邊屏息瞧着，漸而，驪姬不再呻吟叫嚷，安靜下來，似睡非睡，偶爾發出一聲輕歎。

一會後，巫和返回驪姬的臥宮來，他向獻公稟報說：「大王，驪姜娘娘也無恙了。」獻公長長的鬆了氣，連聲道：「好！好極了！巫大師果然大有神通！」

巫和神秘的笑笑道：「大王，可惜病根未除，娘娘之病，不久尚會發作。」

獻公一聽，不由大急道：「為甚麼？」

巫和道：「此乃有人暗中加害娘娘，我雖然用『禳移大法』，暫時解除，但過後其法仍會為害。」

獻公怒道：「是甚邪術？誰敢害吾愛姬？」

巫和道：「施法之人，用的乃是狐戎國特有的『巫蠱術』，用紙或木做成人形，在紙人背面寫出被施法人的姓氏、生辰、性別，然後用針刺扎其腦及心，邊念其名，被施法之人，自然頭痛心痛而亡。」

獻公又驚又怒，沉聲道：「待寡人召集羣臣，查悉誰敢害吾愛姬……」獻公話音未落，他身邊的驪姬忽然失聲叫道：「君夫人，請勿扎我……妾與你無仇無怨，何必如此害我？」

獻公大驚，連忙俯身問道：「愛姬，誰害你？快告知寡人！」

驪姬俏目忽然一張，似大夢初醒，以手撫玉胸，驚悸的道：「大王，妾作了個夢，好可怕啊！夢中只見君夫人狐姬手持金針，追扎妾的頭心，欲置妾身於死地！這夢可怕極了！」

獻公一聽，臉上不由勃然變色，怒道：「這便是了！定是狐姬這妖婦，嫉忌汝等姐妹二人，暗中施此妖法！當今朝中，亦唯有這賤人的兄長狐偃，有此鬼蜮之術！寡人立刻前去搜查清楚，以正其罪！」

巫和一聽，却又立刻道：「大王，巫蠱之物，邪氣極大，大王不宜沾身，待小人替大王查索吧！」

獻公道：「不錯，巫大師乃此中高手，便由你代寡人去查辦吧！」

巫和領旨去了。不一會，巫和派小巫來報，說在狐姬夫人的寢宮，發現邪物，獻公立刻趕去查看，只見巫和正扳開狐姬寢宮的一座神案，裏面果然現出一個三寸大小的木偶人，巫和捧過來讓獻公過目，獻公但見木偶人的背面，果然刻着驪姬、驪姜姐妹二人的姓氏、生辰、性別，他不由大怒，恨恨的道：「狐姬！你這賤人，嫉忌心太毒，竟敢害吾愛姬！寡人怎能輕饒！哼！」

夫人狐姬哭道：「大王！妾根本不知神案藏有此物，冤枉啊！」

獻公此時正恨怒攻心，不由狐姬分辯，怒吼道：「賤人！還敢呼冤？一切由寡人親眼目睹，汝竟敢巧言辯說麼！來人，先把這賤人收監，再行處置。」

第二天上朝，獻公便搬出人證巫和，物證木偶人，宣示夫人狐姬的罪狀，並下旨廢夫人號，貶為庶人，打入冷宮。

大夫趙衰，國舅狐偃，不知底細，又人證物證俱在，一時無法替夫人狐姬分辯，其餘衆大臣雖明知事有蹊蹺，亦有口難言。於是，狐姬的夫人位便被正式廢掉了。

狐姬在向隅而泣，驪姬却得意而笑。原來這一切均是驪姬的計謀，巫和早就被她姐妹二人收買了，況且巫和本身便是驪戎人，他豈有不助驪戎公主之理。

此事後，驪姬又把獻公的內侍寵臣梁伍和關伍收買了，從此，在獻公身邊的一舉一動，均難逃驪姬的嚴密監視，據梁伍回報，獻公最寵愛的兒子是狐姬親子重耳，亦不因狐姬的獲罪而改變。驪姬深知，她要攫取晉國，尚須逾越第三重障礙，亦是最大的障礙，這便是獻公的三位兒子——太子申生、二子重耳、三子夷吾。

似乎是天助驪姬姐妹，不久，驪姬姐妹竟同誕貴子，驪姬生的兒子名奚齊，驪姜所生的名卓子。

因此之故，晉獻公便自然而然把「君夫人」的桂冠，戴到驪姬的頭

上了。

驪姬的二大目標已達，自然向第三大目標進擊。這第三大目標，自然是未來的晉國君——太子位，驪姬發誓要以自己的親兒奚齊取代太子申生。如此一來，他日晉國便必定落入她驪姬的血脈手上，晉國奪她的驪戎國，她相反要控晉國於驪戎血脈手上。

但要實現這第三大目標，殊不容易。因為現時的太子申生，已冊立多年，在朝中甚得人心，晉獻公也絕無意改立，要改換太子，談何容易？況且除了太子申生，尚有獻公十分寵愛的二子重耳，甚至三子夷吾也比驪姬的親兒奚齊更有利。

驪姬十分工於心計，她審察時勢形格，決定暫時尚須忍耐，箭收於腰而不發，一切且待時機。

在晉獻公的日夜荒淫中，不覺又過了幾年，晉獻公因縱慾過度，又已步入老年，因此精神已比前懈怠多了。

這一天午後，晉宮內宛一派樂聲悠揚，隨着樂聲，一位青年英俊的舞者且歌且舞。

唱的是「詩經」中表現晉地風情的「椒聊」：「花椒串串掛樹上，結子繁盛滿升量；艷麗婦人子孫多，身材窈窕世無雙；華茂花椒一囊囊，遠聞四野撲鼻香。」

這是獻公專門為驪姬姐妹而召來的唱藝人。

驪姬在這幾年中，由於心結難解，一直悶悶不樂，特別是她的父王驪戎男，已在晉國鬱鬱而終，驪姬但感此時就算讓她重復故國，也難洩心頭國破家亡之恨，她發誓要把晉國奪到手上，這才算遂了她的心願。驪姬的心願驚人之極，要實現起來自然千難萬阻，雖然她此時已貴為晉國的君夫人，但「太子儲君」這一障礙，她却無法逾越。因為晉國公盡管已深迷於色慾，但「太子儲君」之位，關乎晉國的根基大事，晉獻公也不敢貿然行事。如此這般，驪姬又怎會展露歡顏？

但此時聽着歌者的「椒聊」歌，內中的讚美之辭，無不打動了驪姬的心扉，她不由隨聲低唱起來。

晉獻公見着，心中十分高興。一曲既終，獻公特意令歌者上前拜見君夫人。

歌者上前向驪姬參拜畢，垂首肅立一旁。驪姬就近一看，只見這歌者年若二十許，飄逸英俊，神彩不凡，心中不由一動，驪姬含笑點頭，問歌者道：「你姓甚名誰？」

歌者尚未回話，獻公已搶着笑着道：「他叫優施！是唱舞者中的佼佼！」驪姬向優施嫣然一笑，那優施登時誠惶誠恐的拜謝，然後便退出去了。

自這一天後，驪姬的心却蕩起了漣漪。她自十六歲入晉宮，唯一對的便是晉獻公這老兒，少女的心哪能充實？起初報仇復國心切，為了攫取晉獻公的心，盡施女人的媚術，這還不覺甚麼，如今年歲漸長，性慾却日旺，這麼一位老頭子，便決計不能令驪姬滿足了。

一天，趁晉獻公心情愉快，驪姬便對獻公道：「大王，蒙你厚愛，我姐妹二人無以為報，決意學習中原的歌舞，以愉悅大王你。」

獻公一聽，大喜道：「很好，這也是愛卿對寡人的一番美意，寡人怎會不答應？但教歌教舞者，須得能人，不如便由優施教授吧！」

驪姬一聽，正合心意，連忙謝恩。

自此之後，優施便被召進內宮，專門教授驪姬姐妹的歌舞。孤男寡女對面接觸，優施初時尚有點膽怯，但禁不住驪姬的眉目傳情，暗中挑逗，優施也已神魂飄蕩，只差一個歡會的時機了。

剛好不久便是每年一度的「祭祖」大典。晉獻公身為一國之君，自然得去親自拜祭祖先的恩典。從都城出發往祭祖地曲沃「晉國姬氏的發祥地」，需五日路程，因此獻公這一去，來回十日，祭祖五日，起碼也需半個月，而且祭祖不得婦人參與，因此驪姬等衆姬妾，只能留在晉都翼城宮中。

夜深人靜，晉國王宮內苑萬籟俱寂，但君夫人驪姬的臥宮的一扇窗戶，依然向外敞開。

忽然，一條黑影滑如泥鰍，颼地一下，從窗戶中穿了進來，黑影剛落地，隨即便被一具赤裸的女體擁抱住了。黑影觸着此滑膩豐美的裸體，不由渾身一顫，雙手一緊，也抱住了裸體，然後向龍床上躍去，身手竟十分敏捷。

一陣狂熱，床上的兩條黑影均有點氣喘，上面的黑影發覺，下面的裸體已急不及待，伸出玉手在解自己的腰帶。然後這玉手便伸了進來，觸着黑影最敏感的地方，很快，黑影便奮力的挺聳起來，下面是一陣快活之極的女人低吟聲。

這已是黑影三次的艷遇了。此時女的枕着黑影的裸胸，在微微的喘息。黑影輕聲道：「夫人，我初見你時，便見你一臉憂鬱，莫非有甚難解心結麼？」

夫人——驪姬微歎氣道：「哀家本驪戎公主，國破家亡，君父客死異鄉，你說哀家會快活麼？優郎，哀家也不瞞你，吾兒奚齊，哀家正思謀替他爭佔太子之位，但苦思無計，你可有妙策？」

黑影原來便是教授驪姬姐妹歌舞的歌者優施，只見優施默默思忖，如此重大的難題，他一時間也不敢遂下判斷。好一會，優施咬一

咬牙，下決心似的道：「夫人，若要達此目標，先得把太子申生、二子重耳，三子夷吾擠出都城，再慢慢疏淡他父子間的感情！這樣奚齊才容易得大王之寵。遠者日疏，近者日親，太子位自然會生變數。」

驪姬點點頭，又道：「吾若發難，該從誰入手。」

優施毫不猶豫道：「太子申生！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

驪姬悄聲道：「你有甚奇謀妙計？」優施低語了一句，隨即兩個光裸的男女玉體，又糾纏到一起了。

* * *

春花秋落，乾坤運轉，眨眼又到了公元前的六六六年了。

這一天傍晚，用過晚膳的獻公，正精神不振的在打盹，內侍寵臣梁伍前來侍奉。梁伍忽然問獻公道：「聽說蒲城有赤狄來犯，未知戰況如何呢？大王。」

獻公無精打彩的道：「哼……雖把赤狄擊退，但吾軍亦損失甚巨。」

梁伍進言道：「大王，邊關屢遭敵犯，乃因缺乏得力之將。因此百姓不從，將士不聽令，因而被赤狄輕覷。」

獻公心中一動，他此時已失往昔的英雄氣概，但得安逸過活足矣，其餘的甚麼民生國事，最好便是不必來煩擾他。因此他接口道：「梁伍，依你之見，如何方可杜絕赤狄的野心？」

梁伍立刻趁機進言道：「大王，如陪都曲沃、邊城蒲、屈，皆爲要地，須有權威之士坐鎭，若派太子申生、王子重耳、夷吾等出鎭，便可令百姓畏服，士卒聽令，赤狄懾懼，不敢來犯矣。而且此舉尚可彰顯大王的功業，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哉？」

晉獻公一聽，連連點頭稱善。他却決計沒有料到，梁伍早已與夫人驪姬聯成一線，他剛才所說的一番話，以及其中所含的深意，便是驪姬與她的內寵優施定下的密計，用以打動獻公的心思。

果然晉獻公不久便下旨，詔令太子申生出鎭陪都曲沃，次子重耳守蒲城，三子夷吾守屈城。獨剩尚年幼的奚齊、卓子留在宮中。

驪姬的令獻公諸子「遠者日疏、近者日親」的妙計，已初戰告捷了。

不過，申生、重耳、夷吾三人出鎭邊城，却謹愼行事，並無痛脚被驪姬抓住，因此雖然她屢在獻公面前中傷申生、重耳、夷吾，獻公却仍留父子親情，並不加追究。驪姬一時間竟亦無計可施。

彼此相安無事，眨眼又六年過去，驪姬的親子奚齊已十二歲了，驪姜的兒子卓子亦已十一歲多。眼見兒子已是少年兒郎，即將是弱冠之年，却仍是庶子的身份，驪姬心中不由恨得要死。

終於，驪姬與內寵優施一番密謀後，決定不顧一切，決然發動她的「大攻勢」。

又一天晚上，獻公又一次在驪姬身上快活後，忽感有水滴滴在手臂上，忙側起身察看，祇見驪姬正淚流不止，獻公慌問何故？

驪姬傷心地說道：「大王啊！太子仁愛民衆，很得百姓擁護。他在百姓中散佈，說大王被我所惑，終將禍亂國家，朝中大臣附和者亦不乏其人。我擔心太子爲了國家和百姓，將會對你下手。若如此令大王不得善終，不如先把我殺了，大王別爲了『女色禍國』啊！」

晉獻公怒道：「吾兒若愛民衆百姓，難道竟不愛君父嗎？」

驪姬意味深長的道：「世上之仁者有二，其一以愛其私親爲重，其二以愛國愛民爲先，太子該屬於後一種仁者。彼必不以己親爲親，而以百姓爲親，若其認爲於國於民有利，必不惜大義滅親，彼即使弒殺君父，臣民也必歸附。例如大王君父武公，不是弒晉室嫡長子而自立嗎？臣民擁護，天下歸心，國政穩固。前車之鑑不可不防啊！」

晉獻公一聽，他的雄心鬥志本已因色慾過度而盡失，聽驪姬如此危言聳聽，竟不但不以爲惑，反大爲驚恐，急道：「如此！如何是好？」

驪姬故意以退爲進道：「大王啊，不如稱老退位，讓君權於太子，太子得其所求，自然便不會因此發難矣。」

晉獻公極害怕失去他目下的權勢享受，聞言果然被激怒了，氣道：「豈有子逼君父讓位之理，寡人以武威稱著於世，若未死而失政，是爲不武，有子而不能御，是爲不威。不武不威之君，天下諸侯怎會懾服？祇怕吾國立刻便有亡國之危也！愛卿別擔心，寡人自會妥善處置太子的野心！」

驪姬却又進言道：「大王，妾倒有一法，即派太子前去討伐狄族的東山皐落氏，以察軍心是否歸附於太子，若勝，則說明軍心依附，大王日後便須小心防範，若不勝，大王亦可趁機治太子敗軍之罪。」

晉獻公道：「愛卿乃吾女謀士也！此計一石二鳥，妙之極也！」

不久便到了寒冬時節。晉獻公偏在此時下旨，派太子申生率軍攻打東山皐落氏。

大夫趙衰十分擔心太子的安危，犯險向獻公勸諫道：「大王，君居守，而令太子單獨帶兵外出，此舉並不合晉國之禮制啊！」

晉獻公冷笑道：「太子若不怕死，便勇敢去吧！寡人尚有諸子，太子之位尚未最後確定呢！汝擔心甚麼？」

趙衰喪氣而退。

太子申生率軍臨出都城門，獻公馳至，向太子賜一件左右顏色不同的衣服，還有一塊缺了口的金環。軍中將士以及申生自己均已明白，衣服一分爲二，表示父子之情已分開，金環缺口，表示從此訣別，也並不希望太子生還晉都。

獻公的意思已十分清楚了，太子申生見父親對他如此冷酷無情，心中不由悲憤萬分，他又知無法分辯，唯一抱着一死以謝天下，率軍前赴邊關。

太子申生抱着必死的決心，奮勇出戰。不料將士受其感動，拚死殺敵，因此大敗皐落氏。

太子申生率軍回朝報捷，獻公倒有點高興，但驪姬却暗恨於心。

不久，獻公率衆到殺山圍獵，這一去便是三天。到第二天，驪姬以君夫人的身份，召太子申生來見。驪姬對申生道：「昨晚你父親夢見你母親齊姜，訴說她於陰間苦於飢餓。你父王臨走托吾傳知你，速備上食品，拜祭你母親，你快去辦吧！」

申生一聽，眼淚差點掉下，連忙回去祭母。

當時晉禮，臣子祭祀後，須將祭品部份酒肉饋送君父，稱爲「歸胙」，「胙」即祭祀的酒肉。

申生祭母後，也照禮制，把酒肉送進宮中，留給獻公吃。驪姬欣然道：「好啊，太子倒有你君父孝心！」

第三天獻公圍獵歸來，驪姬把申生送來的酒肉獻上，說明因由，獻公很高興，讚驪姬賢淑。然後端起酒便欲喝，驪姬連忙道：「雖是太子申生所獻，但由外人送來，不可不防，先試試爲妥。」

獻公聞言，果然把杯中酒傾了少許於地上，地面立刻泛起泡沫。獻公大驚，灌給狗飲，小狗倒地死去。獻公大駭，又强令身邊的小臣飲了幾口，小臣亦立刻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驪姬驚呼道：「天啊！天啊！太子怎的如此狠心？連君父亦下此毒手？這是謀奪君權，弒殺君父的彌天大罪啊！須知君父已是垂老之人，太子便連最後這幾年也等不及了嗎？天啊，這是甚麼心腸啊！」驪姬這一番話，是專爲獻公而說的。

果然，獻公被激怒了，一疊連聲的大喊：「拿逆子申生！拿逆子申生……」

此時太子申生尚在曲沃。獻公派出使者到曲沃，傳喻申生：「汝幹出這等弒殺君父之事，如何自處？汝自行定奪吧！」

申生明白獻公的意思，是要他立刻自殺了。他正猶豫間，驪姬已趕到曲沃，一見申生，便哭喊道：「汝怎地如此殘忍，欲借酒肉弒殺君父，幾乎連我也拖累了！汝既然幹出此等醜行，汝還有顏面繼承王位嗎？汝犯下此等罪行，若知機自絕以謝天下，尚可留全屍，否則祇怕難逃五馬分屍的酷刑也！」

申生心道：此事分明是驪姬這妖婦施計陷害，不料父王竟如此糊塗，受此妖婦迷惑，竟三番數次欲殺自己而後快，父子之情竟不敵一妖婦人！申生不禁一陣心灰意冷，絕望地仰天長嘆道：「罷！罷！罷！想吾生母因婦人而死，吾亦難逃此厄運！吾便一死以表清白吧！」

申生話音未落，即拔出佩劍，向自己的脖子猛地抹去，自殺而亡。

驪姬趕回晉都翼城，對獻公道：「太子已畏罪自殺，臨死前供認王子重耳、夷吾二人，均參與弒君奪位之謀。」

獻公大怒，下令追捕重耳、夷吾。此時重耳、夷吾尚蒙在鼓裏，早已返回他們的封地去了。

獻公接報，益發斷認重耳、夷吾二人心虛潛逃，於是派軍攻打重耳、夷吾的封地。夷吾死守封地屈城，一時難破。

重耳被困蒲城，大驚失色，他欲獻城投降，一死以示清白。此時大夫趙衰，國舅狐偃二人，恰好及時趕到蒲城，與重耳會合。

重耳年方二十，弱冠之年，閱歷尚淺，一見趙衰、狐偃二人之面，即大哭道：「趙大夫、狐國舅，重耳身背弒君殺父的彌天大罪，如何尚能留存人世啊！你等快快離去，免身涉險地，惹禍上身，吾已打算獻城出降，一死以表吾清白也！」

大夫趙衰急道：「不然，目下太子已被屈殺，大王受妖姬之惑，已失常性，晉國根基危在旦夕，公子怎可以一死逃避救國救民重責？」

重耳嘆道：「父王已斷吾等三兄弟父子之情，吾與夷吾均蒙上弒君殺父之惡名，世人豈會原有？重耳便不死又有何作爲呢？」

趙衰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勸導。祇好目注狐偃，希望他能於此危急之際，力挽狂瀾。

狐偃目注重耳，忽然微笑道：「重耳，你難道忘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古訓嗎？難道忘了晉國的根基大業，千百萬百姓的生命均握在你手上嗎？你難道不知道，你若一死，晉國的根基大業，以及晉

國的千百萬百姓生命，勢必隨你掉進萬劫不復的深淵嗎？」

狐偃一連幾大問號，把重耳絕望的心震動了，他不由喃喃的道：「吾已是死罪之身，尚敢奢望救國救民大業嗎？垂死之人，尚敢萌宏圖大志嗎？」

狐偃肅然道：「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定勞其筋骨也。救國救民大業固然千難萬險，但祇要公子一息尚存，此宏圖大志也絕非無望也！況且此乃晉國姬氏一脈的運數、天數，公子勢須經歷艱苦磨難，方可望有成，公子又怎能逃避？」

重耳一聽，不由微吃一驚，道：「舅父，甥兒素知舅父精通卜卦之術，何為吾姬氏一脈的天數、運數呢？」

狐偃微一沉吟，簡略的道：「晉國當今之危，乃姬氏祖脈運格使然也，吾於十數年前，已察勘你姬氏祖脈，知乃『蝙蝠龍脈』，因此有你父王之强，亦有你父王晚年之隱禍。驪姬入晉宮之時，吾已替獻公卜一卦，斷定此女入宮，必『十年尚聞其臭』也，如今一切開始應驗。天數、運數如此，決避無可避！」

重耳一聽，不由又驚道：「舅父當年卜卦之事，甥兒亦有所聞，可惜父王受妖姬所惑，一意孤行，終有今日的亡國奇禍！但請問重耳之運命又如何呢？」

狐偃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微嘆口氣，道：「你既為先祖武公血脈，先祖『蝙蝠龍脈』主生五煞，你父王已首當其衝，先受一煞，你兄長申生又受一煞，尚有三煞，必應驗於姬氏血脈。由此而判，你乃歷劫重生之運命也。」

重耳既知自己的運命，心道：原來一切皆身不由己，非己之罪，因此心中稍寬，求生奮鬥之志亦開始萌發。他眼神一亮，目注狐偃，道：「依舅父之言，重耳尚有重生之日嗎？」

狐偃微一點頭道：「當然，但須先歷劫，且看你是否有此堅强意志。」狐偃心中暗道：力由心生，你若有此意志，吾誓以人謀逆轉天數，施用「請龍壓煞」大法，助你尅制祖脈煞氣，雖千難萬險，吾亦無所畏懼也！

祇見重耳沉默不語，似在緊張思忖自己的運命。終於，他仰天長嘆一聲，決然的道：「吾既乃歷劫重生之命，那便順天而行，先行歷劫，然後再求重生吧！」

旋乾轉坤　攝住龍氣

狐偃一聽，與趙衰相視，欣然而笑。激發重耳的奮鬥重生意志，是兩人不畏艱險，身入圍城的唯一目標。

就在此時，公子重耳府外，又湧進數人，原來均是晉朝中大臣，計有先軫、司空季、狐射枯、顛頡、介子推等人，隨後一人目露精光太陽穴高聳，一望便知乃武功極高之人。

重耳自十七歲懂事起，便廣結賢能，因此在朝中甚有人緣，進來的數人，均是平日與重耳結交甚深的晉朝大臣。重耳一見，大驚道：「吾已處危城中，公等在朝，何以至此？」

先軫等人齊聲道：「主上失德，寵妖姬，殺太子，晉國早晚必大亂矣！吾等素知公子寬仁下士，乃晉國他日振興之望，因此願追隨公子。」

狐偃、趙衰道：「晉大將勃鞮兵圍城下，你等如何進得蒲城？」

先軫向後一人拱手道：「吾等幸虧賈壯士仗義相助，方得入城，勃鞮懾於賈壯士之神勇，竟不敢阻攔，放開一條路，讓吾等進城。賈壯士武功蓋世，舉世無雙也！」

重耳一聽，即向賈壯士拱手道：「高人仗義相助，患難之際，重耳無以為報，日後必不敢忘懷。」

賈壯士姓賈名佗，幼從異人學劍，武功之高，當世無雙，便是隨後而進那位目露精光、太陽穴高聳的奇人。只見賈佗微微一笑，道：「重耳公子言重，實不相瞞，吾今日出手，並非助公子，而是欲救晉國萬千黎民百姓，亦是遵從師訓之救國救民大旨而已。」

狐偃目注賈佗一眼，但見此人目中精光湛藍，太陽穴高聳，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目現藍光、太陽穴高聳，是精忠護主、豪氣干雲之士，重耳有此人相隨，當不畏千難萬險也！

狐偃心中轉念，便向賈佗含笑道：「賈壯士快人快語，果然豪氣干雲，令人敬佩。但賈壯士的師訓既為救國救民，為甚却入蒲城，投奔重耳公子呢？」

賈佗道：「當今晉國，行將大亂，且有亡國之危。賈佗一人之力，決難力挽狂瀾，因此只好良禽擇木而棲吧！」

狐偃呵呵笑道：「不錯，當今之世，能力挽晉國危亡之勢者，唯重耳公子矣。因此賈壯士護住重耳公子的安危，即保住晉國的根基，晉國根基得保，百姓黎民自然不至淪為亡國奴也。」

賈佗默然不語，似在思忖，他忽然向重耳倒身下拜，決然的道：「草野之士賈佗，拜見重耳公子，公子日後所作所為，若不違賈佗師訓救國救民，賈佗誓保公子周全，此誓永誌不忘。」

重耳悲感交集，泣道：「諸君

子同心協力相輔，如肉附骨，重耳生死不敢忘此大德。」

當下諸人商定，蒲城難於久守，決定棄城他去，先行投奔翟國，安下身來再作打算。

賈佗執劍領先而行，後面狐偃、趙衰、先軫、介子推、顛頡等人，以及重耳的數十親兵，護住重耳，殺出蒲城西門。

晉將勃鞮的晉軍，正四面圍困蒲城，正欲下令攻打，忽接報重耳欲從西門逃遁，勃鞮聞報大驚，連忙策馬飛馳而至。但見一隊人馬從西門衝出，領先一人，手執長劍，劍如人，人如劍，身劍合一，御劍而飛，劍氣如長虹貫日，晉兵擋者披靡，餘則如潮水般向後潰退。

勃鞮見狀，心頭大駭，暗道：公子重耳，身邊竟有如此高人，出入千軍萬馬如入無人之境，吾拚死阻截，徒送一命而已，但王命在身，却又不能不有所交代。

只見勃鞮拍馬飛奔而馳，一面大叫道：「重耳，吾奉大王之命，擒你入宮受審，王命在身，不敢有違，你就算不從而走，亦須留一信物，好教末將回去交差。」

勃鞮一面大喝，一面拍馬單人匹騎，向重耳飛馳而至。狐偃見狀，正欲指揮親兵阻截。重耳却微嘆口氣道：「勃鞮奉王命擒吾，已處處留有餘地，吾又怎能累他為我而命喪呢？且放他進來便了。」

勃鞮果然飛馳而至，只見他馳近重耳身邊，却棄槍拔劍，左手執住重耳的衣袍，喝道：「公子若逃，末將自知阻攔不了，且借公子衣袍一用罷了！」勃鞮說罷，揮劍斷重耳衣袍，然後倒馳而去，任由重耳等人衝出西門，向西面的翟國逃奔而去。

翟國是晉國西面一個小國，王翟君據說數日前，曾夢見一尾蒼龍，蟠於城樓之上，昂首舞爪，狀極威雄，今日，便見晉國公子重耳投奔而來。

翟君預料重耳他日必有雄大前程，正好趁此時巴結，便打開城門，讓重耳等人進入。

重耳等進入翟君宮，拜見翟君，翟君故意試探道：「公子久居蒲城，聽說蒲城人皆感公子仁德，若翟國助公子，再出動蒲城軍民，殺入晉國翼城，誅殺妖姬，朝中積憤已深，必有人作內應。公子趁機清除君側之惡，安社稷撫萬民，難道不勝於四處流浪作逃客嗎？」

重耳歎道：「翟君之見，壯則壯矣，但重耳亡命之人，豈敢再動兵戈，驚震君父？此等大逆之事，重耳決不敢為也！」

翟君又道：「公子畏妖姬如虎，何日方能成大事？」

重耳默然不語，狐偃在一旁微笑道：「翟君，重耳非畏妖姬，而是擔心出師無名也。晉國根基雄厚，獻公尚依然健在，若子發兵攻父，此乃逆忠孝之舉，晉國臣民必認定公子乃叛逆之人，豈肯附從？然則憑區區蒲城之軍，又豈能與晉國雄師相抗衡？翟君之議，乃促重耳自陷萬劫不復之境地也！」

翟君一聽，臉色便一沉，暗道：重耳日後雖有成就，但決非短期之內，翟國與强晉近鄰，豈能因重耳而與强晉結怨？於是便萌逐客之意，草草安排一所別館給重耳等人居停，一面又密派使者到晉國，通報重耳到訪翟國，是放是留，請晉君示下。這實際上即向晉國效忠，而不顧重耳等人的前途了。

不料翟君派出的密使，被功力通玄的賈佗發現行踪，用偷龍轉鳳的手法，把狐偃仿照翟君字跡另寫的一封密函，換出原來的告密示忠拜函。

翟君向晉獻公密報示忠的密函，落到重耳的手上。重耳閱罷，不禁長嘆一聲道：「晉君勢大，諸侯莫敢不從，天地雖大，只怕並無重耳容身之地也。」

賈佗一聽，怒道：「翟君如此可惡，待吾即入宮，取其人頭回見公子。」按賈佗的功力，在弱小的翟國宮中，取翟君人頭，簡直猶如探囊取物。

重耳却搖頭道：「翟君此舉，雖不義於吾，却是忠於翟國臣民，免百姓遭生靈塗炭，重耳又豈可因吾一人之故，而累及千百無辜。」

賈佗道：「但公子雖然仁厚，却苦無容身之所，如何踐行救國救民大業呢？不如趁機把翟國滅了，取而代之，公子以翟君自居，有何不可。」

重耳決然的道：「不然，若如此，重耳便是不忠不義之人，天下必羣起而攻之，則重耳雖生猶死矣！」

賈佗頓足道：「公子前怕狼後畏虎，何日可成大事？」

重耳默然無語。

狐偃微一沉吟，忽地決然的道：「狄國乃公子的娘家，外孫歸來，狄國決無拒納之理，可先到狄國，安頓下來，再作打算。」

重耳道：「舅舅所言雖善，但吾若投奔狄國，必令妖姬忌恨吾母，若因此而令吾母受罪，則重耳罪孽更為深重矣！」

狐偃一聽，却微微一笑，意味深長的道：「公子放心，若不出吾之所料，你父王不久便無力追究此事矣。」

重耳吃了一驚道：「舅舅所判，莫非妖姬敢對父王下毒手，謀奪晉國江山麼？」

狐偃微笑道：「這倒不然，因

驪姬雖有『煞君』之力，却無爲君之命。獻公不存之日，便是驪姬敗亡之時也，總之一切且順應天命而行，暫且先到狄國安身便了。」

重耳深知狐偃之龜卜神術，莫測高深，當下見他如此判斷，也就再無異議，決定先行投奔狄國，再作打算。

這天晚上，重耳、狐偃、趙衰、先軫、司空季等人，由賈佗親率數十親兵護衞，潛離翟國都城。翟君接報，知重耳不辭而別，却也不加阻攔，任其離去。

重耳雖從此亡命天涯，但身邊有狐偃、賈佗等能人異士相隨，信心漸增，救國救民的決心和勇氣也日漸堅定。

重耳等人到了狄國，狄國君是重耳的外公，果然欣然接納，並不懼激怒強晉。

不久，狄國攻打鄰近的一個部落，俘獲了兩個娘兒，一個叫隗三姐，一位叫隗四姐，狄國公見公子已屆當立之年，便把兩位姑娘送給重耳。

重耳自己娶了隗四姐，却因隨行的大夫趙衰無妻，把隗三姐送給趙衰爲妻。

過了一年，重耳的妻子隗四姐生下一位兒子叫權劉；趙衰的妻子隗三姐也生下一位兒子叫趙盾，這兩人後來均大有作爲。

重耳等人，在狄國安頓下來，果如狐偃所料，晉國並未追究狄國收留重耳之罪，因爲晉國本身，因宮廷內亂，而陷入危機四伏之中了。

晉獻公自聽信驪姬擺佈，逼殺太子申生，逼走二子重耳、三子夷吾，驪姬尚不肯罷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誘逼獻公把諸子全部放逐出晉國，只留下驪姬之子奚齊，驪姜之子卓子二人。

不久，晉獻公姬詭諸，便立驪姬之子奚齊爲太子，奚齊其時年僅十二歲，一切毫無自立能力，任憑其母擺佈。至此，驪姬以「女色謀國」的驚天大計，已成功大半了，只差太子奚齊正式繼位，而由母后驪姬攝子執政了。

不料晉國宮廷內亂演變至此，除了驪姬的心腹內侍梁伍，朝中的公卿荀息等二人外，却把朝中的其餘大臣激怒了。其中特別是一位武公時的老臣里克，目睹宮廷劇變，深知晉國勢將落入驪姬之手，心中怒火中燒，秘密與朝中大臣商議，準備一旦時機成熟，便向驪姬作狠狠的反擊。對此毫不知情的，除了已因「淫煞」迷失本性的晉獻公外，只有內侍梁伍、公卿荀息等二人不知而已。

晉獻公立驪姬之子奚齊爲太子的同年九月，深秋天氣，獻公出外受寒，回宮便患病不起。

驪姬見獻公之病來得突然，她和兒子奚齊尚未立穩脚跟，不由心中大駭。她立刻奔到獻公床前，以手撫獻公之足，泣道：「夫君雖立妾之子爲儲君，但君一旦不諱，妾婦人也，奚齊年幼，倘諸公子挾外援而入城求君位，妾母子將無容身之地矣。」說罷哀哀而泣，狀極哀憐。

獻公已奄奄一息，但又被驪姬的「淫煞」激起最後的一點生命之火。只見獻公忽地挺起身來，捏緊拳頭，似仍緊握晉國大權，沉聲道：「夫人勿憂，太子太傅荀息忠心於寡人，寡人當以幼君托附於他。」

於是立召荀息至病榻前，問荀息道：「寡人聞士之立身，忠信爲本，何以稱爲忠信呢？」

荀息道：「盡心事主叫忠，死不食言曰信。」

獻公道：「寡人欲以弱孤托附於大夫，大夫答應盡忠於幼君麼？」

荀息連忙叩頭道：「臣當竭盡全力扶助幼君。」

獻公點點頭，忽然淚如泉湧，似乎是憶起自己數子均屆已立之年，亦可獨當一面，爲甚自己竟淪落到只有幼子送終的悲慘境地？

當天晚上，晉獻公姬詭諸黯然逝世了。

驪姬見獻公逝世，立即把幼子奚齊牽到荀息面前，拜他爲仲父，荀息於是把奚齊定爲主喪人，以儲君的身份主持獻公的喪禮。

驪姬拜荀息爲上卿，梁伍爲兵部司馬，統率大軍，日夜巡視，以防萬一。

大夫里克在奔喪哭祭獻公後，即赴荀息府上，直率地質詢道：「主上駕崩，公子重耳、夷吾俱在外未返。上卿爲輔國大臣，而不迎長子繼位，反而立妖姬之幼子，如何服衆呢？況且跟隨二公子的大臣甚衆，與妖姬母子積怨甚深，所以未動手，全因主上的臉面而已。如今主上駕崩，彼等必有異動，而國人亦必附應於內，上卿有甚妙計應付呢？」

荀息道：「吾受先君遺托，輔助奚齊，奚齊即吾君也，其餘人等吾不欲知聞，萬一力不從心，唯有一死以謝先君。」荀息心如鐵石，無可動搖。

黑克知不可共事，當即告辭。回府後與下大夫鄭父商議，定下迎重耳、殺驪姬母子的密計。

於是派武士喬裝守喪侍衞，接近正在守父喪的幼太子奚齊身邊，一劍把奚齊刺死，奚齊年僅十二歲，毫無反抗之力，首先成了宮廷劇變的冤死鬼。

荀息聞訊趕至，撫奚齊屍大哭

道：「我受遺命輔孤，不能保護太子周全，生又何顏。」

荀息欲撞柱自殺，驪姬聞訊，連忙制止道：「先君的遺柩尚在靈堂，公難道棄此而去？況且奚齊雖死，尚有卓子，公可輔其爲君也。」

荀息於是盡誅守喪衞士數十人，又召百官合議，更立驪姬妹驪姜之子爲君，卓子時僅十歲。但大夫里克、下大夫鄭父拒不赴會，亦即拒認卓子爲晉君。

* * *

早已爲驪姬收買而效忠的兵部司馬梁伍，見里克和鄭父二人拒不赴百官之會，便對荀息道：「太子奚齊之死，實里、鄭二人爲先太子申生報仇也。如今公然不赴公會議，其心跡已暴露無遺，請公下令以兵討伐！」

荀息道：「里、鄭二人，均晉之老臣，根深蒂固，朝中士大夫，其門下佔一半。若出兵討而不勝，則朝中大臣必乘機鬧事，則吾等大事去矣。不如暫且按兵不動，以安其心而延緩其謀。待諸事大定，則可一舉而克之！」

梁伍見荀息不從己議，回去對他的助手關伍道：「荀卿忠而無謀，作事迂腐，並不可仗靠。里、鄭二人不除，必成吾等心腹大患！」

關伍問道：「公以何計策除之？」

梁伍道：「先君即將出殯，里、鄭二人必出而送喪。選一勇士，伏於道旁，可一舉擊二人！」

關伍道：「此計甚妙！吾有一心腹死士屠岸夷，臂有千斤之力，若差此人行事，必可馬到功成！」

梁伍同意了。

於是關伍把屠岸夷召來，托以行刺重任。不料屠岸夷除了與關伍相交，與朝中的另一位大夫騅歂亦素有交往，便私下把關伍的付托告之騅大夫，並問道：「此事可行不可行？」

騅大夫恰好是大夫里克的門生，聞言便肅然道：「先太子之死，乃千古奇寃也，皆因驪姬母子之毒計，舉國上下，無不深爲痛恨。如今里、鄭二大夫，欲謀殲驪姬之黨，迎立公子重耳爲君，此乃仗義行道之舉也。你若替關伍幹此不義之事，吾等必不容你，你便受後世唾駡矣，怎可答應！」

屠岸夷嚇出一身冷汗，忙道：「此等宮廷慘變，吾何知之？既然如此，吾便遁逃不理吧！」

騅大夫道：「你若遁逃，關伍等人必另遣高手行事，不如反戈一擊，誅殺逆黨，迎立重耳公子，則汝必有義名留傳後世，這勝於爲不義亡身多矣！」

屠岸夷道：「騅大夫之教甚是，吾當遵而行之。」

騅大夫立刻把此事密告里克和鄭父。里、鄭二人即聚集親兵，嚴密戒備。

到晉獻公出殯之日，大夫里克稱病不去送殯。梁伍聞訊，即與關伍等人商議。屠岸夷道：「諸大夫均去送殯，獨里克留在城中，此天奪其命也！吾願率三百甲兵，圍其府而誅之！」關伍大喜，毫不生疑，即撥三百甲兵，由屠岸夷率領，前去圍攻里克的府第。

屠岸夷領兵前去，途中却先派人密告里克。里克接報，知屠岸夷已堅定投向己方，心中大定。他故意派人到獻公墓前告知荀息，說有人攻他的府第。荀息聞報大驚，忙追問關伍爲甚不聽他的命令行事？

關伍道：「吾聞里克將作亂，故以兵殺之，成則大夫之功，敗亦不累大夫也！」

荀息無奈，只好派梁伍、關伍親率兵馬助攻里克府第，自己則陪儲君卓子坐於朝堂，以觀其功成。

關伍所率之兵先到東市里克府第前面。屠岸夷先行來見，說有要事稟告。關伍已視屠岸夷爲心腹，毫不生疑，即讓其趨近。

屠岸夷走到關伍身邊，突然以臂扣關伍之頸，喀察一聲，關伍的頸立刻斷掉，連一聲也哼不出。關伍所率之兵大亂。屠岸夷大喝一聲，如平空響雷：「汝等聽住，公子重耳引秦國、翟國大軍，已圍城外，吾奉里大夫之命，爲先太子申生伸寃，誅殺奸黨，迎立重耳爲君。汝等願從者，來吧！不願從者，大可自行逃命！」

軍將聞欲迎重耳爲君，無不踴躍願跟從屠岸夷誅殺奸黨。於是，關伍所率的大軍，反成了誅殺彼等的武力了。

梁伍驚聞關伍被殺，軍將陣前兵變，大驚失色，連忙直奔朝堂，欲率兵保護荀息和卓子離開。不料屠岸夷所率之兵已趕到，把梁伍等人的去路堵住。稍後，里克、鄭父、騅大夫三人，亦率親兵趕到，朝堂被重重圍困。

梁伍自知不能逃脫，且與里克等人積怨甚深，便拔劍自刎，免受凌辱。不料一割脖子未斷，反被屠岸夷一手執住，擒到手上。里克衝前，手起刀落，把梁伍斬爲兩截。

荀息自知已不能免，却毫無懼色，手抱卓子，以袍袖掩蓋。卓子驚恐大哭。荀息對里克道：「幼子何罪？殺我可也，請留此先君一塊血肉！」

里克笑道：「先太子申生又如何？他難道不是先君的一塊血肉麼？」說罷，目視屠岸夷道：「速下手除後患！」

屠岸夷衝前，在荀息手上奪過卓子，擲於階下，只聽一聲悶響，已化爲肉餅。荀息大怒，挺劍來殺里克，里克避而不戰，屠岸夷手起一劍，把荀息斬爲兩截。

里克與屠岸夷又率兵殺入後宮。驪姬聞訊，慘笑三聲，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自盡。驪姬之妹驪姜，因並無多大劣跡，里克饒她一命，囚於冷宮，終生不復出世。另外又盡殺梁伍、關伍的家族。

里克見大事已平定，便召集百官於朝堂商議。里克道：「今妖孽已除，新君位缺，諸公子中，唯重耳最長，且最賢德，吾意可立爲晉君。若諸大夫以爲然者，請聯合簽書爲證！」

諸大夫三十餘人，皆簽書已名於表上。里克又令屠岸夷，帶書表於狄國，奉迎公子重耳。

屠岸夷率親兵快馬飛馳，趕到狄國，向公子重耳奉上里克等大臣的迎進表。

重耳接表，與狐偃、趙衰、賈佗等人商議。趙衰勸重耳受表返國爲晉君。

狐偃卻道：「不然，目下晉國內亂未定，大臣在內而向外求君者，必對君有所求，萬一不允，則禍亂立生；況且公子親隨兵將寡微，毫無根基，貿然返國，則無疑自投火海，自置於火坑上也，再者公子運命之劫，十之僅歷其三，若過早貪圖富貴，反招禍煞，於公子日後運命大大不利。因此公子暫不返國，靜觀其變爲妙。」

趙衰道：「目下正是返國振興之機，若加延緩，公子大業何日方成！」

狐偃微笑道：「公子先祖武公之墓，乃蝙蝠龍脈，雖可令其血脈富貴，但同時亦受其『淫煞』，驪姬亂國之禍，絕非偶然而發也！蝙蝠龍脈有五煞，其一已應驗於先君獻公身上，其二是太子申生；其三恰好落於驪姬之子奚齊身上，其四則是驪姜之子卓子也。一脈五煞，已應驗四煞，尚有一煞懸而未決，公子若過早返國，難道不怕此最後一煞落在其身嗎？」

狐偃以天機時勢運命來判論重耳是否返國，重耳連連點頭稱是，趙衰也不好多辯了。於是重耳對前來迎接的屠岸夷道：「重耳得罪於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能盡侍奉君父之誠，死又不得哭喪於靈前，豈敢乘亂而貪國？請回去轉告里大夫，宜更立他子，重耳亦不敢有違也。」

屠岸夷無奈，只好返國晉都翼城，向里克回報。里克尚欲再差遣使者往請，大夫梁糜進言道：「莫非重耳並非君王人選嗎？天意如此，夫復何言？但捨重耳外，諸公子中尚有三子夷吾，難道不可以迎而立君嗎？」

其餘大臣亦紛紛附和。里克無法，只好差屠岸夷輔梁大夫，一同前去迎立夷吾返國。

晉獻公的第三子夷吾當日出逃，投奔梁國，梁國君把自己的女兒許配夷吾爲妻。夷吾安居於梁國，日夜盼望國中大亂，他好乘機返國謀位。不久前聽聞獻公已逝，即令人攻襲晉國屈城而據之。當時晉國內亂，大夫荀息無暇兼顧，被夷吾長久佔據。後來又聞奚齊、卓子、驪姬、荀息、梁伍、關伍等被殺，諸大夫往迎重耳返國爲君，夷吾大怒，正欲帶兵入晉都爭位。

不久又接報重耳竟拒絕返國繼位，夷吾以手加額慶幸得意道：「此天奪重耳之國，而授於吾也！」說罷得意大笑。

隨從的謀士卻芮進言道：「重耳並非不想得國，他之所以拒絕，必有其因由。且重耳身邊有足智多謀的狐偃輔助，又有大夫趙衰等匡扶，亦慮返國不利，由此足見返國危機重重也，公子宜三思後行！」

夷吾驚道：「如此何爲上策？」

卻芮道：「如今晉國大權，落於大夫里克、鄭父等人手上，公子宜先以厚利重賂。但如此尚未足夠，猶有危機重重。吾又聞凡身入虎穴者，必先操利器也，因此公子若返國，非借强國之力不可。而鄰晉之國，唯秦國最强，公子何不先去拜求秦國，若秦允相助，則公子返國安穩也！」

夷吾毫無主見，便依卻芮之計而行。他當下手書二契約，贈里克汾陽田八十萬，鄭父田七十萬。又先交契約到屠岸夷手上，托他回去向里克、鄭父致意。另一面又派卻芮西入秦國，拜求秦國相助。

當時秦國的國君是秦穆公。秦穆公聞晉國公子夷吾差人求助，即對謀臣蹇叔道：「晉之亂須寡人平定，上天已示夢也！寡人聞晉公子重耳，賢公子也，而且亦有才幹，若其返國爲君，乃吾秦之隱患也！卿以爲如何？」

蹇叔微笑道：「良禽擇木而棲，强國擇弱爲鄰，如此道理，大王難道不知嗎？」秦穆公聞言大笑。

當下即派人前往重耳、夷吾兩公子駐地，以實地觀察，再作下一步行動。秦國派出的使臣叫公子縶，公子縶先到狄國，求見重耳。

不料重耳事先已得狐偃警示，說秦國使者，有探索公子心跡之意，便毫不猶豫，斷然的回公子縶道：「吾已卻國中諸大夫之請繼君位，今若借外寵以求國，重耳何顏立於天下？」說罷大哭而退。

公子縶無奈離去，他抵達梁國，見到公子夷吾，公子縶微露其意，夷吾即喜形於色，連忙入內求計。

卻芮道：「秦人爲何獨喜歡公子？此必有取於公子也，宜答應割地而迎合秦國之意。」

夷吾猶豫道：「但割地豈非有損晉國基業嗎？」

卻芮大笑道：「公子若不能返國爲君，不外是梁山一匹夫而已！又能擁有晉國一寸土地嗎？反正均乃他人之物，公子有何惋惜呢？」

夷吾於是出來，與公子縶握手爲誓，道：「若蒙秦君相助，河外五城割贈於秦，以便秦君狩獵，東至虢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爲界，均贈予秦君，以報君德之萬一！」說罷，在袍袖中取出寫有上述割地的契約，呈奉公子縶。

公子縶見夷吾爲返國爲君，竟肯割讓大片晉土於秦，而且神色欣然自得，就如晉國土地，與他根本毫無相干似的，不由暗歎口氣，心道：晉國落入此子手上，吾秦國果然少一勁敵，大可高枕無憂矣！

夷吾見公子縶默然不語，還道他嫌自己毫無得益，心中不滿，便連忙又道：「吾尚有黃金四十鎰，白玉六雙，奉獻使臣，望使臣在秦君面前爲吾美言。」

公子縶使命在身，只好收下。

公子縶回報秦穆公，仔細把兩公子的回應說知。秦穆公道：「如此看來，重耳比夷吾賢能得多也，只有重耳才是晉君的最合適人選啊！可惜合適於晉，卻不利於秦，奈何？」

公子縶微笑道：「大王爲立晉君助力，是爲晉國分憂呢？還是欲成名於天下？」

秦穆公笑道：「晉國乃秦之鄰也，莫殃及秦足矣，餘則關我何事？寡人自然欲成名於天下也！」

公子縶道：「大王憂晉，則爲之擇賢君，重耳乃最合適人選；大王若欲與天下諸侯競逐，成名於天下，那便應擇不賢者，則夷吾便是最佳的人選也。」

秦穆公大笑道：「子眞知吾心也！」

於是秦穆公決助夷吾返晉爲君，派出三百戰車，兵將三千，護送夷吾返國。

當時齊國齊桓公，聞晉國內亂，便欲集合諸侯密謀，瓜分晉國。齊桓公又親自到高梁之地，窺探動靜，發兵攻晉，已如箭在弦。

後來聞報秦穆公親派兵騎三千，護送夷吾返國，深知秦晉結盟，中原諸侯決非其敵，這才打消侵晉的主意。

由此足見，當時晉亂所引起的情勢何等嚴重，若不結秦，則齊必圖之，若然結秦，則又必失大片國土；於此時若無實力，貪圖一時富貴，必陷自己於火坑危地。狐偃勸重耳暫緩返國之謀，的確深謀遠慮。

* * *

夷吾有秦穆公作靠山外援，三千秦軍護他入晉都，晉國諸大夫莫敢不從。而且里克、鄭父、屠岸夷等人，已受了夷吾重禮，早已附和衆議，同迎夷吾入都即位，是爲晉惠公。但晉國百姓素聞重耳之賢，見夷吾搶佔君位，均大失所望。

夷吾即晉君位，即封跟隨他的心腹謀士郤芮爲大夫，屠岸夷因迎立有功，亦被封爲兵馬司馬大夫。其餘晉國舊臣，里克、鄭父等，一律依循原來官位。

各國亦派出使臣朝賀。夷吾一一拜謝助立之恩。但秦國派來的使臣公孫枝，卻奉秦穆公之命，堅要取夷吾許諾割讓的河西五城，才肯返國。

夷吾心中好生反悔，問計於郤芮。郤芮笑道：「兵法尚有不厭詐之論，何況一國之本？君當日所以割地賄秦，乃因未得國爲君也；如今大事既定，國乃君之國矣，當寸土不讓也，秦能奈君何嗎？」

大夫里克勸道：「君始得國，而失信於强鄰，此不智也，容徐圖商議應對。」

夷吾冷笑道：「當日乃不得已而行險着，想五城之數，寡人國土十去其五，豈可退讓！」

於是夷吾修書一封，由秦使臣公孫枝帶返國，呈交秦穆公。夷吾的函書道：「始夷吾以五城許君，今幸入守社稷，夷吾本欲踐諾，但朝中大臣皆言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豈能擅讓他人？寡人力爭而不能服衆，尚望君容稍緩，夷吾必不敢忘諾也。」

當下又派自願入秦辯白的大夫鄭父，隨秦使臣公孫枝入秦，原來鄭父所以自願入秦，乃因夷吾即君位後，當日許諾封贈的田地七十萬，以及封贈里克的八十萬，均詐作忘得一乾二淨。里克、鄭父均恨在心頭，鄭父入秦，正是欲在秦穆公面前火上加油，加深秦穆公對夷吾之恨。

秦穆公接夷吾書函，果然大怒，拍案恨道：「寡人原知夷吾輕諾寡信，不堪爲國君，如今果然被此賊所欺也！」

秦穆公一怒之下，竟欲殺鄭父，鄭父自辯，說書函中意，均夷吾與郤芮的主意，並非晉朝諸大夫之意。秦穆公咬牙切齒，發誓先殺郤芮，後起兵攻晉。

鄭父以爲得計，暗自喜悅，欣然返晉，靜候秦軍殺入晉都，驅逐

夷吾。

不料鄭父的行踪，却被大夫郤芮察覺，立刻稟知夷吾，說里克和鄭父心懷不忿，初則欲近重耳，後來才被逼附衆。如今見未得封地，心生怨恨，欲作秦國內應，須立刻誅殺，以絕後患。

晉惠公夷吾故作猶豫道：「里克、鄭父有功於寡人，以何罪殺二人呢？」

郤芮冷笑道：「里克、鄭父弒奚齊，又殺卓子，再殺遺命大臣荀息，其罪大之極也！君念其返國之功，乃私人恩惠，討誅其殺逆之罪乃公義也！明君當不以私恩而廢公義，里、鄭二人非殺不可！」

夷吾故作無奈道：「那就任卿自便行事吧！」

於是郤芮率兵馬，逼里克自殺於府第。郤芮回報夷吾，夷吾欣然道：「里克之心久向重耳，如今伏誅，吾去一心腹大患也！」

夷吾不久又把不滿里克之死的大臣祁擧、共華、賈華、騅大夫等人均殺死。

夷吾斷定大局已穩，一晚，淫心大發，竟把先父獻公的姬妾賈妃强行奸淫了。

夷吾幹下此有失倫常醜行，連他的心腹大臣郤芮亦認爲不妥，勸諫道：「賈妃，君之母也，亦即諸公子之母；如今君失禮於賈妃，諸公子知悉，必心懷怨憤，君日後麻煩便甚多也。」

夷吾冷笑道：「寡人江山大定，諸公子又豈能奈我何？郤大夫擔心甚麼？」

郤芮道：「不然，諸公子中，唯重耳最可怕，他身邊賢能之士忠心護主，目下正積蓄力量，待時機成熟，便足以動搖君之根基也！」

夷吾怒道：「重耳如此可怕，那就先行把他除去！郤大夫，此事便交由你去全權辦理吧！」

此時屠岸夷因里克被殺，已投到郤芮門下，二人合謀，於朝廷殺掉鄭父、共華等九大夫。晉國軍政大權，已由夷吾及郤芮、屠岸夷等人牢牢把握住了。郤芮把除掉重耳的任務，交到屠岸夷手上，屠岸夷積極密謀準備派兵攻打狄國，目的是擒殺重耳。而秦國方面，秦穆公雖對夷吾恨之入骨，但不巧碰上大旱，秦國糧荒，自顧不暇，只好暫時隱忍不動，因此表面上看來，夷吾一切已大局穩定，再無人可以動搖其根基了。

夷吾密謀除掉重耳之事，卻被宮中一內侍知悉，他感重耳的賢能，深知晉國的安危，日後必靠重耳支撐，於是便寫了一封密函，冒死派人送去狄國。

這一天，重耳正與狄國君於渭水之濱狩獵。忽然，有一名漢子，突破兵士的阻攔，來到重耳不遠處，大呼道：「晉國有密函交付重耳公子！」

重耳一聽，即把漢子召到面前，漢子呈上書信，叩了個頭，一言不發便走了。

重耳立刻拆函，函中寫道：「吾乃晉宮中內侍，公子不必知吾名，但知晉君夷吾，不日將派大軍攻狄，目的是擒殺公子，公子乃晉國之棟樑也，吾不忍見棟樑傾折，冒死相告，公子宜速作決斷。」函中並沒留名，顯然書函之人，對夷亦吾畏懼之極，書此匿名信函，乃拚將一死以存晉國棟樑，其勇誠可泣可歌。

重耳閱罷，慌忙與狐偃、趙衰、賈佗等人商議對策。

趙衰道：「目下秦君穆公對夷吾恨之入骨，公子可趁此良機向秦國求助，若秦國肯出兵相助，公子大事成矣！」

重耳道：「若如此借助外力以攻己國百姓，豈非國賊之所爲嗎？徒然增添殺戮，決非重耳所願也！趙大夫幸勿再以此向重耳相勸！」

賈佗怒道：「聞說屠岸夷這反復小人，貪圖利祿富貴，向夷吾、郤芮賣身投靠，更欲親率兵馬攻狄國，如此卑鄙小人，留世何益？不若待吾潛入晉都，一劍把此人殺掉罷了！」

重耳微歎口氣道：「賈壯士勇氣可嘉，但此行卻萬萬不可，一來你未必殺得了屠岸夷，二來吾不欲賈壯士因此而夭折也。」

賈佗頓足道：「這又不行，那又不可，卻如何保護公子周全？」

重耳歎道：「重耳運逢劫數，不知何日可斷？若天降災難，便由重耳一人承擔，以一死謝天下，無謂累及狄國君臣百姓啊……吾意已決，待晉兵殺到，吾將隻身自縛出降，是剮是殺，任由吾弟夷吾尊便吧！」

狐偃在一旁一直沉吟不語，此時卻忽然微笑道：「陰極即陽，物極必反，衰極必旺；目下已屆公子轉運之機，爲甚於此時灰心氣餒？」

趙衰忙道：「莫非狐先生已有良策應對嗎？」

狐偃微一點頭，隨即决然的道：「目下晉兵勢必攻狄國，其志在必得公子也，公子既不欲借外人之力屠戮家國百姓，又不願禍及狄國臣民，那便唯有盡快離開狄國，再求安身之所也。但此行利大於弊，恰好是公子歷劫的時機，只要再過此劫難，距坦途也就不遠了，吾將爲此而預作佈局！」

趙衰忙追問道：「狐先生將施何妙法，以替公子逆變劫難運命？」

狐偃微微一笑，道：「此非逆轉，乃是公子的運勢使然，一切日後自有分曉。趙大夫不必猶豫，盡速安排公子離去之事吧！狐某先去辦一件事，十日後於齊國重聚。」

狐偃說罷，便欲離去，賈佗見狐偃身子瘦弱，乃一介寒儒的模樣，不由替他擔心道：「狐先生孤身上路，晉國君夷吾恨你入骨，必欲殺你而後快，狐先生難道不懼嗎？」

狐偃微笑不語，他已知賈佗心思，心道：他必然以爲自己是一介寒儒，手無縛鷄之力之輩矣！狐偃抑鬱多時，此時驟然豪氣大發，只見他仰天一嘯，身形已隨嘯聲驟起，猶如電光一閃，衆人眼中，已失了狐偃的踪影。

賈佗這才暗暗吐舌，心道：單憑這一手「如影化形」的絕頂輕功，便決不在我賈佗之下，甚至我賈佗全力施展，也未必及得上他的靈幻神奇！狐先生原來身懷絕世神功，又精於玄學兵法，重耳有此人相助，眞如虎添翼也！當下賈佗也信心大增，決心拚盡全力，助重耳成大業。

重耳早知舅父狐偃之能，倒也不甚驚奇。但趙衰平日只聞其名而未睹其技，今日一見，不由歎道：「狐先生兵法、玄術、武功皆稱絕頂，有他相扶公子，實乃晉國百姓之福啊！」當下趙衰也再不猶豫，立刻着手準備重耳離去的工夫去了。

重耳匆匆入內，向其妻隗四姐告辭道：「晉君將使人攻狄，爲免禍及狄國君臣百姓，吾唯有遠赴他處。你須盡心撫育兒子，二十五年後，吾若不至，你方可再嫁作他人婦。」

隗四姐哭道：「男兒志在四方，妾不敢留君。但妾今日已經是二十五歲了，再過二十五年，便該進棺柩矣，還去嫁甚麼他人婦！妾一直等到君回來就是了！」

重耳別過妻子隗四姐，走回廳中，賈佗和趙衰匆匆而進，對重耳道：「接狄國探子回報，晉兵已距狄城不遠，公子宜快速離開！」

於是匆匆奔出狄城東門，慌忙之間，所有財物均未及携帶，十分狼狽。重耳不由歎道：「若舅父狐偃在此，便不致如此張惶失措了！」趙衰、先軫、司空季等隨臣，聞言不禁暗自慚愧，均道若狐偃在此，果然進退從容，看來運籌帷幄、指揮驅策之能，當眞非狐偃莫屬啊！可惜狐偃另有要事，也不知他現下隱身何處？

但此時也再無法等待狐偃到來，晉兵已逼近，重耳尚未脫離險境，只好依狐偃的預先安排，一路向東，準備東入齊國，以避過夷吾的暗害。

入齊國須經衛國，重耳等一行人，抵達衛國邊關時，已又飢又疲，卻身無分文，亦無財物，連換點充饑口糧的值錢物品也沒有。

趙衰等無奈，只好直趨衛國關城下。城上關吏問其來歷，趙衰道：「吾主乃晉國公子重耳，避難在外。今欲往齊國，望貴國給予些須方便，日後必不敢忘貴國大恩。」

關吏聞訊，連忙飛報衛國君文公姬燬。衛國上卿寧連主張讓重耳入城招待，並判斷重耳日後必得晉國。但衛國文公道：「吾祖好鶴亡國，吾復國於楚丘，乃得齊國桓公之助，晉國袖手旁觀，更欲亂中取粟。衛晉雖然同姓，却未通盟好。而且逃亡之人，成得甚麼氣候？根本無足輕重！吾若迎接，便須設宴招待，徒費錢財物力，把他逐走便算了吧！」

於是關吏拒不讓重耳等人入城，重耳等人只好繞城而行。賈佗怒道：「衛文公姬燬如此可惡，待吾入城，把他一劍殺了！」

趙衰道：「蛟龍失勢，猶如蚯蚓而已，賈壯士且忍怒氣，待日後再臨城相責便了。」

賈佗又道：「不殺便不殺吧，但彼等既如此無禮，吾等剽掠其村莊富戶，以濟燃眉之急，彼亦怪不得也！」

重耳歎道：「剽掠者即盜賊也，重耳運逢磨劫，當有此難，吾寧肯餓死，亦不可因此幹盜賊之爲！」他自逃亡在外，迄今已十一年了，年歲漸長，意志也日漸堅强。

賈佗等無法，只好保護重耳緩緩向東面而行。衆人飢疲難奈，十分艱辛。

眼看已到中午時份，亦即午膳之時，衆人的肚子更如鼓作鳴，十分痛苦難受。

不久抵達一處叫五鹿的地方，見田野中有數個農夫，正在田間吃飯。趙衰見狀，上前向農夫求賜一飯。農伕道：「你等從何處而來？」

趙衰道：「吾等乃晉國之人，遠行缺糧，請賜吾主人一頓飯食。」

農夫冷笑道：「堂堂男子漢，不能自己養活自己，反而向我等求食？我等村野農人，吃飽了才能耕作，豈有餘糧贈予他人！」

趙衰無奈道：「吾主正飢渴，若不賜食，請借盛水器皿好嗎？」

農夫不語，忽然挖了一塊泥土，捧給趙衰，笑道：「你若有本事，此土便可化爲器皿也！」

重耳一聽，認爲農夫辱他，不禁臉色漲紅，十分難受。賈佗忠心護主，見狀不由大怒，疾衝上前，把農夫食飯的碗奪過，運力一捏，

碗即碎裂。

賈佗再欲出手敎訓農伕，趙衰急制止，向重耳賀道：「恭喜公子！」

重耳仰天長歎道：「吾竟受農人欺辱，淪落至此，尚有何喜之有？」

趙衰道：「不然，得飯易，得土難。土地乃國之根基，今天竟借農夫之手，以土地授予公子，此乃得國之兆啊！豈非天大喜訊麼？公子快上前拜領吧！」

重耳一聽，猛憶起狐偃臨別之言，果然快步走上前去，跪下接過那一塊泥土。

衆農夫見了，均大笑道：「這等人眞的瘋了！」

* * *

翼城郊晉國王陵，晉武公之墓的碑位，此時又聳起一座石碑，石碑上的主人，却是半昏半醒、半英明半荒淫的晉獻公的名號。

原來晉獻公死時有遺命，將其遺體，葬入其父武公的陵墓，與先父合葬。獻公的心思是，他蒙父陵祖蔭，總算穩守基業，再大大擴展了晉國的疆土，父陵有此威力，他自然亦希望蔭庇他的兒子奚齊，畢竟奚齊亦是他的親生骨肉，姬氏的血脈。晉國遺命大臣荀息，果然依照獻公的遺命，把他入葬武公的陵墓。

在這座父子二人合葬的神秘陵墓前，此時有一人凝神而立，目注陵前的兩塊墓碑，久久沉吟不語。

忽地，他仰天長嘆一聲，喃喃的道：「獻公呵獻公！你雖有蔭庇子孫之意，但可知你尚未入踞此墓，你欲蔭佑的子孫血脈，便已連遭殺戮之劫，連亡三子？此墓雖有靈氣，也蔭佑你光輝了一段日子，但此墓屬『淫蝙蝠』之格，一脈必出五煞，你自身已遭一煞，才致於晚年如此昏敗荒淫！哎，四煞已然應驗，尚有最後一煞，不知落在你姬氏子孫的哪一位身上也！」

墓前之人，原來便是在狄國與重耳分開去辦要事的狐偃，他當日一路飛掠，向西而行，重耳等人尚在半途飢疲難忍，十分難受之際，狐偃便已掠抵晉國王陵前面了。

狐偃負手凝注了一會，忽然躍身而起，即從袍袖中取出五幅紙符，紙符上面，分書五人姓氏，竟是：晉獻公姬詭諸，太子申生、次子重耳、三子夷吾、四子奚齊、五子卓子等五人姓名。

狐偃把五張紙符分別列於陵墓石碑前面，却並非晉獻公姬詭諸的墓碑，而是放在晉武公姬稱的王陵碑前。然後狐偃俯身向墓碑拜道：「吾狐偃雖出生狄國，但入仕晉國，身爲狄國人，心向晉國土，此心可鑑日月！今爲晉國基業着想，欲施『血染請煞』大法，以定晉國姬氏子孫血脈運命，以便運籌應對，以助晉國。衷衷此心，天日可鑑！」

狐偃拜頌畢，忽地咬破中指，向晉武公的陵碑上噴去一口鮮血，頓化一股血箭，射於晉武公的陵碑上面，把墓碑染紅了。狐偃又沉喝一聲道：「血染請煞！有煞現煞，有靈顯靈，速請應驗！」

狐偃喝聲未落，晉武公的墓碑上面，忽地射出五道光華，光華分七色，分爲青、黃、赤、白、黑、橙、紫。七色光華，又分爲五股，分別射向墓前排列的五道紙符，怪異之極。

更詭異的是，其中黑、白兩色光華，竟同時射落書有晉獻公姬詭諸的紙符上面。狐偃一見，即不由微嘆口氣，暗道：七色中白者主氣運平穩，雖不算大旺，但亦有所作爲，黑者主兇兆，若爲君王者，則主行爲乖戾昏敗，如今黑、白兩色光華，齊聚於獻公命符上，恰恰應驗了他既承納「蝙蝠祖脈」的龍氣，但同時又受五煞中的一煞侵擾，他的半昏半醒、半英明半昏敗荒淫的運命，便決非偶然而發也！

再看太子申生的紙符上，射落的竟是黃色光華。狐偃知「黃」乃主七月兇劫之災，申生遇難恰在七月，由此可見「蝙蝠龍脈」五煞之一，已應於申生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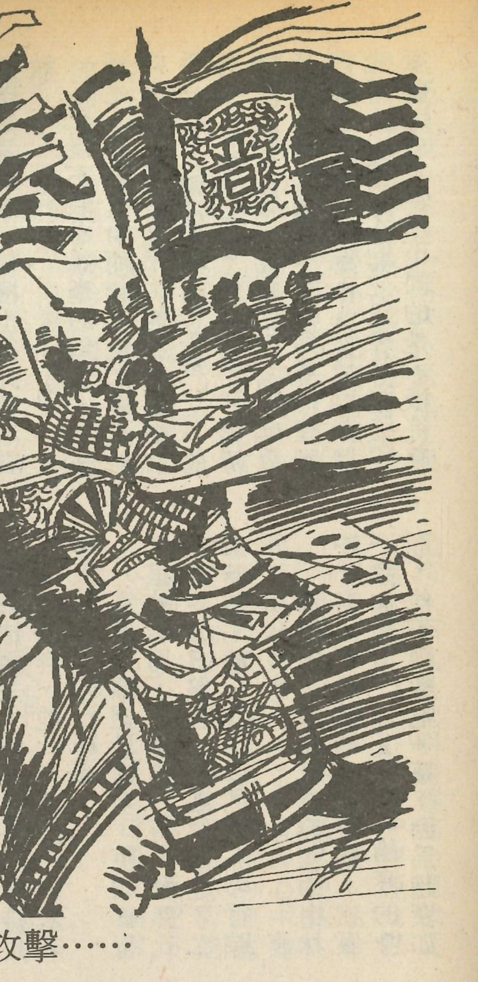
狐偃沉吟間，但見「赤」色光華射落於四子奚齊的紙符上，而「青」色光華，則射於五子卓子的命符上。狐偃不由微嘆口氣，心道：青、赤兩色，皆「兇煞」之色，若逢於九月，則大兇之極，必死無疑，四子奚齊、五子卓子，果然均橫死於九月，「蝙蝠龍脈」的五大煞氣，果然十分可怕！

狐偃轉念又暗道：如今四煞已然應驗，那尚有一煞，未知落於誰人身上呢？而剩下的姬氏子孫血脈，亦僅爲夷吾、重耳兩人而已也！兩人之中，到底誰受此可怕劫煞呢？狐偃心中轉念，不由盯着那「橙」色光華不放，因爲他深知，七色中的「五煞色」，便祇剩下「橙煞」一色了，此「橙煞」落於誰人身上，誰受的災劫亦必十分可怕！

狐偃心念未了，突見那「橙」色光華，竟呼地射落於三子夷吾的紙符上面。狐偃一見，不由猛吃一驚，暗道「橙」色乃「微貴」之色，落於夷吾身上，他貴爲晉國君王，便決非僥倖了！

果然，在「橙色光華」射落夷吾的命符上一霎，「赤色光華」重又快如電奔，射落重耳的紙符上面，且在紙符上跳躍，狀態十分靈敏！

狐偃心頭不由如遭電殛，他不由仰天長嘆道：「若然如此兆應，



狐偃與重耳率中軍發起總攻擊……

則重耳危也！晉國姬氏子孫，誰能抵禦如此可怕的『蝙蝠龍脈』！」

狐偃心念電轉，抬頭又見那至貴的「紫色光華」，竟懸空不動，久久不肯降下，似乎未定這股尊貴之極的「蝙蝠龍氣」投納誰家。狐偃暗道：「紫氣」乃「蝙蝠龍脈」至尊至貴龍氣，而「赤氣」乃「蝙蝠龍脈」中最可怕的「兇煞」，如今「赤煞」既已落在重耳身上，也唯有至尊至貴的「紫氣」才可以化解了！但那「紫色光華」仍懸而未決，未知射落誰家，萬一再落於夷吾的命符上，那便是「橙紫並濟」、「微貴加大貴」，夷吾的「龍氣根基」將不可動搖，而重耳所受的「極兇赤煞」，勢必牢不可破了！

如何是好？如何處置？如何化解？一連三大疑難，在狐偃腦際翻湧，一時間，就連這位驚世的「風水兵法大師」亦怔怔的呆住了。

忽地，一縷意念，猶如電光閃耀，於狐偃腦際掠過：「天之道，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化八卦……無藏而有餘，無爲而笑大巧！這不正是地脈學上之『大空而大旺』的道理麼？」

狐偃腦際靈光一閃，忽地欣然而笑，喃喃的道：「重耳運命，既然如此險惡，那便順其勢而逆變其格，來個先置諸死地而後生吧！」

狐偃主意已決，便毫不猶豫，猛吸一口眞氣，凝運於指，先向墓碑排列的「重耳命符」射去一道指氣，先後指勢一挑，「重耳命符」便飛升而起。狐偃的指勢一旋，射向墓頂，祇聽嗤嗤嗤的一陣破空尖嘯，凌厲無匹的指力，挾帶「重耳命符」，竟透墓而入，片刻不見！這等絕世神功，若非親眼目睹，簡直決計不可相信，因爲太匪夷所思了。

但狐偃這一着却意味深長之極，因爲重耳的「命符」入墓，便猶如把他的「運命」射入墓中，置他的「運命」於死地，亦即猶如把重耳活生生的葬入墓中了！這便是狐偃的「置諸死地而後生」風水妙法，但是否可以「重生」，那不但須看狐偃的施法，亦須憑重耳自身的命數、天數，一切均缺一不可，這等驚天妙法，果然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匪夷所思。

狐偃毅然施此大法，此時他目不轉睛的盯着這座晉國王陵，連眨眼亦不敢，他的全副身心，均聚於這座神秘的「蝙蝠龍墓」中了。

因爲狐偃深知，重耳目下已身受「赤煞」之磨劫，這是他在過去的十多年艱難歲月的命運根源，此時他再把他的「運命」置諸死地，若不能「重生」而破墓而出，那重耳不出半年，必定遭劫橫死，決避無可避！這便有如把重耳的生命作賭

注，是生是死，是衰是旺，便由此「大空大旺」的風水大法定奪了，試問狐偃身爲重耳的舅父，又怎敢有絲毫的大意？

狐偃心中正焦切不安之際，眼前偌大的晉國王陵，忽地一陣嘯鳴，就如地火於墓中奔騰呼嘯似的。狐偃的心情更焦慮了，因爲他知道「重耳命符」入墓後已生感應，是否可以「重生」，很快便可見分曉了！

稍一會後，墓中的嘯響越發急劇，似乎墓內的反應異常激烈，忽地，墓頂之上，射出一道强烈的紫光，形如一尾橫空紫龍，騰空而上，竟欲飛舞而去！

狐偃一見，不由驚喜交集，喜的是「重耳命符」與「蝙蝠龍脈紫氣」已滙和一體，驚的是若一旦飛遁，那不但這座「蝙蝠龍脈」龍氣盡洩，連帶重耳的唯一轉機也從此煙消雲散了！

狐偃不敢有絲毫的猶豫，猛一頓足，身形電射而起，快如電光射向那道「紫龍光華」，他於虛空中右手疾伸，攫住「紫龍光華」的「龍角」，沉喝一聲，便使出「旋乾轉坤」的絕頂神功，硬生生的把「紫龍光華」扯降墓碑之前，狐偃的雙脚剛觸着墓地，他手中扯住的「紫龍光華」，竟已化回寫有重耳名姓的「紙符」上，唯一不同的是，紙符原來是赤紅色，此時却已變作十分悅目的紫色了！

狐偃一見，不由長長的鬆了口氣，因爲他已斷定，重耳身上所受的「赤煞」，已於墓中得「紫龍氣」相助，化解消融掉「赤煞」，更進而與「紫龍氣」混融一體，亦即承納了「蝙蝠龍脈」唯一至尊至貴的龍氣了。

狐偃見大事已定，他亦再不敢逗留，因爲他深知，剛才所施的「大空大旺——置諸死地而後生」的風水大法，對重耳的肉體必定產生强烈的衝擊，若抵受不住，肉體的衰敗，反過來亦會影響他的運命。

狐偃把手上揑的「重耳紙符」小心地藏於袖中，然後運指連射，把墓碑前排列的其餘四道紙符擊碎，被風一吹，傾刻化爲烏有。然後他便電射而起，疾如閃電般的向東面方向飛掠而去。因爲他早已安排重耳向東而奔，他此行便恰好與重耳等人的去向同一路逕。

狐偃施展絕世輕功，快如日行千里的駿馬，重耳等一行人雖然比他先走三日路程，但狐偃僅花了二個時辰，便追及重耳等人的行踪了。

遠遠地，狐偃祇見前面的樹林中，有人影急慌的來回走動。狐偃一眼便認出，那是大夫趙衰的身形，他不由猛吃一驚，因爲趙衰如此慌惶，那重耳便必定有甚不測，果然也遭受「置諸死地而後生」風水大法的磨劫了！

狐偃片刻也不敢拖延，猛一運力，身化電光，劃進林中，果見重耳躺在林中地上，身旁的趙衰、賈佗等人，慌惶得團團亂轉。賈佗功力甚高，首先便發現了狐偃，他不由大叫道：「狐先生！快設法救重耳公子生命！」

趙衰抬頭一看，見是狐偃駕臨，不由以手加額道：「天幸狐先生及時趕回！公子他果然多災多劫，今回也不知他是否逃得出此生命之劫矣！」

狐偃也不作聲，向前一掠，搶到重耳身前，祇見他面色紅如鮮血，雙目緊閉，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狐偃見狀，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他的肉體果然已遭「赤煞」之劫，若非及時趕回，祇怕一切均化作雲煙消散了！

當下狐偃也不及細加解釋，立刻吩咐賈佗，以樹葉盛一掬清水備用。他取出衣袖中的「重耳紫命符」，生火燒成灰燼，融於清水中。他扶起重耳的頭部，以樹葉當湯匙，把「符水」餵重耳飲服。狐偃猶怕重耳吞咽困難，暗運一股眞氣，直抵重耳的咽喉，重耳張口一吞，「符水」便全數飲進腹中去了。

趙衰、賈佗等人，目不轉睛的盯着狐偃施爲，心中均不由一陣驚奇，暗道：爲甚狐偃竟似神仙，未卜先知，不但及時趕至，且早就備好救命「紙符」呢？

＊　＊　＊

狐偃却從容而立，對衆人的疑惑如渾然不察。

就在此時，忽聽躺在地上的重耳大叫一聲：「熱煞我也！」然後便霍地睜開眼睛，視線首先落在狐偃身上，驚喜的嚷道：「啊！舅父你終於回來重耳身邊啦！舅父可知，剛才幾乎熱煞重耳也！」

狐偃微笑道：「公子目下總算安然無恙，且從此劫磨漸消，你的『磨劫之命』，亦已屆轉機之時矣。」

重耳迷惑道：「舅父，爲甚會如此呢？」

趙衰在一旁忍不住了，插口道：「狐先生，剛才端的是怎麼回事？好不教人驚惑！」

狐偃目注重耳，微笑道：「公子乃當事人，一切且由他說說吧！」

重耳微一思忖，即迷惑的道：「重耳剛走近林中，大概是午時時分吧，忽感一道赤紅如血的光華射入體內，隨即熱不可擋，心胸沸騰，神智也昏昏迷迷。迷糊間，但感彷彿被人扔進一座灰而黑的萬丈深淵中，耳際響着淒厲厲的尖嘯。

正驚惶間，忽見一尾紫色眞龍，飛舞而至，龍首疾伸，叼住重耳，騰空而上，心胸的漲熱也逐漸消滅。待衝出萬丈深淵，但見天際光華燦爛，大地一片光明雄渾……重耳心中一喜，也便酥醒過來也！舅父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重耳說着他不可思義的異事，他的疑問，絕不僅限於他，他身邊的趙衰、賈佗、先軫、司空季等隨從，亦迷惑得很，急欲知悉其中的緣故。

但狐偃深知，他以「大空大旺——置諸死地而後生」的風水大法，令重耳與祖墳蝙蝠龍氣融滙，從此晉國姬氏一脈中，便只有重耳承納祖脈至尊至貴的「紫龍氣」，他的運命亦從此「光明宏大」，不過，龍脈之道，貴在潛移默化，才能成大器，否則一旦亢進，便成「龍氣過盛」的暴君了！他因此不敢向重耳輕洩他的施爲。

只見狐偃微微一笑，意味深長的道：「公子不必疑惑，吾臨別之際，已向公子詳釋乾坤天道，乃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易，循環往復，繁衍萬世，豈有窮期？是故世間萬物可演化，陰極即陽，物極必反，衰極必旺，旺極必衰，一切皆於此天道演化也！就如公子剛才所見，熱極轉涼，黑暗的盡頭，不就是光明燦爛嗎？但依此天道之勢而行，終可達光輝運命之彼岸也。」

狐偃說至此，忽地戛然而止，再不肯吐露多半句了。重耳心中雖然似懂非懂，但他深知狐偃的神通本領，他既然不肯洩秘，便必有他的道理，因此他也不敢再追問下去，只在心中默默思忖狐偃論釋的「天之道」罷了。

兵不厭詐　唯勝之道

衆人續向東行，不久便進入齊境，齊國的君王是齊桓公，此時是諸侯的盟主，正欲借重耳來牽制晉惠公夷吾，因此不但準其進入，而且隆重接待，齊桓公見重耳隻身出逃，妻兒留在狄國，便把本族的一位姑娘齊姜嫁給重耳。又贈重耳二十輛用四匹馬駕馭的大車，爲他安置一座宏華的府第，齊桓公又答應待時機成熟，即助重耳返國爲君。

重耳十分感激齊桓公，對眼前的豪華生活亦十分滿意。他酒飽飯足之際，對妻子齊姜歎道：「想起往昔逃難四處奔波的日子，如今却享盡榮華，當眞是從地獄步進天堂啊！莫非吾之運命當眞由衰極而轉大旺嗎？吾願終老於此也！」齊姜却不以爲然，但也無可奈何，因爲齊姜奉齊桓公之命，不但要令重耳快活、樂不思國，而且要監視他的行踪動向。但齊姜自嫁給重耳爲妻，她發覺重耳待人處世十分謙和，他的運命與她已密不可分，因此她絕不希望重耳便如此終老異鄉。齊姜左右爲難，無計可施。

很快，在安樂的日子中，重耳在齊國已過了七年歲月了。在這段日子中，齊國本身發生了一系列的劇變。先是齊桓公病死冷宮，諸公子爭位，國內大亂。到齊孝公繼位，平定諸公子之亂，又改變齊桓公聯中原諸侯抗楚的國策，歸附楚國，與中原諸侯宋國等交惡，中原諸侯均紛紛改變與齊結盟的策略。

趙衰與先軫、司空季等面議道：「吾等投奔齊國，原以爲齊國乃中原諸侯盟主，可助吾等復國，但如今齊孝公已更改祖訓，改國策，諸侯反判，齊國尚有能力助公子復國嗎？」

先軫道：「依趙大夫之意如何？」

趙衰道：「唯今之計，只有另投大國，以作良圖。」

先軫道：「狐先生精通天機地理，何不先詢問其意？」

趙衰等人稱是，於是齊來拜訪狐偃。此時狐偃正在府中沉思，見趙衰、先軫、司空季、賈佗等人神色倉皇而進，他微一思忖，即微微一笑，道：「公等深夜到訪，莫非爲公子復國之事感爲難麼？」

趙衰等忙道：「是啊，狐先生果然料事如神，非吾等所及也。如今公子沉迷女色酒鄉，吾等十日難見其面，長此下去，吾等均得客死異鄉也！還談甚復國大計呢？此事務請狐先生速作謀略！」

狐偃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昨晚吾夜觀星象，已有異兆現世矣！諸位且隨吾到郊外一觀，再作決斷！」

於是衆人隨狐偃來到郊外一處叫桑陰的地方。舉目望去，四周均是百年以上的老桑樹，綠蔭重重，格外幽寂。桑林側，却有一座山丘，高高突聳於平原之上，果然是一座天然的絕佳觀天台。

狐偃領衆人登上山丘之巔，負手而立，含笑不語。趙衰等抬頭仰望，但見滿天星斗，閃灼不定，令人眼花撩亂，不明所以。

賈佗內功高强，目力超乎常人，但亦僅能瞧得稍遠之星斗而矣，根本不知其神秘詭異。他本就心直口快，此時按捺不住，先就大叫道：「狐先生呵狐先生！請快開解謎底，不然便把賈佗悶殺也！」

趙衰、先軫司空季三人亦不約而同道：「是啊！狐先生到底見甚天象異兆了，我等怎地一無所察呢？」

狐偃微一笑，道：「乾坤天

道，亦即天運之勢，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也。三大變一千五百年聚爲一紀變，三紀變四千五百年天道循回也。治國者皆須知其三、五之變數，而欲知三、五變數，又豈可不察天象星斗所主人間、國土氣運？」

賈佗心急道：「狐先生，如何可察天象星斗所主的人間、國土氣運呢？」

狐偃甚喜賈佗的忠勇，日後必定是一位將帥之材，便有心傳授他以天機之學，以便他於日後行軍佈陣時應用。於是伸手一指天際之東道：「賈佗，你且細察，東面星空，是否有星斗佈成蒼龍盤踞？」

賈佗聞言，運內力注目，仔細瞧去，不由驚奇的歎道：「果然！果然有星斗排列，佈成一尾東方蒼龍也……狐先生，這叫甚名堂？」

狐偃微笑道：「此乃東宮蒼龍也，東宮蒼龍，又分七宿，分別爲房宿、心宿、角宿、亢宿、氐宿、尾宿、箕宿，乃主人間之君王宮殿、農作穀物，以至人間吉兇禍福。此外又分爲南宮朱雀、西宮白虎、北宮龜蛇玄武四大宮宿也。」

賈佗悟性奇高，稍點即通，忙追問道：「四大宮宿除東宮七宿外，其餘二十一宿如何分佈？」

狐偃不禁欣然而笑，不厭其煩解釋道：「南宮朱雀，所佈乃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西宮白虎，所佈爲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北宮龜蛇玄武，則佈爲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四宮共計二十八宿，包含天地乾坤之吉兇，以及國家人事，兵災興亡，等等諸種異兆。」

狐偃釋說到此，不但賈佗全神貫注，用心領會，連趙衰亦大感興趣，追問道：「狐先生昨晚所見異兆，莫非與此二十八宿天象有關麼？」

狐偃道：「不錯，二十八宿主天下人間、君王、國土、氣運之興衰，當今天下大勢，周天子已日漸式微，是故主天下之主的中宮『帝星』昏暗不明，而二十八宿主天下十二州，則諸侯各國於其中有跡可尋。」

趙衰忙道：「如何察尋？」

狐偃道：「西宮七宿位於秦域，則秦國之氣運，當以其中的太白金星爲其兆星，同時須察以參宿的狼星、孤星；吳國、楚國位於南，故主其兆者乃南宮七宿之柳宿也。而燕國、齊國位於北面，由北方玄武之虛宿、危宿星宮主兆；宋鄭位於東，『古人以爲宋國、齊國位於中國的東面』，是故主其兆者，乃東方蒼龍之房宿、心宿也。」

司空季、先軫二人一聽，忙道：「那吾等之故國呢？何星主之？」

狐偃微笑道：「天下諸侯，皆有位屬，獨吾晉國位踞西北，因此西宮白虎、北宮玄武，均須審察，其中又以北宮之辰星，西宮之參宿爲主兆星也。」

聽狐偃釋論至此，賈佗忽若有所悟道：「狐先生，既然吾晉國位於西北，那豈非與秦國之兆星有甚大淵源？」

狐偃見賈佗悟性奇高，不由欣然點頭道：「好！賈壯士之忠勇，再加上辨察天機之學，他日不難成一代將帥之材也！你所問果然大有深意，吾晉國與秦國同以西宮參宿爲兆星，秦晉之氣運興衰，果然有甚深淵源。興晉者，秦也；他日亡晉者，亦必秦也。是故夷吾得秦之助，可踞晉君之位；但一旦秦若攻晉，則晉國必危，夷吾的運數，也就屆臨衰亡之期矣！」

趙衰畢竟閱歷豐富，他微一思忖，即恍然悟道：「狐先生如此論斷，莫非西宮白虎參宿星已有異兆可見麼？」

狐偃微一點頭，伸手向西面天際一指，道：「西宮參宿，共有七星，形如白虎，又名白虎星宿，而七星之中，有三星成一直線，位於七星的正中，稱爲『衡石』；在衡石三星之下，有三星成尖銳下垂之狀，名爲『罰星』，乃主斬殺之事，諸位且看，目下參宿之『衡石』大亮，『罰星』閃灼不定，此乃主秦晉兩國將有兵戰斬殺之事也！」

趙衰驚道：「若然如此，那秦晉兩國，誰勝誰負？戰事延續多久呢？」

狐偃道：「晉位於西北，所主之星，除西宮參宿外，尚須察北方辰星，目下北辰星暗淡無光，乃主晉國氣運晦暗不明；而秦之兆星『衡石』却光華燦爛，主秦國氣運正旺盛，相形之下，優劣立分，勝負亦可斷定矣！」

趙衰一聽，不必狐偃明言，已知晉國必敗無疑。他沉吟道：「既形勢如此兇險，吾等將如何處之？」

狐偃道：「因主晉國運之參宿，亦賴『衡石』之餘庇，衡石大明，主秦氣運旺盛，但亦主晉之國運尚有轉機。秦晉之戰，必不會拖延，雖以晉敗而終，但亦是由衰轉旺之兆也！而於此關鍵時刻，公子重耳的氣運，亦屬於逆變之期矣！」

趙衰、先軫司空季等人一聽，均急道：「是好是壞？是否因此可以得國呢？」

狐偃微笑道：「這便須看重耳自身的本命如何了！若其本命與此天機大勢相配合，則便可以一飛衝

天；若不然，則失此千載良機，他便從此沉淪，終生僅爲一貪圖享受的安樂公而已。」

賈佗怒道：「重耳公子敢貪圖安逸，置國家危難、百姓困苦而不顧嗎？吾甘願捨生相隨的人，決非如此昏慵之輩啊……有道人謀亦可逆轉天命，狐先生何不施展妙法，令重耳公子早日覺醒？」

趙衰亦忙道：「公子目下沉迷酒色，貪圖安逸，不思進取，是否其本命與其父獻公一般遭煞劫呢？」

狐偃道：「不然，自離狄國始，公子的運命已漸得祖脈龍氣蔭庇，因此入齊國後，他的運命已安穩下來，且步入富貴之境了，此乃其祖脈龍氣蔭庇的使然，根基雄厚，綿綿不絕，並非如獻公一般的遭煞劫運命。不過，雖然如此，但若其本命不能衝破玄關，與天機運勢相滙，則便只能永遠保持安樂公的運命而已。」

趙衰、先軫、司空季等人一聽，不約而同的齊聲道：「狐先生，如何方可令公子本命衝破玄關？」

狐偃微笑，意味深長的道：「這便是吾約同諸位夜上桑陰地之意也！此地幽靜，遠離齊人耳目，正好商議大計！」

於是，衆人在桑林中，悄言密語，商量行動大計。

不料此刻在桑林深處，却潛伏着重耳夫人齊姜的一位採桑奴，因晚上缺蠶料，因此夜採老桑葉。桑林茂密，桑奴的身手敏捷，而賈佗、狐偃等又忙於審察天象，因此誰也不知桑奴的潛伏。衆人的密議，便被女桑奴聽到了。

女桑奴回去，把狐偃等人的密謀，盡向重耳夫人齊姜洩漏。齊姜一聽，立刻臉色一沉，喝道：「汝胡說八道甚麼？狐先生等對公子忠心耿耿，所作一切皆爲公子着想，汝竟敢暗中挑撥彼等主僕關係嗎？可饒你不得，來人，把她幽禁起來，不許外出半步！」女桑奴被齊姜關進幽室，失去一切的行動自由，她所偷聽到的秘密，自然無法向齊人洩露了。

＊　＊　＊

此時，重耳仍在臥室中熟睡，毫不知覺。齊姜走進臥室，把重耳推醒，悄聲道：「我知道公子志在四方，計劃離開齊國，這很好啊！但你可知公子的密計被女桑奴偷聽到了，爲防她向齊君洩露公子秘密，我已把女桑奴禁閉起來，公子宜盡速決斷行事！」

重耳愕然道：「夫人怎的了？誰說吾將離齊？人生安樂，誰管其他？吾願終老於此，再不往他處！」

齊姜一聽，知重耳留戀齊國的溫柔安樂窩，意志已漸消沉，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不再說甚麼，只盼重耳早日覺醒，亦盼狐偃等人助他重新振作。

匆匆又過了半月，秦晉方面，忽然傳來驚人的訊息，說晉惠公夷吾得秦之助，才得以返國爲晉君，但却忘恩負義，在秦國饑荒時，不但不糧援秦國，反而派兵攻打秦國。秦國君穆公大怒，在糧荒稍緩，即揮軍攻晉。晉國因夷吾的叛逆，已失天下人心，諸侯皆坐視不救，晉軍因而大敗，夷吾亦被秦軍生俘。夷吾被囚於秦牢三月，得同父異母姐穆公夫人以死向穆公相求，又把晉國當初答應割讓的五城交出來，秦穆公才放夷吾歸國，不過，却把夷吾的太子留在秦國作人質不放。夷吾經此驚嚇，已臥病在床，眼見時日無多了。

狐偃、趙衰等人接報，不由心急如焚，連忙密聚商議。趙衰驚道：「如今晉國夷吾將逝，太子被囚於秦，君位虛懸，諸侯虎視眈眈，人心惶惶，晉國危矣！」

先軫亦急道：「情勢之急，狐先生宜早作決斷。」

狐偃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天機大勢果然已生逆變，目下已是促重耳本命衝破玄關，與天機運勢相滙之時矣，事不宜遲，吾等明日便行事吧！」

第二天一早，狐偃、趙衰、賈佗、先軫、司空季等人，早就守在重耳的府外，向重耳傳話，說請公子到郊外狩獵。

此時重耳尚高臥未起，接報拒絕道：「吾染疾，不宜狩獵，狐先生等請回，改日再來。」

齊姜在旁聽到，不由大吃一驚，她故意喝住欲出傳話的侍婢，由她親自出去回話，以示對狐偃等人的尊重。

齊姜深知狐偃之能，便邀他入靜室，屏退左右，問狐偃的來意。

狐偃答道：「公子小時，終日馳騁奔馬，伐狐擊兔，如今在齊國却久不出獵，只恐身體四肢也懈惰了，故特來邀獵，並無他意。」

齊姜笑道：「狩獵的場地，只怕不在宋國，便在秦楚兩國疆域吧！」

狐偃大吃一驚，忙掩飾道：「狩獵而已，哪有以此遙遠地作獵場？」

齊姜正容道：「實不相瞞，妾雖爲齊國人，但嫁作公子妻，即公子之人也，當以公子之榮辱爲妾之榮辱。此前妾已知先生等，欲施計劫持公子逃離齊國，以作振興復國之壯舉，先生又何必瞞我？妾今日又苦勸公子，以家國爲重，可惜公子固執不從，不願再涉風險，不肯

再拚搏，妾有一計，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狐偃一聽，這才知齊姜深明大義，乃女中丈夫，不由肅然起敬，忙道：「夫人有何妙計？但說不妨！」

齊姜道：「吾今晚便會設宴，把公子灌醉，狐先生準備車馬，密載公子出城，到他醒來，已離齊國甚遠，公子便欲反悔也不可能矣！」

狐偃向齊姜拜道：「夫人割私愛而存公子大義，賢德千古垂名也，吾等當依夫人之計而行。」

狐偃向齊姜辭別，返回別館，與趙衰等人再作準備。凡車馬人衆，精刀武器糧草之類，皆收拾妥當，由趙衰、先軫等先押往城郊停泊等候。狐偃和賈佗，則備小車二乘，伏於重耳的府第外面，等待齊姜的訊息。

當晚，齊姜果然殷勤侍宴，又着奴婢歌舞，重耳十分快活，果然飲得酩酊大醉，倒於席上。

齊姜立刻傳知狐偃。狐偃與賈佗火速進入，把重耳連人帶席，用重褥墊好，抬出府外，於車上安置好，另一小車安置齊姜，狐偃和賈佗親推小車，趁夜靜疾馳而出。

到了城外，只見趙衰等人已在守候，衆人把重耳抬上馬車，他依然沉醉未醒，由齊姜親於馬車上照應。然後一衆人馬，便連夜馳奔，直奔行了百里，但聞雄雞高唱，原來已是黎明時份了。

重耳忽然醒來，但迷迷糊糊的，尚不知身在何處。他探手觸摸，但感軟玉溫香，原來夫人齊姜尚在他身畔，心中不覺稍爲安定。他連忙道：「夫人，吾身下怎地不停顛顛搖晃，吾不是尚在齊國家中麼？」

齊姜微笑道：「不爲什麼，只因公子身已在返家途中了。」重耳一聽，不由大吃一驚，人也清醒了幾分，忙道：「人生如夢，半生奔波，方得樂土，齊地即吾家也，又返甚家呢，夫人說笑麼？」

齊姜肅然道：「此確然乃返家國途中，但須先入楚秦，若得楚秦相助，則公子返家國有望也。」

重耳一聽，把尚留三分的酒意也嚇掉了，他挺身而起，怒道：「如此，豈非未得晉，先失齊嗎？豈有此理，必定是狐偃諸人害吾再度顛沛流離。」重耳喃喃的駡着，喝令停車，禦者只好照辦。

重耳驀地跳下車來，見侍衞執戟守在一旁，便一手奪過長戟，向狐偃刺去。

狐偃不閃不避，從容鎭靜之極。重耳的戟尖距狐偃胸口只差三寸，重耳猛地醒起狐偃爲他的多年辛勞，而且又是他的嫡親舅父，刺出的長戟不由猛地頓住了。重耳見狐偃從容微笑，心中不禁又一陣惱怒，喝道：「狐偃，你如此害我，難道不怕死麼？」

狐偃微笑道：「若狐偃眞的害你，你手中的長戟如何近得吾身前，我狐偃並非害你，因此大可不閃不避。」

重耳怒道：「你與諸人使計將吾從齊國家中弄出來，累我辛苦奔波，這難道不算害我麼？」

狐偃微笑道：「不然，吾等此舉，令公子失去的只是苟且安樂，得到的却是整整一座家國大宏圖，孰輕孰重，是得是失，公子自會判斷。」

重耳沉吟不語，似有所警悟，但仍有餘恨未息，恨恨的道：「此行有成則已，若無所成，吾欲食舅父之肉。」

狐偃慨然大笑道：「事若不成，狐偃不知葬身何地，豈能讓公子吃得了？但若事成，公子當列鼎任食天下珍品，狐偃之肉嫌腥，公子豈吃得下了？」

賈佗怒道：「大丈夫當努力事成，救國救民，留傳萬世，豈能留戀安逸，貪圖苟安，不思進取也，若公子再不覺醒，只怕令天下人心盡失也！屆時公子將不得不永留異國，長作異鄉之鬼矣！」

重耳沉吟半晌，眼見趙衰等人默不作聲，顯然均附和狐偃、賈佗等的見解，自己若再固執糾纏，不但失去家國，只怕連生命也保不住，更憑什麼去作異國的安樂公呢？。重耳終於把欲刺狐偃的長戟擲於地上，不但不怪責，反而向狐偃、賈佗二人拱手道：「兩位苦口婆心，重耳一時誤解，萬望勿放於心。」

狐偃微笑道：「吾等欲助公子的大事矣，公子既已覺悟，吾等高興尚來不及，怎會放在心上也。」

賈佗亦慨然道：「重立大志，吾輩永保公子周全，決無異志。」

於是衆人重復入齊前的精誠團結，同心同德，誓要爲振興晉國而盡心竭力。

一行人到了曹國，曹國君共公雖年已成人，但性如孩童，他聽說重耳身上的筋骨生成一片，乃大貴之象，便忍不住好奇，先把重耳等接待到別館，然後趁重耳沐浴時，潛伏於別館中偸看。

後來有人對曹共公說，他此舉十分不妙，因重耳日後必成晉國君，且必令諸侯臣服，屆時晉國强大，曹國便必定遭殃了。

曹共公聽了大驚，連忙送了一盒美食到重耳的別館，食盒中內藏了一塊美玉，意即希望重耳不要記恨，日後晉、曹兩國的關係如美玉一般美好。

重耳自離了齊國多時，許久沒嚐到如此美食了，見了食盒，忍不住便要大嚼，却被狐偃制住，把食盒中的美食退了回去，却留下了那塊美玉。

重耳不解道：「舅父啊，你好不古怪，現下美玉雖然是寶，但並不能換美食，美食不要，却要這塊美玉作甚？」

狐偃道：「曹共公窺浴無禮，他此舉乃欲修好。但美食乃口腹之惠，受之則被天下人視爲貪圖享樂忘自重之小人；美玉却是暗喩日後晉曹修好之意，公子他日得國，欲振興强大，豈能不與鄰近之小國修好而共抗强敵？今收美玉，乃表示公子不念舊惡，他日願與曹國和平友好之美意也。」

重耳一聽，這才明白狐偃的深長用意，不但不怪責他，反而向他殷切拜謝敎誨。

重耳等人，不久來到南方的大國楚國，楚國當時被中原諸侯視爲「南夷」，即南蠻的意思，並不與之相交來往，但狐偃却勸重耳入楚，拜見楚國王成王。

楚成王聽說晉國流亡公子重耳到訪，十分高興，又十分得意，對手下大臣道：「堂堂晉國公子，亦向吾行君臣之禮，看中原諸侯尚敢小覷寡人的楚國麼？」

於是楚成王下令隆重接待重耳諸人，又擺設盛宴招待他。在席間，楚成王帶醉問重耳道：「寡人大楚之强，比之中原諸侯如何？」

重耳正欲回答，狐偃已搶先回話道：「大王國强尚復修德，德政之下，民心向背，諸國孰優孰劣便立可分判也！」

楚成王呵呵笑道：「這位想必是以智謀聞於世的風水兵法大家狐偃先生？你既說修德，難道寡人所行朝政尚未稱爲德政嗎？若然未達，寡人將如何再行修德呢？」

楚成王這一問，正是狐偃所求，他毫不猶豫，立刻道：「目下晉國內亂紛紛，百姓受苦，而公子重耳甚得晉國民心，假若大王助公子返國處政，則此德行，天下絕不能及也。」

楚成王目注狐偃一眼，意味深長的笑道：「狐先生果然足智多謀，欲借楚國之力，扶重耳公子返國，但聽說當初秦助晉君夷吾返國，夷吾却忘恩負義，不但承諾反悔，更見秦有難不救，甚至欲趁火打劫，這等反覆小人，天下皆不耻也，未知重耳公子是否一如夷吾這類人呢？」

狐偃大笑道：「若公子乃如此之人，又何必千里奔波，輾轉辛勞二十載，大王莫非並未聽聞，公子以仁義著稱於天下嗎？」

楚成王却毫不放鬆，立刻道：「如此好極，假如寡人助公子返國，公子將如何報答寡人呢？」

狐偃微笑道：「美女和寶玉，大王有的是，漂亮的雀翎、名貴的象牙和獸皮，本是楚國的特產，流散去晉國去的，只是大王享用後剩下的餘唾罷了，大王想必也不稀罕吧！吾以爲知交在於知心，日後公子返國，必保證與楚國友好共存，這豈非比區區財物、地土更珍貴嗎？」

楚成王笑道：「話雖如此，但於寡人總該有所報答吧，不然怎知是否重義守諾呢？」

狐偃一聽，目注重耳，示意他按事先教授的意思回話。重耳悟性奇高，即依計而回答道：「若蒙楚君相助，重耳有幸返國，日後萬一晉、楚交戰，彼此大軍於戰場相遇，重耳必定令軍先行退避三舍，以報答楚君之盛情。」

楚成王大笑道：「好！一舍爲三十里，晉軍屆時退避三舍，亦即退讓九十里，但假若屆時楚、晉兩軍仍要交戰，公子將如何處之？」

重耳又依狐偃之授計，慨然道：「若如此尚未能求諒於楚君，吾只好左手執鞭和弓，右手拎弓囊箭袋，與楚君較量一番了。」

楚國大將軍子玉此時在廷上陪酒，見重耳志氣宏遠，深知日後必爲楚國爭霸中原之大患，便勸楚成王把重耳殺掉。楚成王却另有計較，他認爲目下楚國尚未有足夠的國力與中原霸主齊國較量，而晉國又位於楚國入中原的要衝，假若兩國結盟友好，日後借晉道而行，可直入中原攻齊，一舉懾服中原諸侯。因此楚成王不但不想殺重耳，反而希望他能夠返國爲君，日後晉楚兩國便有深厚交情了。

楚成王拒納子玉之勸諫，派出兵馬，把重耳等人護送入秦國。又答應假如秦國不助重耳返國，楚國必出兵以助重耳。楚成王唯一的要求是，希望重耳日後不要反悔承諾。重耳也鄭重其事的答應了。如此一來，重耳的背後，便獲得强大的楚國作其後盾，這對於他的返國處政，將有莫大得益。

* * *

重耳一衆人，抵達秦國疆域，此時與晉國已近在咫尺，但重耳却過門而不能入，心中不由感慨萬分。此事對他的日後處政將有莫大啟發，這便是若國人棄之，雖身爲君王子孫，亦一樣要作流浪天下的逃亡人，因此如何令國人不棄，便成爲重耳處政的根基了。

秦穆公接報，重耳等人駕臨，而且有楚軍護送，聞之不禁怒道：「晉國乃反覆小人！想這重耳與夷吾同出一脈，也不見得有甚作爲也！他明知寡人與楚君有仇，竟敢

先去求楚君相助，再來求寡人麼？吾怎可讓此人入秦？」

秦國左庶長(即左丞相)百里奚聞言，忙進奏道：「楚君幸勿以夷吾與重耳相比較也！若此時拒助重耳，則正中楚國之計矣！」

秦穆公道：「百庶長何出此言？」

百里奚道：「重耳非等閑之士，素以賢能稱著，晋人雖懾於夷吾的淫威，立其爲君，但心多向重耳也。楚君成王深悉此點，料重耳日後必爲晋君，因此隆重相待，交結重耳，更派兵護送其入秦，却並不直接送其返國，此乃楚君之嫁禍於秦的毒計也。」

秦穆公道：「楚君如何嫁禍於秦？」

百里奚道：「楚派兵護送重耳入秦，其用意一方面乃向重耳示好，以便日後楚晋結盟，以利楚北圖中原；同時又故意以此來激怒大王，料你必因此而拒助重耳，則重耳必然死心塌地投靠楚國。如此若重耳返晋爲君，則晋楚結盟，晋秦國便危機四伏矣！況且重耳身邊不乏能人，狐偃文武全才，更精於風水奇術，長於兵法戰陣；賈佗有萬夫不敵之勇，趙衰亦忠心護主；重耳有此等能士相助，他返國爲君，乃遲早之事。爲吾秦土安全計，大王宜善加應對，以破楚國之計。」

秦穆公沉聲道：「然則寡人將以何法破楚之計？」

百里奚道：「大王宜因勢利導，拒楚兵入城，但隆重接待重耳，進而相機出兵助其返國，則重耳必感激大王德義，與晋秦國交好，只要秦晋相好，則南不懼强楚，更不慮齊國之威霸也。同時秦國以此義稱天下，則霸業可成，諸侯拜服矣！」

秦穆公沉吟半晌，終採納了百里奚的勸諫，但仍餘怒未息，沉聲道：「如此，那便先讓重耳入城，看其情形再作打算吧！」

秦穆公派百里奚往迎重耳入城，但安置於別館，秦穆公仍不願接見重耳。

當晚，秦穆公因心情煩悶，於晚膳時多飲了幾杯，不覺酩酊大醉，這一醉便一連五日五夜不醒，秦國臣屬均大駭，百里奚親自入宮診視，但感秦穆公脈息如常，只是雙目緊閉，口微張而不能言語。

秦穆公的太子嬴營時年已二十歲，已甚懂事，他見父王如此情狀，不由大駭，忙召羣醫會診，但均束手無策。

嬴營心性至孝，不由大爲着慌，忙問左庶長百里奚道：「百庶長，父王如此，如何救治？」

百里奚沉吟半晌，方道：「按大王目下之狀，似乎是與邪煞神靈有關矣，尋常的醫道並無能救之。除非請得一人肯施援手，否則大王危矣！」

嬴營一聽，急道：「此人是誰？但能請得此人，吾秦國王室必重加賞賜！」

百里奚道：「可惜此人非貪圖富貴之輩，再重再厚的賞賜，也未必能令他心動！若能求他援手，除非能滿足他的一番未了心願吧。」

嬴營毫不猶豫道：「他若能救得父王生命，憑秦國之力，他有甚心願不可達成！百庶長快說此人是誰，吾保證必令他達成心願便了！」

百里奚似乎有心玉成此事，因此他一聽便含笑道：「太子，實不相瞞，此人便是晋國公子重耳的舅父狐偃，此人有洞天徹地、神鬼莫測之能，更精於風水玄法，若他肯傾力相救，必可保大王安然無恙。可惜此人等閑請他不動，其中有甚大難處呢！」

嬴營忙道：「有甚難處？」

百里奚道：「太子試想想，狐偃爲助公子重耳返國，不辭勞苦，耗盡心力，跟隨重耳奔亡二十載，他的心願正是要讓重耳返晋復國啊！但大王因恨晋君夷吾反覆無常，背信棄義，禍及重耳，不肯相援，雖讓彼等入秦，仍不肯相見，狐偃的心願又怎能達成呢？在此情勢下，又如何令他傾力相救大王生命？此等爲難之處，望太子鑑諒。」

嬴營爲父王的病危焦心，因此一聽便斷然的道：「百庶長，請去與狐偃傳話，他但能救得父王，吾必在父王面前保他公子重耳返國便了！」

百里奚一聽，不由欣然笑道：「很好，有太子親口承諾，猶如大王准矣，這便必能令狐偃傾力救助也！吾這便立刻前去求請便了！」

百里奚說罷，果然立刻出宮，到城中別館，拜訪狐偃去了。

不一會，百里奚便領着狐偃進宮而來，太子嬴營一見，立刻趨前拱手道：「但得狐先生肯慨施援手，相救父王，嬴營感激萬分！」

狐偃却微微一笑道：「救人危難，乃仁義者所爲，嬴太子不必客氣，只是太子所作承諾，狐偃也先代重耳公子謝過了！」狐偃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之所以肯施援手，完全是由於太子對重耳返國所作的承諾。

嬴營亦明白狐偃的用意，便忙道：「狐先生放心，但能施救父王之危，不但嬴營感激萬分，父王亦必對狐先生另眼相看，屆時狐先生但有所求，吾秦國君臣，斷無拒絶的道理！」

狐偃一聽，這才欣然一笑，大步走上前去，就近仔細審視秦穆公的情狀。但見他臉色潮紅，雙目緊閉，口微動而不能言；又見秦穆公的印堂上，現出一股淡而柔的紫氣，他微一沉吟，已瞧破秦穆公的奧秘了。

太子嬴營見狐偃久久沉吟不語，似乎臉露難色，心中不由大駭，忙趨前問道：「狐先生，父王的病情如何？」

狐偃微笑道：「秦君亦非患病，而是夢有奇遇，且所遇必與陰性有關，而此陰性又貴不可言，於秦國將有莫大裨益也！」

百里奚一直在旁注視，此時亦驚喜道：「狐先生神相之術驚人，既有此判，想必有其實！但未知如何方可證實呢？」

狐偃心中暗道：能否令秦國助重耳復國，便全在此一舉了，吾自然要令秦國君臣信服，否則便被其輕覷吾晋國之人也！狐偃心中轉念，便斷然的道：「百庶長放心，狐偃當然可以驗證也！」

嬴營却急道：「狐先生，不忙驗證！且先把父王救醒過來再從長計議啊！」

狐偃道：「若要驗證，先要救醒秦君，此乃二而一之事也。」

狐偃說罷，即默運眞氣，貫於雙手，驀地自秦穆公的「靈台穴」按去，一股强盛的陽剛眞氣，即從秦穆公的「靈台穴」注入，直抵入他的五臟六腑。狐偃又以內力貫於音，向秦穆公的耳際「聽宮穴」沉喝一聲道：「秦君！秦君！何必留戀所遇陰人？人神兩隔，只可神交，豈可身迎？既已獲神示大吉，還不回身！」

狐偃喝聲未落，忽見床榻上昏迷不醒的秦穆公，突然驚喜的大叫一聲道：「你到底是誰？怎的教寡人既驚且喜，不能自持也？」

秦穆公說罷，雙目便霍地張開，身子也一躍而起，他雖然昏睡了五日五夜，滴水未進，但依然神彩奕奕，比日夜守在他床邊的太子嬴營更精神十分。嬴營一見，大喜上前拜賀道：「好啊！父王終安然無恙了！狐先生眞神人也！秦國的安危，多虧了狐先生啊！」

秦穆公的目光此時也落在狐偃身上，但見他含笑而立，神色從容鎮靜，並不以救人有功而沾沾自喜，心中不由一動，含笑道：「你便是跟隨公子重耳的狐偃先生嗎？剛才吾於驚喜中，忽然聽到一縷勁音，透耳而入，直震吾之五臟六腑，然後吾便霍然而醒了，這勁音是狐先生所發的麼？」

狐偃微笑道：「秦君留戀夢境所遇陰貴之神，不肯回身，狐偃怕秦君於迷幻中躭擱太久，有損元神，才喚秦君回返罷了，秦君不必驚疑。」

秦穆公一聽，却更感驚奇，他目注狐偃，歎道：「狐先生果然有洞天徹地之能！竟連寡人所夢，亦瞭如指掌，眞神人也……」

原來秦穆公當日心情煩悶，因晋公子重耳入秦之事不知如何處置，多飲了幾杯，返宮後即沉醉不醒。秦穆公矇朧中，忽感眼前一亮，現出了一位華服婦人，其身上衣飾如仙如幻，十分美貌，肌膚如冰雪，手握一副似有若無的令牌，向秦穆公微笑一下，即道：「吾乃九天玄女麾下太白寶夫人也，今奉天機使者之命，召大王往見，請隨吾一行！」

於是也不待秦穆公答應，素手一拂，衣袖輕揚，秦穆公即身不由己，飛昇而起，處身飄渺無際之間。正感驚疑，眼前現出一座華宮，宮中仙影幢幢，似迷似幻，莫名其狀。秦穆公正奇疑之際，虛空中忽地降下一幅素色之卷，卷上有數兒爭逐一頭白鹿，爭鬥得頭破血流，十分慘烈。

秦穆公雖明知是卷上畫像，但心中仍忍不住惱怒，喝道：「汝等面貌相似，似是骨肉血脈之親，爲甚同室操戈，爲爭一隻白鹿好不胡鬧！」

秦穆公喝聲未落，畫上數兒，忽然失去，只剩一位重瞳肋連的男子，騎跨於白鹿之上，在雲際間奔馳往後，其狀十分得意。

秦穆公正不明所以，耳際又傳入一婦人脆聲道：「大王，天機使者已向你展示三十年內之天機大勢矣，你且遵而行之，不要遲疑！」

秦穆公正欲回話，眼前一花，那位「太白寶夫人」又俏立於前。

秦穆公忙問道：「夫人，假若寡人依此處置，於吾秦國有甚好處？」

太白寶夫人微笑道：「天機使者有言，若大王遵而行之，將令吾助大王以成霸業，這好處還嫌小嗎？」

秦穆公一聽，雖不知「天機使者」要他「遵而行之」是甚，但若能令秦國稱霸天下，決是他夢寐以求之事，他連忙道：「吾依天機使者言諭行之罷了，但未知夫人如何助我？」

太白寶夫人道：「吾居太白山下，大王往尋，不難發現，吾之夫君，棄吾而去，居於南陽，可惜與大王無緣，不然，君將萬世留名也！」

秦穆公說到此處，忽地戛然而止。

太子嬴營忙道：「父王，以後又如何了？」

秦穆公微歎口氣，道：「吾正

思忖間，留連不捨遂還，忽感有人於吾胸前，送入一股熱力，十分猛烈，竟連身邊的太白寶夫人亦驚得無踪了……吾正感失望，耳際又傳來聲聲呼喚，令吾猛吃一驚，也就醒過來了！因此往下的事，吾百思不解，如何知悉？」秦穆公言下之意，似仍對那「太白寶夫人」留戀不已。

* * *

秦太子嬴營忙道：「父王，狐先生既有此神通，爲何不向他求示呢？」

秦穆公一聽，果然向狐偃探問道：「寡人夢境，歷歷在目，最難明白的是，吾曾見數兒爭鬥慘烈，被吾一喝，即立消散，僅剩一重瞳肋連之兒，身跨白鹿，縱橫馳騁，不知預兆什麼？務請狐先生不吝賜告。」

狐偃微一沉吟，即欣然笑道：「此象所兆，並不難明，只是秦君一時疏忽了身邊之人罷了！」

秦穆公奇道：「吾身邊之人，誰有此福氣，竟能跨乘白鹿，於天地間馳騁？」

狐偃微笑道：「白鹿者，有所喻也，史稱中原爭霸爲『逐鹿中原』，然則『白鹿』者，豈非隱示『中原大地』之意麼？而跨乘白鹿，實乃日後將爲『中原盟主』之兆啊……但這一切須仰賴秦君之助，秦君亦因此而名動天下，受諸侯所景仰也！」

秦穆公若有所悟道：「狐先生如此推斷，那騎乘白鹿的兒郎，莫非便在吾秦國中麼？此人到底是誰？」秦穆公因狐偃推斷此人決非他自己，心癢難熬，連忙追問道。

狐偃道：「秦君明鑑，吾王重耳恰好乃重瞳肋連，且恰好與公子夷吾等爭逐晉君之位，既蒙秦君當頭棒喝，便息紛爭，而重耳亦因而跨乘白鹿，馳騁天際，如此天兆，豈非授意秦君慨助，以平晉國之亂嗎？」

百里奚在旁亦連忙插口道：「大王，天意如此，決不可違啊！」

秦穆公沉吟道：「看來重耳公子甚有來歷，吾今助他返國，他日貴爲中原盟主，却如何謝我呢？」

狐偃決然的道：「晉秦咫尺爲隣，若公子有幸返國爲君，他在位一日，必保晉秦永結盟好，守望相助，以謝秦君！」

秦穆公一聽，這才欣然一笑道：「很好！狐先生代重耳之諾，勝於空許割城讓土十倍也！秦晉祇要修盟結好，又何懼中原諸侯虎視眈眈呢！而且天意已示，授意寡人助平晉亂，吾當不容推辭也！」

狐偃一聽，他亦知秦穆公乃一守信之人，既答應相助，便絕不會反悔，如此一來，重耳返國之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狐偃欣然間，不料秦穆公却意猶未足，又鄭重的問道：「狐先生，天意既授吾助晉平亂，想必對吾有些好處，先生能揭示一二麼？」

狐偃沉吟半晌，竟難推斷，便試探的道：「天降大任於斯人，必有異兆，秦君且細思是否如此。」

秦穆公道：「吾於夢境所見，亦即太白寶夫人所示，皆已告知先生，餘者絕無所知。」

太子嬴營此時忽然接口道：「父王，兒臣三日前果然遇有異兆呢！」

秦穆公忙道：「有甚異兆？你快說知！」

嬴營道：「兒臣三日前出狩獵，至太白山脚，忽遇一自稱陳倉之人，說其曾於土中得一異物，形如球體，渾身尖刺，短尾四足，嘴尖鋒利。陳倉欲持之上獻父王，途中遇見二名童子，均年約十五、六，不辨男女，見陳倉手持之物，一齊拍手笑道：『此物肆虐地下之人，如今却落入地上人之手上矣！』陳倉大吃一驚，忙問究竟……」

秦穆公聽到此處，又驚又奇，追問道：「二童子如何回答？」

嬴營道：「那二童子即回話說，此物名刺猬，於地下喜吃死人之腦，吸其精氣，便能變化，狀似死物，實變幻無窮，需小心抓緊！陳倉大驚，連忙用力捏緊。不料陳倉猛捏之下，他手中的猬狀物似負痛，吱吱作響，隨即發人聲道：『吾亦知以是非作人情也！這二童子，其實乃一雌一雄，名叫陳寶，乃野雞之精。世人遇之，得雄的貴爲天下之王，得雌者亦可稱霸四方，汝不追而擒之，便是得小芝麻失大西瓜也！』那陳倉一聽，連忙一手拋掉猬狀之物，轉而去捉那二童子！」

秦穆公聽說「得雄者可爲天下之王，得雌者亦可稱霸四方」不由心癢難熬，連忙追問道：「那陳倉捉到了麼？」

嬴營道：「那陳倉正欲去追捕二童子，二童子忽然化作野雞，撲飛而去，快如閃電，陳倉連影子也瞧不清，却如何捕捉？到底被其逸遁了！」

秦穆公不由跌足嘆道：「這便白白走寶矣！蒼天爲甚作弄寡人？不讓寡人遇之親手捕捉此稱王稱霸千載良機！可惜啊可惜！」

此時狐偃却微微一笑，胸有成竹道：「秦君勿慮，其實天意已示此寶物去處矣！」

秦穆公一聽，不由大喜道：「狐先生快道其詳！祇要讓寡人得此寶物，吾當竭盡全力助重耳公子返

國！」

狐偃欣然而笑道：「秦君既順天意而行，狐偃又怎敢隱瞞？那二童子既自稱『陳寶』，實即化名『陳倉』之人也，且與秦君夢中所遇『太白寶夫人』爲同一化身。彼等既現身於太白山下，那於太白山仔細搜尋，必有所獲也！」狐偃一頓，又加了一句道：「天意如此，秦君還猶豫甚麼呢？」

秦穆公却笑道：「話雖如此，但寡人却需先得此寶物，才可確然相信啊！」

第二天，秦穆公果然下令太子嬴營、左庶長百里奚相隨，親赴太白山狩獵，實即搜尋那「驚天異物」。衆人於太白山狩獵，一面仔細搜尋，但均無所獲。直到抵達陳倉山，山脚忽然騰飛一雌雞，玉色無瑕，光彩照人，十分艷麗。

秦穆公一見，心中不由一動，就如他在夢中見着那「太白寶夫人」一般。他連忙下令生擒活捉，絕不許損傷雌雞分毫。幾經辛苦，終於把雌雞捉住，獻到秦穆公的手上。秦穆公十分高興，笑道：「汝不是那『太白寶夫人』麼？寡人對你可是夢繞神迴啊！」

秦穆公話音未落，他手上的雌雞已忽然不動，化作石雞，但色彩依然艷麗非凡。

百里奚一見，連忙向秦穆公拱手道：「恭喜大王，此寶物即狐先生所稱之『太白寶夫人』也！得雌者可稱霸四方，乃秦國之大吉兆也！宜於陳倉山上建祠供奉，當可佑吾秦國千秋萬世！」

秦穆公果然下令於陳倉山上建祠，供奉此石雌雞，祠名稱爲「太白寶夫人祠」，又把陳倉山易名爲寶雞山。

秦穆公返回秦都咸陽，重謝狐偃。但秦穆公仍意猶未足，對狐偃嘆道：「聞說得雄者爲天下之王，得雌者稱霸四方，吾雖已得雌，狐先生是否可助吾再得雄呢？」

狐偃一聽，不由呵呵笑道：「秦君，天意如此，又豈能既得雌雞而望雄哉！」

秦穆公無言以對，深感但能「稱霸四方」，已是莫大功業，豈可再奢求「天下爲王」。於是，秦穆公不再猶豫，決定派兵相助重耳返國。

說也玄妙，秦國自在陳倉山供奉「太白寶夫人祠」後，每年春秋兩祭，每祭的早晨，山上即聞雞鳴，聲可傳二、三里外。

而秦國自穆公助重耳返國，繼晉國之後，果然亦國力日盛，終貴爲「中原盟主」，稱霸四方。

至於秦穆公當日所渴盼的「得雄者爲天下之王」的「雄雞」，他在夢境中已獲「太白寶夫人」告知「別居南陽」。而南陽恰好四百年後漢光武帝劉秀的出生地，劉秀後來也果然貴爲「天下之王」。如此玄奇之說，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此時晉國君惠公夷吾，病重臥床不起，但他病越重，殺機便越盛，爲防重耳返國奪其君位，竟下令大殺重耳的舊臣親朋，把晉國弄得昏天黑地，狐偃判斷，目下已是返國的最佳良機，於是便向秦穆公提請，派兵護送重耳返國平亂。

不料重耳等尚未離開秦國，晉惠公夷吾便已病逝，傳位給他的兒子姬圉，是爲晉懷公。狐偃斷然決定，趁晉懷公根基未穩，民心未定，即刻返國。

秦國派出的大軍由百里奚親率，護送重耳，大軍走到黃河邊上，狐偃拿了一塊寶玉獻給重耳，道：「我跟着公子風塵僕僕走遍天下，一路上得罪之處甚多，連我自己亦深感有愧，更不必說公子了！如今快將返國爲君，我亦不好意思再留在公子身邊，便讓我告辭退隱吧！」

不料重耳接過寶玉，想也不想便扔進河裏，一面嘆道：「舅父於我，如再生父母，區區一塊玉石，怎及得舅父的價值於萬一？若拿寶玉與舅父相較，吾寧願棄玉千萬，而獨留舅父一人也！」

狐偃見重耳意態眞誠，知他的「祖脈蝙蝠龍氣」，果然已與他的本命潛移默化，從此再難搖撼，便打消了告退歸隱之意。

護送重耳的秦國大軍，一路向晉國進發。渡過黃河，便進入晉國國境，接連攻下了令狐、桑泉等幾座城邑。晉國新繼位夷吾之子姬圉聞說重耳打回來，便派遣軍隊前去堵截。

二月初四這天，晉國的軍隊駐紮在廣柳，重耳派趙衰赴晉軍營，曉以大義，晉軍便退到郇城。十一日，狐偃代表重耳，與秦、晉兩國大夫在郇城簽訂盟約。第二天，重耳便接管了晉軍。十六日，重耳順利進入晉都曲沃城，第二天，舉行了朝見祖廟的儀式，晉國軍民上下歸心。

晉懷公姬圉見大勢已去，趕緊出逃。重耳遵從狐偃「勢須順從應劫天意」的主意，派人趕到高梁城，把逃到該地的姬圉殺死了。

重耳終於接位晉國君，是爲晉文公。不久又平定了夷吾舊臣的叛亂，晉國大局初定。

重耳時年已六十二歲，處事十分穩重。他平定了夷吾舊臣郤芮等人的叛亂，却不濫殺，甚至連當日曾逼他割袍脫身的大將勃鞮也不加追究，仍任大將之職。而重耳很快平定郤芮叛亂勃鞮出力不少。重耳的寬宏大度，很快便贏得了晉國軍

民臣屬的擁戴，他的晉國君位，也很快穩定下來了。

重耳已重用跟隨他的舊臣狐偃、趙衰、司空季等人，把三人封爲上卿大夫。

重耳又依狐偃的建議，勵精圖治，整頓內政。先行安定社會秩序，進而改革內政。實行減輕關稅，便利交通，促進商業，寬恤農業等政策。堅持論功行賞，賞罰分明的治國之道。

依狐偃的安排，擴充並加强了軍備。全國建立上、中、下三軍，各軍設將佐二人，位同朝卿。上軍大將由勃鞮出任，中軍大將地位最尊，等同統率三軍的元帥。狐偃又力擧賈佗出任三軍元帥之職。

當時晉國的國土甚廣，在晉獻公的積極拓展下，據有今太原以南的山西南部，及陝西的韓城、澄城、白水、谷陽、大茘、驪山、臨潼、華縣、華陰、潼關等地，以及河南的靈寶、陝縣、濟源等廣大地域。

在重耳的銳意整政變革下，晉國重現生機，一派和平安定的景象，財富日豐，國力漸盛。

重耳又採納狐偃的主張，承認晉秦共處同一命運，合則兩盛，分則俱敗，與秦穆公積極修好，互以照應，秦穆公亦深知秦國的國力，尚比不上晉、齊、楚三國强盛，也欣然與晉盟好，晉秦兩國和平互助，晉國的後顧之憂徹底消除了。

不久，又發生了一宗大事，周襄王姬鄭被其子姬帶與戎狄密謀奪位，趕了出來，投奔到鄭國暫避。天下諸侯爲此大爲震驚，國力强盛的諸侯欲趁機圖謀「王」位，國力弱小的諸侯卻膽顫心驚，均盼周襄王復位，以保平安。

此時晉文公重耳即晉君位不久，又剛平定了夷吾舊臣郤芮之亂，雖然大局初定，但一切尚未足與强大的諸侯抗衡，特別是位處南面，日益强大的楚國。

就在此時不利的形勢下，上卿大夫狐偃卻主晉國派兵護送周襄王返國。但重耳和下卿大夫趙衰卻疑慮重重，未知是否派兵。

重耳道：「周襄王目下被困鄭國，若護送他返周，必經强楚地域，楚城王素與周王有仇怨，晉國此擧，無疑大惹楚國反感，若因此攻晉，則吾勢危矣！」

大夫趙衰亦進言道：「且聞秦穆公亦有意派軍送周王返國，若晉國搶先派兵，必惹秦國猜忌，則晉秦盟約，便毀於一旦，晉國後顧之憂必大增也！」

狐偃胸有成竹的微笑道：「不然，目下楚國勢盛，中原諸侯皆大感憂驚，急需有人帶頭結盟，以抗强楚。因此『尊王攘夷』，乃晉國目下最佳之策略也。尊王者，即尊周王朝，攘夷者，即與被中原諸侯視爲『夷』的楚國抗衡，祇要有人敢於帶起『尊王攘夷』的旗號，則天下諸侯必然歸心也。而趙大夫所慮，惹秦國猜忌，吾自有妙計，以息秦穆公的疑忌，保證不但不惹秦國之疑，相反大大加固晉秦之盟好也！」接着，狐偃又向晉文公重耳建議他的一番妙策謀略。

晉文公重耳聽罷，沉吟半晌，終撫掌嘆道：「狐大夫謀略之佳，其鬼神莫測也！吾意已決，便按狐大夫之計而行吧！」

* * *

晉國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號，果然甚得中原諸侯的擁護。晉國的軍隊，順利把周襄王護送返國都洛陽，周襄王十分感激晉文公，賞賜他「南陽之田」，即今河南濟原西南的陽樊，河南溫縣的溫城，河南濟原縣的原城，河南修武縣的贊茅。晉國的疆土，一下子順利拓展到中原的腹地，聲勢大盛。

與此同時，中原諸侯對晉國也另眼相看，紛紛表示擁護晉國的「尊王攘夷」主張，隱隱然晉國已成爲中原諸侯的「盟主」了。

更妙的是，與晉國同樣有「拓展爭霸」之心的秦國，不但不忌恨晉國的成功，反而十分感激晉國的重諾守信，秦穆公甚至對他心腹大臣百里奚歎道：「幸得卿當日力排異議，與重耳修好，不然，哪得今日的秦晉盟好，令吾免卻後顧之憂哉！」

原來當日按狐偃的謀略，晉國在出兵護送周襄王返國之前，重耳先行派狐偃入秦，與秦穆公協定，護送周襄王返國打的是「晉秦共勤王」的旗號，但由於晉國距周國都洛陽不遠，由晉國就近派兵護送。讓秦穆公不費一兵一卒，便可坐享「勤王」的美名，又使自己獲南陽之田的實惠，而又絕不惹秦國的猜忌。

同時，又與秦穆公約定，若秦國攻楚的商密，晉國必派兵相助，以利秦國向南發展。這一着果然甚合秦穆公的心意，不久秦國派兵攻佔楚國的商密（河南淅川縣南），晉國亦依約派兵協助，這令秦穆公十分感激。

不料這又是狐偃的謀略，他一方面以此來誘秦國向南發展，不作中原謀圖，減少秦晉爲爭奪中原盟主的機會，同時又導致秦國與楚國爲敵，增加楚國的後顧之憂，反過來卻大大有利於晉國與楚國的「中原爭霸」。

晉國此時雖已有一定實力，但楚國是强盛幾十年的大國，兵力對比仍然是晉弱楚强，如此拉攏秦國，便可以部份改變這種不利之

勢，增加「中原爭霸」的實力，狐偃的謀略，可謂一擧三得，一箭三鵰，神妙之極。

晉國上有晉文公重耳勵精圖治，下有狐偃、趙衰、賈佗等大臣輔佐，國力日盛。

此時楚國亦力謀向中原進軍，在楚國强勢之下，宋國先敗於楚，向楚稱降，及後曹、衞等中小弱國，亦紛紛歸附於楚。中原諸侯中，只剩下晉、秦、齊三大國尚未屈服於楚。楚國要稱霸中原，便非要與三國爲敵不可。

楚國趁齊國與魯國交惡的時機，齊國內亂未息之時，不惜勞師遠征，向東北進軍，進攻齊國。楚國的戰謀顯然是先克齊，控制黃河以南廣大地域後，再轉鋒對付秦晉兩大國。

晉國國力日盛，又與秦有盟好之約，引起中原形勢的變化，楚國因晉秦結盟而大增後顧之憂，不敢放手進取中原。而晉國卻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視楚國爲「南夷」以拒之，以穩保中原，進而稱霸中原。如此一來，晉楚兩國在戰略上針鋒相對，旗鼓相當，兩國的最後戰略決戰便勢不可免了，而導火線便是楚國的進攻宋國。

宋國君襄公一向標榜仁義，在他爲太子時，便會向他的父親宋桓公請立庶兄目夷爲宋君，因此得了「讓國」的賢名，當時的中原霸主齊桓公非常器重宋襄公，把自己的太子姜昭繼位之事拜托宋襄公。

齊桓公死，王子爭位，宋襄公仗義興兵，領導諸侯平定齊國內亂，立太子姜昭爲齊孝公。宋襄公自以爲「仁義可服天下」，便以「仁義」爲旗號，欲會盟諸侯，繼齊桓公之後爲中原盟主。

宋襄公見楚國欲圖中原，便想起而領導諸侯，與楚抗爭，他的口號便是「仁義」抗楚，與諸侯會盟於盂（今安徽霍邱縣）。不料楚成王卻帶了軍隊來會盟，把盂包圍起來，活捉了宋襄公，並押着他反攻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縣）。楚國攻宋數月不下，才把宋襄公釋放了。

中原宋襄公歸國後，恨鄭國親楚，發兵攻鄭。鄭國求救於楚，楚國於是攻宋救鄭國。宋襄公被逼從鄭國撤軍，回到宋境內的泓水（渦河的支流，經今河南商丘一帶），與楚軍相遇，發生了楚宋之泓水之戰。

當時，宋襄公的軍隊已在岸邊列好了陣勢，楚國渡河求戰。當楚軍渡到了泓河一半時，宋國大將子魚進言道：「敵衆我寡，宜利用敵立足未穩之機進擊，請君下令出擊！」

宋襄公道：「不可，此乃不仁之擧也。」當楚軍渡河完畢，尚在列陣之時，子魚又請求趁機進攻楚軍，宋襄公又道：「未可，否則即不義之師也！」

最後，當楚軍一切部署妥當，宋襄公才下令進攻，之前更擂响戰鼓，以向楚軍示警備戰。楚軍便就强於宋軍十倍之數，待立穩腳跟，弱小的宋軍如何是楚軍之敵，結果楚軍大敗宋軍，宋襄公自己也被楚軍箭傷，幸得大將子魚拚死相助，才帶着殘兵，逃回宋都。宋襄公身邊的虎賁護衞，死傷殆盡。

宋襄公逃回宋都後，自知難與楚國抗衡，無奈只好向楚國求降。

但宋襄公降楚是被逼的，萬般無奈的，因此當晉國由重耳爲君後，日漸强盛，晉秦結盟，宋襄公反楚之心復萌，不久便派使者赴晉，向晉國歸附，並發誓反楚，以報泓水一箭之仇。

泓水之戰後，重耳曾與狐偃談論宋襄公的得失，重耳道：「襄公自稱仁義之君，不加害已受傷的士兵，不擒捉有白髮的兵士；又稱古訓遺戒，戰爭不可以關隘拒敵，因此雖然亡國，亦不能在敵軍未排好陣前迫攻也。宋襄公似乎十分仁義，但爲甚卻反招其敗？」

狐偃道：「襄公於戰謀無知也，楚軍本是强勁之敵，當其處於險隘之地，而又尚未排好陣勢，正是宋軍擊敵的良機。乘敵困於險境，然後勇而擊之，乃取勝之道，有何不可？就算如此，宋軍也未必可以取勝，再者宋軍面對的是十倍强敵，即使敵軍中有年老的士兵，但只要尚未放下武器，便是致命的敵人，該俘獲的也要俘獲，只有大量殺傷敵軍，才能有效保存自己，攻敵之不備，克敵於必勝，此乃用兵之道。宋君連此基本法則也不懂，如何指揮戰爭，如何克敵制勝，其敗乃其愚仁蠢義之必然也！」

晉文公重耳不禁連連點頭道：「宋襄公假設若有舅父如此高人相扶，或可挫敗楚軍，舅父於吾晉國，當眞不世奇珍也！」

狐偃卻淡然一笑道：「君不必如此奉讚狐某，成功之道，乃在於上下齊心，治國處政，指揮戰爭亦如是也。戰時須靠將士用令，血戰殺敵，單憑狐偃一人，成得什麼氣候，目下宋國有意歸附於晉，且誓言反楚，此擧必惹楚國大動殺機，一場大戰，只怕已迫在眉睫矣。」

晉文公重耳尚未盡信，疑惑道：「楚國既知晉秦結盟，其力足以抗衡其敵，尚敢貿然攻吾晉秦大國嗎？彼若不攻吾，吾亦暫不會攻楚，然則大戰何來一觸即發也！」

狐偃微笑道：「晉楚均欲稱霸中原，中原任何之國發生戰爭，晉楚皆難置身事外，所謂唇亡齒寒，

唇之受創，必危及強齒，兩相猛烈撞擊，乃勢所必然也。」

狐偃當日與晉文公重耳論述天下大勢，半個月，楚國果然發兵進攻宋國。宋國君襄公箭傷未癒，岌岌可危，中原諸國大爲震驚。

楚軍進攻宋國的聯軍，包括鄭國、陳國、蔡國、曹國、衞國等衆多附庸國的軍隊，聲勢十分浩大，把宋國的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包圍。宋國連一個楚軍也打不贏，更何況是面對衆國的聯軍。宋襄公絕望之下，曾欲向聯軍投降，以免百姓遭殃，保持他的「仁義」之風。但他的兒子（即後來的宋成公）却力主堅持拒敵，宋國的大司馬公孫固和子魚，亦堅決主張堅守待援，於是宋襄公才派出大司馬公孫固潛出商丘城，向晉國求救。

公孫固幾經艱辛，終於進入晉都翼城。晉文公接報，立刻接見公孫固。公孫固求請晉國出兵救宋，晉文公重耳一聽，心中便吃了一驚，暗道狐偃的推斷，果然一一應驗，中原的戰火，已燒近晉國，吾是否可以置身事外呢？晉文公沉吟未決，公孫固只好先行退出待令。

晉文公當即把狐偃、趙衰、賈佗等文武大臣，召到偏殿，商議大計。

晉文公重耳道：「宋國使臣公孫固，向吾請求出兵救宋，此事令吾十分爲難。想吾返國僅只四年，雖大局初定，但晉弱楚強之勢未變，若吾救宋，勢須遠征宋國，側背必受楚與曹、衞之威脅，且吾勢必以劣勢之兵，與強盛楚軍決戰，此大不利也！但若不救宋，宋必因援絕而降楚，吾進取中原便大受阻滯矣，兩難之局，卿等有何高見？」

大夫趙衰從晉國的安定出發，立刻進言道：「目下之勢，晉國決難與楚國抗衡，一動不如一靜，吾宜靜觀其變，按兵不動爲上策也！」

大元帥賈佗却奮然道：「如此退縮，豈非被楚國視吾晉國軟弱可欺嗎？吾願率五千輕騎，直闖楚都，取楚君的人頭回獻大王。」

晉文公重耳微嘆口氣，道：「賈元帥雖其勇可嘉，但五千晉軍，須面對百萬楚兵，猶如鷄蛋碰石，豈有完卵？此乃匹夫之勇，不足取也，舅父爲甚默不作聲，又有高見教吾？」

原來上卿大夫狐偃，一直在一旁沉吟思忖，並無論議。直到重耳發問，他才微微一笑，道：「大王，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也，因此宋國不能不救，但也不能輕出遠救。」

重耳道：「如何不能不救，又如何不能輕出遠救呢？」

狐偃道：「目下大勢，中原諸國，唯晉、秦、齊尚未向楚國屈服，亦唯吾三國尚有力與強楚抗衡。宋國若不救而降楚，則天下皆感寒心，逼向楚國降服，則楚國更不可一世也，且楚若得宋，而曹、衞兩國又已屬楚附庸，則楚軍矛頭所向，下一步必定是吾晉國，屆時緩衝之地盡失，晉國危矣，因此宋國目下之危，吾非救不可也。」

狐偃一頓，又續道：「但亦不能遠道赴宋而救，因楚國率六國聯軍，兵力已勝吾三倍，再遠道馳救，必成疲兵，楚聯軍以逸待勞，吾軍不戰而自敗也。」

重耳急道：「既不能不救，又不能出兵遠救，却如何處之？」

狐偃微笑道：「曹國、衞國皆距晉國不遠，且同屬楚國之附庸，更有份派兵加入聯軍攻宋，吾出兵攻曹、衞，明則救宋，實則調楚軍遠道救曹、衞兩國，則吾便可以以逸待勞，反客爲主，予楚軍以迎頭擊之。」

大元帥賈佗一聽，大聲叫好道：「好一個攻曹衞救宋之策，如此一來，吾軍大可預作準備，楚軍遠道救曹，趁其立足未穩，吾即予以痛殲，此上上妙策也。」

晉文公重耳眼神一亮，但仍有點猶豫，沉吟道：「此計甚妙，但吾當日曾向楚君承諾，若吾返國，他日與楚軍戰場相遇，必先退避三舍『一舍爲卅里，三舍即九十里』，若守承諾，則豈非讓楚軍有備而戰，失了以逸待勞的妙處麼？但若不守諾，則必被天下人恥笑吾晉國言而無信，兩難之處，却如何化解？」

狐偃微一吟，即胸有成竹的微笑道：「大王放心，吾自有應對之策，保證既被天下人讚吾晉國言而有信，又令楚軍入吾圈套，大敗而回。」狐偃一頓，又含笑補充一句道：「這叫兵不厭詐、唯勝之道麼！」

晉文公重耳大喜，決然道：「如此甚好，寡人意決矣，救宋大軍，便由狐大夫統率，兼領大將軍之職，即日開赴。」

不料狐偃却沒有接旨，重耳大奇，忙道：「舅父文武全材，難道不願領此重任麼？」

狐偃微一搖首，道：「不然，但爲君之道，當賞罰分明，任用得當，文盡其材，武盡其責，國家才能興盛。大王既已封賈將軍兼領統率三軍的大元帥之職，於此緊急關頭，臨時易帥，此大不吉利之舉也，因此大王宜命賈佗統領三軍爲帥。」

晉文公道：「吾亦慮及此點，但當今世上，運籌帷幄，揮軍佈陣之材，誰能與舅父相比，因此委決

不下，唯有偏勞舅父你也。」

狐偃道：「不然，文臣之材，乃於處政中磨練；武將之能，乃於戰場歷磨；鐵不打不成器，劍不磨不利也。賈將軍宜出任統領之帥，狐偃甘願作其軍師，從中籌策，望大王恩准。」

晉文公重耳一聽，大喜道：「如此甚妙，文有狐大夫之材，武有賈將軍之能，與楚軍週旋，吾無後顧之憂也，便依狐大夫之意行事吧！」

當時即時決定，把晉國的軍隊擴編一倍，由狐偃、賈佗親自教授佈陣、技擊之法，成爲一隊進可攻，退可守的堅甲陣大軍。

城濮之戰　終成霸業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六三二年）正月，晉國調動大軍，雲集邊境，打出「伐曹助夷爲虐，派兵攻宋」的旗號，宣示天下，從而揭開了晉楚大戰的序幕。

狐偃於晉軍中安排調策，由三軍大元帥賈佗指揮，大軍迅速逼近曹衞邊境。狐偃派人向衞國借道伐曹國，衞國因已降服楚國，與曹國同一陣線，自然拒絕借道。

狐偃於是不動聲色，秘密撤軍，繞道從南河（河南汲縣黃河渡口），渡過黃河，以閃電進擊之勢，突然攻佔衞國五鹿（河南清豐縣西北）。然後又進軍斂盂（河南濮陽東南），與齊國君昭公會盟。

衞國君成公被晉軍攻圍，晉齊已會盟於斂盂，不由大駭，慌忙請求背楚加盟，却被狐偃堅決拒絕。衞成公無奈，只好向楚國告急求救。不料楚軍未到，衞國臣民因衞成公無能昏庸，已起而逐之，迎入晉軍，晉軍兵不血刃便佔領了衞國。於是就近直搗曹國，很快便攻陷了曹國，生俘了曹共公。

晉攻曹衞，依狐偃之意，乃爲了調動楚軍解宋之圍。不料楚軍統兵主帥子玉亦精於謀略，不受晉軍攻曹衞所動，却加緊圍攻宋都商丘（河南商丘縣）。

宋國危在旦夕，宋襄公於驚急中突然去世，其子成公接位，向晉國緊急求援。晉文公接報，不由又驚又急，連忙奔赴軍中，與狐偃、賈佗商議。

晉文公重耳進入中軍大營，甫坐下便憂急的道：「吾攻曹衞，意在調動楚軍遠道赴救，不料楚軍不爲所動，攻宋益急，宋國危在旦夕，吾若不救，宋國必亡，則楚國更形坐大矣！但吾若出兵救宋，頓成遠道疲兵，楚軍以逸待勞，則吾勝機甚渺茫也！這却如何是好？」

狐偃沉吟不語，暗暗道：從戰略而論，楚軍不受吾調動，而急攻宋國，便化被動爲主動，反而迫使晉軍非南下救宋不可，吾軍雖已攻佔曹衞，解除南下救宋之側背威脅，但面對楚國與鄭、許、陳、蔡儲國聯軍，兵力仍處劣勢。以劣勢之兵遠道救宋，則不但救宋不成，反而有被楚聯軍殲滅之危！如何化解此危呢？

狐偃沉吟良久，終決然的道：「唯今之計，既暗調楚軍不成，便實施明動之策吧！」

狐偃此言一出，不但晉文公重耳不明所以，連三軍統帥賈佗亦迷惑道：「狐大夫如何動楚軍？」

狐偃道：「楚軍不派兵救曹衞，反攻宋益急，顯見其已識破吾之圍曹救宋策略也；且若攻陷宋國，則中原腹地便落入楚國之手，楚國圖取中原，便勢所必然也。因此於楚國而言，攻取宋國，遠勝於救曹衞……」

重耳急道：「楚若不救曹衞，則必陷吾軍不利之勢，如何可令楚軍之優勢逆轉呢？」

狐偃胸有成竹的微笑道：「這便是吾欲實施明動楚軍之策也！楚國挾諸國聯軍之勢，如虹貫日，強盛無比，獨吾晉軍，實難攖其鋒；因此勢須令楚國有後顧之憂，然後可令其分兵兼顧，則吾軍便可化劣勢爲優勢也！」

晉文公重耳道：「如何可令楚國分兵兼顧？」

狐偃道：「當今天下大勢，周室已然衰落，無力排解諸侯之事，唯諸侯自救也，楚國勢大，各諸侯紛紛降附，唯一尚可與楚國抗衡的，只有齊、秦、晉三國而矣，而楚國最忌憚的，亦未齊、秦、晉三國聯盟，三國之中任何一個之力，甚至是二國聯盟，亦未足以令楚國分心。因此目下最佳的策略，是設法令齊秦兩大國與晉國聯盟，共同抗楚，若達此目標，則楚軍之強勢便會消解也！」

重耳沉吟道：「此策雖妙，但秦國穆公有百里奚匡扶，齊國新君孝公姜昭，亦非等閑之輩，輕易不肯捲入漩渦，於此危急關頭，如何肯與吾晉國結盟呢？」

狐偃微笑道：「晉國與秦國有盟助之好，且乃近鄰，秦穆公自然不會棄晉而助楚，因秦楚乃世仇也；而齊孝公姜昭，乃宋襄公扶助登位，宋國有難，齊國若見死不救，必被天下人恥笑忘恩負義也，因此齊、秦兩國均有弱點可令其與晉結盟！」

狐偃一頓，又胸有成竹的續道：「因此目下上上之策，乃密使宋國送一些好處給齊、秦兩國，請兩國向楚國說情，解宋國之圍。另一面吾則把曹共公扣押，逼其分曹、衞兩國國土部份於宋國。楚國與曹

衞乃盟國，知曹、衞兩國的土地被宋國分佔，必定不肯接受齊、秦兩國的調停撤圍宋之軍。齊、秦兩國既已得到宋國的好處，必定不滿楚國的强硬，屆時齊、秦兩國出於自身的利益，便不得不出兵參戰矣！齊、秦若出兵參戰，楚國三面受敵，必然三面分兵，於吾晉軍之壓力便大減，吾則尋機與楚軍決戰，必可一戰而勝！」

晉文公重耳喜道：「此乃以楚之矛，攻楚之盾妙計也，吾決行之！」

果然，宋國很快便接受晉國的建議，派出使者，携帶大批財寶，分赴齊、秦兩國，請求兩國出面調停，求楚國撤攻宋之兵。齊孝公與宋國交情甚深，他的君位，亦賴宋襄公匡扶才能繼位，如今宋國有難，又得了宋國的大批財物，若不出面援救，便被天下人耻笑爲忘恩負義之徒，日後便在諸侯中盡失威信，因此齊孝公很快便答應代宋國向楚國求退兵。

而秦國方面，秦穆公得了宋國的財寶，他亦亟欲向中原進取，而趁機結交位處中原腹地的宋國，便是向中原進軍的最佳策略，秦穆公與他的謀臣百里奚等商議後，亦很快答應擔當楚宋兩國的調停人。

而宋國又蒙晉國答應分曹、衞兩個土地於宋，有了退路，宋國抗楚的決心便更增加了。宋國民奮勇抵抗之下，楚國主帥子玉久攻不下，被拖在宋國動彈不得。

楚成王聞報宋國竟分了曹、衞兩國的國土，而他這位霸主尚甚麼亦未到手，不由十分惱怒。恰於此時，齊、秦兩國均先後派人前來替宋國求情，請楚成王撤攻宋之兵。楚成王自然十分震怒，向齊、秦兩國的使臣大吼道：「宋國私分曹、衞國土，視寡人於何物？宋國如此無禮，寡人誓要滅之，這與齊、秦毫不相干，插手做甚麼！」楚成王一口便拒絕了齊、秦兩國的撤兵請求。

如此一來，秦穆公的面子掛不住了，且與他的進取中原戰略產生極大衝突。秦穆公很快便作出決定，與晉國結盟，共同抗擊野蠻無禮的楚國。

另一方面，齊孝公的調停，被楚國斷然拒絕，亦十分惱怒，認爲楚成王太强橫，連這點人情也不賣給齊國，而且齊國又欠了宋國人情，在公在私、在情在理，齊國亦不能不出兵援宋。

恰好此時齊孝公聽聞晉秦結盟，共抗楚軍，他便立刻向晉秦兩國示意，齊國亦願加盟齊、秦、晉三國盟會，共同抗擊楚軍。

齊、秦兩國的使臣，赴晉軍軍營，謁見晉文公重耳。晉文公聽說齊、秦兩國不但願意加盟，還表示願意派出大軍，開赴中原，與晉軍會合，組成三國聯軍，與楚軍來個大決戰。晉文公不由喜出望外，正欲答應，不料耳際突地傳入一縷勁音道：「且慢……此事容後再作決策……」

晉文公重耳一聽便知是他的舅父狐偃的「眞氣傳音」，因爲在場中人，只有狐偃有此神妙傳話秘法。晉文公心中不由大奇，連忙借故走開，轉入密營，狐偃果然隨後跟至。晉文公逼不及待的道：「拉攏齊、秦兩國加盟抗楚，乃舅父原定的戰略大計，如今已實現在即，爲甚麼却要延緩而決呢？」

狐偃微笑道：「大王稍安毋躁！晉國不是欲圖中原之霸嗎？如今已實現在即也，千載良機，稍縱即逝，豈能輕率而行？吾晉國爲達此目標，已付出甚大代價，若齊、秦兩國加入，敗楚之功，便三國平分矣，晉之霸業，何日可成！」

晉文公重耳一聽，正好切中了他的隱衷，因爲他自知已年邁，實現中原霸業，已時日無多，目下正是千載良機，若因此被齊、秦分享戰果，他畢生追求的晉國霸業，便頓成泡影，他又怎會甘心。

晉文公不由微歎氣道：「晉國霸業，吾所求也，舅父眞知我心！但晉弱楚强，若單獨抗衡，勝算無多，却又如之何呢？」

狐偃道：「齊、秦既肯加盟，吾計成矣。因此只須齊、秦兩國各自從東、西兩面，集結大軍，逼向楚國邊境，或直接攻取楚國的城池，則楚國必然被逼分兵以抗，楚軍在宋境的兵力，便被大大削弱，吾再於國內增兵五萬，合共十萬大軍，彼消我長，足可與楚軍「戰矣！」

晉文公一聽，不由撫掌喜道：「舅父妙計，鬼神莫測，吾決與楚軍一戰！」

晉文公依照狐偃的定計，向齊、秦兩國的使臣宣佈，晉國十分歡迎兩國的加盟，但由於彼此相隔遙遠，疲兵必敗，因此希望三國於就近三面出擊，令楚國首尾不能兼顧，則勝算甚高。

齊、秦兩國的使臣返國，向穆公、孝公稟告晉文公之意，穆公、孝公均同意晉國的策略。

於是，秦國在西面集結大軍，向楚國的邊城重鎮進逼，見楚軍兵力薄弱，便趁勢一舉攻陷了楚國三大城關。

齊國在東面向楚國的邊境進攻，與守邊的楚軍激戰，楚軍十分頑强，寸土不讓，齊軍進展十分緩慢。齊孝公不得不信服晉國定下的分兵進擊的策略，亦更不會懷疑晉國拒絕組聯軍合擊的用意了。

楚成王接報，齊、秦分從東、西兩面進攻楚境，不由又驚又怒，但面對這等不利之勢，他又不得不先求自保，不敢貿然向齊、秦兩國反攻。

楚成王無奈下令楚軍主帥子玉撤出宋都回防西秦，又下令申公叔撤離與晉軍對峙的谷邑。楚成王在給子玉的訓示中，着子玉「知難而退」，徐圖後進。申公叔接令，當即撤出谷邑，楚軍驟減其半，只剩下子玉的十五萬聯軍在宋都。

不料子玉亦甚精於謀略，他向楚成王進言道：「此乃晉國欲分吾楚軍優勢之策略也，以堅決攻擊宋都爲宜。晉軍於此勢態下，必然被逼遠道救宋，吾便可尋機殲之！」

楚成王沉吟不決，他一方面極恨宋國叛楚，又私分曹、衞兩國的國土，因此極欲一舉攻滅宋國，子玉的請戰，部份迎合了楚成王這方面的企圖。但另一面楚成王亦不能不重視齊、秦從東西兩面的進攻，東面的楚軍雖然把齊軍的進攻阻擋住，但西面秦軍却勢如破竹，已接連攻陷楚國多座邊關重鎮，發展下去，楚國都的安全亦大受威脅，他不能不分兵抵禦。在如此兩難之下，楚成王唯有既不完全同意子玉的請戰，但也沒有堅決反對，他懷着僥倖的心理，希望子玉的楚軍創出奇跡，因此也就容許子玉繼續圍攻宋都。

子玉知楚成王心動，便更加自負，他急欲與晉軍決戰，以便提高他在楚成王眼中的份量，爲達此目的，子玉故意玩了一着妙招，派使者向晉文公提出一個和解的條件，即晉軍允許曹、衞復國，楚國也可以從宋國撤兵。

楚國使者來到晉國軍營，向晉文公提出了子玉的條件。晉文公頓感十分爲難，因若不允楚軍的條件，便違反了曹、衞、宋三國的利益，必遭三國的怨恨，於晉國的「中原霸業」十分不利，但若答應楚國的條件，則幾經辛苦才得來的有利形勢，便被楚國輕輕化解了，這對晉國的霸業亦同樣不利。

晉文公一時難決，便與元帥賈佗、軍師狐偃商議，賈佗奮然道：「吾盡可不理楚國的求和，吾願統率大軍，直搗商丘，與楚軍決一死戰！」

狐偃一聽，即微笑點頭，以示嘉許賈佗的勇氣，但却沒作聲，似仍有所保留。

晉文公大奇道：「難道舅父不同意賈元帥之議麼？」

狐偃微微一笑，道：「與楚軍決戰，目下正是最有利的時機，乃勢所必然之舉也！但決戰之前，宜先安撫曹、衞、宋三國之心，免三國暗生怨恨也。」

狐偃的主意，大合晉文公的心意。於是一面暗中許諾曹、衞復國，條件是必須與楚國絕交。一面又把楚軍主帥子玉派來的使臣扣押起來，以激怒子玉，令他急於求與晉軍決戰。狐偃這一妙着，便把主動權始終穩據在晉軍手上了。

* * *

楚軍主帥子玉，在接獲曹、衞兩國與楚國絕交，並退出攻宋聯軍的消息，又見晉國把他派去的使臣扣押，不由大怒，深感在楚成王面前下不了台，驚怒之下，子玉連提防被晉軍調動的戒心也抛開，當即下令楚軍退出宋都商丘，奔赴曹都陶丘，尋求與晉軍決戰。

楚軍經半個月的長途跋涉，終抵達曹都陶丘(河南定陶縣)外圍重鎮成武，距陶丘西北面的晉軍只有三十里的路程了。

子玉不讓楚軍稍作休整，便令楚軍向成武發起攻擊，守城的晉、曹聯軍稍觸即棄城而逃。楚軍迅速攻佔了成武重鎮。

晉軍的軟弱，令楚軍主帥子玉十分得意，他向下屬大笑道：「大王以爲晉軍眞有三頭六臂，怎料其一觸即潰？此乃晉軍虛張聲勢、徒有其名之實證也！大王若再懷疑，吾必全殲晉軍，教楚人皆知吾子玉不懼什麼『勤王之師』也！」

於是子玉不再猶豫，也不準楚軍稍事休整，下令全速向曹都陶丘進發，以逼晉軍決戰，期一戰以求奇功。於是，十五萬楚軍日夜兼程，向曹都陶丘方面的晉國大軍進逼，其勢十分浩大。

陶丘方面，晉軍已嚴陣以待，元帥賈佗已準備狠狠迎擊逼近的楚軍。此時狐偃却忽然向賈佗道：「元帥宜先退九十里，再作反擊也。」

賈佗不解，晉文公亦十分迷惑，忙道：「爲甚不待楚軍疲困之際發動攻擊，反而要向後撤呢？」

狐偃微笑道：「出兵打仗，理直氣壯的軍隊士氣旺盛，理虧的軍隊士氣必然低落。吾晉國君當日於流亡時曾受過楚國的恩惠，曾親口答應，日後晉楚兩軍於戰場上相遇，必先讓晉軍『退避三舍』，一舍爲卅里，三舍豈非九十里麼？我軍後撤，便是向天下人昭示，晉國君乃重信守諾之人；若不後撤，便被楚軍視爲背信棄義，彼等理直氣壯，士氣高昂，晉軍反而理虧，士氣必然低落，這場仗便很難取勝也。況且吾軍之所以『退避三舍』，尚有更佳妙着，稍後賈將軍便會清楚明白了！」

賈佗深知狐偃精通兵法，更擅長於天機大勢演繹，他的論證，必有其理，便不再猶豫，下令晉國大軍向衞國境內撤退。

狐偃又派出使者，親赴楚軍軍營，求見楚軍主帥子玉。使者向子玉道：「吾主因有承諾，故先行退避三舍，望將軍幸勿以晉軍為怯也。」

子玉一聽，他求戰以建奇功心切，便傲然大笑道：「空言承諾，豈是為將之道？晉軍若不畏怯，為何當初出兵攻曹、衛兩國？見吾楚軍逼近，却又說什麼守諾『退避三舍』，實即畏懼吾楚軍大勢，豈非此地無銀三百兩嗎？汝不必多言，速回去告知晉君，除非他肯自縛以降，否則楚軍決不停戰，直搗晉都，把汝主生擒活捉！」

子玉果然不領晉軍「退避三舍」之情，反而更斷認晉軍畏怯，下令楚軍長驅直進，追擊晉軍，誓要把晉軍全殲才肯罷休。

不料楚軍將士，連日奔馳，日夜不停，早已疲困不堪，極盼休整。聞報晉軍在前面已「退避三舍」，均認為晉國已給足面子於楚國，大可不必再苦苦相逼，因此均不想再追擊晉軍。但主帥子玉却硬要楚軍日夜不休不眠追擊晉軍，楚軍將士皆心生怨憤，士氣越來越低落了。

雖然如此，楚軍畢竟連克曹都陶丘，逼近衛國，眼看很快便可全殲晉軍，子玉的傲氣因而更足，決不肯就此罷休。他頒下軍令，三軍將士凡畏苦不前者立斬！楚軍將士對子玉的怨恨越來越激烈了。

晉軍使者回去向晉文公、賈佗、狐偃等主將告知子玉的狂傲，晉文公氣得臉色漲紅，賈佗亦大叫道：「吾豈懼楚軍？願即與其決一死戰！」

狐偃却從容微笑道：「很好！吾計成矣，管教子玉必死無葬身之地！」

晉文公半驚半喜道：「吾軍已後退九十里，退避三舍之諾已踐行矣，如今已快接近國境，再退便把戰火引入吾國土上了！下一步將如何行動？」

狐偃微笑道：「吾軍退避三舍，目的乃向楚軍示之以弱，令其拚命追擊，楚軍因而疲上加疲，其戰力已消耗三分之一；吾以此向楚軍禮讓，晉軍則理直氣壯，楚軍則理虧士氣低落，楚軍之戰力又內耗其三分一也。但如此尚未足夠，仍須再設法消耗楚軍餘下的戰力！」

此時不但晉文公迷惑不已，連賈佗亦忍不住追問道：「依狐大夫之論斷，楚軍戰力三已去其二，為甚尚未足以決戰而勝之？」

狐偃道：「楚軍雖已疲困，且士氣低落，但其軍力達十五萬，加上所率陳、蔡兩國之軍，足達二十五萬，所餘戰力並不可輕覷也。再者楚軍武器優於晉軍，尤以戰車為優，吾尚未足決戰決勝也。因此尚須再耗其兵力，減其戰車之數，屆時吾軍才可穩操勝算也！」

賈佗忙道：「然則如何方可再耗其軍力，減其戰車之數？」

狐偃微一沉吟，道：「吾軍目下身處何地？」

賈佗自經狐偃多年教授行兵佈陣之法，已比前穩重，更知每到一地，先審察地勢地形，才下令駐扎，因此對晉軍的態勢，瞭如指掌，立刻道：「吾軍已退出衛國邊境，已抵黃河之畔，過了黃河，便是吾晉國之邊關重鎮城濮。因此若然再退，便把戰火燒入吾晉國國土矣！」

狐偃一聽，却欣然笑道：「好極了！賈將軍之退兵路線果然依吾安排，一絲不苟，吾軍取勝乃旦夕之事也！」狐偃一頓，又略述了他事先的周密安排部署。

原來晉國當時與衛國隔河相望，黃河東岸是衛國，黃河西岸是晉國。渡過黃河西行十里，便是晉國邊關重鎮城濮(今河南省濮城縣)，地理軍事形勢均十分險要。越過城濮，便可向晉國腹地長驅直進了。

狐偃當日率軍進取曹、衛兩國時，事先已部署五萬大軍，由晉軍大將先軫、狐毛二人統領，留駐城濮，秘密潛伏，以備實施狐偃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而城濮這一座邊關孤城，亦很快將因晉楚的一場驚世大戰而名聞遐邇。

狐偃當下決然令晉軍迅速西退，渡過黃河，進入晉境，又再迅速退回城濮地域，於險要之地隱伏下來，一面派人秘密召令城濮晉軍大將先軫、狐毛二人，入晉軍主帥大營候令。

此時，在黃河的東岸，子玉所率的楚軍及陳、蔡聯軍二十五萬兵力，已橫掃衛國，逼近晉國邊境黃河之畔。

子玉接報，說晉軍倉皇後撤，已退入晉國境內。子玉不由大笑道：「黃河乃晉國之屏幛，晉軍竟不加防衛，反而退入晉境，這不是畏怯吾軍還是什麼！吾只要渡過黃河，便可直搗晉國腹地，滅晉之千古奇功，非吾莫屬矣！」

子玉在中軍正得意之際，前鋒探子又回報，說黃河沿岸遺下大批晉軍兵器，黃河東岸晉國境內一片寧靜，看來晉軍已如喪家之犬，逃回晉國腹地去了。

子玉一聽，不由又狂笑道：「晉軍主帥如此無能，乃天降滅晉奇功於吾也！」於是子玉毫不猶豫，下令楚軍及陳、蔡聯軍，不得稍歇，立即搶渡黃河，直搗晉國腹地，違令者斬。

楚軍及陳、蔡聯軍雖已疲困不

堪，但子玉軍令如山，不敢違抗；同時又見晉軍果然倉皇而逃，渡過黃河便可直搗晉國腹地，晉國物產甚豐，屆時必有所獲，於是戰意稍復，不畏黃河的驚濤駭浪，以小船乘渡，湧向黃河東岸。

但小船負荷太重，渡河之時，不少翻沉，連同船上的戰車也沉入黃河水底去了。因此楚軍渡河，未屆實戰，其戰車便已損失三分之一，兵員也折損甚巨，渡河之後，楚軍及陳、蔡聯軍，合計的兵力只剩二十萬不到了。

不過，雖然如此，但與倉皇而逃的晉軍比較，楚軍及聯軍依然兵力佔優。因為子玉沿途偵悉，晉軍的兵力，其實僅十萬而矣。因此渡河之後，楚軍雖然損失甚巨，子玉仍傲氣十足，對下屬大笑道：「晉軍以為區區一道黃河，便可令吾退却麼？彼等兵力僅得十萬，吾二十萬大軍以戰之，何足懼哉！」

子玉下令，二十萬大軍分成左、中、右三軍。中軍最精銳，由楚軍主力組成，子玉親自統率，右軍由陳國、蔡國的聯軍組成，戰鬥力最弱，而左軍則由子玉的副將統帶，戰力次於中軍。三軍併進，向晉國的邊關重鎮城濮迅速逼近。

此時，在城濮左側的一座山頭上，佈置了一座隱蔽的軍營，居高臨下，城濮四周三十里內外的地形地物，一一盡收眼底，地勢非常險要。

這座隱蔽的軍營，外表毫不起眼，只似一座普通的營帳。但營帳內，却由晉文公重耳、晉軍軍師狐偃、主帥賈佗等晉軍首腦親自坐鎮。原來狐偃特地揀選了這座山頭，作與楚軍決戰的「主帥營」。此時狐偃於「主帥位」上肅然端坐，右側是晉國君文公，主帥賈佗，反而陪坐於左側候令。原來賈佗深感刻下已屆晉國生死存亡關鍵時候，他的能力已應付不下，便堅決把指揮三軍作戰的大權，交到軍師狐偃的手上，賈佗自己以一員普通將領的身份候命。

狐偃到此時也不再猶豫推讓了，因為他深知天機大勢已屆轉移之時，晉文公重耳承納的祖宗「蝙蝠龍氣」，是否可助盡他成霸業，便須看此戰的結果如何了。不但如此，此戰的勝敗，甚至決定晉國的存亡，以及中原諸侯的生死；勝則晉國霸業可成，中原安定；敗則晉國覆滅，中原大亂。因此狐偃深感責任重大，絲毫不敢因謙讓而壞了大事。

主帥位下，是先軫、狐毛二將，接主帥軍令，立刻便趕到中軍主帥營中來了。

只見狐偃此時仍肅然無語，似仍在等候什麼。上至晉文公重耳，以及賈佗、先軫、狐毛等晉軍將領，均越來越焦慮，不知狐偃打甚主意。因為衆將均知楚軍已逼近晉國邊境了！

就在此時，有前鋒探子飛速進營，稟報道：「稟報軍師，奉軍師之命，末將於楚軍右側偵知，楚軍已渡過黃河矣！」

狐偃一聽，微一點頭，道：「汝可知楚軍右側渡河情形？」

右路探子道：「據末將所知，楚軍右側以小船渡河，所載戰車沉重，不勝負荷，已翻沉三分有一也。」

狐偃微一點頭，沉聲道：「汝再赴楚軍右側查探！」

右路探子出去不久，左路探子亦飛速進營，向狐偃回報左路楚軍的情形，所報與右路探子相差無異。但狐偃仍沉着不動。不久中路探子終於趕抵中軍大營了。

狐偃一見，便問道：「楚軍已於中路渡過黃河了麼？」

中路探子回道：「果然如此！軍師所料不差！」

狐偃又續問道：「然則中路楚軍，於渡河時所損戰車，必多於三分之一，是否如此？」

中路探子奇道：「果然！果然！中路楚軍渡河時所損戰車甚巨，比左路、右路更多呢！」

狐偃點點頭，着中路探子再去查探。然後仍按兵不動，似乎仍在等候什麼。

此時晉文公再也按捺不住了，虎地站起，問狐偃道：「軍師既知楚軍必渡黃河，為甚不於其過河之際予以截擊？軍師難道忘了宋襄公不肯擊敵半渡，以至受傷身亡的教訓麼？」

狐偃從容一笑，道：「不然，此一時彼一時也。當日宋襄公於泓水與楚軍相遇，楚軍仍為旺盛之兵，泓水乃宋軍唯一消耗楚軍優勢的地形，宋襄公竟因空言仁義而戰，不趁楚軍半渡而擊，而待其安全渡河，列好陣勢，才去接戰，自然連僅有的一分勝機也失去了！」

狐偃一頓，又從容的續道：「而泓水之險，不及黃河之一二，宋襄公不知把握，乃自取其敗也。但如今楚軍從宋都陶丘遠道而來，本已成疲困之兵，再加黃河天險耗其軍力三分有一，沉其戰車甚巨，則楚軍雖然渡河，但已成强弩之末矣。此乃利用地形地物作無形大軍，先挫敵於悄然無形之法也。」

晉文公道：「雖然如此，但若於半渡而擊，豈非可予楚軍更大創擊嗎？」

狐偃道：「不然，兵法無常規，唯勝而取法，此所謂取勝之道，兵不厭詐也。一詐而敵軍不動，則二詐；二詐敵仍不動，則三

詐。吾不予半渡而截擊，乃三詐，令楚軍以爲吾軍已潰不成軍，連截擊半渡的能力也失去，因此放心長驅直進，入吾佈下的天羅地網中來！再者吾若予楚軍半渡而擊，楚軍雖受重創，但仍可保存其大半軍力，退回黃河西岸衛國境內，只要稍加整頓，其戰力盡復，屆時晉軍與楚軍隔河相峙，優勢頓失，勝敗便未足定奪矣！」

狐偃這一番「兵不厭詐」的論述，十分精闢，亦十分奇特。晉文公不由連連點頭，先軫、狐毛亦深感驚佩。賈佗心性豪爽，忍不住大笑道：「軍師妙論，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子玉碰上軍師運籌帷幄，乃天亡彼也！」

狐偃淡然一笑道：「兵法無常規，戰法無常法，豈能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據吾所料，東面齊國境內，約二百年內外，必連出二位驚天兵法奇材！吾狐偃又何足相提道哉……」

晉文公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忙追問道：「此二位驚天兵法奇材是誰？彼等既爲齊人，於吾晉國豈非十分不利麼？」

狐偃一聽，不由呵呵笑道：「此乃二百年後之事，屆時祇怕在座中人，皆已千古多時矣，尚能論斷甚麼利與不利麼？」

晉文公重耳沉吟不語，他雖然不再追問，但心中已被深深觸動，十分擔心日後二位「驚天兵法奇材」對晉國不利。他暗暗打定主意，待目下的戰事告一段落，便非要向狐偃探索明白不可。

* * *

狐偃在城濮山頭晉軍「主帥營」內，運籌部署，不覺又過去半個時辰。賈佗、先軫、狐毛等晉軍將領，戰意旺盛，等得越來越不耐煩了。

終於，狐偃派出去的左、中、右三路探子，不約而同，飛速馳回報說，楚軍二十萬大軍，分爲左、中、右三軍，成扇形向城濮方面直逼過來，其勢十分浩大。

晉文公一聽，不由十分擔心，忙對狐偃道：「不料楚軍戰力尚如此强盛！吾軍祇怕甚難應付也！」

賈佗亦大叫道：「軍師！敵軍來勢如此强盛，吾軍宜趁敵立足未穩，全軍出擊，予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重創！」

先軫、狐毛等大將亦躍躍欲動，情緒高漲，戰意十分旺盛。

狐偃見狀，暗暗欣然一笑，心道：軍心可以用矣！於是他也不再猶豫，於「元帥案」上端然而坐，忽地肅然道：「諸位不必焦切，敵軍雖然來勢洶洶，强弩之末而矣！吾軍宜以智、以力配合取勝之！」

晉文公重耳一聽，心稍安穩，重新坐下。賈佗、先軫、狐毛、胥臣等晉軍大將，亦肅然挺立，聽候狐偃差遣。

祇見狐偃十分從容鎮靜，他目注衆將一眼，忽地下令道：「胥臣將軍聽令！」

胥臣是晉軍中以勇力著稱的一員虎將，他一聽便立刻高聲喜道：「是！末將胥臣聽候軍師差遣！」

狐偃道：「胥將軍的下軍是否已全數把戰車蒙上虎皮呢？」

胥臣將軍統率的是晉軍三軍中的下軍，他立刻回道：「遵軍師吩咐，末將已把戰車全部蒙上虎皮！」

狐偃欣然點頭，決然的下令道：「很好！胥將軍速領下軍，迅速逼近楚軍右路，待聽一通炮響，即向楚車右路發動進攻！不得退却，直至全殲楚軍右路！」

胥臣將軍領令，立刻疾速而去。

狐偃又下令道：「狐毛將軍聽令，速率上軍一部，以戰車拖帶樹枝，伏於楚軍中路，待聽二通炮響，即率戰車向後退却，戰車樹枝須拖地而行，灰塵揚起越多越好！」

狐毛將軍亦領令而去。

狐偃目注先軫將軍一眼，道：「先軫將軍，吾給你一個艱難任務，你肯肩承麼？」

先軫對晉國忠心耿耿，聞聲即凜然道：「但能令晉國轉危爲安，末將萬死不辭！」

狐偃微笑道：「如此甚好！先軫將軍率上軍一部，聽一通炮響，徐徐向前。聽二通炮響，即於戰車上豎起兩面大旗，向後疾退，務必令楚軍左軍相信吾軍畏怯退却！」

先軫一聽，爲難的道：「軍師，如此不戰而退，豈不影響軍心士氣麼？」

狐偃肅然道：「先軫將軍不必猶豫，依吾部署行動，不得有違！」狐偃見先軫十分爲難的神氣，便又含笑補充一句道：「待聽三通炮響，即率上軍一部，回師向楚軍左軍發起衝擊，屆時便須有進無退！」

先軫一聽，這才恍然大悟，知此乃狐偃的破敵妙計，便欣然領令，出帳去了。

此時軍帳中只剩下賈佗這一位大將主帥未被差遣，賈佗不由怒道：「軍師爲甚置吾不用？難道賈佗乃怕死之輩麼？」

狐偃微笑道：「賈將軍乃晉軍之刀鋒，宜用於關鍵之處。」

賈佗喜道：「聞楚軍中軍戰力最强，且由楚軍主帥子玉親自統率，莫非軍師差吾與楚軍決戰麼？」

狐偃却微一搖首，道：「不然，楚軍左、右兩路均須痛擊，力求全殲，獨其中軍避而不攻。」

賈佗不禁又惱怒道：「軍師亦怕了子玉麼？」

狐偃從容笑道：「戰爭之勝負，不以匹夫之勇爲定奪，唯智勇相全乃取勝之道。賈將軍不必疑慮，且依吾部署，軍令如山，均勿違抗！」

賈佗一聽，這才無奈的道：「是，賈佗聽令！」

狐偃肅然道：「賈將軍率吾中軍主力，伏於楚軍左軍向吾上軍追擊中途，切記隱蔽不讓敵方察覺，待聽三通炮響，即攔腰向楚軍左軍發動猛烈進攻，務必將其左軍全數痛殲！不得有誤，知道麼？」

狐偃末了特別叮囑一句，因爲他深知此戰的成敗，關鍵便在賈佗統率的中軍上了。

賈佗亦明白自己原來身負重任，狐偃最信任的，原來是他賈佗，不由豪氣勃發，高聲道：「軍師放心！賈佗拚將血濺沙場，亦必把敵左軍殲滅！」

賈佗說罷，亦毫不猶豫，疾步而出，統領晉軍中軍主力，開赴埋伏地點去了。

晉文公重耳見狐偃如此部署，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忙道：「軍師之部署，果然詭秘神奇，高深莫測！但吾以中軍主力，擊楚軍左翼，獨剩楚軍中軍主力無兵迎擊，任其縱橫，萬一讓其突破吾軍城濮防線，長驅直進晉國腹地，則吾危矣！軍師有否慮及此點？」

狐偃從容微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吾料楚軍主帥子玉，雖精謀略，但好大喜功，急於在楚國建功立業，此戰表面爲楚，實即爲他一人功業而戰，此乃子玉致命之弱點也。因此若對他自己之功業，生命稍有不利，子玉必頓生退意。吾因此避其刀鋒中軍主力，而以吾刀鋒中軍主力擊其左軍，若楚軍左、右兩翼皆滅，子玉必率中軍退却再尋戰機，吾則於此時集合上、中、下三軍之力，合擊其中軍主力，其中軍必一敗塗地也。」

晉文公一聽，不由大喜道：「舅父果然神機妙算，洞天徹地，對敵方的態勢瞭如指掌，定下如此妙計！但不知此是否是『兵不厭詐』的兵法呢？」

狐偃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兵不厭詐，乃指用兵之大略也。具體實施，却是集己三倍之力，擊敵必潰之處的戰術也。大王不必猶豫，吾等亦屆時開赴戰場，指揮策動此城濮之戰矣！」

狐偃和晉文公重耳，率一千親兵，秘密潛行到與楚軍相接的前沿，安排火炮訊號，準備與楚軍決戰。

約半個時辰後，但見三路塵埃，衝天而起，方圓達十里，成一扇形，向城濮方面滾滾而來。狐偃對晉文公重耳道：「子玉果然分左、中、右三軍，向吾壓逼，逼吾決戰，他自己親率中軍，稍後推進，楚軍前進的扇形之底部，便是其中軍所在位置也。如此一來，其左、右兩翼便成了突出之勢，正利於吾軍先行殲之！」

狐偃說罷，即毫不猶豫，斷然下令道：「速發第一通炮響訊號！」

主帥營親兵早就準備妥當，狐偃一聲令下，即點火引發，但聽「轟」的一聲巨響，響徹方圓三十里，春秋時期的一場驚世戰爭——城濮之戰，便終於拉開序幕，展現於世人眼前。

晉軍下軍主將胥臣，早已伏軍於楚軍的右翼，一聞第一通炮響，即毫不猶豫，指揮已蒙上虎皮的戰軍，向楚軍右軍發起猛烈的進攻。晉軍的戰車由於蒙上虎皮，出其不意撲出，就如萬千猛虎下山，其勢驚人之極。

楚軍右軍由陳國、蔡國的聯軍組成，不論軍心士氣，還是武器，均比楚軍軍隊弱了一截，乍睹如此驚人陣勢，登時未戰先怯，衝在前面的陳、蔡聯軍，如倒退潮水捲了回去，把後面的軍隊亦衝了回去。

胥臣站於虎皮戰車，擧戟大叫道：「衝殺過去！敵不降者死！」

晉軍下軍如出山猛虎，向陳、蔡聯軍猛壓過去，不消半個時辰，五萬陳、蔡聯軍，便非死即降，全數被殲。

在胥臣的下軍衝擊楚軍右翼的同時，晉軍的上軍由狐毛、先軫兩大將統領，亦已伏於楚軍的左翼。乍聽一通炮響，狐毛即率上軍部份向楚軍左翼前鋒發動攻勢，但攻勢並不猛烈，徐徐而進，似乎十分畏怯楚軍的左翼。

楚軍的左翼由楚軍軍隊組成，戰力强盛，兵力亦達五萬，軍心士氣、武器均優於右翼的陳、蔡聯軍。對晉軍的攻擊，楚軍左翼毫不驚惶，從容接戰。

楚軍主帥子玉，此時身在中軍主帥營，聞報晉軍向在左右兩翼發起攻擊，攻右翼的晉軍雖然十分猛烈，但攻左翼的晉軍，却徐徐而進，其狀十分畏怯。子玉不由大笑道：「晉軍技祇此矣！彼等遇吾楚軍主力而怯，足證其必敗無疑！」

當下子玉毫不猶豫，下令楚軍左翼依然全速推進，他自己亦率中軍隨後接應，準備把晉軍逼入扇形袋口，加以痛殲。

就在此時，晉軍的第二通火炮響起。

狐毛聽聞二通炮響，即下令於戰車後面放下樹枝，拖地而行，向

後退卻。晉軍上軍主將先軫，亦於此時率軍閃出，於戰車上高豎二面大旗，與狐毛一道，向後退卻。一時間，晉軍中塵土彌漫，於其中閃着兩面大旗，向後潰逃，其狀十分狼狽。

子玉接報，不由傲然大笑道：「晉軍稍遇吾楚軍主力，便如此驚惶畏怯潰不成軍，足見晉軍徒有其表，吾何足懼哉，傳令左軍，不必理會右翼戰事，全速追擊潰逃晉軍，直搗晉軍腹地！」

楚軍左翼接子玉軍令，果然毫不理會右翼的陳、蔡聯軍，肆無忌憚，全速追擊潰退的晉軍。

此時狐偃與晉文公正挺立於一座山峯上面，對下面戰場的態勢，一目了然。

晉文公重耳見晉軍的下軍正與楚軍的右軍激戰，勝負未分，另一面晉軍的上軍，甫與楚軍的左翼相觸，便不敵後退，晉文公雖知此乃狐偃的部署，但心中仍驚疑不定，他忍不住對狐偃道：「如此作戰，雖有妙計隱伏，但若被楚軍趁機突破吾軍城濮防線，直搗吾國腹地，則晉軍危矣！舅父宜小心爲重！」

狐偃目注下面的戰場，但見楚軍右翼，即陳、蔡聯軍，在胥臣統領的晉下軍猛烈攻擊下，已失去任何反擊之力，而楚軍左軍竟置右翼不理，孤軍深入，追擊狐毛、先軫的晉上軍，與楚軍主帥子玉所率的楚軍中軍主力的距離，已拉遠到二十里外，子玉的中軍就算全速馳援，亦須花半日的光景。狐偃目中精光閃灼，暗道：殲滅楚軍左翼的時機屆臨矣！

狐偃也不及回答晉文公的疑問，斷然的下令道：「速點火引發三通炮響！」

立刻，轟！轟！轟！三聲巨響炮鳴，聲傳三十里內外，四野清晰可聞。

伏於楚軍左翼前進中途的晉中軍主力，兵力達五萬多人，戰車數千，武器精良，是十萬晉軍的中堅力量。統領中軍的，正是晉軍三軍主帥賈佗。賈佗一聽三通炮響，即向戰車飛躍而上，大叫道：「截殺楚軍！有進無退！」一面一車當先，向楚軍左翼攔腰衝去，身後數千戰車，緊緊相隨，形如滾滾驚雷，直向楚軍左翼擊去！

楚軍左翼雖由楚軍軍隊組成，戰力强於右翼的陳、蔡聯軍，但被賈佗所率的晉軍中軍主力，攔腰衝殺，一下子便被斬成兩截，首尾不能相顧，登時惶亂起來。

此時在前面乍退的晉上軍，在先軫、狐毛二將的率領下，聽聞三通炮響，即依計猛地調轉戰車，向楚左軍的前鋒衝殺過來。晉軍的上軍兵力有三萬多人，與賈佗的中軍合滙，兵力便達八萬多人，比之楚軍的左翼五萬兵力，單在兵力上便佔了絕對優勢。而武器裝備由於子玉集中武裝他統率的中軍，因此亦不及晉軍的精良。

更要命的是，楚軍左翼肆無忌憚，追擊晉上軍，以爲大可長驅直進，直搗晉軍腹地，因此毫無防備，孤軍突進，兩翼全失，前後空虛。如今乍然被晉軍中軍主力攔腰斷成兩截，前鋒又被突然回殺過來的晉上軍衝擊，登時成了前無退路，後有死亡陷阱的絕境之軍，哪還有頑强的戰意？不消半個時辰，便已亂作一團，爭先恐後，向兩面潰逃，正好被八萬晉國主力，斬成七零八碎，逐一殲滅。

在晉軍下軍胥臣，全殲楚軍右翼陳、蔡聯軍後不到一個時辰內，晉軍主力在賈佗、先軫、狐毛等晉軍大將的指揮下，已把楚軍左翼的五萬大軍，殲滅三萬，投降二萬，全數吃掉了。

在後面推進的楚軍主帥子玉，但聞前方殺聲震天，連忙下令加速推進援救。但當他的中軍主力十萬兵力，推進到距城濮不到十里時，前沿已有惡耗傳來，先是其右翼陳、蔡聯軍被殲，接而是他的左翼的五萬楚軍被晉軍全數殲滅，無一倖免。

子玉聞報不由大駭，他至此猶弄不清晉軍到底於城濮集結了多少兵力，心驚之下，他也不及細思，連忙下令中軍退卻，以便保存主力，尋機再戰。

正當子玉的中軍後衞變前鋒，循原路退兵之際，晉軍在大將賈佗、先軫、狐毛、胥臣統領下，集結全軍十五萬兵力，向子玉的中軍發起猛烈的全線出擊，十五萬晉軍士氣如虹，奮勇衝殺，如排山倒海的撞擊向退卻中的楚軍。

子玉的楚軍中軍主力，雖然驍勇善戰，武器精良，但一來連日不停奔襲，已疲不能興，又軍心厭戰、士氣不振，再加上聞報兩翼大軍皆已被殲，被迫退軍之際，被士氣如虹的十五萬晉國大軍追殺過來，哪還有心苦戰，當下哄地四散奔逃，潰不成軍。

子玉拚死突圍，也不敢退渡黃河，繞道而行，狼狽萬分，在逃跑的途中，又跑散了一半兵力。到他終於突破晉軍的重圍，逃回楚國邊境時，他所率的二十五萬攻宋擊晉大軍，只剩下不到三萬兵力了。

直到此時，子玉才弄清了晉軍在是役中所運用的策略大旨，竟是四字——兵不厭詐。子玉不禁仰天長嘆道：「狐偃用兵，兵不厭詐；一詐吾未動，彼則二詐；二詐吾亦未動，彼則三詐；終能令吾大動，奔波數百里，無數險阻、地形地

物，亦成了晉軍殺敵的利器，如此用兵如神，吾不如也。楚王交吾二十五萬大軍，吾帶回的僅剩三萬，楚王便不降罪，吾亦無顏苟全於世也！」

子玉說罷，即拔劍自殺。至此，春秋年代的驚世一役，晉楚城濮之戰，也就正式落幕了。

* * *

晉楚城濮之戰，晉軍以小勝多，以弱勝强，全殲楚國二十萬大軍，威震中原。

戰後不久，晉文公重耳便在踐土(河南鄭州市北)爲周王朝修築王宮，同時召集宋、齊、魯、鄭、陳、蔡、邾、莒諸國諸侯，九國會盟。向周襄王獻上俘楚的戰車一百乘，兵士一千人。周襄王封晉文公爲「侯伯」，亦即「諸侯之伯或諸侯之長」，晉文公的「中原霸主」地位，也就此確立。

晉楚城濮之戰，是春秋時期十分關鍵性的一仗。

楚國君成王於泓水一戰，擊敗宋襄公，宋國向楚臣服，楚國威震中原，中原諸侯鄭、許、陳、蔡、宋、曹、衞諸國，皆已向楚臣服；中原大國齊國亦內亂而岌岌可危，秦國因國力不及楚，亦只能偏安於西方。中原大國中，只剩下晉國尚可與楚國週旋，楚國的强勢，天下畏懼。

在如此情勢下，晉文公重耳返國四年，在狐偃、賈佗、先軫、司空季等文武大臣的鼎力匡扶下，勵精圖治，晉國很快便恢復了生機，日漸强盛。領導中原諸侯抗强楚的重任，便落在晉國身上了。

到晉、楚城濮之戰的前夕，晉、楚兩國的軍力、財力、人力、物力相較，晉國均是弱。特別是軍力方面，楚國擁有陳、蔡、許、鄭等諸國派兵參加的聯軍，再加上楚國本身的强大軍力，晉國根本不能與之相較。在如此不利的情勢下，晉國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向楚國臣服以求自保苟安；一是沉着應付，與楚國巧妙週旋，於進取中逐步克制楚國的强勢，捨此別無他途。

而處於如此不利的艱難情勢下，晉國若然與楚國硬碰，以力拚力，那便有如自取滅亡了。

對晉文公爭霸的成功，有史評家評曰：春秋五霸，以齊桓公最盛大，而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意思是說，晉文公的「霸業」，是以「狡猾」得來，並不足效法，因由不公正；而齊桓公是依靠正道、公正得來，才稱之爲「中原霸主」而無愧。

這其實是迂腐之論。狐偃深明晉、楚兩國的强弱懸殊，除非向楚國臣服而求苟安，否則若圖進取，便只有巧妙運用機謀策略，才能與楚週旋。「兵不厭詐」的兵法運用，便是狐偃根據如此不利的艱難情勢而創造出來，晉國因此而對敵詭詐，以劣勝優，終能一戰而定霸業。

狐偃的兵法才華，在他於當日決戰前夕預見的，二百年內將出的二位兵法奇材之一，即將驚世而行的兵法家孫武的「孫子」兵法中，便有如此論述：「兵法，實即詭詐之方法，因此己能而故意表示不能，己用而故意示之不用；明明已近卻示之已遠，明明已遠卻示之以近；以利益去引誘，趁敵亂而攻取；己方實力須强上加强，敵强則己須先行迴避；敵若怒則設法令其更怒，敵若畏怯則設法令其驕傲；敵以逸待勞便須設法令其疲困而戰，敵之親盟便要設法加以離間；攻敵於不備，令其意料之外。」

「孫子」兵法中的論述，其實便是對狐偃「兵不厭詐」的謀略，加以總結，進而更精妙的運用。

晉文公重耳，在狐偃的「兵不厭詐」謀略的輔助下，與楚軍巧妙週旋，終於以城濮一戰，一躍而爲「中原霸主」，領導中原諸侯，與强楚對峙了百年之久。晉文公重耳去世後，其子晉襄公繼位，狐偃、先軫、賈佗等文武大臣，仍然在世匡扶，因此晉國的霸業，能維持百年之久。

不過，天機大勢變幻不定，到楚莊王時，楚國便擊敗了晉國，繼晉國之後成爲一代「霸主」，這便是「春秋五霸」中的「楚霸」了。繼「春秋五霸」後，便是「戰國爭雄」，這兵法奇才的故事，更風起雲湧，這是「風水兵法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當日晉文公重耳，於踐土大會諸侯，獻楚俘於周襄王，被周襄王封爲「諸侯之長」，一躍而成「中原霸主」。

晉文公返國之時，晉國百姓萬人空巷，拜迎於途中，均大讚文公苦盡甘來，歷盡劫磨，終能令晉國一舉而成霸業，其艱難卓絕之處，當世無雙。

重耳卻仍能保持清醒自律，在他臨朝受賀時，面對羣臣讚美之辭，晉文公肅然的道：「若論晉興之功，吾實短而近，而狐大夫卻是長而遠也。」

羣臣均感迷惑不解，爲何晉文公有此自謙之辭？

晉文公肅然道：「當日於城濮決戰前夕，楚軍逼近，軍心士氣不穩，均有恐楚之意。當其時也，吾欲與楚軍決一死戰，以定晉國國運。狐大夫卻勸吾信守當日吾對楚君承諾，與楚相遇，晉軍先行退避三舍。吾採而納之，才有城濮決戰

之勝，亦令晉國一舉而成霸業也。」

有大臣不解道：「然則退避三舍與否，與晉國之霸業有甚關係呢？」

晉文公道：「當日若不退避三舍，便貿然與楚決戰，就算決戰而勝，晉軍亦必死傷慘重，根本無力再與諸侯會盟於踐土也；且天下人必恥笑吾背信棄諾，諸侯輕之，又豈會甘心樂意前來會盟？因此吾當日之見，乃短而近也。而狐大夫力主吾先行退避三舍，一方面是巧妙運用兵法上的『兵不厭詐』策略，己強而故意示敵於弱，令楚軍戒心盡失，孤軍深入，士卒疲困不堪，才有城濮之戰，晉以傷亡萬人，殲敵二十萬之輝煌戰功也。同時向天下昭示，吾晉國重言守諾，諸侯拜服，晉國才可以踐土以盟天下諸侯也。是故狐大夫之功，豈非長而遠也。」

晉文公一番論斷，令晉國羣臣均心悅誠服，同時亦暗讚晉文公愼始愼終，不失為一代賢君。於是晉國君臣振奮，萬衆一心，晉國的國力日益強盛，雄霸中原，中原諸侯臣服，甚至令強大的楚國一時間亦不敢再輕舉妄動，天下大勢，亦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的年代，達百年之久。

晉文公重耳貴為「中原盟主」，但他的年歲已達六十三了。城濮決戰、踐土盟會諸侯的第三年，晉文公便日感精神不振，他深知自己已屆垂老之年，說不定什麼時候便會突然仙逝，便更加依戀他的舅父狐偃，極欲趁自己有生之年，吸取狐偃的兵法才華，以便傳授他的太子姬驩，即日後的晉國君襄公。於是留狐偃於宮中，日則同食，夜則同榻，隨時隨地向狐偃求教。

這一天，晉文公特地把太子姬驩召到身前，推其向狐偃跪下，口稱「太傅」，意即拜狐偃為「太子師傅」。狐偃有感晉文公與狐氏有血脈之親，且誠意拳拳，不便推却，便欣然受拜，成為太子姬驩的老師——太子太傅。

晉文公見太子依仗有人，深知狐偃日後必會鼎力匡扶太子，他再無後顧之憂，心中十分高興。到晚上與狐偃同榻，正欲與狐偃說話，忽感十分困倦，連話也說不出來。

朦朧中，晉文公忽感自己來到當年逃亡的路上，歷盡艱辛，終於抵達楚國，又與楚成王角力相戲。不料重耳自感氣力不繼，偏偏此時楚成王的身子一分為三，圍攻重耳。重耳不敵，仰面倒地，被楚成王最小的一具化身一撲而上，伏在重耳身上，以掌擊破重耳的腦袋，挖他的腦汁而大口吞食，重耳大駭之下，慘叫一聲，驚醒過來。

重耳側身一看，狐偃仍在酣睡，便連忙把他喚醒，告知狐偃夢境的恐怖。

狐偃一聽，微一沉吟，即明白重耳夢境的兇兆，他不禁暗嘆口氣，心道：此乃晉、楚百年大勢之演繹也，重耳與楚成王角力，主晉、楚爭鋒勢必不斷，楚成王的身子一化成三，亦即到楚成王的第三代孫子，必出一位强人，其人將吸取晉楚爭鋒的教訓，此即「挖腦汁而食」之兆也；此人不鳴則已，一鳴必驚人之極，屆時晉國必大勢已去，再難與楚國抗衡了，但這番推斷，又如何向重耳告述呢？狐偃心中十分為難。

重耳見狐偃沉吟不語，面有難色，他亦是聰慧之人，見狀便知其夢境必非吉祥之兆了，於是肅然的道：「此夢無論是吉是兇，舅父皆不可隱瞞，吾自知在世已時日無多，欲求的不過是令太子警戒罷了，因此務請舅父如實相告，切勿隱瞞。」

狐偃沉吟半晌，終無奈的略示端倪道：「實不相瞞，此夢乃隱示晉楚間之百年大勢也，其中楚成王身子一化成三，亦即應驗於楚成王的第三代孫子身上，屆時只怕天下大勢已然逆變，目下的一切，也無復存在也。」

晉文公重耳仍心猶未足，連忙追問道：「依舅父之判，莫非屆時晉國之霸業已易，中原霸主的地位，已由楚成王的孫子代替嗎？」

狐偃一聽，微笑不語，不置是否。晉文公見狀，不由微嘆口氣，心有不甘道：「既然有此警兆，舅父難道不能以妙法化解消除此隱憂嗎？」

狐偃一聽，不由呵呵笑道：「楚成王正值盛年，在位時間尚久，到其第三代孫子繼位，想必已是百年後之事也。屆時吾等皆已灰飛煙滅，如何尚能化解？況且天機演行，變幻無定，吾等凡夫俗子，又豈能一一參透，且把握現在足矣，百年之後事大可不必憂慮啊！」

晉文公重耳知狐偃決不肯再往下透露此天機大勢了，便無奈的歎了口氣，忽地轉了一個圈子，向狐偃試探道：「雖然如此，但舅父於城濮山頭與楚決戰前夕，曾向吾透露，於二百年後，天下必出二位驚世兵法奇人，且皆生於齊地，未知舅父如何推斷？且與舅父剛才所判，百年內楚國將興不是有所矛盾嗎？舅父快告吾知，可不準再瞞於寡人也。」

狐偃見重耳忽然以君王的身份，向自己詢示，作臣屬的自然不便推却。狐偃終無奈的微嘆口氣道：「此段天機奧秘，與吾晉國亦大有相干，雖然是二百年後之事，狐

偃身為晉國之臣，不敢不向晉君揭示一二也，待明日早朝後，吾引領王上到一處地方，王上去後自然便會明白了。」

晉文公重耳眼見自己終可一睹這一段驚世天機奧秘，這才轉憂為喜，不再向狐偃苦苦追逼，却急不及待，一夜不眠，等着明日的奇會。

＊　＊　＊

第二天，晉文公在赴早朝後，果然狐偃便備好快馬，隨行只帶了賈佗等數十親兵親將，一路向北面疾馳，半日後，已遠離晉都翼城五百里了。

晉文公但見前面一片山高水險，不由奇道：「舅父領吾至此，可近目的地了麼？」

狐偃在馬上微笑道：「七年前，王上曾與狐偃親臨此地不遠，王上難道忘記了麼？」

晉文公微一思忖，即醒悟道：「七年前吾返國不久，念吾外祖狐突因吾冤枉而死，故下令於外祖父葬墳處建廟誌記，又曾與舅父一道前來拜祭，莫非目的地便是外祖父狐突的墓陵所在地麼？」

狐偃憶起父親狐突，因自己跟隨重耳出亡，被晉惠公夷吾下令殺害。死後屍身三日無人收殮，狐偃聞訊，冒死潛返晉都，把父親的遺骸偷運出城，奔赴數百里，葬於距此地不遠的清城（即今山西省清除縣）郊一座形似馬鞍的山上。但自此之後，狐偃一直無法回來拜祭。直到重耳返國為君，下令替狐突建廟於葬地，名為「狐突廟」，身為晉文公的外祖父，狐突才重新受晉國人拜祀。

狐偃微歎口氣道：「正是先父葬身之地……哎！」

重耳道：「舅父為甚又忽然歎氣？」

狐偃道：「吾忽然想起，各國宮室內鬥之慘烈，猶如各國諸侯之爭鋒，其殘酷激烈，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先父之死，亦是宮室內亂所致啊！」

重耳道：「舅父之先父，即吾外祖父也，吾已替其恢復榮耀，舅父何必歎息？」

狐偃道：「不然，榮耀雖復，生命難回！先父的壽數，按吾所判，應有百歲高齡，却於六十夭折，能不令人嗟歎嗎？」

晉文公重耳聞之亦感惻然無語。

說話間，衆人的快馬，已馳上一座山峯，山峯形似馬鞍，唯妙唯肖，十分奇特。原來此山亦以此命名，叫馬鞍山。

賈佗是初臨此地，他舉目一看，但見馬鞍山上桃杏盛放，山上更有九道溪流環繞，十分美麗，亦十分奇特。在九水廻環的中央，聳起一座墳墓，墳墓的左側，建了一座廟宇，山門扁額上大書「狐突廟」三個金漆大字。賈佗知狐突是狐偃的先父，亦是晉文公重耳的外祖父，賈佗視狐偃如師如友，他不敢怠慢，連忙滾鞍下馬，肅立一旁。

賈佗素來心高氣傲，輕易不肯服人。晉文公見狀，不由奇道：「賈將軍為甚不敢上前呢？」

賈佗肅然的道：「狐突大夫乃主公之外祖父，又是狐偃大夫的先父；吾為晉臣，當視狐突為國父也！再者狐偃如吾之師，其父即吾之師祖，吾於國父、師祖靈前，豈敢放肆？」

晉文公見賈佗十分信服狐偃，視之如師，晉國有此文武賢臣匡扶，料必可保持長治久安，心中不由十分欣慰，連原來的憂慮亦冲淡了。

前面那座墳墓，便是狐偃先父狐突的墓地。晉文公領先來到外祖父的墳前，殷殷下拜。狐偃亦跪下隨拜，賈佗連忙跪下，隨晉文公、狐偃二人叩拜一番。

在叩拜時，賈佗却突然醒悟，狐偃不但精於兵法，亦精通風水天機之學，心道：他當年既親選此地為先父的墓穴，必定有其深意！但到底是什麼？這與狐偃的風水天機兵法神通，又是否有淵源呢？

待拜祭畢，晉文公重耳、狐偃二人站起來時，賈佗便欲向狐偃探索心中的疑問。

就在此時，距衆人的十丈遠處的溪水草叢中，忽地躍出一頭毛色雪白、模樣十分奇突的狐狸，兩隻小眼珠滴溜溜的閃灼着，盯着狐偃，却一動不動，就如與狐偃是乍然相逢的知交似的。

晉文公重耳乍見這頭白狐，便感心中一蕩，不覺十分喜愛，他連忙低聲道：「衆親兵聽着，誰能把這白狐捉獲獻於吾，便賞他黃金百兩！」當時的黃金百兩是很大一筆財富了。

因此衆親兵一聽，均爭先恐後，一擁而上，競相捕捉這頭奇特的白狐。重賞之下，衆親兵的動作均快如閃電，晉文公的話音未落，衆人便已掠到距白狐不到三尺之地了！……不料衆親兵的動作快，白狐的身法更快，只見牠的白影一晃，便遠在十丈之外，與原來一般，不多一分亦不少一毫。

衆親兵不捨，又快如閃電的掠上前去，豈料白狐的身影又一晃，依然距衆親兵保持十丈距離。一連試了數次，衆親兵累得氣喘吁吁，但誰也無法越出那十丈距離。衆親兵中有人已驚奇的停步不前，喃喃的道：「神異，怪物？老天爺，似這般神速啊，只怕連神仙降世，亦

難把你捉獲也！」

賈佗見狀，有點不太服氣，正欲飛身上前，親自捕捉。不料狐偃的動作比他更快，身形一閃，已電射而出，一面低聲叫道：「主公！欲知二百年兵法天機，快隨吾來！」狐偃話音未落，身形如電光，已緊隨白狐向「狐突墓」的右側劃去。狐偃全力施展下的身法，竟與白狐的神速不遑多讓。

晉文公驚疑間，賈佗已把他攔腰一抱，扶着晉文公，緊隨狐偃的身影電射而去，此時狐偃已遠在百丈外了。

賈佗抱扶晉文公，一路向右面掠去。忽見前面的狐偃，已佇立不動，目光凝注着一座形如墳墓的土堆，沉吟不語。

賈佗和晉文公奔上前去，只見狐偃凝神目注的土堆，果然是一座土墳，土墳已顯殘破，似乎時日甚久了。晉文公不由大奇道：「舅父啊！這土墳與二百年後的兵法奇才，到底有何相干呢？」

狐偃不答，却伸手向土墳前的墓碑一指，道：「王上且看，墓碑上刻甚名堂？」

晉文公重耳聞言，湊近墓碑，仔細一看，但見墓碑上果然刻有文字，道：齊人孫氏之墓。晉文公不由奇道：「此墓中人，怎的只有國籍而沒有地名，更沒有名字呢？」

狐偃道：「墓中孫姓的人，必因某種原因，難於在齊國容身，才偷偷逃亡到吾晉境僻地，又自選了此山爲墓。他爲防墓地被發覺他的來歷，因此只能刻上姓氏而不敢表明名字也。此人更算出日後其墓旁，必有另一座墓穴，因此爲了區別，才刻上國籍『齊』。此人神機妙算，鬼神莫測，吾不能及也！」

晉文公一聽，有點醒悟道：「舅父如此推測，莫非與吾外祖父墓穴有關嗎？」

狐偃點點頭道：「果然如此！實不相瞞，二十年前，吾偷潛入翼城，運出先父遺骸，早已發現此山潛伏上佳之風水龍脈也，因此偷運上山安葬先父。到吾堪點墓地妥當，把先父下葬畢，才偶然發現此山早有另一座驚世大龍脈潛伏，且早已被人捷足先登，築墓碑於其上了！至此，吾唯有歎一句技不如人，夫復何言！」

賈佗不由大奇道：「狐大夫爲何出此感歎之言？難道墓中此人的神通本事，猶勝於狐大夫嗎？」

晉文公亦道：「是啊！舅父之風水兵法神技，當世已罕有其匹，竟仍自歎不如墓中人麼？」

狐偃微歎口氣，道：「實不相瞞，吾當日仔細勘察，已知吾所堪點的是一座山狐龍脈，而墓中人孫氏堪點的，却是一座尊貴無比的『天狐龍脈』，其地力之綿長深遠，山狐龍脈根本難與之比擬。但事已至此，吾亦無可奈何矣。」

晉文公不由更奇道：「山狐龍脈有甚好處？天狐龍脈爲甚更爲驚人？舅父快告知吾！」

狐偃亦不加隱瞞，坦然的道：「山狐乃大地之狐也，山狐龍脈所蔭庇的血脈，必如狐之機智聰敏，因此必於兵法之學、治國精明上有獨到之處。而狐偃之所以於兵法上終有所成，與先父據此山狐龍脈，實有甚深淵源也。但雖然如此，山狐龍脈却只能有『一地之尊』，絕難與『天狐龍脈』相較……」

晉文公的心神已被深深觸動，忙追問道：「爲什麼？」

狐偃道：「天狐者，天之狐也。不僅及地，中可涉世，上可探天，無遠弗屆，綿綿無盡，其力無窮。天狐龍脈所蔭庇出世之人，必上知天機，中察人世國運，下悉兵法戰陣，彼等既有狐之機敏，又上可達天，其力將可無遠弗屆，雄渾之極。吾所判二百年後，世間必有二位兵法奇人降生，亦源於此也。吾之山狐龍脈，怎及其地力雄厚？」

賈佗忍不住大奇道：「狐大夫，風水堪輿之學，眞有如此神妙嗎？」

狐偃微一沉吟，忽地伸指運氣，射向身前的墓碑，然後沉喝一聲道：「雖分高下，源出一脈，山狐傳人在此，天狐難道不肯現身一見嗎？」

狐偃喝聲未落，眼前「孫氏之墓」，忽然自墓頂飄出一團紫氣，冉冉上昇，越聚越濃密，更漸而成形，有頭有尾，四足騰躍，欲上天際，果然是一尾活靈活現的「紫色狐形」！

衆人正驚疑之際，「紫色狐形」忽然一抖，從中一分爲二，其一在前，四足奔騰，十分活躍，隨後一尾，却不見兩隻後足，只靠前足爬伏而行，其狀十分艱辛……令人既奇又感憐憫……晉文公目睹之下，正欲發問，但「狐形紫氣」突地一沉，又很快的於墓頂消失了。

晉文公不禁驚歎道：「不料世事竟有如斯神幻！」

賈佗急不及待的問道：「狐大夫！那『狐物』爲甚會一分爲二？又爲甚其中一尾似乎足跛，十分艱辛？當眞奇哉怪也！」

狐偃道：「一分爲二者，即隱示此天狐龍脈，蔭生二位絕世兵法奇人。而後者足跛，狀甚艱困，乃隱喻其中一人本命難與其祖脈龍氣相配，所受折磨必十分慘酷也！雖然如此，但其亦終成一代兵法奇人！」

晉文公此時喃喃的道：「孫氏

既爲齊人，日後必爲齊國效力，二位兵法奇人同降齊地，輔助於齊，齊國日後必無敵天下也……難道不可以事先剋制嗎？」

狐偃一聽，不由肅然的道：「決計不可！王上外祖即吾先父，彼此血脈相連；又吾之祖墓與孫氏之墓同處一山，共源一脈，傷彼即傷己也，豈能剋制？且王上祖脈乃蝙蝠龍脈，地力所限，並不足以保王上國運長久，尚復賴此外祖之山狐龍脈匡扶也。」

晉文公重耳一聽，不由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斯神妙！怪道吾當日逃亡，歷盡艱辛，尚未有轉機；自二十年前始，才漸入佳景，原來吾祖脈僅能蔭吾生命，此山狐外祖龍脈，才令吾終成霸業之貴啊！吾姬氏血脈，果然已與『狐』密不可分也！天意如此，果然難於撼動分毫啊！」

晉文公至此，才終於明白天機風水的奧妙，他也不再向狐偃苦苦糾纏。返晉都翼城後，一切便隨遇而安了。

當日晉文公夢中與楚成王角力相戲，後被楚成王的一分爲三化身撲倒，挖其腦汁而食。狐偃判斷，此夢兆的應驗，必在百年後楚成王的孫子身上。

果然在百年之後，楚成王的孫子楚莊王熊侶，繼承了楚君王位。繼位的最初三年，楚莊王沒有發布一條政令，沒有理會國中的任何一項政務。三年後，他的大臣右司馬問楚莊王道：「一隻鳥落在南山上面，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未知爲何？」

楚莊王熊侶大笑道：「這隻南山之鳥啊，三年不動，是爲了養長羽翼；不飛不鳴，是爲了靜觀人世之變幻奇情！這南山之鳥啊，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必驚人之極！」

右司馬這才醒悟，楚莊王原來是「潛龍在淵」，先是靜伏不動，吸納世間精華，待時機成熟，便可一躍而成橫空矯龍了！

果然，不久楚莊王便臨朝親政，日理萬機，不休不歇；整頓吏治，任賢用能，勵精圖治，楚國很快強盛起來。不久又打敗了中原霸主晉國，一躍而成就楚國的霸業。

晉文公當日所夢的被人「挖腦而食」，其實是暗喩楚莊王吸取了晉文公成就霸業的治國經驗，然後果然取而代之。狐偃當日的占夢判斷，果然神妙之極。

而當日狐偃於清城馬鞍山所判的「孫氏天狐龍脈」，必於二百年內連出二位兵法奇人，是否應驗？這是「風水兵法家傳奇」的另一個流傳千古的奇聞故事了。

（全文完）

武俠名家 西門丁

新書介紹




每本HK$32

一個與世無爭的少婦被人追殺，幾經艱辛才能苟延殘喘。殺她者是誰？

丁毅是名殺手，他幫助少婦找尋追殺她的人，循線追至銀杏山莊。令他意外的是莊主早已不問世事。此事何解與山莊連上關係？事件撲朔迷離。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沈西城新書介紹

血幕

四大名探

每本HK$33

三大名探齊集施宇的「松濤」別墅追悼已逝的名探包維，忽然不速之客接踵而來，甚至連大名鼎鼎的衛斯理也來湊興。

在與世隔絕的別墅裏，腥風血雨的慘案接連發生。施宇等名探經過抽絲剝繭的追查下，終於發覺衛斯理最具嫌疑。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情俠無情刀

都市黑社會傳奇故事／藍可

文・圖 天飛



一山二虎　難以共存

下午七時四十五分，這一天，整日無雨。

夜色漸濃。

在福星酒家中，吃人王已經喝了兩瓶白蘭地，而且，還把五道精美的小菜掃了個清光。

他把五道精美的小菜，都掃進自己的肚子裡，還有一道，是羌葱焗鯉魚。

吃人王姓王，原叫做王笑。

但在這個城市中，王笑這二個字絕對及不上「吃人王」這三個字的響亮。

他的身材並不太高大，但整個人却結實得如鋼鐵一樣。

他的拳頭，已打死過了十二個人，至於被他打斷骨骼的，或打成殘廢的人，更是無可計算。

他用自己的拳頭，打出了他的江山。

他並不是個英雄，而是個流氓，一個吃人不吐骨的惡流氓。

但是當一個人有錢有勢的時候，就算流氓也會變成紳士。

現在吃人王已經很有錢。

不但有錢，而且更有勢。

在這個城市中，除了不怕死的人之外，絕大多數人都怕他七分。

不怕他七分的人，也最少怕他三分。

完全不怕吃人王的人呢？

有沒有這個人？

那當然還是有的，但這種人又多半都已死在他的手下。

近年來，吃人王的手已經很少殺人。

他的手祇會摸女人的大腿、推數以萬元計算的牌九、端着一杯又一杯香醇、陳年的白蘭地。

他漸漸變得像紳士。

＊　＊　＊

但今夜，他在福星酒家的表現，又不太像個紳士了。

他的吃相像隻飢餓的豺狼，臉色却因喝酒過多而變成鐵青。

他喝再多的酒，臉色都不會發紅，祇會發青。

有人說，喝酒臉發紅的人，酒精入了血管。

但喝酒臉青的人，酒精却鑽入了他的骨髓。

但無論酒精入血也好，入骨也好，吃人王却不在乎。

他彷彿有無限的煩惱，這種煩惱足以把他變成一個瘋狂的吃人魔王。

＊　＊　＊

羌葱焗鯉魚來了。

他倘若是換了別人，這一條魚一定再也嚥不下去。

他已喝了不少，吃得也不少。

但這條又肥又大的鯉魚擺在桌上還沒有兩分鐘，整條鯉魚祇剩下一堆骨。

他的胃口眞不錯，看來就算再來三條鯉魚，他也可以照吃不虞！

普通人若是心情不好的時候，胃口一定會比平時差。

但吃人王例外。

雖然他心情不好，但仍然和平時一樣，大吃大喝。

他忽然摸出了袋中的金錶。

剛好踏正八點。

他又向酒家的大門外望去。

他的嘴角忽漸露出了一絲微笑。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推開福星酒家的大門，這人也向吃人王微笑。

這人年紀不大，五官端正，他笑起來的時候，很英俊瀟灑。

無論你怎麼樣望去，他都絕不像個會吃人的人。

他像個很有教養的少年紳士。

但當吃人王看見他的時候，就像巨鯊看見了另一條鯊魚了。

他們都是吃人的人。

＊　＊　＊

這個人絕不是紳士。

他也是個流氓，一個聰明的流氓。

兩年前，他曾打傷了吃人王的一個手下。

那是吃人王最欣賞的一個大力士。

但這個大力士碰到了楚青，就像是石頭碰上了炸藥。

石頭雖然堅硬，但炸藥一爆發，石頭就變成了一堆散砂碎石。

吃人王爲了這件事大發雷霆。

他並不是向楚青發脾氣，而是痛罵大力士混帳，荒唐，胡亂生事，恃勢欺人。

吃人王沒有罵錯。

這個大力士的確如此。

這個大力士的膂力很强，腰力更猶如巨熊般的驕人。

但當他離開這個城市準備回鄉「撿牛屎」的時候，他的腰已經挺不起來。

自此之後，楚青就成爲了吃人王的得力助手。

＊　＊　＊

楚青一向都很守時。

這一點，也是吃人王最滿意的。

吃人王叫他八點正來到福星酒家。

現在剛好八時正。這人就像精確的自鳴鐘般的準確，坐在吃人王的對面。

能與吃人王共進食的手下並不多。

楚青是其中之一。

楚青剛剛坐下，吃人王就問：「你餓不餓？」

楚青搖搖頭。

吃人王再看看這隻金錶，然後淡淡的道：「現在是吃晚飯的時候，你爲甚麼會不餓？」

楚青微微一笑道：「我有一個奇怪的習慣。」

「哦！」吃人王道：「我倒想聽聽是甚麼奇怪的習慣。」

「每當有人死在我手下的時候，我最少會有十二個小時不必吃任何食物，而且不會感到肚餓。」

吃人王輕輕的拍了拍桌子。

「好，幹得好！」

楚青淡淡一笑：「這件事我若幹得不好，又怎好意思坐在你的面前？」

吃人王又笑了。

「你雖然不肚餓，但喝一杯白蘭地總不會拒絕吧。」

楚青點點頭。

吃人王哈哈一笑，揮手叫酒家的侍應領班阿招。

阿招姓招，他叫招平。

招平是個外貌很和善的中年人，他在福星酒家中有不少朋友。

他視顧客如貴賓，而顧客也視他如朋友。

吃人王雖然已喝了兩瓶白蘭地，但他看來仍然相當清醒。

招平走過來，吃人王笑道：「給他一瓶最好的白蘭地。」

＊　＊　＊

白蘭地酒香醉人。

楚青靜靜的坐着。

吃人王替他斟酒。

琥珀色的酒液，斟了滿滿的一杯。

吃人王雖已喝了兩瓶白蘭地，但他的杯中仍然有酒。

「來，我敬你一杯。」

楚青微笑着，他端起了酒杯，緩緩的道：「幫主，你視我如小姪，應該由我敬你一杯。」

「好！」吃人王大笑。

他剛才的煩惱，彷彿就在這一剎那之間消除得乾乾淨淨了。

兩人碰杯。

叮！

吃人王把杯中的酒一仰而盡。

楚青盯着他。

吃人王一面笑，一面把杯子倒轉。

他喝得眞爽快，一滴不留。

但楚青仍沒有把酒喝下。

吃人王又是一笑。

「怎麼啦，難道殺了人之後連酒都不想喝？」

楚青嘆了口氣，半晌才道：「這杯酒還是你喝下去的好。」

吃人王仍在笑。

但他的笑容已漸漸開始僵硬。

楚青突然右手一揚。

整杯滿滿的白蘭地酒，竟完全潑在吃人王的臉上！

吃人王的笑容眞是僵住了。

他本來還想再笑，但現在他已經連嘴巴都不敢張大。

楚青冷冷的一笑。

「這酒很不錯，你爲甚麼不嚐一嚐？難道這是毒酒？」

吃人王連氣都不敢吭出，祇是不斷地用一條手帕把臉上的酒抹乾！

招平的臉色也變了。

他當然知道，這的確是一瓶含有劇毒的白蘭地酒！

* * *

吃人王把臉上的酒抹得乾乾淨淨。

他已把拳頭捏起，而且準備一拳打碎楚青的腦袋。

但楚青的雙腿一彈，整個人就連同椅子一起向後彈退八尺。

吃人王發出一聲怒吼，像豹子般的凌空躍起。

他手裡有一個酒瓶。

酒瓶也是一種武器，而且殺傷力極大。

颼！

酒瓶像箭一般的射向楚青的胸膛。

楚青立刻翻身。

他閃避過吃人王這一擊，突然欺身上前，施展肘拳，向吃人王的腰間撞去。

吃人王立刻聽到一種很沉悶的聲音，楚青這一肘拳打了個結實，而且力道不輕。

吃人王突然屈起了左腿，用膝蓋猛撞楚青胸膛。

但楚青却像一條滑溜溜的魚兒，一轉身就轉過去。

「好小子！」吃人王在咆哮。

福星酒家寧靜的氣氛立時被驚擾，不少膽小的顧客都已經奪門而出。

但在此同時，却又有五個穿着短褂長褲的漢子衝了進來。

* * *

這五個人的身材並不魁梧，除了中間一個人比較高大一點之外，其餘四人的身材都很普通。

他們絕不是普通人。

他們是吃人王的手下，號稱「五條餓狼」。

他們的確是狼。是餓狼。

他們的身材雖然普通，但骨頭却比五十隻狼加起來還大。

他們是殘酷的殺手，也是色中的餓狼。

五條餓狼中，老大是狼中狼溫破天。

溫破天是五狼中唯一已經結婚的人。

他的妻子並不是狼，而是一頭母老虎。

溫破天娶了一頭母老虎做妻子，就只好算是他特別倒霉。

他成親之後「風流艷史」幾乎絕跡，但打起架來却比以前更兇更狠。

溫破天是五條餓狼中的老大，他擅用斧頭。

他用的斧頭並不闊大，也不太沉重，用它來砍別人的腦袋，是最適合不過。

他一進福星酒家，就用斧頭瘋狂地向楚青的臉上劈去。

還有另外四條狼，他們拿着的不是斧頭，而是刀子。

他們沒有看輕楚青的武功。

但對於溫破天的斧頭，他們還是有極大的信心。

可惜他們這一次失望了。

溫破天的斧頭雖然又狠又快，但楚青的拳頭竟比他的斧頭還厲害。

溫破天連劈五斧，他每斧都幾乎有絕對的把握，可以劈在楚青的臉上。

但他每一斧都劈空了。

並不是他的眼睛有問題，也不是他的手不夠快，而是楚青的身子實在太刁鑽。

溫破天忽然覺得一陣天旋地轉，臉上血影暴現，鼻樑間一場糊塗。

他吃了楚青一拳。

其他四狼見狀，立刻揮刀，向楚青追殺過去。

四刀一斧，楚青好像有點吃不消。

但就在五條餓狼最有信心擊倒楚青的時候，溫破天突然被人用一條鎖鏈鎖住了喉管。

用鎖鏈鎖住溫破天喉管的，是福星酒樓一個侍者。

吃人王不認識他。

雖然他是這間酒家的常客，但這個侍應却相當魁梧，令人看了，有一點不相稱的感覺。

溫破天居然會被人用鎖鏈勒住喉嚨，這人顯然不是普通的侍應。

吃人王臉色驟變，一手揪住招平的衣領，厲聲喝道：「他是誰？」

招平淡淡一笑，道：「他叫莫大焉。」

「莫大焉！」吃人王臉色突地發白起來。

招平微笑道：「不錯，他叫莫大焉，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這兩個字剛出口，吃人王已猛然省悟，招平已出賣了自己。

* * *

招平在福星酒家的薪水並不太多。

但他却經常在賭場裡賭博，每一注都比他整個月的薪水還多。

有人以爲他常常贏錢。

其實那是錯誤的，他不但並不常贏，而且常常都輸，不但輸，而且輸得不少。

憑他在福星酒家的入息，當然是入不敷支。

揭穿了，原來他根本就不在乎這一份職業，而他本身，其實也是一個職業殺手。

殺楚青，是吃人王的主意。

他一定要把楚青除去，因爲他發覺這個人太聰明，而且自己的秘密，他知道得太多。

吃人王已考慮了整整三個月。

他發覺楚青這年輕人極難駕馭，而且，他也絕不是那種甘於屈居人下的人。

吃人王是個野心勃勃的人。

這種人最顧忌的，也是野心勃勃的人。

尤其是他的手下，他更不能不步步爲營。

他已發覺到楚青，隨時都有可能背叛自己。

對於楚青，他最少已有五分疑慮。

吃人王的性格，像條狐狸。

通常他對手下只要有一分疑慮，都足以引起他的殘酷殺機。

一分可疑已該殺，又何況五分？

他對楚青的才幹非常欣賞，正因如此，値得可疑的楚青更是非殺不可。

* * *

在這個大城市裡，敢公開與吃人王硬拚的人，是個只有一隻手，但却有三條腿的老小偸。

老小偸現在已不再偸。

就算要偸，也絕不必他親身出馬。

自從他的左臂斷了之後，他的右手就天天都不離一根銀杖。

這一根銀杖，現在已成爲老小偸的標誌。

江湖中人，稱呼他爲銀杖神偸。

而他創立的幫會，就叫銀杖幫。

* * *

銀杖神偸姓孫。

孫步銅就是他畢生唯一的名字。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孫步銅雖然是個小偸出身，但無論闖了天大的禍，他都沒有把姓名更改過一個字。

孫步銅現在雖然快六十歲了，而且還斷了一隻手，但他的精神還是十分充沛。

吃人王雖然掌握了很多不合法的事業，但在賭場的生意上，孫步銅一直都是他最顧忌的對手。

吃人王開設的兩個賭場，分別在金鵝夜總會的地牢，以及在江邊大碼頭的巨鷹貨倉內。

這兩間賭場的生意雖然很旺盛，但比起孫步銅的西廂畫舫却有不如。

本市以豪賭著名的鄧三公子，以前本是金鵝夜總會的常客，但現在却已轉移陣地，在西廂畫舫中賭個天昏地暗。

吃人王差點沒氣爆了肚子。

他幾乎想帶手下去把西廂畫舫拆掉。

但他到底還是忍了下來，因爲西廂畫舫並不是孫步銅的物業。

西廂畫舫的主人，是一個叫宋十少爺的大胖子。

吃人王雖然不怕孫步銅，而且有決心與他拚個你死我活，但對於宋十少爺，他却是不敢得罪。

宋十少爺是宋大帥的堂弟，雖然宋大帥不在本市，但宋十少爺在本市仍是個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 * *

在兩個星期之前，孫步銅從丁香鎭聘請了一個對於管理賭場很有經驗的老江湖到西廂畫舫執掌總管之職。

這個老江湖比孫步銅年輕，約是五十歲左右，丁香鎭的人稱他做鎭長。

但他從來沒有當過鎭長，因爲他每次當選，都堅決謝絕。

雖然他不喜歡做鎭長，但鎭民仍然叫他鎭長。

對於賭場總管職位，他却相當滿意。

孫步銅邀請他擔任賭場的總管，並不是因爲彼此是朋友，而是這個人實在很適合這個職位。

他姓霍名聲，人人叫他快刀子。

快刀子霍聲在二十年前，他已是大上海市金字賭場的第一號打手。

他是個沉着的人，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都會很鎭定的去應付。

但他剛到本市，立刻就和吃人王的手下發生衝突。

吃人王大怒，囑咐楚青把霍聲解決。

其實他這一條借刀殺人之計，楚青若能把霍聲解決，固然是妙事，倘若楚青死在霍聲的手下，他也絕不會難過。

楚青鋒芒畢露，吃人王早就想殺他，除去隱憂。

當然，他倆若是拚個同歸於盡，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但現在，楚青仍然活着。

而霍聲却已死在楚青之手。

* * *

吃人王要把楚青吃掉。

他沒有看輕楚青，殺楚青必須要有一個很週詳完善的計劃。

招平是福星酒家侍者領班，也是吃人王的秘密心腹份子。

他在吃人王的組織裡，身份絕對保密，沒有人知道他竟然就是吃人王的手下。

但吃人王也料不到，招平竟已和楚青勾結。

酒裡有毒，楚青預早就已經知道。

吃人王畢生吃人無數，但這一次，他卻難逃被人吃掉的悲慘命運。

＊　＊　＊

吃人王雖然揪住招平的衣領，但招平出手竟比他還更快。

他在吃人王的腹部打了一拳。

吃人王祇覺得胃部抽搐，痛不可當。

但更令他心悸的，是劇痛中還傳來一陣痲痺的感覺。

招平微微一笑，攤開右手，用手背向着吃人王的臉。

他的右手中指以上，有一枚金色的戒指，戒指上有一根尖銳的鋼針。

鋼針上有血。

但那些血很快就變成了灰黑色。

＊　＊　＊

吃人王姓王名笑。

但現在，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一起發笑，他也笑不出聲來。

他吃了一拳，還中了一毒針。

「招平，你……好狠……」

招平淡淡一笑道：「你完蛋了，再見吧！」

他淡淡的笑着後退。

吃人王却撲前，但立刻就失去了平衡，砰然倒了下去。

這時候，是晚上八點十一分。

＊　＊　＊

在露台已坐了整整一個小時的孫步銅，忽然覺得有點冷。

風不太冷，心却很冷。

他緊緊的揑着唯一的右拳，恨不得立刻把楚青的臉打碎。

在五個小時之前，楚青用一把尖刀，在霍聲的胸膛上刺了三刀。

霍聲雖然有快刀之稱，但楚青的刀比他的刀更快，也更準更狠。

霍聲是不是已經老了？

如果霍聲都已衰老，那麼孫步銅自己又如何？

孫步銅有不少朋友。

但像霍聲這種朋友，却是寥寥無幾的。

他把霍聲從丁香鎮中聘請過來，最少有五成因素是爲了他想和這個老朋友在一起。

但現在，老朋友已經變成了一具屍體。

奇俠司馬洛

天客

馮嘉 著

天客

馮嘉 著

陸球恩來自一個遠到地球人不知有其存在的星球。他到地球來是要追捕一個在遺傳上有缺陷專做壞事的同類。

離開了自己的星球，不一定能發揮到應有的潛力，於是陸球恩求助司馬洛協助，但，發現到要追捕的天客竟附在人的身上，利用人體進行各種犯罪活動，使事件更爲複雜。

每本 HK$32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吃人王！

楚青！

這兩個人的名字，孫步銅絕不會忘記的。

＊　＊　＊

楚青是吃人王的得力助手，這兩年間，吃人王的勢力又擴展了不少，楚青居功至偉，那是毫無疑問的。

但吃人王擔心會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

楚青之勾結招平，還有一個叫莫大焉的江湖殺手，聯合反叛吃人王。

吃人王沒有看錯楚青，他對楚青起疑並不過份。

可惜他還是算漏了一個招平。

就在這一天的晚上，五條餓狼變成了五條死狼，而吃人王也被楚青和招平吃掉了，連屍骨也被拋進江中去了。

吃人王的江山，現在已變成了楚青和招平的了。

而「青平幫」也在這一天的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正式成立了。

幫中設立兩位幫主，那自然是楚青和招平就任。

從此之後，這個地方就更多事了。

＊　＊　＊

一連五天，太平無事。

吃人王被殺之後的五天，居然會平靜無事，這一點就連楚青都感意外。

他已控制了吃人王的地盤。

但他是否可以高枕無憂？

當然並不。

他還要提防着孫步銅。

而孫步銅也要步步爲營，霍聲被殺，使他提高了警惕之心。

他絕不能再有錯失。

＊　＊　＊

又是一個美麗的黃昏。

在一間古老的雕刻工場裡，所有的員工都已下班。

但在雕刻工場的一個角落裡，還有一個人不斷地埋頭苦幹。

他是個很年輕的雕刻匠。

他的手掌寬大，但却十指瘦長，握着雕刻刀的時候，眼睛可以長時間不眨動，他是個聚精會神的工作者。

在這間雕刻的工場中，雕刻匠所雕刻的工藝品，通常都被老闆所指定的，如果老闆要雕一個牛，你就絕不能雕一隻馬。

但他例外。

他雕刻甚麼都可以，老闆絕對不會指定他去雕刻一些甚麼。

現在他雕刻的是一個少女。

這個少女的臉孔很清秀，一雙眸子彷彿如星星，很奇怪，這雖然祇是一具木雕像，但眼睛居然就像眞人一樣。

他雕刻的人像，名字叫秀秀。

而這個年輕的雕刻家，他叫小董。

小董姓董，又有人叫他小古董。

如果他的年紀再增加三十年，他一定會被人稱老古董。

雖然他很年輕，祇有二十五六歲，但這個人的性格，沉實得眞像個六十歲的孤獨老人。

他很少與人交談，更少與人談笑。

他彷彿有很多憂愁在心內，也彷彿藉着手裡的刀，雕刻的刀把心裡所有的憂愁都渲洩在木雕像上。

在雕刻工場上，他是個很勤力的工作者。

然而，他的生產速度，却比初學雕刻的人還要慢。

他推着雕刻刀的時候，就算你把滿漢全席擺在他的身旁，他都不會感到興趣。

他在這裡工作整整有兩個年頭了。

但他所雕刻出來的東西，比起別人在一個月裡所完成的還要少！

但老闆沒有怪他。

他依然領着一份很不錯的薪水。

然而，沒有人妒忌他，也沒有人講他甚麼閒言閒語。

因爲他雕出來的製品，都被人以高價搶購一空。

＊　＊　＊

整個雕刻工場中，除了一個已經快七十歲的老看更之外，就祇有小董仍然在工作。

老看更祇剩下了八顆牙齒和一副老骨頭。

他除了喝酒之外，對於其他的事都已經不感到有甚麼興趣。

可惜他的薪金並不多，在一個月之中，他最少有十天沒有錢喝酒。

今天，又是他「吊癮」的日子。

如果他有錢，現在一定會高高興興的捧着那個銅酒壺，到昌江酒莊裡去買酒。

他煮了兩碗糯米飯，這是他今天的晚餐。

正當他準備吃糯米飯的時候，他看見門外有一個人向他招手。

老看更的心中一陣卜卜地跳。

因爲這個人向他招手的時候，另一隻手居然提着一個透明的酒缸，缸裡還裝滿了酒。

＊　＊　＊

老看更認識這個人。

他是小董的朋友，小董稱呼他阿野。

阿野是一個很英俊瀟灑的年輕人，老看更每次遇到了他，少不免總會得到一些好處。

現在阿野在他酒癮發作的時

候，拿了一缸酒給他，老看更更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

他覺得，這是比「雪中送炭」還更好的餽贈。

凍死雖然可怕，但他寧願凍死，也不願意「吊酒癮」而死。

當然，沒有酒喝不會致死，但對於老看更來說，那種滋味恐怕比死還難受了。

通常在這個時候，任何探訪的客人，都被謝絕。

但阿野却可以進工場之內，老看更需要的是酒，而他所需要的，却是要見小董。

＊　＊　＊

當阿野走到小董的背後還不到一尺的時候，小董冷冰冰的聲音就緩緩的說道：「你找我？」

「當然是找你。」阿野淡淡說：「這裡除了老看更和你之外，已再沒有其他人，我總不成來找那條老醉貓的呀？」

「別得罪別人。」

阿野的目光，盯在小董的雕刻像上。

過了半晌，他才說道：「難道直到現在，你還忘記不了秀秀？」

小董冷冷的道：「我爲甚麼要忘記她？」

阿野道：「她現在是個婊子，這種人你又何必對她……」

小董的手彷彿在顫抖：「你若再侮辱她，我就把你攆了出去。」

阿野嘆了口氣。

「好，我不提她，但你應該是個辦大事的人，你怎能可以長久在這種地方，消磨自己的壯志，浪費青春的歲月？」

小董道：「哼！那是我的事，與你無關。」

「不！」阿野的聲調强而有力：「你如果是我的普通朋友，我可以不管，但你不同。」

小董冷冷的道：「我有什麼不同，只會雕刻木像。」

阿野道：「難道你不想把秀秀從火坑裡救出來？」

小董的臉色突然一陣青一陣白。

阿野道：「控制秀秀的，是宋十少爺，只要把宋十少爺打垮……」

小董深深的吸了口氣，轉過身子問阿野：「你有把握？」

阿野搖搖頭。

但他立刻又道：「雖然我沒有把握，那是指我單獨一個人而言，要是加上了你的幫助，那事情就最少有五成機會。」

「五成機會？」

「不錯。」

小董把雕刻刀深深的插在木桌上，良久再道：「只要有一分機會，我都不應該錯過。」

阿野道：「宋十少爺雖然手下人强馬壯，但他並不是完全沒有弱點的。」

小董道：「他的弱點你知道在什麼地方嗎？」

阿野道：「在西廂畫舫。」

「西廂畫舫？」

「不錯，只要把西廂畫舫奪了過來，他一定願意把秀秀拿出來交換。」

小董又抽了口冷氣：「西廂畫舫是孫步銅的賭場，你想把這間賭場搶了過來？」

阿野道：「難道你怕？」

小董道：「吃人王那方面……」

阿野淡淡一笑：「吃人王已經去見一個人了。」

「誰？」

「閻王。」

「什麼，他已經死了？」

「千眞萬確。」

「病死的？」

「不是。」

「是給人殺死的？」

「不錯。」阿野露出了一個很愉快的笑容：「把他幹掉的人就是招平。」

「招平？」

「招平要幹掉吃人王，並不是一件難事，他是我的最佳助手。」

小董吸了口氣道：「既然你已有了招平，又何必還來找我？」

阿野冷冷的一笑：「招平是個怎麼樣的人，相信你也知道。」

小董道：「剛才你還在說，他是你的最佳助手。」

阿野搖搖頭道：「雖然如此，但咱們並無眞正的友情存在。」

「你認爲如此？」

「不錯，我相信自己的想法不會錯的，招平遲早都會把我像吃人王般的吞掉。」

小董點頭。

阿野又接着的說道：「但你不同，你是和我一起長大的，咱們是老朋友，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同時，我很了解你，你根本沒有任何野心。」

小董緩緩道：「你叫阿野，野心極大，但我是個小古董，又何來什麼野心！」

阿野淡淡一笑：「所以，咱們一定會合作愉快。」

＊　＊　＊

阿野是誰呢？

秀秀又是誰？

答案：阿野就是楚青的乳名。

而秀秀則是小董的心上人。

現在，秀秀又落在宋十少爺的手裡。

宋十少爺不但是西廂畫舫的主人，同時更是十大美人樓的老闆。

十大美人樓是青樓。

秀秀的父親欠下宋十少爺三千

塊大洋，現在秀秀已成爲十大美人樓的十大美人之一。

＊　＊　＊

黃昏已被黑夜吞噬了。

雖然黑夜已經降臨，但金鵝夜總會却是個不夜天的地方。

這裡本來是吃人王的地方。

但現在，這間夜總會已易主，老闆是楚青和招平。

吃人王倒下去之後，夜總會的生意好像比以前更旺盛了一點。

據說有不少捧場客，他們都是來祝賀楚青和招平。

雖然現在時間還早，但金鵝夜總會中餘下來的座位已無多。

這個時候，金鵝夜總會的地牢，更加熱鬧了。

那是一間豪華的賭場。

＊　＊　＊

招平不在賭場，他在夜總會的一個角落中，靜靜的欣賞音樂。

音樂的節奏很慢，那是極具抒情的南方小調。

他已辭退了福星酒家那份工作。

福星酒家的老闆沒有挽留他。

不是不想挽回，而是不敢挽留。

自從吃人王死在招平手下之後，招平已成爲了這個城市的大人物。

他和楚青不在這裡，他在江邊大碼頭的巨鷹貨倉內。

巨鷹貨倉在白天是苦力工人進出的地方。

但到了晚上貨倉內部便成爲了一個寬敞的賭場。

這裡本來也是吃人王的地方，吃人王的生意。

但楚青是否眞的在巨鷹貨倉的賭場中呢？

＊　＊　＊

一連聽了兩首悅耳的南方小調，招平忽然覺得腹部有點痛。

也難怪，近幾天來，他吃肥膩的食品未免是多了一點。

他必須到厠所去。

金鵝夜總會是上流社會人物進出的地方，這裡的消費是全市最高級的。

所以，這裡的厠所也特別乾淨、寬敞，而且還有陣陣法國香水的氣味。

在這種地方解決內急，乃人生一樂也。

可是，招平進這間美麗的厠所後，他忽然看見一件怪事。

厠所裡面竟然有一尊比他還高大的木刻像。

那是一個古代將軍的木刻像。

招平呆住了。

他怎麼也想不出，這個木頭將軍是誰擺放在厠所內的。

但就在他發呆的一刹那，這一尊木像的胸間，突然射出一把兩尺長的尖刀。

招平猛然一驚，急退。

但他退後的速度，遠不及這把刀射出來的速度快。

颼！

木頭將軍同時裂開，露出了一張陰冷的笑臉。

血影驟閃。

厠所的牆壁，被血跡所染污，招平的雙目向外突出，臉色驚怒交集。

「是你！」

「不錯，是我。」

木頭將軍完全裂開，裡面竟然藏着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就是青平幫的另一個幫主——楚青。

＊　＊　＊

招平的胸間已吃了一刀。

這一刀已使招平無法再站得穩，楚青預料他在半分鐘之內就得嚥氣。

但他估錯了。

半分鐘過去，招平仍然在掙扎，甚至破口大罵楚青。

直到四十五鈔鐘之後，招平才帶着極度憤怒的神情頹然死去。

＊　＊　＊

楚青從厠所內緩緩走出，看他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剛剛殺死了一個人。

他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尤其是在殺人之後，他更冷靜。

這一個木頭將軍，是楚青叫小董雕刻出來的。

小董已將這個木頭將軍雕好了整整兩個月，他一直都不知道楚青要殺誰。

這一個木頭將軍是空心的，裡面能夠藏得下一個人。

現在，楚青已把這個木頭將軍充份的利用。

他只是希望木頭將軍能使招平產生一陣子的錯愕。

只要招平一秒鐘的錯愕，楚青就有八成的把握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他成功了！

招平死前感到最後悔的，就是自己爲什麼不早一步向楚青動手。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這十個字是半點沒有說錯的。

＊　＊　＊

孫步銅現在不是個小偷。

吃人王死後，他幾乎就是這個城市黑道中最有勢的大亨。

當然，他絕對沒有忘記，宋十少爺的權勢比起自己更大。

但宋十少爺並不能過份明目張膽的去幹。他畢竟是宋大帥的堂弟。

吃人王死在招平的手下，他並

不感到很愉快。

因爲他想親眼看見吃人王倒在自己手下，最好就能親手把他殺死。

現在，他最憎恨的人就是楚青。

楚青殺了霍聲，這一段仇恨，孫步銅永遠是不會忘記。

孫步銅並不怕楚青。

因爲他有宋十少爺在背後撐腰，就算楚青勢力再大，他也不敢去打西廂畫舫賭坊的主意。

但他的想法是否太樂觀了一點呢？

* * *

十大美人樓距離西廂畫舫並不遠，論到建築規模的宏偉，修飾之華麗，前者更在後者之上。

十大美人樓能吸引人的，當然就是裡面的活招牌，十大美人。

據說十大美人之中，最少有五個還是處女之身。

秀秀就是其中之一。

* * *

秀秀不會唱歌，也不懂喝酒。

她唯一最大的本領，似乎就是能彈奏琵琶。

她在十大美人樓的日子已不算短淺，但直到現在，誰也沒有沾過她分毫。

可以說，宋十少爺對她總是呵護備至的。

宋十少爺並不是急功近利的人。

他把秀秀養得白白胖胖，整個人看來，更是嫵媚絕麗無比。

以前，宋十少爺總是嫌她瘦了一點。

但現在，她胖了。

她胖得絕不臃腫難看，她就像一朶快將盛放的花朶，但又始終還是稍帶幾分迷人的嬌嫩。

現在十大美人樓的生意很好。

宋十少爺忽然在這個時候，召喚秀秀到絕色軒來。

* * *

秀秀不愧是人間絕色，連宋十少爺都被她所吸引。

能夠眞正吸引宋十少爺的女人並不多，而秀秀却又是最吸引宋十少爺的一個。

天上無月，祇有點點疏星。

秀秀的眸子也像星。

宋十少爺拉着她的手，白滑如脂的玉手，嘴裡露出狐狸的微笑。

雖然他很胖，並不像條狐狸，但他的笑却如狐狸般的狡黠。

「秀秀，妳比以前又漂亮了不少。」

秀秀垂下臉，神態就像個新娘子。

宋十少爺笑得更愉快：「妳老實的回答我一個問題。」

秀秀仍然是緘默着。

宋十少爺又道：「楚青有個老朋友，妳可知道他是誰？」

「老朋友？哪一個，哪一種老朋友？」

「自小一起長大的老朋友。」

「我不知道他有這麼的一個朋友。」

「妳眞的不知道？」

秀秀仍然搖搖頭。

宋十少爺嘆了一口氣，手掌突然一陣收緊。

秀秀「唷」的一聲叫了出來。

宋十少爺冷冷一笑：「妳一定知道的，那人是誰？我要妳親口說出。」

秀秀咬緊嘴唇，仍然搖頭。

她的手已被宋十少爺捏得很痛。

但她不說。

她不知道，還是不肯說？

宋十少爺冷冷的道：「妳若不說出這個人的名字，我就把妳的手捏斷。」

秀秀的臉發白。

宋十少爺的手又捏得更緊。

「快說！」

秀秀仍然搖搖頭：「我不知道。」

宋十少爺的臉彷彿已漲成紫紅色，他突然鬆開了手，然後一個耳光重重的打在秀秀的臉上。

秀秀仍然站着。

她甚至連脚步都沒有移動過一步。

「好，算妳有種，捱得疼，但小董若被人宰掉，那可不能怪我。」

秀秀抽了一口冷氣。

她突然朗聲道：「你要折磨我也就是了，何必向小董開刀？」

宋十少爺嘿嘿一笑：「妳現在總算承認知道楚青的朋友，就是小董了。」

秀秀吸一口氣，道：「楚青是吃人王的手下，他與你有衝突我知道，但小董甚麼都不懂，也甚麼都不理……」

「住口！」宋十少爺咆吼如雷：「小董若是甚麼都不懂，他怎會把招平都宰掉？」

秀秀道：「誰是招平？」

宋十少爺「哼」了一聲：「吃人王已死在招平的手下，而招平却是我在吃人王身邊佈下的臥底。」

秀秀有點不明白，她知道的事，本來就並不多。

「小董殺了招平？」

宋十少爺冷笑道：「他沒有親自出手，他爲了殺招平，却雕刻了一個木頭將軍。」

秀秀更不明白宋十少爺在說甚麼。

她已明白了一件事。

楚青與小董已聯合在一起。

* * *

宋十少爺今天的心情並不好。

就在他很不高興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一個令他吃驚的消息。

「青平幫」居然率衆到西廂畫舫去鬧事。

能夠闖到西廂畫舫賭坊鬧事的人，以前一般都認爲祇有吃人王才有這膽量。

但吃人王沒有這樣做。

反而他倒下去之後，楚青竟然做出這種驚人的事。

西廂畫舫賭坊的老闆孫步銅，他知道遲早都會與「青平幫」一拚高下。

但他沒料到楚青的進攻，竟然來得這麼早。

不過，他早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他不怕吃人王，也不怕楚青。

可是，他似乎算漏了一個人。

他算漏了小董。

* * *

小董，是甚麼人？

孫步銅也不知道。

他甚至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人的名字。

但小董現在已代了招平的地位。

招平剛殺死吃人王，想不到在短短的數日之後，又被楚青所殺。

楚青這一着，連孫步銅都認爲楚青很高明。

楚青與招平之間互相利用，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可能和平共存。

但他們之間的火拚，畢竟還是來得太突然來得太早。

不過，這一戰進行得很順利。

招平在厠所中，連一招都擋不住，就宣告完蛋了。

但楚青絕對沒有放鬆自己的計劃。

他好像一口氣就想把整座城市吞下來似的。

無論是誰也都不能阻碍他的野心發展。

他的乳名叫野。

他的野心的確不小。

* * *

西廂畫舫賭坊之內，燈火輝煌，衣香鬢影。

這裡是全市最豪華的賭場，雖然這是不合法化的生意，但祇要經營者有辦法，不合法的事業，往往比合法化的事業更容易辦得多。

孫步銅能夠把這間賭場辦得如此完善，他雖然說與宋十少爺很有關係，但孫步銅本身也的確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這幾天以來，孫步銅已囑咐手下要小心一點。

吃人王雖死，但楚青這一個年輕人的實力也絕對不容低估。

楚青果然來了。

他居然連宋十少爺的帳都不賣，看來他比吃人王還更兇狠得多。

當孫步銅知道楚青要來硬碰賭場的時候，他立刻就傳令，宣佈今天暫停營業。

雖然當時的賭客已有不少，但賭場既然宣佈停止營業，就沒有誰敢在這裡賴下去。

賭客們並不笨。

他們彷彿也有一種特殊的觸角，嗅到了一種腥風血雨的氣味。

* * *

偌大的西廂畫舫，賭客很快就走得乾乾淨淨。

他們祇想賭錢。

但現在並不是賭錢的時候。

現在有人要賭命。

* * *

無論是賭錢也好、賭命也好，孫步銅的神態絕不會太緊張。

他並非初生之犢，而是一個富於經驗的老江湖。

楚青敢闖到這裡來，當然有所準備。

孫步銅手持銀杖，坐在西廂廳中。

西廂廳，是西廂畫舫賭場開骰寶的地方。

孫步銅靜靜的坐在一張酸枝椅上，兩旁共站着八個黑衣漢子。

他們每個人的腰間都插有一雙黑漆發亮的鐵斧。

「黑斧八傑」是孫步銅近數年精心訓練出來的傑出戰士，他們每個人的斧法，都已練得極爲純熟，尤其是精斷喉斧法。

一斧擊中咽喉，絕對立即致命。

這八個人，就是孫步銅的其中一套本錢。

這套本錢，是用來賭命的。

* * *

孫步銅靜靜的坐在西廂廳中，不停地在把玩着三顆骰子。

他隨手撒出，一次又一次的撒出。

那三顆骰子有時候變成一二三，有時候變成四五六，有時候三顆都是四，的確變化很大。

每個賭徒都不想輸。

但又有多少個賭徒，是眞正的大贏家呢？

* * *

西廂畫舫賭坊沒有總管。

因爲剛聘請回來的賭場總管霍聲已死在楚青的手上。

不過，副總管仍然活着。

賭坊的副總管，是個四方臉，鼻子上有顆黑痣的壯漢。

他喜歡玩笛，每當有空的時候，他就奏笛自娛。

他能吹奏的並非竹笛，而是鋼笛。

這一根鋼笛，已經敲碎過三個人的腦袋。

這個副總管，姓管名中原，渾號是「專打惡人」。

* * *

專打惡人。

但很奇怪，管中原本身其實也是個大惡漢。

他並非絕對蠻不講理，但和他講理，倒不如省點氣力，準備與他結結實實地打上一架。

再不然，就好好地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能夠駕馭管中原的人並不多。

他以前也曾在一間小賭場做過總管的職位，但結束這間賭場的老闆，居然給他用鋼笛打斷了四條肋骨。

自此以後，很少人再敢聘用他。

別人不敢，但孫步銅卻例外。

他認為管中原雖然脾氣暴躁，但他也有他的優點。

他的優點就是盡忠，負責。

那個賭場老闆被他打斷了四條肋骨，別人看來總是認為管中原不對，但孫步銅卻另有一種看法。

他認為管中原打得好。

因為那個賭場老闆欺負他的表妹。

但管中原卻隻字不提，他不想把這件醜事宣揚出去。

老實說，他沒有把這個賭場老闆一笛打死，已經相當的手下留情了。

* * *

管中原就是這麼的一個人。

他可以欺負別人，但別人若欺負他，就一定會得到可怕的報應。

在西廂畫舫賭場中，他總算已比較少惹是非。

在他來說，近來真是安份守己之至。

現在，居然有人明目張膽的要來到西廂畫舫賭場惹事生非，管中原當然是先鋒將軍，打其頭陣。

他在西廂畫舫賭場的門外攔住了青平幫的人。

青平幫，本是楚青與招平合組而成的一個幫會組合，但現在招平已被殺，倒不如稱為楚青幫更為適合。

西廂畫舫賭場先鋒將軍是管中原，而楚青卻派出了一個青臉青衣的漢子對付他。

這個漢子不但青臉青衣，連一雙鞋子和襪子也居然都是青色。

還有，他手中有一把屠刀，也是青色的。

這個人在江湖上很有名，他叫「青蜢子」。

青蜢子梁草就是他。

梁草在文學程度上來說，的確是個草包子。

但他的「青蜢刀法」卻在十五年前便已打出了響亮的名堂。

管中原看見梁草，幾乎眼睛都紅了。

他倆當然是認識，因為當年那個被打斷四條肋骨的老闆，就是在梁草唆使下，才向他表妹下手。

管中原所以只打斷那老闆四條肋骨，就是姑念他是被梁草所擺佈。

但梁草又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唉，越扯越長，原來管中原也不是甚麼好東西，梁草也有個表妹，她也給管中原欺負了。

一報還一報，冤冤相報無了期。

這是風流債，還是糊塗帳？

但無論是風流債也好糊塗賬也好，現在已經是到清算的時候了。

龍虎雙決鬥，情仇兩皆空。

管中原帶了十八個白衣打手在西廂畫舫賭場的門外，攔住楚青手下。

梁草第一個衝前，冷冷的道：「你可知道何謂螳臂擋車，飛蛾撲火？」

「撲你娘個屁！」管中原的脾氣不大好，他說話的聲音和詞令都不大悅耳。

但梁草好像一點都不在乎。

他絕不動氣。

他只是冷冷的道：「連屁你也撲，莫非我娘的屁是香的。」

管中原的臉色突然發青：「你這個人好卑鄙。」

梁草冷然道：「難道你很高尚？」

管中原怒道：「吃俺一笛。」

怒叫聲中，他的鋼笛已向梁草的頭上「砰」一聲砸了下去。

好兇猛的一笛。

但梁草這人的確像隻靈活的草蜢，管中原這一笛剛砸下，梁草便已跳到左邊五尺之處，管中原這一笛自然是落空了。

梁草與管中原交手了，而管中原的十八個白衣打手也紛紛亮出武器，與楚青的手下對峙着。

形勢異常險惡，劇戰即將開始。

* * *

正當管中原與梁草殺得難解難分之際，西廂畫舫賭場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衣服畢挺，面孔冷冰冰的中年人。

他並非孫步銅的手下，而是宋十少爺的師父駱駝。

駱駝號稱沙漠之舟。

但這個人叫駱駝，並非是他的外號，而是他根本姓駱名駝。

但駱駝這一個人，一點也不像駱駝。

駱駝並不好看，牠的長相甚至有些怪異。

比起馬，駱駝更醜陋得多。

但一個姓駱名駝的人，他的長相絕對不像駱駝，也不像一匹馬。

他是一個人。

而且是很好看的人，很有風度的男人。

雖然他的年紀大了一些，但看來仍然極富吸引異性的魅力。

他是宋十少爺的師父。

但宋十少爺的武功，卻有人傳說他比駱駝更厲害。

是耶？

非耶？

這一點，宋十少爺的心中很明白。

傳說畢竟是傳說，有些傳說就是胡說八道，毫無根據的。

宋十少爺的確是懂得武功，但他的武功只配去欺負那些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比起駱駝，宋十少爺實在相差得太遠了。

駱駝是宋十少爺的師父，但宋十少爺卻又是駱駝的老闆。

駱駝每個月花費並不少，而他所用的每一塊錢，都是宋十少爺給他的。

所以，駱駝對於宋十少爺的忠心，是絕對不必懷疑的。

駱駝並不想爭名。

一個有名氣並不一定是件好事。他認為有名，倒不如有錢花更好一些。

* * *

駱駝從西廂畫舫賭場走了出來，他目光先盯着的人並不是梁草，也不是楚青。

他盯着的是小董。

小董從未見過駱駝。

駱駝也從未見過小董。

但小董一看見這個人，就已知道他是駱駝，而駱駝一看見他知道他就是小董。

小董的手裡有一把刀。

那不是殺人用的刀。

那是一把雕刻刀。

但駱駝卻很清楚，雕刻刀不但可以用來雕刻，也可以用來殺人。

在武功高強人手中，不論是雕刻刀也好，甚至是一根平凡的木頭也好，也同樣可以殺人。

而且，雕刻刀極其鋒利，使用的時候，也相當靈活，小董敢以雕刻刀作為武器，當然是有理由的。

楚青用盡辦法，邀請小董助拳，就是希望借助他來對付駱駝。

孫步銅不容易對付。

駱駝也絕非善男信女。

要把西廂畫舫賭場搶過來，這兩個人是必須要除去的。

* * *

管中原與梁草的激戰，使人有點呼吸窒息的感覺。

梁草就像一隻青色的草蜢，但草蜢只會叫，而不會揮刀。

而梁草手裡的青屠刀，卻可以把管中原斬開幾截。

他的刀很快。

管中原的鋼笛狠勁與速度，也令人看得為之一陣目眩。

管中原突然一聲暴喝，手中鋼笛去勢急如電閃，一連十五笛，全部都向梁草的咽喉招呼。

管中原果然是個高手。

但梁草仍然穩如磐石。

他的步法與刀法，完全沒有被管中原的一輪急攻而有所變亂。

他已全力施為，但仍然無法把梁草傷在鋼管之下。

梁草一聲冷笑。

他手中的屠刀忽然變得像一張巨網，迎頭向管中原撒下。

這一輪急攻來得很突然。

管中原本就連對方的刀法是從什麼角度殺出來的也看不清楚。

他大驚。

他急急向後倒退，就像海中的小蝦忽然迎面碰見了一條張開血盆大口的惡魚。

但梁草的刀卻要命得很，管中原雖然倒退得快，但仍然無法避得開梁草的刀。

颼颼！

一連兩刀。

那是令人震慄的響聲。

管中原沒有發出慘呼。

因為他的咽喉已被梁草連劈兩刀，並且連腦袋都甩掉下來。

好殘酷的刀法。

梁草冷笑，把屠刀上的血抹在靴底之上。

管中原瞪大了眼睛，他和梁草之間的恩怨，已到此結束。

管中原的生命之火，也同時燃點到了盡頭。

* * *

管中原倒下去之後，立刻有人輕輕的在鼓掌。

「好刀法，果然不愧為『青蜢刀王』。」那是駱駝的掌聲和駱駝的稱讚。

梁草冷冷一笑。

「青蜢刀法四個字，梁某愧不敢當，想閣下就是宋大少爺的師父駱先生吧？」

「不錯，正是區區。」

「據說閣下擅用一把追魂扇。」

「雕蟲小技而已。」駱駝淡淡一笑道：「以武器而論，又怎及得上梁兄的青屠刀？」

梁草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駱駝忽然嘆了口氣，道：「梁兄雖然刀法不錯，但卻未免人格卑鄙了一點。」

梁草神色一怔：「未知駱先生是何所指？」

（未完・一）

湖海奇聞軼事錄／方心蓮・文　可飛・圖

俠骨丹心



滿腔熱血　激昂壯烈

三賢府是杭州大戶人家，有清一代，享盡榮華富貴，到聖祖乾隆皇時，三賢府的子孫，再不願意在朝爲官，兄弟三人退隱林下，優遊江湖，結交天下英雄好漢，他們自己的武功益發精進嫻熟。

謙受益，滿招損，在江湖上，有名的人也是最危險的人，樹大招風，盛名所累，比比皆是。

三賢府鋒芒盡露，清廷猜忌，反清志士又懷疑，可以想像到，他們的麻煩實在太多太多了！

與他們關係好的，有的誅了九族，有的廢了武功，連累朋友，自古以來，恐怕沒有比三賢府更厲害，更具影响力了。

大哥許謙，二弟許元仕，三弟許守誠今日竟然齊集在三賢府，可說是很意外的事。

三賢集首，必有大事。

究竟有甚麼事，立刻又引起了一連串的騷動，表面上很平靜，暗中却掀起軒然大波！

三賢府是欽命御建，氣派豪華，府第佔地極廣，亭台樓閣，曲橋水榭，集天下巧匠工藝之大成。

西子湖畔，這是何等美好風光，湖光山色，令人流連忘返，不知歸去！

這正是三賢府門口，充滿着寧靜和平的氣氛。

大清早，旭日的金光裡，湖面染上了燦爛的金黃色，環湖的花草樹木也染上了醉人的金色。

今天，門一打開，就發現了怪事。正門口，有位仁兄坐着，身前放着柄長刀，他自己呢？頭髮亂糟糟的，看不出多大年紀，衣着不長不短，毫無裝束可言。

三賢府裡僕人老李，每日負責打掃門口，此時正想拿掃帚出門時，一股淩厲的殺氣衝擊而來，令他不寒而抖，疾退三步，他雖然不明白這是殺氣，但是，面對着它，却有股寒森森的，處於死亡邊緣的感覺。

這怪人的雙目緊閉，盤膝而坐。

老李大怒，三賢府是何等威風，豈容人在門口坐着，當即大喝一聲：「喂！你是甚麼人，竟在大門口坐着，到底是幹甚麼？」

那怪人仍然端坐如故，似乎已睡着了。

老李平時依仗三賢府的威風，在外邊說話，威風八面，聲音大，雖然有時嗓門子大，還挺有用，即使強詞奪理吧，聽的人也只有受着，很少有人反駁，更別說甚麼吵鬧打架的事情了。

今天呢？似乎不大靈光，他老李祇能張嘴，打架就不行了，再三呼喝之下，沒有效力，立即往門內走去請救兵，三位少爺正在忙着練功夫。

「甚麼話？」老三許守誠叫將起來。

「我們去看看再說。」老二許元仕淡淡道。

老大許謙，神色平靜，絲毫不現七情六慾，跟着二位兄弟往門口走去。

這時，路上行人漸漸多了起來，大概也看到這怪人不正常的行動，似是尋隙，三賢府豈是好惹的，看來必然有好戲上演了。

許守誠衝出門口，陡地神色一變，這怪人雖然眼睛閉着，他那淩厲的殺氣有如排山巨浪，簡直有如無形，許守誠本身也是一個高手，感應比常人更敏銳，他眞想不到，中原道上，有這種裝扮的特級高手。

「閣下來到寒舍門口，當有所爲，請說明來意。」老大許謙平和的幾句話，外表上很平常，內行人却是大爲震駭，好深厚的內家勁氣，怪人身前殺氣，立即受到了打擊，頓時出現了缺口。

「好，很好。」那怪人緩緩站起來，聲音有點怪氣，似乎不是中原人物。

「你是甚麼人，報上名來！」老三許守誠喝問道。

「清源太郎東瀛人士，聽說許家三雄，英勇無敵，特來請教！」怪人淡淡的答道。

「無敵二字，不敢承擔，比武嘛，倒可以奉陪。」老三許守誠笑道，神情頗自得之色，普普通通說話，無關痛癢，但這清源太郎可不是普通武士，在他口中所說，自然另有一種滋味。

許謙知道這位三弟性情豪爽，直腸直肚，人家只要幾句甜言蜜語，他就會把心掏給人家，到頭來吃虧上當的還是自己！

這清源太郎一身武學，已到了以意御刀，殺人於十丈開外，自己這位三弟或可抵禦，但也十分吃力。

許謙當面自然不好明說，只有用眼色往二弟許元仕臉上望了望。

「我用劍來會會東瀛的神奇刀法。」許元仕朗聲道，「算是把這一場比武接下。」

「好！」清源太郎很高興，這傢伙嗜武成癖，只要聽說那兒有絕頂高手，他就去找人比試，自己究竟是生是死，那後果他根本不計較了。

這時，僕人已送來許元仕的青冥劍，他們本可以回到院內比武，但清源太郎孤身一人，萬一有個死傷甚麼的，外人不知就裡，定說三賢府是用詭計或仗着人多取勝，他們反正不怕人看，所以索性大方些，就在門口比試吧。

清源太郎見許元仕握劍在手，神色一凝，緩緩的抽出長刀。

許元仕不敢怠慢，也抽劍在手，凝神待敵。

「嘿！」清源太郎輕叱一聲，長刀微伸，頓時刀光大盛，殺氣如山湧出。

這時與剛才不大相同，只聽到絲絲之聲，周圍方圓十丈之內，只感到寒森森的殺氣，功力稍爲差點，只怕承受不住呢。

許元仕內功精湛，定力尤是勝人一籌，絲毫不爲所動，氣與神會，頓時劍氣如虹，將對方殺氣抵住。

二人比試氣勢，往往可不戰而勝，輸的人只怕性命堪虞，其中凶險，可想而知。

大約半盞茶時分，仍然無甚動靜，看上去，兩人就像石像般的屹立如山。

「殺！」清源太郎首先打破沉靜，猛然大喝一聲，長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劈向前去！

這一刀之威，當眞有風雲變色，地動山搖，驚天動地之氣概！

任何武林高手，遇上這一刀，相信都不敢攖其鋒銳，避之爲上。

許氏三雄稱雄江湖，盛名之下，豈有僥倖，他本可避重就輕閃了開去，然後再用絕招取勝，如今這一來，這異鄉來客必然會大失所望，或者心內不甚滿足。

許元仕爲了整個中原武林，也爲許氏三雄威名，甚至可以說，幫助這位醉心武學的異鄉客，令他切實知道，武學是無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此才能令他發奮向上，繼續向前邁進。

說來雖慢，實際却是瞬息萬變，許元仕意在拳先，動念之間，寶劍揮動，是一百幾十劍連續的揮動，滙合成一股主流，往上迎了過去。

硬碰硬，照理說定會發出巨響，但許元仕施展出的劍法，是勁氣與勁力的會合，是剛柔並濟的招式，所以清源太郎所向無敵的長刀，突然如碰到彈力極強的牛皮上，反彈回來。

許元仕屹立原處，淵停嶽峙，像一座山！

清源太郎平生會過無數武學名家，像今天這樣，還眞是第一次，雖然親身經歷，由於太怪異，仍有股疑幻疑眞的感覺。

旁觀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不少武林高手，看見剛才刀劍爭雄，那精湛玄奧的武學，令人大有嘆爲觀止之概！

場中之人仍屹立相對，並未稍懈！

「殺！」清源太郎暴喝一聲，這次刀勢更厲害，簡直銳不可當。

許元仕也不示弱，清叱一聲，手中劍光華大盛，嗤嗤劍氣，破空之聲，不絕於耳！

這一次，許元仕劍勢中蘊含的勁力發揮到了極致，所以清源太郎遭遇到了反彈力更强，更霸道。

依理說，在武學上，劍走輕靈，刀走黑，很少人拿寶劍與長刀比勁。

今天，許元仕不僅這樣做，反而把清源太郎所向無敵的刀迎頭痛擊，大有壓倒之勢，可想而知，他的劍法之高，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沒有人喝采，大家都爲這曠古絕今的武學嚇呆了，呆得像個木頭人，站在不動！

「好劍法！」

「好刀法！」

二人異口同聲讚美對方，都是由衷之言，在他們一生多姿多采的經歷中，遇到如此出色的對手，還是第一次，由此之故，頗有惺惺相惜的感覺。

「清源兄，如不嫌棄，請到寒舍喝杯水酒如何？」老大許謙越衆而出，抱拳爲禮的朗聲說道。

「三位確實當世豪傑，清源太郎一生最崇拜英雄，有幸相識，與有榮焉。」清源太郎高興的說道。

「別客氣啦，請進來吧！」三兄弟殷勤的招呼，引清源太郎進入大廳。

門外各人見如此局面，悄悄的走了。

清源太郎直到傍晚，才滿身酒氣走出三賢府，直往靈隱寺走去。

大約轉了幾個彎，遠遠離開三賢府，突然，有十幾人靜悄悄從林中出來。

「幹甚麼？」清源太郎大聲喝問道。

「你與三賢府有勾結，又想甚麼法子害人，從實招來，嘿嘿……」當頭一名禿頭老者出言詢問。

「胡說八道！」清源太郎怒罵道。

「給我殺！」禿頭老者喝道。

「颼颼」一條高瘦中年人應聲而出的飛起，凌空施展單刀，一招「華山蓋頂」猛劈了下去。

清源太郎大感興趣，他是個用刀的人，今日竟然遇到了位同行的，自然有股親切感，長刀劈出，噹噹聲响，硬接兩招，高瘦的中年人給撞回原地。

僅此一招，已令在場衆人大爲震駭，他們想不到清源太郎的刀法如此凌厲，看來猶未使出十成功力，輕描淡寫的一招，已令高瘦中年人灰頭土臉了。

突然，禿頭老者右手一揮，在場衆人，除了清源太郎一人之外，全躺倒在地上。

颼颼颼箭如飛蝗，密集往清源太郎身上射去，箭頭上藍汪汪的，竟然是餵了劇毒。

清源太郎一面揮刀撥開箭枝，一面罵道：「你們這羣武林敗類，待時機到時，只怕害人害己，死有餘辜。」

「哈哈哈，年輕人火氣十足，所以爭鬥之事一定多。」禿頭老者笑道。

「殺！」清源太郎大喝一聲，長刀挾着風雷之聲直劈過去，前面三人大驚，無論如何閃避，也不易逃脫開去，拚命抵擋，仍然一死二傷。

這一刀是含憤而發，威力較之剛才更甚，在場人更感到天下武林，能擋得這一刀之威力者，不會超過五人，可想而知，這清源太郎刀法之强了。

「颼！」清源太郎繼續追殺，長刀再度舉起，場中雖是一流的高手，却沒有人能在正面擋住這一刀。

退避，如何能夠，又有二人傷在刀上了。

禿頭紅面老者已經知道，清源太郎的長刀不能力敵，立即喝道：「放箭！」

由禿頭紅面老者起，所有人一齊躺下，清源太郎這次也學乖了，人家可以臥倒地上，他又何必站着拚命，照樣也躺下去，而且，比他們還快，選的位置更好。

弓箭對付不了清源太郎，禿頭紅面老者左手拋出一顆白球，着地爆開，只見一陣烟幕，清源太郎大驚，閃身後退，雖然如此，仍然吸了幾口，頭腦一陣昏眩，險些跌倒。

禿頭紅面老者哈哈大笑，其餘衆人也得意洋洋跟着大笑，看着清源太郎，似乎是望着一件怪物。

「小子，你竟然大膽，到三賢府搗亂，今天要你好看。」禿頭紅面老者笑道。

「你們是……」清源太郎怒道。

「嘿嘿……小子聽清楚，我們正是三賢府手下，死後可以做個明白的鬼。」禿頭紅面老者道。

「走吧，西湖風景絕佳，這外來蠻子死得其所，也算是有福了。」說完後，衆人全走了。

清源太郎愈來愈睏了，最後是昏倒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他睜開眼睛看時，一室燈光，好好的睡在床上，長刀放在桌上，暗自一運氣，通身血脈通暢，並無中毒的跡象。

「這是什麼緣故？」清源太郎給弄糊塗了。

好半响，有脚步聲傳來，清源太郎急向門口望去，希望找個人問

問，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悶在心中不是味道，如今是否安全，仍是一個謎。

走進房內的是位五十來歲的老者，面貌清癯，頗有儒者風度，雙目神光烱烱，內功極具火候。

「閣下是……」清源太郎問道。

「哈哈，老弟福大命大，拾回一條性命，老夫魯伯英，江湖朋友稱爲醫仙，昨日遊湖，回程時見老弟中了致命毒藥，急忙施救，如今總算渡過危機。」

「多謝魯先生救命之恩。」清源太郎納頭便拜。

「別客氣，事後我一打聽，知道老弟受三賢府暗算，以後行踪應該小心才好。」醫仙魯伯英道。

「好個陰險小人，嘿嘿，清源太郎只要不死，這仇一定會報。」

「他們三兄弟勾結江湖匪類，人多勢衆，老弟是外來的異鄉人，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到時吃虧上當才不化算。」醫仙魯伯英道。

「先生好意，在下心領，如今毒已痊癒，就此告辭，山高水長，他日再容相見。」清源太郎說完，抓起長刀，立刻走出房去。

「老弟日後到杭州，可來靈隱寺，多少可助一臂之力，好走，不送了！」醫仙魯伯英道。

清源太郎直走出門外，才知道此處是靈隱寺，心內充滿了仇恨，又感激醫仙魯伯英的救命大恩，所以對於附近靈隱仙山，也無心觀賞了。

醫仙魯伯英目送清源太郎離去的背影，嘴角含着得意的微笑，這一計叫做一石二鳥，他從中略爲安排，已給許氏三雄引來强敵，以清源太郎一身武功，他師門中以及相識朋友，定然也是絕世高手，他們祇要來了兩三個人，那就夠許家三兄弟消受了。

三賢府仍然是往日一樣，平靜無事。

下午，突然有十幾名雄赳赳的大漢自門外直闖進門，爲首老者神色冷峻，一副閻王相，令人望而生畏。

許氏三兄弟來到了大廳上，老三許守誠大聲道：「你們來此有何見教？」

「請跟我們到衙門一走。」老者冷峻的說道。

「我們犯了何事，要到官府去。」許守誠態度很硬的道。

「嘿嘿，近來東瀛倭寇犯境，沿海百姓遭受極大的死傷，大內密切注視此事，據報，前幾日有一名倭寇首領，進入三賢府，深受你們招待，可有此事？」老者問道。

許謙一聽，知道此事已經惹下了麻煩，立刻上前道：「此人前來只爲比武，我們見他刀法精奇，也是一條好漢，煮酒言歡，也屬平常之事，什麼勾結倭寇之言，根本沒有的事。」

「這話請與上面的大人去說，我可作不了主。」老者冷峻道，右手一揮，兩名漢子應聲上前拿人。

許守誠濃眉一軒，雙臂疾振，兩名漢子飛了出去，幾乎跌倒。

「好呀！你們竟敢拒捕！」老者怒喝道。

「閣下高姓大名，日後也好有個招呼。」許謙是個很冷靜的人，這時見老者官腔十足，似乎有意爲難，當下也不由暗生怒意。

「追魂判官陳明哲，只管找我好啦，人家怕三賢府，我還不吃這一套。」

「好，果然是位了不得的英雄，許某兄弟認識了，今日之事，我們自會到杭州府說明，要想用手銬拿人，我們兄弟可就要抗命。」許謙平靜的道。

「嘿嘿，容得你們胡來。」追魂判官陳明哲眞個夠狂，身形一滑，伸手就抓。

怪不得追魂判官陳明哲夠狂，手底下功夫還不弱，在江湖上也算是罕有的絕頂高手，今天碰到許謙，他這手萬無一失的神掌，竟告落空。

「好傢伙，你再避避看。」追魂判官陳明哲大怒，他眞個不信邪。「鐵鎭」、「五連環」、「天羅地網」，奪命神掌三大絕招使出，果然不同凡响，將一切退路封住。

許謙臉上平靜如故，全身紋風不動，奪命神掌枉自使得呼呼聲响，竟然連衣角也未沾着。

自追魂判官陳明哲以下，十幾名江湖高手，平生也會過無數英雄豪傑，像今天這樣，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事，心內實在不信，偏又事實俱在，不容不信，因此僵在那裡，似乎儍了一般。

其實，許謙並非紋風不動，由於身法太過高妙，閃避得恰到好處，外人不明就裡，所以震駭莫名。

許謙淡淡的笑道：「閣下還要試試？」

追魂判官陳明哲聞言，這才醒過來。他自知今日討不了好處，再要强來，只有自取其辱而已！

羞刀難入鞘，追魂判官陳明哲深深的吸了口氣道：「許氏三雄高人膽大，拒捕抗命，目無王法，我自會報上去，你們好好等着，有得你看！」

「去你媽的，我們兄弟可不是被人駭大的，再要胡說八道，俺老三可不客氣，先把你們殺個痛快，再找你的上司，看看誰吃虧！」許守誠大聲喝道。

許老三膽大如虎，敢作敢爲，

說得出做得到，追魂判官陳明哲不敢再多說，呼嘯一聲，領着十幾人，急如喪家之犬，逃竄而去！

三賢府是皇上欽命建造，可想而知，等閒官府豈敢前來囉嗦。再說清源太郎來自東瀛，是否與倭寇有關，誰也不敢確定，此事端的非同小可！

許謙眉頭深鎖，他隱隱覺得有點不對勁，似乎有人暗中設計陷害，果然如此，事情定必層出不窮，自己兄弟三人，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大哥，何必傷腦筋，這般跳樑小丑，根本不值得一提，何必理會他呢！」許守誠道。

「老三，此事不可逆料，謹慎一點總是好的，再說，我們的肩擔着多少中華兒女的性命，弄個不好，立即會釀成無邊殺戮，千千萬萬的性命因此喪生，所以我們多擔一分心，就可以少傷一人性命，還是值得！」許謙沉聲的道。

「大哥說得也是，一面阻止反清復明，一面請清廷用仁愛溫和政策，希望日久滿漢溶成一家，漢人文化及人數比例多，自然而然達到了興復漢家大業，這事情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太難，所以兩面不討好，而且兩面爲敵，吃力不討好，又何必呢？」老二許元任憂心忡忡的說道。

「兄弟，我們自負爲頂天立地男子漢，自然要爲天下盡一份心力，成敗利弊不必計較！」許謙望着兩位兄弟，溫言的說道。

「也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們願意跟隨大哥走。」老三齊聲的答道。

「如此甚好，過幾日我們決定行動，看目前有甚麼變化再行決定。」許謙緩緩道。

三兄弟默然相對，各想各的心事，寂寞的大廳充塞着令人沉悶的寂靜。

* * *

追魂判官陳明哲與十幾名手下，正在靈隱寺內，醫仙魯伯英眉頭深鎖，似有沉重的心事。

「總座，許氏兄弟武功確屬驚人已極，硬來恐怕不易就範。」追魂判官陳明哲低聲的說道。

「我知道，你們退下，聽候命令。」醫仙魯伯英揮手喝退這批手下。

靈隱寺清靜明潔，適宜修習佛法，可惜這時已成清廷發施號令，陰謀俎殺漢人之地。

醫仙魯伯英緩緩踱着方步，足足有了半個時辰，突然低聲喝道：「三號！」

一條人影悄沒聲息的竄出，捷如靈狸，靜悄悄的站在醫仙魯伯英面前，像桿標槍，渾身透出凌厲的殺氣。

這三號的確是個殺手，冷酷無情，不喜歡多說話，祇等命令！

「執行三號命令，立即行動！」醫仙魯伯英喝道。

「是！」三號祇應了一聲，縱身躍起，直往窗外掠去，刹那立即消失在林中。

醫仙魯伯英望着三號敏捷的身子，露出滿意的微笑，他似乎對於這三號的命令頗爲自負，看來必然可以取得滿意的收穫！

* * *

杭州府，許氏三雄剛到門口，府尹大人與一衆幕僚恭立門外，打拱作揖，像迎接皇帝老子般，接入內府，然後又訂下留仙居的豐盛酒席。

直到深夜，許氏三雄才帶着滿身酒氣，走出杭州府，知府大人親送至門外，並且備了三乘轎，這種恭敬程度，實在有點過份！

約莫走到了半途，正是深夜時分，行人絕跡，杭州府的大燈籠益發威風。

颼颼颼，一陣急驟的箭雨飛來，抬轎的及打燈籠的猝不及防，全給射殺，以他們的武功，即使有防備，也是一樣逃不了！

許氏兄弟衝天而起，連續十多個空心觔斗，避過密集的箭雨，撲入林中。

「殺！」暗處陡地發出凌厲無匹的一刀，許謙不願接實，凌空一個轉折已竄入一片濃密樹叢中，老二許元任無暇閃避，右手伸出，兩指堪堪夾住刀刃，屹立不動。看清楚使刀者滿臉鬍鬚，身如鐵塔，九環大砍刀正是中原刀法名家——斷流刀孫斌。

自出江湖，孫斌一柄九環刀從未逢敵手，今天竟然給人家兩隻手指制住，如非親歷其境，殺了他也不敢相信，現在遇到了，也不禁心灰意冷，昔日雄心萬丈，爭强好勝，誰知碰到了眞正的高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颼颼颼！人影翻飛，足有四五十人上下，全是江湖有頭有臉的人物，包括各大門派高手，將整座樹林圍住。當先一人，正是無極派朱寒冰。

「姓許的奸賊，你們有種的給我站出來。」

「他媽的，大漢奸！」

「狗賊，看見我們人多，就不敢出面，嘿嘿，你們的狗窩還在，待會兒去放把火，叫你們好看。」

羣情洶湧，七嘴八舌，把許家三雄駡得狗血淋頭，體無完膚，他們仗着人多勢衆，威風八面。

正在不可開交之際，一條人影掠進場中，正是許老三許守誠，喝道：「混賬王八蛋！」

「好小子，吃我一拳！」鐵拳胡雄大喝一聲，揮拳猛擊，存心來個下馬威！

許守誠滿肚子早已彆了一肚火，此時再不客氣，不退不讓，也是一拳打出。

「砰！」的一聲，兩拳相交，發出巨響。

鐵拳胡雄翻身就倒，拳骨碎裂，痛徹心肺，慘叫聲聞者心悸！

「果然心黑手辣！」朱寒冰冷冷道。

「嘿嘿！這傢伙外號鐵拳，我用拳頭，他打敗了就說我是心狠手辣，假如我被打傷，那就是罪有應得了！」許守誠冷笑道。

「待我峨嵋三劍，試試許家漢奸的本領。」三名中年漢子越衆而出，態度傲慢，正是峨嵋年輕一代高手，峨嵋三劍。

許守誠見他們一再辱駡，心頭火發，冷峻的道：「好吧，你們三個一齊上。」

三人一向少年得志，又仗師門蔭庇，江湖朋友對他們多少讓着點，越令他們以爲自己是天下無敵，更加目空一切。

今晚許守誠赤手空拳，叫三人齊上，根本不把三人放在眼內，這如何受得了。

「殺！」三人怒火中燒，根本不理會甚麼單打獨鬥規矩，清叱一聲，三支青鋼劍像毒蛇一般，往許老三身上拚命攻去。

許守誠夷然不懼，身形旋動，在密集劍光中游走，神態輕鬆，游刃有餘！

峨嵋三劍臉上掛不住，五十招過去了，人家祇守不攻，好像在逗孩子遊戲一般，這比殺了他們還難受！

峨嵋劍法也是天下武林中有名的劍法，三人何爲如此不濟！一來許守誠武功太高，再則他施展的這套身法，又是當世不傳之秘，所以相形之下，優劣懸殊！

「小子，你祇是閃避，這眞是做漢奸的本性，偸偸摸摸不像個人樣。」

「好，你們小心三招之內，兵刃脫手！」許守誠冷冷的說道。

峨嵋三劍心頭火發，劍招愈加毒辣。

許守誠陡地身形一凝，右手如電，透過重重劍網，不知他用甚麼手法，將三支青鋼長劍奪了過來，隨手揮出，嗤嗤嗤，三劍紛紛投入樹幹上，直沒入柄。

峨嵋三劍經此一來，才知人家武功實在太高，要不是手下留情，早已性命難保了。

「還有甚麼人要比比武功。」許守誠朗聲喝道。

各人有目共睹，許老三所顯示的武功，在場衆人，單打獨鬥，無一是他的對手，即使是羣毆，也不易取勝，許老三得意洋洋的站着，無人應聲。

「各位既然客氣，在下只好告辭了！」許守誠說完，施施然走出樹林。

不說許家三雄回府，林中自朱寒冰以下，足足呆了好半晌，才喃喃道：「中原武林道上，竟無人可以制服此奸賊。」

「我看，各大門派長老，都有閉關潛修絕學，他們到底習成什麼絕學，我們尚不知道，在場各位，不如回去向師門詳細說明，老一輩的人見多識廣，或可有對策！」斷流刀孫斌道。

「孫小兄此言有理。」衆人齊聲附和。

「嘿嘿嘿！」突然林中又竄出三名幪面人，嘿嘿冷笑，顯然不懷好意了。

「什麼人？」無極派朱寒冰喝道。

「颼」的一聲，中間那高高瘦瘦的幪面人根本不作回答，身形如電，手中軟劍揮出，已殺一人。

另外兩名幪面人不待各人有所表示，凌空掠過，全是軟劍，悶聲不響，全是致命殺着。

這次大家已有準備，而且人多勢衆，互相呼應照顧，傷亡較少，也有十幾個受了重傷。

「看來這是姓許的奸賊派來殺手，錯過今日，傳告天下武林，揭穿他的陰謀詭計。」無極派朱寒冰大聲的叫道。

「對！一定是他們。」大夥兒齊聲附和。

三個幪面人呼嘯一聲，凌空掠入林中，刹那即消失踪影。

這一來，對方眞有作賊心虛而逃的跡象，衆人心內也都存了這種念頭，越想越認定幪面人的衣着、身材及其他許多形象，完全是許家兄弟。

經過這一役之後，九大門派就公開與許氏兄弟爲仇，雖然未發出正式武林帖，但衆口鑠金，年輕一代常在江湖走的，聽同門師兄弟說，加上其他門派朋友，異口同聲一致這樣說，自然是千眞萬確的了！

反對許家兄弟的浪潮，在江湖上愈來愈多，也越來越大了！

清廷由醫仙魯伯英策劃，制造了反對許氏兄弟的基礎，不大不小，官方具有捕捉叛徒的理由。

經此策划，官府行動像是爲了許氏兄弟，引人相信不是一家人，滿漢會如此做麼？

三賢府對於這一切，完全探查明白，但他們毫不氣餒，仍然本着既定策略去完成自己的目標。

守株待兔，呆在杭州。雖然九大門派暫時未有人上門尋釁，但各派長老及絕頂高手，已經動身前來，三兄弟一商量，決定先分赴九大門派述說眞相。

此消息一傳開，清廷即展開宣傳，詐說三兄弟準備匹馬單槍，以本身絕學武功，征服虛有其表的九大名家，至於其它門派，根本不屑一顧。

這消息震動天下武林，整個江湖頓時沸騰了起來。

三兄弟所到之處，仍無一中心行動，各爲各的，形勢越加紛亂。

許守誠赴武當，一路上態度從容，對於包圍四週之人，似乎視而不見，這對武當派來說，更加覺得三兄弟目空一切，絲毫不將他們放在眼內。

解劍池，是進武當的第一大關。武林人士負有絕世武功的黑道梟雄，或才學蓋世的奇人異士，他們都曾妄顧這一禁令，帶劍直闖眞武殿！

今天，許守誠也到此處。

「來人留下寶劍，然後上山。」宏亮清越的聲音遠遠傳出。

本來呢，像這樣奉命行事的職責，門下第二代弟子可以勝任，由於許守誠的身份不同，所以今日換上武當長老，洪都老道長親自坐鎭。

似乎有意顯示自己的精堪內功，也可以說武當派顯示顏色的行動，洪都老道以一甲子精湛內功，全力施展下，當然是金聲玉振，直透九重霄。

許守誠微微一笑，淡淡的道：「晚輩遵命。」

平淡溫和，却像在你耳邊說話，雖不施展內功跡象，內行人自然明白，這是內功修爲精湛，幾乎歸眞返璞至極高境界，較之洪都老道，不知高出多少倍。

許守誠的謙虛和態度，又令那老道大感意外，從他們所了解到的消息，預料許守誠根本不會理會這一套，更不會解劍，只會憑着武功橫衝直闖，大鬧武當山。

許守誠放下寶劍，緩步往山峯走去。

呼嘯連聲，人影雜亂，呈現一片兵荒馬亂的景象。

許守誠暗自好笑，武當派自張三丰以來，還未有人能繼續承接他的道統，歷代弟子，最多也只習得三四成的武功。如此這等慌張小氣行動，有失武當風範！

颼颼颼，四人攔住去路，當中正是洪都老道，稽首道：「施主來武當何爲，可否明示？」

「在下拜見貴派掌門，面陳機密大事。」許守誠淡淡的道，態度不卑不亢。


文藝小說

八月櫻桃

岑凱倫 著

八月櫻桃

岑凱倫 著

復仇的火焰在她心中不停地燃燒，然而愛情的火花却又在她心裏閃爍不定，使她無法適從，使她迷惘……

每本HK$40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大概不是這樣吧？」洪都老道聲音冷峻。

「晚輩一片誠心，免我中原兒女死難，行此非凡事宜，清廷必然阻擋！官府多方造謠中傷，離間感情，然後從中取利，貴掌門人學究天人，功參造化，一聽晚輩陳解，自會判明曲直。」許守誠耐心的解釋道。

「嘿嘿，只怕別有用心吧？」洪都老道冷冷的道。

「和這狂徒說什麼？擒下再說！」另一道聲音不容分說，揮劍直擊。

一動上手，洪都老道等人也不再客氣，長劍發出嗤嗤破空之聲，氣勢果然不凡！

武當絕學，這四名老道畢生浸淫，火候精堪，自非年輕一代弟子可比，再者，他們知道面對的人武功高强，所以全力施展，再輔以平時修習的劍陣功效，當眞令人不敢小覷。

許守誠暗自皺眉，此時出手傷人，那就什麼話也別說了，但是只守不攻，更加困難。

步法三進七退，前後左右幻出數十身形，堪堪避開四個老道的攻勢。

「果然兇頑狡猾過人，用天絕陣去困攻他！」洪都老道是武當鎭山之寶，眞武大陣及七星劍法，仍不能取勝，激發了好勝之心，施出了絕學。

許守誠見對方神色凝重，必然是非同小可的殺着，自己勝負關係不大，而且不願傷人，當下即萌退意，不待合圍之勢形成，雙脚疾蹬，衝天飛起，直縱起七丈高，連續十數個空心觔斗，翻出五丈開外，雙臂一振，人已掠出十丈。

除洪都老道外，四人只有呆呆的站着，他們向來認定這眞武陣是天下無敵，但許守誠武功高强，輕功更超人，毫不費力脫出眞武陣，這是前所未有的事。

望着許守誠離去的身影，他們心內感慨良多，武當派屹立武林五十年歷史，今日莫非給這年輕人毁去，張三丰在世之時，是決不會容這年輕人逞强的。

且說許守誠循着山路往前奔去，雖然他以前未來過武當山，但望見巍峨的道觀，他知道這是武當山的重地，掌門人坐鎭之處。

廣場前面聚集了十幾名老道士，個個精神抖擻，顯然修爲精湛，武功卓越。

許守誠不敢失禮，恭恭敬敬打拱作揖，然後貫足眞氣朗聲道：「晚輩有機密事，關係我中華命脈，請掌門人一見，如有虛言，天滅之雷殛之！」

聲音遠遠送去，相信整個道觀之人，全會聽得明白清楚。

「請來客到眞武殿相見。」聲音清越，相信是武當掌門人聲音，許守誠也暗自欽佩，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當派在江湖之上，雖然並無特別高手，但眞武殿前修眞的老道，才是派中眞正的高手，他們修心養性，淡泊名利，不在江湖走動，所以無人知曉。

許守誠朗聲回答道：「晚輩遵命……」說完緩步往前走去，望見前面三個金光燦爛大字「眞武殿」，筆力蒼勁，但顏色鮮紅欲滴，像活的一樣。

殿前一名鬚髮皆白的老道當門而立，似乎有點特別的意思。

「道長莫非要考驗晚輩麼？」許守誠拱手道。

「大鬧武當山，貧道忝爲護法者，凡有意犯境或上山時用武功打敗本派弟子，本護法即要量力討回公道。」

「如此，晚輩只有放肆了！」許守誠答道。

「嗯，你用甚麼兵法，抑或比試拳脚功夫，可以任意選擇！」護法老道似乎很客氣。

「晚輩鬥劍吧！隨便那位道長借劍一用。」許守誠說時，早有一名道士遞上青鋼劍一把。

眞武殿前地方寬敞平坦，用來比武是最好的。

護法老道當門而立，的確屬武當最高成就之人，即使當代掌門之人，亦不過在伯仲之間，再說掌門人要應付許多任務，所以用功時間遠不及護法者專一。

二人持劍在手，神氣一運，頓時殺氣瀰漫，往四周蔓延開去。

許守誠心明如鏡，神與天會，全身處在一種空靈而寧靜的境界。

這是上乘的劍法最佳的狀態。

護法老道暗驚，護身劍法幾爲衝動，絕頂高手，較之動手過招，兇險過千萬倍，呼吸之間生死一瞬，端的非同小可。

在場老道，有的畢生鑽研劍法，見許守誠有此成就，暗自讚嘆，智慧悟性，還要巧遇名師，缺人不可，這青年人是宇內何人門下，竟有此功力，確屬難得。

突然，護法老道左肩微沉，長劍頓時光華大盛，挾着風雷之聲，嗤嗤破空劍氣，如長虹貫天，向前捲將過來。

許守誠意與神合，雖未用意，招式自然而成，不用心想，妙着天成，毫不作形象擋着護法老道劍招。

「好！」老道長見此神技，目眩心震，情不自禁的轟然喝采叫好，聲震山岳！

護法老道數十年精湛劍法，信手揮出，全是武當絕學，武林難得

一見的精彩劍術比試，就在眞武殿前展開。

許守誠似動非動，似靜非靜，變幻莫測，但他寶劍每一揮動，有股氣流帶動，護法老道漸感覺到，那氣流妙用無方，自己劍招受了輕微的變動。

高手對敵，豈能有毫絲錯漏，再說，武當絕學，全是經過千錘百鍊的精心創作，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因而攻守兼具，威力無窮。

現在，就這樣極微小的偏差，完美的劍法立即有了空隙漏洞。

趁虛而入，是武家本性，許守誠那柄劍，像抹了油的泥鰍，穿過嚴密劍網，直指護法老道胸前「幽門」，「通谷」，「商曲」三大要穴，稍沾即走。

護法老道神色頹喪，收劍而立，沉聲道：「請來客進眞武殿，鳴鐘！」

噹噹噹，清越而響亮的鐘聲，飛越羣山，遠遠傳出，直到遙遠的天邊！

在場衆老道長老目光何等銳利，早看到護法同門的胸衣三個米粒大小的細孔，也即是說，許守誠的試劍法已勝了！

眞武殿的大鐘，是爲迎接進入眞武殿貴賓而敲的，因爲這位貴賓，技壓武當，才能享有此殊榮。

踏進眞武殿，許守誠立刻感覺到一種莊嚴氣氛，心內自然而然產生出虔誠敬意。

一位樣貌清瘦的年高全眞，神態平和，目光清亮慈祥，端坐在上座。

許守誠知道這位是當代武當掌門人，立刻趕前三步，恭恭敬敬道：「晚輩叩見掌門人。」

「少年人遠來是客，請坐。」語氣平和，但却有種不可抗拒的威嚴。

許守誠不願多言虛套，告罪坐下，一名道童送上香茗，然後退下，大殿上又恢復寧靜。

「少年人要見我，聽說有極機密大事相商，請道其詳。」掌門老道平緩的問道。

「正是，敝兄弟三人，見滿漢相爭仇殺無間，尤其是清廷權勢正盛，我中華同胞遭受殘殺更甚，因此敝兄弟三人與清廷協商，創設和議，漢人佔極多數，而且文化源遠悠長，清人何德何能，日久自然同化，甚至淘汰。然武林中有人恃武犯禁，不易聽信，因此敝兄弟請當代名派掌門人，鼎力相助促成此事，則天下蒼生幸矣！」許守誠侃侃而道，述陳已見。

「嗯……」武當掌門人聞言，漫應了一聲，立即陷入深沉的思維之中，由以此事太過重大，影響千萬人性命，所以不能輕率決定，他必須愼重的考慮。

許守誠耐心的守候，他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如果老掌門人輕率的決定，反而不合理。

足足有半個時辰，武當掌門人緩緩睜開雙眼來，向許守誠看一看，然後鄭重的道：「這想法很好，但也有很大的困難，一方面清廷不易相信，暗中仇殺事件不會停止，再者武林人士大多好勇喜鬥，滿漢兩族間隔閡不易消除，所以做起來是極端的困難！」

「我們兄弟是知道很困難的，如今也只有抱着知其不可爲而爲的想法，盡一切力量去做成這件事，成敗利弊，在所不計，或有所成，則可解救千千萬萬人的生命財產！」許守誠朗聲的道。

「很好，老道有生之年，能看到當世英傑，深感榮幸，這件事可說是份內之事，自今日起，武當門下立即嚴守規戒，玉成此事，至於峨嵋、崆峒兩派，本派尚有一段香火情，老道待會兒詳盡寫封長信，解說此事因由，當可免除你許多麻煩！」

「多謝掌門道長盛情！」許守誠站起來致謝意。

「出家人慈悲爲懷，不敢說甚麼德被蒼生，但化解冤仇是件好事，免去千萬殺戮事件，自然義不容辭，略盡一分力量，你暫且在山中歇宿一宵，明日再走。」掌門老道說時即回頭叫道：「明月！」

一個小道童應聲走出，恭立廳前，老道吩咐道：「帶這位許施主去和年殿歇宿，好好的招待，不可怠慢！」

「是！」小道童明月是應着。

許守誠信步走動，武當山清幽絕勝，山水奇妙，確是修道人的洞天福地。

想到修道，大哥許謙慧根深厚，由於悲天憫人，不計此行極難極險之事。武當山之行，總算有了圓滿之結果，只不知道弟弟崑崙之行如何，以他智慧武功，諒來一定會成功，他日完成此事，兄弟三人也可以找個山水絕佳的勝境，參研佛理，潛修聖德，也不枉人生一場！

第二日，取得兩封信，立刻取道下山，前赴峨嵋，這次，下山沒有阻攔，許多道士目光中，流露出友善及欽佩之意！

離開了鄂境，前往四川，剛到魚復縣地方，想起諸葛武侯當日返此處擺下八陣圖時，東吳大將陸遜身陷其中，幾不能出，而今江水悠悠，往事如烟，滄海桑田，世事變幻，令人不勝感嘆！

突然，一位相貌清奇老者，正是醫仙魯伯英，溫聲吟哦道：「功蓋三分國，名臨八陣圖，江流名不

轉，遺恨天吳！」

許守誠見對方氣度儒雅，顯然是位飽學之士，心內先有好感，拱手道：「先生雅興不淺，這地方也只有先生如此人物，才能評論！」

「公子過獎，老朽那敢當甚麼雅人，只是讀古人書，這諸葛武侯，天縱奇才，雖然遇明主，但關羽剛愎自用，不遵從武侯臨別囑咐東和東吳，北拒曹操，以致失荊州，敗麥城，接着劉備大敗，火燒連營七百里，漢室從此一蹶不振，武侯縱有經天緯地之才，亦無能爲力矣！」醫仙魯伯英侃侃而言，果然見地卓絕，超人一等！

「先生高論，在下欽佩莫名！」許守誠恭恭敬敬的的道。

「好說了。」醫仙魯伯英，自始至終，神態始終還是溫文儒雅，平和有禮，令人很有好感。

兩人說得頗爲投契，醫仙魯伯英突然提議道：「前面有一酒肆，我們何不前往共謀一醉，雖不能媲美曹孟德，煮酒論英雄，但知己難逢，也算是人生快事！」

「好極！我還不知道荒僻山郊，有此地方，幸有先生介紹，難得有緣，正該共謀一醉。」許守誠高興道。

沿江走一段路，爬上小山崗，彎彎曲曲，山勢漸漸的崎嶇險峻，醫仙魯伯英很熟悉這個地方，左穿右插，來到一處極爲偏僻的地方，果然有一間茅舍依山傍水，雖然簡陋，依然清雅明潔，風味猶存。

「先生光臨小店，請坐，請坐！」店主人是位六十開外的老人，含笑招待二人。

「店家，拿最好的酒菜，我與這位公子，痛飲百斤黃粱，暢談天下大事。」醫仙魯伯英叫道。

這小店果然雅緻，酒菜雖不是大魚大肉，却是十分可口，酒更香醇，大麴及狀元紅，入口更香，許守誠心內暗暗嘆道：「人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話的確不錯。」

二人飲酒談心，倒也十分投緣。

突然，有十幾名黑衣人，悄沒聲的從林中湧出，將小店包圍。

許守誠心頭一震，暗道：「這莫非是個圈套？」

醫仙魯伯英臉朝內坐，似乎未發覺門外有許多人，依然言笑如故。

「給我滾出來，姓許的小子！」門外黑衣人叫道。

「以我看，」許守誠緩緩道：「你們還是快點走開！免得到時走不得，就懊悔來不及了。」

「石龍會逃走，你聽見過誰說的？」爲首黑衣人冷冷的道。

「無四刀！」許守誠也不禁爲之悚然動容！

「出來受死吧！」無四刀石龍聲音愈加冷峻。

許守誠身懷絕學，自不怕甚麼人，但這石龍手中一把刀，簡直像魔術一樣，殺人眞如探囊取物，出道江湖，未逢敵手，想不到反爲清廷羅致，其他還有多少絕頂高手，自己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嗤！」的一聲，一名黑衣人見許守誠低頭沉思，以爲他害怕，所以自告奮勇，飛身出劍，長劍直刺。

許守誠眉頭微皺，右手疾伸，中指與食指夾在劍鋒刄上，仍然端坐不動，黑衣人大驚失色，翻身落地，拚命往回拖，但那長劍像是生了根，休想拖動分毫。

「砰！」的一聲，許守誠見對方不知進退，信手一掌，已把他打得飛了出去。

「好功夫，小店地方狹窄，打破人家東西不好說話，出來試試吧！龜縮在裏面還像話麼？」無四刀石龍道。

許守誠只好站了起來，朝醫仙魯伯英笑了笑道：「先生請稍候片刻，我去去就來。」

無四刀石龍聽對方這麼說，立刻將手一揮，示意手下退後，立即抽出銀月刀，凝神待砍！

許守誠殺機盈胸，大踏步走出門去。

無四刀石龍本身是個殺手，對於高手氣勢感應特別敏銳！他一向自負，銀月刀一出，立即有股凌厲無匹的殺氣，激盪澎湃，對手不需對敵，已先敗了。

現在，這許守誠只簡單走了幾步，他身上所發出來的殺氣，每走一步，即增加很多，七步之後，那股勁力，簡直排山倒海衝到，別說對招甚麼，連站都沒法站地，到此才眞相信，傳言不虛，他確是英雄無敵！

許守誠屹立如山，雙眼瞪住無四刀石龍，一言不發，凝神待敵。

無四刀石龍悠然的長嘆道：「我輸了！不是你的敵手，此生或有機緣，再容請教！」說罷縱身躍起，幾個起落，消失在樹林之中了。

無四刀石龍一走，敵人鬥志已徹底摧毀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

「還有誰出手麼？」許守誠問道。

「我們來試拳掌法。」一名高瘦個子站得很遠，招手叫許守誠過去。

「很好。」許守誠準備大開殺戒，給他個厲害試試。

剛走到中間，突然，一片大網從天空降下，將許守誠整個網住，

這個非金非絲，偏偏韌力奇佳的網，許守誠手上勁力何等威力，竟然無可奈何！

「哈哈……」醫仙魯伯英大笑走出。

「你是他們一夥的！」許守誠叫了起來。

「不錯，今日略施小計，就將你手到擒來，哈哈……」醫仙魯伯英暢快地大笑道。

「颼颼颼」十五名老道長從林中竄出，一句話不說，下手極重，十幾名黑衣人非死即傷，醫仙魯伯英看形勢不對，立即趕快竄開去。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開這張網，許守誠恭敬地對來者道：「各位道長，在下如非你們相救，眞不可想像了。」

「小施主宅心仁厚，祇是清廷心懷鬼胎，掌敎令我們十五人暗中維護，今日果然及時趕到。」一名老道長說明原委，此是武當掌門命令。

「颼颼颼」，突然一陣密集箭雨四方八面射來，有五名老道長猝不及防，已受了箭傷，餘人揮劍格打，勉强擋住，許守誠突然拎起長劍，凌空躍起，猛往前衝去。

林中箭手，似乎未料到有人敢衝進來，大出意料之外，不知如何是好，許守誠再不客氣，刀刀誅絕，衆箭手如何擋得住，刹那間傷亡殆盡。

正在此時，許守誠聽到前面林中有人退出，輕功還不錯。

「莫非是他，」許守誠心頭暗暗一動，急躍起，幾個起落，定眼一看，果然不錯，正是醫仙魯伯英，此時急如喪家之犬，拚命逃走。

許守誠暗自冷笑，身形展處，已攔在他面前，望着對方一言不發。

「好小子，逃脫今日，有你好受的了！」醫仙魯伯英依然威風十足。

「殺！」許守誠懶得多說，猛喝一聲，鐵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劈了過去。

魯伯英見許守誠一人在此，夷然不懼，揮掌急迎上去。

「砰」的一聲，雙掌交錯，大響聲中，醫仙魯伯英勉强接下，「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才勉强站穩住脚。

「好功夫！」許守誠不容對方恢復過氣來，精妙的掌法展開，頓時湧起一片如山掌影。

醫仙魯伯英盡力抗拒，竟然接了五十招。

許守誠下手越來越重，招式越來越稀奇。

醫仙魯伯英左攔右擋，俗語說：「棋差一着縛手縛脚」魯伯英一直支持了五十招，給「南山打虎」這招擊個正着，頓時口吐鮮血，萎頓於地。

「拿命來吧！」許守誠準備要他的命了。

「誰敢殺朝廷命官！」醫仙魯伯英大聲叫道。

「甚麼？」許守誠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自己看下去。」醫仙魯伯英自懷中掏出一張紙來。

許守誠接過一看，正是乾隆御筆，字跡秀麗，書道：「全力破壞許氏兄弟行動，最後殺之可也，傳令州郡地方官府，協力討賊，欽此！」

許守誠頓時像傻了一般，清廷甜言蜜語，原來全是虛僞的詭計，自己兄弟上了天大的當，要不是今日無意中看到了這張旨意，只怕還蒙在鼓裏。

「少俠別難過！」一老者在後和聲道：「令兄們也遭到同樣情形，他們前日通知本派，原議取消，今後我中華兒女，只有盡力抗賊，和議已經無望！」

「這樣也好，道長們請回山，日後敝兄弟再上山拜候，再見！」許守誠說罷，如飛衝了出去。

一場漢滿和議美夢自此甦醒了過來，反清復明行爲，因此益發激昂壯烈，許多英雄事蹟，從此展開了序幕。

（完）

武俠名家臥龍生

《新書介紹》

一代天嬌



全書三集
HK$100

誰也想不到嬌俏羸弱的青樓名妓白翎是身懷絕技的俠女，且懷特別任務，暗中聯絡各路英雄，伺機殲滅三聖會。

三聖會近年橫行江湖，任何可以賺錢的買賣全歸他們手中，更想稱霸武林，號令天下，使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卑汚手段，使武林蒙上一片慘霧。到底這片愁雲是否可由白翎揭去，露出曙光？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新派江湖查案故事／西　門　丁・文
可　　飛・圖

雪海血河

上文提要：諸葛嚴等人來到青陽堡杜宅，爲尋找兇殺綫索，不遺蛛絲馬跡，發現杜家財富由來可疑，傅、杜兩家血案手法相似，案情錯綜關連，其中更涉及多年前宋堡主爲南宮鴻保的一批古董、古畫下揚州遇騙一案。一向神秘的南宮世家與兩案有無關連？鐵腿飛龍馬如風、彭百貴爲何也趕來杜家……

撞破水缸露眞相　謀奪贓物動殺機

諸葛嚴道：「某家開始也認定是『小龍門』之弟子幹的，但後來鑄劍大師傅雪生一家也是被人以蛇形劍滅門，而當時高迎龍正落在宋堡主手中，這是某家親眼所見，同樣他不可能分身到傅家殺人，因而斷定有人嫁禍。」

彭百貴再一怔，「那是誰幹的？目的何在？」

「殺傅雪生一家的，是黑白海冬青，但他倆只是受僱於人，却不肯說出僱主之身份，而且僱主規定他倆要以蛇形劍殺人。」

高迎龍接口道：「令人百思莫解的是本門應無仇人，故摸不清是誰要嫁禍敝門。」

彭百貴道：「數十年前，貴門幾乎滅門，難道沒有仇人，人家會無端端幹此等事？」

高迎龍嘆了一口氣道：「但敝門查了數十年，依然不知道曾經與誰結過怨，當時，武林中有許多名門正派，欲置我於死地，但凶手用毒毒斃本門師尊，這種手段，應不是正派白道人士所爲。」

周九命道：「不管如何，小龍門至今未能查到兇手，而殺杜老爺子一家的兇手，即使有可能是小龍門之仇人，要嫁禍之，他們選擇杜老爺子，亦必有其原因。」

「是否已有眉目？」

周九命搖搖頭，諸葛嚴接口道：「掌門來得正好，咱們正愁力量不足，若掌門肯拔刀相助，兩案一齊查，力量增强，對彼此均有利！」

彭百貴尚在沉吟，趙引文及鄒家盛已捧出兩大盆熱乎乎的麵條及餃子來了，周九命忙道：「天氣寒冷，咱們趁熱吃，吃罷再說！」彭百貴師徒也不客氣，道了聲請，呼嚕呼嚕吃喝起來，看樣子他們已趕了不少路。

羣豪本已吃得差不多，看此情況都捨不得擧箸。俄頃，彭百貴放下碗，噓了一口氣，叫道：「痛快痛快！」

諸葛嚴道：「掌門若還不夠，可以再添。」

「夠啦，某家正想聽聽神捕之高見，可否繼續？」

諸葛嚴沉吟道：「咱們經過半天之調查，只抓到一鱗半爪，對破案尚未起作用，但覺得杜老爺子一家未如外人所見……似乎隱藏了不少外人不知之秘密。」

彭百貴目光一變，「哦，這倒要仔細聽聽了，望神捕不吝賜敎。」

高迎龍道：「在下來說。」他扼要地將杜英林及朱楓所提供的線索說了一遍。

彭百貴是耿直的漢子，抓抓頭皮道：「不錯不錯，這些東西對破

案沒有甚麼好處，不知諸位下一步如何調查？」

諸葛嚴道：「還想在莊院裡仔細搜索一下，若查不到東西只好轉移，下一步該如何查，某家也拿不定主意！」稍頓，問道：「掌門與杜老爺子很熟？」

「他先後來寒舍四五次，算是很熟，料不到某家第一次來拜訪他，便是送終！」

「你有否發覺他說話有河洛口音？」

「有，彭某也曾問過他，老爺子坦然相告，說他祖上是河洛人氏，後因逃荒才走關東，經過幾代人之努力，才掙下一份家業！」

諸葛嚴急問：「他是否有告訴您，杜家是如何發達的？」

彭百貴搖搖頭。「他沒說，彭某也沒問，蓋某對人家如何發達這等事，最不喜歡打聽，短短一生，吃喝花得了多少錢？何必為此勞心勞力、斤斤計較！」

人本如此，所謂一種米吃百種人。彭百貴之武功在武林中，只能算是一流高手，尚未到達頂尖級，但其地位卻十分崇高，九大門派掌門都願與他交友，甚或稱兄道弟，就在於此；性子耿直，絕不佔人便宜，一生只為光復「五虎斷魂刀」一門而努力。

事實上，五虎斷魂刀法，到他手中才發揚光大，贏得了同道地讚譽，其刀法以沉、重、穩、狠、辣在武壇中佔了一席位。

當下羣豪聽了其言，只能在心中嘆一句可惜，卻也不便開腔反對，半晌，華靜方道：「姪女略懂一點鑑定之術，不知掌門有否帶那幅畫來？」

高迎龍忙道：「華姑娘父親乃榮古齋之老闆華章，家學淵源，她在此方面也有一定之造詣。」

「姪女曾在家中見過掌門。」

彭百貴連忙舉燈看了她幾眼，然後道：「某家眼睛不好，適才未曾留意，毫不知姪女在座，眞是老糊塗！經你們一提，某家才發現自己是個大傻瓜，我應該先去找令尊鑑定一下，何須在此時節，千里迢迢跑來關外！」言畢懊惱不已。

其大徒霍青龍接道：「家師一在揚州彭巨富家看到那幅畫，便悶聲不響，一口氣跑來此處了！」

宋繼祖道：「上次在下保的那趟鏢也是交給彭巨富的！不知掌門因何會去他家！」

這句話問得好，羣豪都覺得彭百貴跟彭巨富應該扯不上關係，而以其脾氣，更不可能去趨炎附勢。

不料，彭百貴答得出人意料。「不瞞諸位，彭巨富是某之從兄，某自幼父母雙亡，幸得伯父撫養，而彭巨富正是家伯父之長子，因聞伯父有病，恰某家在江南，故拐去揚州彭家造訪。諸位與彭巨富有恩怨？」

羣豪這才釋懷，諸葛嚴道：「與他沒有恩怨，掌門不必介懷。宋堡主只是覺得奇怪而已，令從兄家裡藏了不少名貴古董……」

彭百貴冷笑道：「他懂得甚麼？發達之後，學人附庸風雅罷了。」

霍青龍又道：「家師極少與之來往。」

宋繼祖卻問道：「不知掌門知否那幅畫他是從何人手中買來的？」

「彭某問過，他不說，後來問他是否向杜英陵買的？他答根本不認識杜英陵！」

「可知他是何時買的？」

彭百貴微微一呆。「此點彭某不曾問過他，他的畫也有問題？」

宋繼祖忙道：「不是，在下隨口問問而已。」

諸葛嚴道：「諸位遠行，料一路辛苦，今夜早點休息吧！此處房舍多得是，被褥還有多套，掌門可以隨便挑幾間住，不過最好住在中院，萬一有事，也好互相照應。」

彭百貴點點頭：「明天諸位若有任何行動，千萬通知一聲，彭某一定參加。」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羣豪又忙碌起來，連大柱子、承塵都無放過，最後翻箱倒櫃，好不熱鬧。

今天是小年夜，鄒家盛、趙引文外加彭百貴一位小徒弟范思刀，六個人也忙得一塌糊塗，既要準備三餐，還要準備過年那一頓飯，范思刀見灶房內兩口小水缸灶房外三口大水缸都已全乾了，挑起水桶便去打水，五口水缸容量不小，饒得他是練家子，來回奔跑三四十趟，也眞夠他受的！

趙引文在階前洗菜，於心不忍地道：「小老弟，你先歇一歇吧！」

范思刀喘着氣道：「不打緊，快滿了，這是最後一趟了！」他踏上石階，跨入灶房門檻時，也許是疲累過度，居然被絆了一下，他人雖沒有倒下，但水桶卻飛了出去，但聞「蓬」地一聲響，把一口水缸撞破了，缸內的水全瀉了出來！

趙引文吃了一驚，急問：「發生甚麼事？」他拋下手中的大白菜，跳了起來。

「水……水缸……撞破了！」

趙引文噓了一口氣，道：「小事一樁，打掃一下就是了！」鄒家盛比他快一步，鑽進灶房裏面，忽然發出一聲輕咦，趙引文忙跨進門檻。

灶房地上有水漬，但一眼望去便教人覺得水很少。鄒家盛問道：「水那裏去了？」

范思刀也喃喃地道：「怪呀，水流何處？」

趙引文叫道：「快找一下！」當下三人立即將柴草雜物搬開，這才發現水自堆放柴草的那堵牆下流逝。牆脚有一道三尺長的細縫，若非打破了水缸，實在難以發現。趙引文把刀抽了出來，刀尖插進縫隙，卻撬之不動。「快去通知神捕他們！」

鄒家盛撒腿便往內跑去，趙引文仍無所發現，范思刀便到處找尋開啓機關。不一刻，諸葛嚴等人聞訊趕來。「可有甚麼發現？」趙引文指着牆角之縫隙。

華靜道：「舀一瓢水試試就知究竟。」鄒家盛遞了一瓢水過去，諸葛嚴對着縫隙傾潑，地上積水果然迅速流進那條縫隙。

彭百貴叫道：「果然有門道，把它撬開！」

諸葛嚴道：「說不定下面有機關設置，不能亂撬。此處地方小，人多反而不好辦。」有些自認幫不上忙的，便悄悄退了出去，剩下來的，便紛紛在各個角落找尋開啓之機關。

諸葛嚴在灶前走動，忽然拉開灶膛的通風洞的掩門，然後伸手進內摸索，果然讓他摸到一根高約四寸，粗如樹枝的鐵器，乃用手扳動之。

不料一拉動，但聞「刷」地一聲響，牆邊四塊紅磚，倏地陷下，露出一個可容人出入的洞口來，高迎龍道：「咱們在內堂弄了幾天，毫無所獲，料不定在此發現！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鄒家盛道：「那是上天之安排！若非彭掌門之高足無意中打破水缸，恐怕再找幾個月，也未必會找到！」

諸葛嚴看了洞口幾眼，道：「點兩三根柴枝作火把，下去看看！」

洞口離地底約有丈餘高，中間只有兩三個踏足之凹洞，大概是讓上來的人用的，若要下去，一躍而下更加方便！

高迎龍手舉一根柴枝，道：「讓本人先下去！」

華靜忙道：「把劍抽出來，小妹與你一道。」高迎龍依言握劍在手，首先躍下去，華靜不管三十二十一，尾隨他躍下。

高迎龍舉目望去，前面是一條可供兩人並肩而行之地道，上下左右四面均鋪砌着青石板，十分乾燥，地道黑黝黝的，看不到底，他將華靜拉在自己後面，舉着火把，慢慢前進。

背後風聲連響，諸葛嚴也跳了下來，他大步踏前，與高迎龍並肩而行，隨後宋繼祖、彭百貴、朱柏、霍青龍、華雄等人亦相繼躍下，諸葛嚴低聲道：「大家小心！不可亂跑亂叫，提防機關！」

地道向下傾斜，走了五六丈遠，變成平地，地道亦稍寬，可供三人並肩而行，再轉了一個彎，忽然開闊起來，似是一座小廳，廳裏放着石椅石桌，但不見一人。

地道仍往前延伸，走了幾丈遠，見有一扇石門，一直走至盡頭，共有石門六扇。

地道盡頭向上斜伸，高迎龍、華靜及華雄走至頂端，離洞頂約高丈五六，牆上有兩三個踏足之處，一如入口處。

高迎龍將火把交給華雄，自己先爬上去，出口倒極容易打開，一推而上，光線照下，因久處黑暗之中，幾乎睜不開眼睛來。

定睛一望，卻在一畦高粱地裏，離杜家莊院頗遠。高迎龍只看了幾眼，便跳回地道，只吩咐華雄守住出口，他相信，這座龐大之地下莊院，必還有通道。朱楓不是說過，杜英陵經常不見人，只在吃飯時見到？杜英陵經常出入之處，必非這裏！

杜英陵為何要經營這座龐大的地下莊院？是為了遇險時躲藏？

不是！若只是如此，為何他經常不見人？一定是經常在地下莊院裏活動！地上的莊院地方如此寬敞，他因何捨近圖遠？

這裏面一定有一個秘密，此秘密是否與杜家滅門慘案有關？

高迎龍邊走邊想，越想越多，疑雲越盛，至後來他已忍不住奔跑起來，任憑背後華靜叫他，他也聽不到：「神捕，石門打開了否？」

諸葛嚴剛自牆上找到一塊活動的石頭，裡面有個小小的鐵環，諸葛嚴用力吸了一口氣，道：「請諸位閃開一邊，提防機關！」

他待羣豪閃開，然後旋動鐵環。也不知機關是如何設計的，不須用力，鐵環便轉動起來。接着，一陣輕輕聲響，石門移開，卻無異狀。

高迎龍依然一馬常先，首先進內。門內是一間丈餘寬，兩丈來長的密室，室內有不少物件，只是沒有人。羣豪見沒有異狀，這才魚貫而入。

靠牆放着一具木櫃，高逾人頭，寬約丈餘，一張長桌，三張椅子，桌上放着筆架，筆筒、筆洗，一大一小之硯台、七八隻小碟子，尚有一塊發黑而斑駁之毛巾。

諸葛嚴見碟子裡有顏色，便道：「此是畫案！」

宋繼祖道：「不會聽人說過，杜老爺子會畫畫！」

高迎龍拉開木櫃之門，裡面放

了許多墨條、墨塊、印紙、印章，還有各式各樣之宣紙及絹布。「這些都是繪畫用的，嘿，這些東西無多大作用，請諸位再仔細找找！」

羣豪立即行動，唯有諸葛嚴及華靜，拿着紙筆墨硯在沉思。

這房顯然就是畫室，除了繪畫之工具外，只有一幅未完成的畫，雖然只畫了大半，但整幅畫之構圖已形成，只是未曾着墨上彩。

「靜妹，你來看看此畫，畫的技巧水平如何？」

華靜依言走過去，只看了幾眼，秀眉立即皺了起來，似在思索。那彭百貴已輕叫一聲：「這畫構圖與彭某所買的那一幅，似乎一樣！」

高迎龍急問：「就是你來此，以一千兩銀子買的那一幅倪瓚的畫？」彭百貴點點頭。

朱柏道：「若是倪瓚的作品，則此畫已完成了四分之三，他的畫特別簡單寒冷，着色着墨不多，號稱『惜墨如金』！嗯！我記起來了，此畫叫容膝齋，屬倪瓚之代表作……」

彭百貴截口問道：「咱們都是粗人，不懂得看畫，賢姪女也不必多說，我只想問你，這幅畫是眞的還是假的？」

華靜笑道：「此是元代之作品，至今尚未完成，當然不是眞的！」

宋繼祖皺眉道：「這假畫是杜英陵繪的？」

諸葛嚴道：「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他僱人在此作畫！」

「那些畫匠呢？去了何處？」

「連杜英陵也不能倖免，他們還能活下來？」諸葛嚴心頭一動，道：「要證明此事也不難，請朱柏去請朱楓來吃午飯，咱們再問問他！」

朱柏輕嗯一聲，忙向來路出去了。華靜忽然輕嘆一聲：「倪瓚的畫表面簡單，易摹臨，其實最難模仿，因爲畫味及精神難學，此人必定是高人高手，可惜他做此等卑鄙下流的勾當，否則也必能成名！」

羣豪細看那幅畫：山石上長出五棵樹來，前面一座土坪，建着一棟亭子，再前面是一條江，有石頭露出水面，遠處又是一列山峯，畫面簡單，樹之枝葉均不茂盛，看畫清淡，但多看幾眼，便覺得清淡飄逸得不食人間烟火，與衆不同。這種畫法，若是落在低手筆下，就似初學者之白描，淡若開水，難得的是假畫也能畫出那種飄逸清淡之畫味，果然非高手莫辦！

彭百貴道：「若是假的，必有眞品對照摹臨，則眞品在何處？」

華靜不慌不忙地道：「也許咱們尚未找到，亦可能此人專攻倪瓚的某一兩幅畫，先後已不知畫了多少幅，已達到閉目能畫，那就根本不必有眞品對照了！」（西門丁註：倪瓚此幅容膝齋掛軸，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館。）

諸葛嚴道：「此室尚有一點奇怪之處，不知諸位發現否？你們看這大櫃子，一共分成三格，每格文房四寶另加印泥印章必備，是不是有點異常？」

彭百貴訝然問道：「有何異常之處？」

「通常收藏東西，必是同類者放在一格，例如紙絹放在一格，筆墨硯放一格、印泥印章放一格，不像此櫃如此！而且所有物品，排列疊放異常之整齊，與一般畫室不一樣！」

華靜點頭道：「神捕所言極是，一般畫家均不修邊幅，放蕩瀟灑，做事不會這般一絲不拘。尤其對於畫具等物，絕對不會收拾得這般井井有條！」

彭百貴續問：「依你說，這又有甚麼含意，及顯示出甚麼意思？」

華靜沉吟道：「姪女尚未想通！」

高迎龍道：「暫時想不通不打緊，咱們再試試打開其他幾扇門，也許秘密會水落石出！」

宋繼祖拊掌道：「高少俠此言最有理！」

諸葛嚴悶聲不響，帶頭出去，又在旁邊那扇石門附近找尋開啓之機關。

有了一次之經驗，這次不須多費工夫，很快便已找到開門之鐵環。石門打開之後，裡面仍是一間畫室，與第一間大同小異，同樣有一座大木櫃，同樣分成三格，文房四寶齊備。畫桌上有一幅畫了一半之花卉畫。

搜索工作進行後，沒有甚麼新發現，於是又去開啓左首最後一間石室。這還是一間畫室，一切陳設與第一、二間相同，只是畫桌上有一幅未完成之仕女畫。

諸葛嚴道：「他分工還眞細；山水、花卉、仕女各據一間，互不干擾。」

高迎龍道：「不知對面那一間又是畫甚麼的？」

右首最後一間，仍是一間畫室。陳列一樣，但畫案特長，椅子也多了幾張。諸葛嚴道：「這可能是畫長卷的畫室！」

忽然傳來一個叫聲：「吃午飯啦，朱柏總管已把朱楓請來了！」

諸葛嚴道：「那就先吃飯再來吧！所有的東西不許移動！請彭掌門帶路！」高迎龍到後面喚華雄，兩人把出口封死，再回來，這時方見華靜自第一間畫室出來。

高迎龍忍不住問道：「靜妹，你一直在第一間畫室，是否有所發現？」

華雄則急不及待地問：「那幾扇石門開了沒有？裡面到底是甚麼？」

「畫室，一連開了四扇，裡面都是畫室，第一間是畫山水；第二間是畫花卉；第三間是畫仕女；第四間是畫長卷！」

華靜道：「小妹認爲此處是一座龐大而秘密的製造假畫的工場！長期有四組人，也許是六組人在製造假名畫，難怪杜家有那麼多錢！有甚麼生意比賣假畫更能賺錢！而且我相信此處所製造出來的假古畫，技巧十分高超玄妙，饒你是鑑賞家，也不會輕易看出破綻來！」

說着話已走到出口。彭百貴諸人已先上去，三人上去之後，諸葛嚴立即先將出入口封死，然後一齊到飯廳裡去。

朱楓換了一襲衣服，神態有點不安，朱柏陪他閑聊，一見到羣豪進來，便彎身躬腰。諸葛嚴忙道：「請坐，今日請您過來，有兩個原因，一是答謝您爲咱們提供了不少線索；二是咱們還有些疑問要問您。」

「大爺們請問，小的所知也是有限，都是從舍妹口中聽來的一鱗半爪，但爲了替杜老爺子一家及舍妹報仇，小的知無不言！」

周九命道：「午時快過啦，先吃了再說吧！」事實上，羣豪經過半天之忙碌，肚子早已餓了，當下無人反對，碰過杯之後，便紛紛舉箸。

酒過三巡之後，諸葛嚴即問：「朱兄，在下想問你一件事，不知舍妹有否提及平日煮飯，要煮多少人之份量？而杜家全家一共有多少個人？」

朱楓道：「舍妹只負責杜老爺子一家人及少數主管之膳食；其他下人婢僕的三餐，另有人管。據她說，她只負責兩張桌子之飯菜！」

「杜老爺子一家有多少人？除了他一家人、主管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人，例如甚麼長期的嘉賓？」

「小的不曾聽舍妹提過，聽說三位西席先生之飯菜，也不歸於她負責！」

高迎龍揚腔問道：「舍妹工作之處，就是庭院邊上那座灶房？」

「杜家一共有三間灶房，她是在內院那間工作，下人們的三餐，則由外院那間大灶房供應，這一間聽說只是備用，一般很少用！」

諸葛嚴續問：「舍妹有否提過，杜家有人學畫畫？」

「聽說杜家一家對詩畫都不感興趣，未聽她提到有人習畫。」

高迎龍再揚腔問道：「舍妹有否見到有人來買畫？有否提到有甚麼大人物，大財主來過？」

「小的只聽人說，有的人進來走大門，有的走邊門，由甬道直接到達內院。杜家婢僕都不了解主人家的事，只知做好自己之本份。」

諸葛嚴道：「昨天你曾提過，平日很少見到杜老爺子，很多時只在吃飯時才見到他，是不是暗示杜老爺子經常不在莊院內？」

「不是！」朱楓怔了一怔。「他不在莊院，一定是出遠門，你的意思是老爺子深居簡出，平日舍妹根本看不到他，有時她端飯菜進廳才見到他坐在那裡！有客人時，她只能到飯廳外，飯菜再由杜家的管家轉傳進去。」

若依他這樣說，平日杜英陵上下地下莊院，一定不是在中院灶房牆角。換而言之，尚有秘密道路，未曾發現。

飯後，朱柏送朱楓回去，他在門口塞了一塊銀子給他，表面上已揮手告別，實則暗中跟踪。

朱楓一離開，羣豪便討論今早所見，意見紛呈，唯獨華靜的話最權威，「當你們離開第一間畫室，到第二間畫室時，小妹獨自一人留下來，我仔細檢查了每格之文房四寶，却有個驚人之發現！」

她說至此，飯廳內立即肅靜下來，華靜輕咳一聲，清一清喉嚨，然後道：「小妹看過那些絹、紙、墨、印泥，均是前朝的，第一格是唐代，第二格是宋代，最下面那一格是前朝元代的！」

彭百貴問道：「畫是舊的值錢，墨、紙是前朝的，有何價值？」

「起初我也是想不通，這頓飯吃得我味同嚼蠟，不過終於讓我想通了！」華靜吸了一口氣，語氣也透着興奮：「用唐代的絹、墨、印泥，假冒唐代的名畫，只要畫法過關，請問一般人如何鑑定其眞僞？同樣以宋代之絹、紙、墨、印泥來假冒宋代之名畫，以此類推！這眞是假畫行業的一大發明！」

高迎龍忍不住拍案而起，「杜英陵可說是此行之天才，難怪他會發達！」

宋繼祖有點遲疑地道：「這……都只是推論，也許他不愛假畫，自己摹臨習畫……」但任何人都不相信他的話，因爲其理由貧乏得不須反駁。

周九命道：「華姑娘之提供，絕對有用，杜英陵可能因此而死！」

諸葛嚴嘆息道：「案情若是這般簡單便好辦了，還有幾個疑點未解決！」

周九命問道：「還有甚麼疑點？」

「殺人者，若是因與杜家分贜不匀，引起殺機，則爲何要以蛇形劍殺人？第二點：殺人者有可能是因買了大批假畫，事後知道因而僱殺手殺人洩恨；第三點與第一點有關，生意合作人，有很多種，他跟杜家如何合作？那一方面合作？」

宋繼祖訝然問道：「生意合作還有幾種？」

「當然，可能杜家負責製造，他負責銷售，也可能是負責供應前朝之文房用品；也可能供應眞品，讓其模仿，然後各按成分紅！」

高迎龍忽然問道：「在下忽然記起一件事來，須請教彭掌門的，彭掌門可否……」

彭百貴不耐煩地問：「有話你便問，彭某知無不言！」

「據說杜家滅門之後，其遠親們找到兩幅畫，其一是你買下的，另一幅不知是誰買的？」

彭百貴答得很乾脆：「是南宮世家的大少爺，南宮望買的，他出價五仟兩，無人與他爭！」

諸葛嚴目光一亮：「南宮家買畫也賣畫？」

「他賣不賣畫，彭某不知道。」

「宋堡主曾接南宮鴻的一枝暗鏢，是送些古董及古畫去揚州彭巨富家！很可能是他把畫賣出去的。」

高迎龍霍地站了起來：「說不定杜家與他有關連！」

「在沒有證據之前，不宜胡亂猜測！」諸葛嚴道：「咱們還是再下地下莊院，繼續工作吧！」

彭百貴道：「這句話最實際！行動總比說廢話有益有效！」他首先走出飯廳。「走！」

羣豪再度走下地道，這次由於地形之關係，他們先搜右首第一扇石門。這扇石門之機關有異其他，一共有三個鐵環，諸葛嚴登時僵住了，不敢輕舉妄動。

彭百貴道：「不管如何，總得先試試，大家將兵器抽出來，以應付一切變化！神捕若不敢動手，讓彭某來！」

諸葛嚴十分沉着。「這方面之常識，相信在下比掌門豐富！請諸位分散，或到第二間畫室躲避。」

羣豪都進入左首第二間石室裡面去，諸葛嚴先選擇中間那個鐵環，用力一扭！倏地，地板陷下，他猝不及防，雙脚陷了下去！

下面是個深逾三丈的陷阱，洞底佈滿了尖刺！人跌下去，不死者幾許，所幸諸葛嚴右手緊緊抓住鐵環，手指運勁，借力提升。「刷」地一聲，地板又恢復了原狀！

他抹一抹汗，第二個鐵環再也不敢輕易嘗試。彭百貴跑了出來，道：「再試，有事彭某替你掩擋！」

諸葛嚴猶疑了一下，把手放在最高那個鐵環上，高道：「掌門，假如你是杜英陵，這個機關你會如何設計？」

彭百貴看了一下，道：「若有機關，俺便在頭頂上做功夫！」

「在下也這樣想，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希望上天佑我，不會再選錯！」諸葛嚴輕輕吸了一口氣，全身佈滿了眞氣，再看彭百貴，只見他手臂上之青筋如蚯蚓般凸了出來，便用力向左一旋！

一時軋軋聲響，石門緩緩滑開。兩人心頭均是一輕！就在此刻，頭頂上一片嗤嗤聲響，射下十數枝弩矢！彭百貴寶刀立即舉起揮舞。諸葛嚴反應也快，立即蹬腿向前撲去！

與此同時，石門同時又關上了，頭頂石板亦恢復了原狀！兩人均有到地獄門口走一匝之感，後衣襟爲汗水所濕！彭百貴恨恨地罵道：「好一條老狐狸！如今可以試第三個鐵環了，這一次應該沒有問題！」

諸葛嚴自地上爬了上來，拭汗道：「在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第三個鐵環也可能不安全！」

彭百貴沉聲問道：「甚麼原因？」

「第一，開門之機關可能不在此三個鐵環；第二，鐵環可以向左旋，也可以向右旋，三個鐵環就等於六個機關，咱們才試了兩次！」

彭百貴呆了一呆，剛才那機關設計之巧，已磨掉他不少豪情及勇氣，輕輕問道：「神捕還有甚麼辦法？」

「沒有良方，只有再逐一而試！」

高迎龍自石室內走了出來，道：「這般簡單，倒不如由在下來試，大家共同分擔風險，不可能全由兩位冒險，是不是？」言畢便伸手抓住鐵環。

諸葛嚴急道：「且慢！」

彭百貴聽說他是「小龍門」的弟子，本來對他無甚好感，但經過多天之相處，對他印象全改，道：「彭某爲你護法，由你來試，請神捕歇歇！」

諸葛嚴沉吟了一下方道：「記着，剛才某家全是向左旋，已試過上面及中間那兩個鐵環！」

彭百貴高聲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由他自已決定，小高，縱使彭某今日喪命於此，也不會怪你！」

華靜道：「龍哥，若果萬一你不幸，下一個便由小妹來接替你。」他是她心儀的男人，她以他爲榮，雖然擔心，但並不阻攔他。

「好，準備！」高迎龍吸了一口氣，閉目摸上去，卻抓住最高那個鐵環。他只好向右旋。再一陣輕輕

聲響，石門滑開。

諸葛嚴急喝道：「快先退回來！」其實有了上次之經驗，不待他吩咐，兩人已同時向對面那間石室射去！不料，兩人一進門，石門立即「啪」地一聲合上！

四隻眼睛滴溜溜地轉着，雖然沒有異狀，但兩人依然如拉緊了弓弦，生怕有變。

半晌，彭百貴才怒道：「想不到彭某縱橫湖海半生，今日却被戲弄個夠！」稍頓又問：「如今怎辦！」

高迎龍尚未回答，石門又再打開，只見諸葛嚴等人含笑立於門外。「兩位受驚了，對面那扇石門也打開了！」

高迎龍噓了一口氣，罵道：「杜英陵眞不愧是條老狐狸，明明拉對了機關，他還要留一手，若非咱們有人在外，不是要被活活困死？」

「他是防範敵人運氣好，湊巧拉對了機關，若是自己人，便知究竟，絕不會在右列石門打開，跑進左首室內躲避！」

當下羣豪立即走進對面那間石室，這間石室比較小，但三堵牆上全是木櫃，高迎龍等人將之打開，裡面放了些書，大都是畫評之類的，羣豪都極之失望。

高迎龍道：「杜英陵費了那許多心血，設計那些機關，便是爲了保護這些書？在下不信！難道這書比對面石室所藏之物還珍貴？」

宋繼祖頷首道：「不錯，咱們再找找，也許機關中還有機關，甚至珍貴的東西還未露面！」

比左首三間畫室所陳列之文房四寶還珍貴的東西終於找到了，大大小小、長長短短，一共四十五幅古名畫，被收藏在木櫃後的石壁暗格內！

這四十五幅畫，應該全是眞品，是供畫匠們模仿的，而其價值可想而知！因爲這四十五幅畫可以變成九十幅，一百八十幅，與眞的一般，無法鑑定之畫來！

華靜道：「小妹找到倪瓚的容膝齋掛軸了！你們看，這眞的跟假的，可有分別？」

羣豪看後，都驚嘆不已，簡直可以以假亂眞！

彭百貴嘆息道：「彭某終於知道，老狐狸是如何發達的了！」

諸葛嚴喃喃地道：「假設殺死杜家的兇手，便是其生意上之合夥人，則他將所有人全殺光，不等於是斷了自己之財路？」

霍青龍道：「也許那厮已儲蓄了很多幅！須知道杜英陵雖然可以複製許多假畫，但同一幅畫落到外面去，數量越多，被拆穿之機會同樣越多。換而言之，對方認爲他已無合作之價值，只要將他一家及那批畫匠殺光，他們便可以慢慢將畫賣出去，減低秘密被拆穿之機會！」

諸葛嚴皺眉道：「裡面似乎還有些東西無法串連起來，還得繼續調查！」

高迎龍沉聲道：「當然還得繼續，咱們還未查出眞兇，而且還不知他爲何要以蛇形劍殺人，嫁禍於我！」

彭百貴道：「六扇石門咱們已打開五扇，還有一扇，總不能功虧一簣！這次由彭某來開！」他大步走出去，急不及待地找到牆上之活板，露出鐵環來，道：「你們快躲到對面石室內去！」

高迎龍抽劍道：「在下爲掌門護法！」

彭百貴吟吟笑道：「年輕人，眞有你的！準備！」他學了乖，將鐵環向右旋，不料一切十分順利，石門應聲地打開。

兩人過了一盞茶工夫，不見有異常，便並肩閃了進去，手上仍緊緊地握着兵器，石室仍是書房，一張書桌、兩張籐椅，一列書櫃。

高迎龍低聲道：「此處必有一條地道直到上面去！儘管中院灶房空着不用，杜英陵也不會由那裡出入！」

諸葛嚴等人亦進來，宋繼祖道：「這是杜英陵之書房，牆上這幅字是他寫的，俺認得他的字跡！」

衆人抬頭，果見椅後牆上掛着一幅中堂，上書三個大字：壽而康，再看落款，河洛杜英陵書。

華雄叫道：「他自然是河洛人氏！」

諸葛嚴道：「請諸位費心找一找，此處應該還有出入地道！」

出口也不難找，就在書櫃之旁，開鎖機關在書櫃後之暗格裡。

羣豪魚貫而出，地上出口却在後院的一座假山裡。這個出口別出心裁，難怪他們找了幾天都找不到！

當羣豪返回中院飯廳裡時，已近黃昏。衆人開始研究案情，根據種種推測，杜家上下被殺，情況料與傅雪生家一樣，先中毒，後被殺。毒若非下在飯菜中，便是蠟燭作怪，這個方法，也許是眞兇告訴殺手的！由此觀之，眞兇十分了解杜家之一切。

忽然華雄提出一個問題：「爲何有兩幅畫放在杜英陵書房之暗格內？」

華靜道：「雄哥，依小妹推測，那兩幅畫必有敗筆，故杜老爺子不要，殺手也知畫是假的，是以也不要！也許杜老爺子將畫好之畫，帶上來慢慢鑑定，發現不合格，又因臨事有事，來不及處理，便先將之擱在暗格內！」

周九命沉吟道：「依華姑娘之推測，則說明一件事：殺手對內幕也甚爲了解，是以方不要那兩幅假畫！否則一般殺手，必順手牽羊！」

華靜道：「這又未必，也許僱主跟殺手簽了約，不許拿杜家半件東西！」

周九命不同意其說。「順手牽羊，把杜家之財產都取走，造成因財劫殺，不是更可掩人耳目？」

高迎龍道：「也許根本是對方親自動手，沒有透過殺手代行兇，亦可能杜家財產已被掠奪一空，剩下這兩幅畫，一時忘記帶，或最後要取時，有人來了，匆忙而逃，留下線索！」

彭百貴道：「不管是甚麼情況，總之，杜英陵一家是因製造假畫而發了財，而殺人者，做得這般乾淨俐落，不留一個活口，乃處心積慮，精心佈置，務求達到目的，是故絕不是一般之劫殺案！」

周九命道：「這幾點咱們都看得出來，不知掌門尚有何高見？」

彭百貴吸了一口氣：「是故彭某同意神捕之推測：殺人者極可能是杜家生意上之合夥人，因爲假古畫利潤實在太高了，只要分贓不勻，很易生出殺機。」

周九命轉頭望着諸葛嚴，道：「老弟，咱們爭得臉紅耳赤，你爲何不吭一聲？」

諸葛嚴慢吞吞地道：「其實直至今時今日，咱們只了解到一件事：杜家在製造假古畫，除此是眞實之外，其他的，全是推測，因此爭端本是件好事，可觸發大家多作設想。」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可能此案是由那些盜匪串通外人幹的，因爲咱們此前對杜家都不是很了解，死的人是不是杜家之人及婢僕，不知道，有沒有漏網的，也不知道，說不定畫匠們根本沒有死。」

高迎龍道：「若是畫匠幹的，爲何他們不把那些製假古畫的工具帶走？」

「第一，很可能這些東西對常人來說，屬於珍貴無比，對某些人來說，輕而易得，故沒有必要帶走；第二，可能已帶走了一批，剩下來的，他們認爲地下莊院太隱蔽了，不虞被人發現，待事件平靜之後，再來提取；第三，畫匠策劃，暗中與外人勾結，但事發之後，已讓人控制住，身不由己。」

彭百貴道：「你左說是道理，右說也是道理，令人越聽越糊塗，也許你的想法是對的，但對於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更覺得頭緒萬千，不知該如何入手。」

「先讓大家心中都有一盤棋，這對破案更有利。」

彭百貴氣呼呼地道：「彭某不會動這種腦筋，你可否告訴某，咱們下一步如何進行，繼續在此地躭下去？」

諸葛嚴仍然不慌不忙地道：「咱們最少會在此過了春節再回關內。某斗膽問一句，掌門對此案還感興趣否？」

彭百貴道：「彭某對查案沒有多大興趣，不過若查到凶手，則願意助你緝捕他。」

說着，趙引文、鄒家盛及范思刀已捧着酒菜進來，道：「諸位辛苦了一天，今夜是小年夜，還有酒，大家熱鬧一下。」

於是分坐兩席，桌子上放滿了菜、餃子，熱氣騰騰，諸葛嚴首先敬酒，說了一番場面話，羣豪便開始動箸。

酒過三巡，彭百貴又道：「神捕，彭某想了一下，決定明早便率徒先行，回中原之後，不知尚有何效勞之處？」

「不敢當，咱們稍後也進關，必會與掌門聯絡。」諸葛嚴沉吟道：「若掌門肯拔刀相助者，諸葛某斗膽要求掌門……看是否能撥冗調查一下，河洛一帶之盜墓者……」

彭百貴快口問道：「調查盜墓者與本案有關？」

「諸葛某仔細想過，這些前朝文房四寶以及眞畫，必是得自古墓，河洛盜墓者既多，技巧又高，我估計杜英陵跟他們必有交易，因此調查盜墓者，也許對調查案情有所幫助。」

羣豪聽後，咸認有理。彭百貴道：「不瞞諸位，彭某倒認識兩位這種人，待某回去之後打聽一下，諸位大概何時可到鄭州？」

「快則慢你七天，遲也不超過半個月。」

「那好，彭某在舍下掃榻相迎，等候諸位光臨了。」

飯後又閒聊了一下，衆人便都回房休息。不過，諸葛嚴還是悄悄佈置了人手值夜。一宿無話，第二天，彭百貴等人吃過早飯便告辭去了。

諸葛嚴道：「今天休息一下，諸位最好在白天抽空睡一覺，也許晚上無機會睡覺了。」

周九命問道：「老弟，你別無事找事做了，連除夕夜也不讓人睡個好覺？」

「不是我不讓諸位睡覺，是恐他人不願意而已！」諸葛嚴道：「我且問諸位，咱們在這裡行動毫不掩飾，你說凶手會不知道？他會默默等待咱們把案子查清楚？假設他們已知咱們在此搜索，你想，要對咱們突施偸襲，最佳時機是那一天？」

周九命不假思索地道：「不是除夕便是春節。」

「這就說對了，所以今明兩夜，咱們一定要防範。」

華雄叫道：「要俺天天在此鑽地道豈不悶煞人也？靜妹，咱們到市場上閒逛一下吧！」

華靜道：「好呀，小妹未買新衣過年哩，龍哥，你也去走走吧！」

「好，我也要買兩套衣服換洗啦。走吧！」

羣豪不是到清陽堡去逛街購物，便是回房休息，只有諸葛嚴獨自一個在廳內。他時而踱步，時而托腮沉思。他一直覺得這幾天有人在暗處監視，幾天以來，隱忍不發，當然是敵非友，是以他在想辦法，引對方現身，也是因此，他決定多留幾天，希望突破悶局。

杜家的情況，算是摸清楚了，但尚有幾個問題，未曾解決。

第一：誰是杜家一案之兇手？

第二：凶手是否也與「小龍門」結怨，爲何行凶時要以蛇形劍殺人？

第三：杜家一案與傅雪生一案，兩者之間是否有關連？爲何表面上之証據，情況有着數不清之雷同？

想至此，諸葛嚴倏地想起傅雪生家地窖裡的那箱古畫來。據華靜鑑定，其家複壁木櫃中的那幾幅畫是假的，而鎖在鐵箱裡面的那十來幅，又會否是假的？可惜誰都沒有打開看過。

傅雪生家裡的假畫，與杜家有否關連？

第四：揚州鹽梟彭巨富家是否藏有假畫？他的畫來自何處？是南宮鴻賣給他的麼？

南宮鴻是暗中賣畫發達的，那他跟杜家是否有關係？是否是杜英陵的假畫生意合夥人？

推論至此，南宮鴻很可能便是此案之主凶，若是他幹的，原因何在？杜家滅門之後，其大子南宮望即來拜祭及買畫，是爲了進一步了解還有沒有漏網之魚？是爲了証實一下，秘密有沒有洩漏？是爲了表明南宮家與此案無關？

第五點：從他插手此案以來，他總覺得梅三月及鍾叫天，與傅家一案有關連，除了他倆之態度及行動值得懷疑外，還有他多年辦案，所形成的那種直覺。

「鐵腿飛龍」馬如風他一向獨來獨往，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爲何會出現在杜家裡？他與此案有關？還是跟自己一樣，覺得另有內情，是故暗中來調查？

左右推敲，他覺得有許多事非回關內調查不可，且決定路經劍鎮，再進傅家看看，但又怕離開此處之後，錯過了一些線索，在暗中監視的人還未出現便離開，不是一種損失？

他忽然提步向內院走去。

杜家後院，仍如往日那般，寂靜而空洞，小庭院裡有幾棵光禿禿的樹，教人叫不出名來，假山花圃，孤零零地聳立在一棵大樹旁。

諸葛嚴腳步輕得像貓一樣，除了已被發現之假山另有奧妙外，其他地方是否還有未被發現之秘密？要了解秘密，最好的辦法，便是再到現場勘察一下。

剛走進月洞門，諸葛嚴便覺得有人在裡面。其實他什麼也沒看到、沒聽到，但偏偏有那種感覺，諸葛嚴速度不變，方向不改，仍走上小廳。

一上了廳堂，便知有人在此，於是沉聲道：「在下諸葛嚴，客居於此，何方高人駕臨，可否現身指導？」

柱後忽然閃出一個人來，打了個哈哈：「想不到閣下耳目這麼聰敏。」

諸葛嚴定睛一望，可不正是「鐵腿飛龍」馬如風。「原來是馬前輩，前日多有得罪，只緣有眼不識泰山，恕罪恕罪！」

馬如風大刺刺地往正中那張太師椅上一坐，盤起雙臂道：「怎地你不坐下來談？」

諸葛嚴知道對方之能，未敢大意，全身暗佈眞氣，抱抱拳才坐在他對面，道：「不知前輩有何賜教？」

馬如風怪笑道：「老夫未老，最討厭人家呼我前輩。」稍頓又道：「你們在杜家作甚？」

諸葛嚴沉吟了一下方道：「咱們覺得杜家死得有蹊蹺，是以來調查一下，不知前……老兄來此，又是爲了什麼？」

馬如風不答再問：「是誰僱你來調查的？」

「沒有人僱在下，出於性格及職業之關係，在好奇心驅使下來的。另外，那天扣住你的小夥子，他是『小龍門』之弟子，聞說杜家全是死在蛇形劍下，特地來調查眞相，在下與他投緣，決心幫他一下。」

「查到眞相了否？」

「尚未有頭緒，尚要請老兄指點。」

馬如風冷笑道：「閣下頗不老實。」他倏地長身而起，圍着桌子踱起步來。諸葛嚴暗暗戒備。「哼，你別以爲瞞得了老夫，你們一舉一動，全在老夫一對利眼監視之下。」

諸葛嚴不亢不卑地道：「老兄現身見我，只是爲了証實在下是否老實？」

馬如風臉色一變，怒道：「想不到你的唇槍舌劍的本領，還這般厲害。」他突然厲聲道：「你爲人老實不老實，與老夫何干？老夫只想知道眞相。」

諸葛嚴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笑得馬如風又怒又詫，忍不住喝道：「你笑什麼？」

諸葛嚴道：「你問的話在下已答了，在下問你的話，你還未答。從禮貌上說，閣下沒有理由生我的氣，因爲在下自問從來沒有得罪過你，更沒有得過你半點恩惠，又不是馬家之奴僕，在下已做到應該做的地步，要在下做得更好，就得看老兄有多大之誠意？」

馬如風臉色倏變，看得出他在極力按捺。「老夫不知你此話之意思，你可否說清楚一點？」

「意思很明白，在下完全不知老兄之目的、立場，豈可盡拋一片心？」

諸葛嚴這句話已說得很明白，只差沒有說，不知你是友是敵，若是敵者，難道要他毫無保留說出去？馬如風臉色再一變，冷冷地道：「多少年來，你是第一個敢這樣跟老夫說話的人。」

「這些年來，老兄都隱居在深山裡，見人不多。」

馬如風一怔，倏地哈哈大笑起來：「好，好，答得好，老夫如今可以告訴你來此之原因了。」他霍地又坐在諸葛嚴對面。

「在下洗耳恭聽。」

「老夫曾前後三次見杜英陵行善，因此對他有好感，他一家被殺之消息一傳出去，老夫便自關內趕來，可惜到達時，他已辦了後事。」馬如風侃侃而談。「老夫來此並不是想到他靈前鞠三個躬，而是不相信一個大善人會得到如此悲慘之下場。」

諸葛嚴問道：「老兄是來調查凶手，還是懷疑杜英陵不是眞善人？」

「老實說，兩者兼有，這種殺人手法，除非是有不共戴天之仇之外，只有下列幾種情況方會發生。第一，死者知道驚天之秘密；第二，牽涉龐大之利益，而且該種利益不能公開，方會不留一個活口。」

諸葛嚴不由暗暗佩服，想不到他分析得如此精闢，當下忙道：「聽君一席話，茅塞頓開，請老兄繼續指點！」

「可惜老夫找不到任何線索，正想離開時，恰好你們撞進來了，於是表面上離開，實則去而復返，暗中監視你們在做甚麼，你們之努力教老夫竊喜，因爲你找到地道，找到秘密，我不喜跟太多人接觸，今日見他們都出去逛街，正想找你了解一下，想不到你又撞了進來！」

「老兄認爲杜英陵不是眞善人？」

「哈哈，老夫開始懷疑他，是在他全家被殺之後。不過，沒有証據，不能胡說。」馬如風臉色倏地一陰，沉聲道：「你們到底找到甚麼？」

「老兄憑甚麼這樣說？」

「你們全部鑽進灶房半天，不是發現了地下室，難道全部擠在那裡燒飯炒菜？老夫年紀雖已不輕，却還沒有糊塗！」

「佩服佩服！」所謂眞人面前不打誑語，諸葛嚴只好「老實招來」，將在地下莊院見到之一切告之於他。

馬如風又開始踱步，忽然轉頭問道：「這些東西說明了甚麼？」

諸葛嚴沉吟道：「咱們懷疑杜家在地下室製造假古畫，那是一項高利潤之生意，而且必須做得極其秘密，因爲萬一秘密外洩，那些畫便不值一文錢。」

「有道理！杜家滅門之原因，果然不幸被老夫言中！」

「不知老兄有何高見？或能否提供點線索？」

「老夫也認爲兇手大概是其生意上之合夥人，但老夫對杜英陵之了解還不如你，能提供甚麼線索？」馬如風道：「最簡單的辦法，便是先向跟他來往多的、關係最密切的人下手！」

諸葛嚴沉吟道：「像這種合夥人，表面上一定不是常與其有來往，也不會表現出有密切之關係！」

馬如風雙眼一睜。「老夫並沒有說，來往較多，關係密切的就是杜家之合夥人，但這些肯定比較了解杜家之情況，你可由此方面下手，也許會有意想不到之收穫！」

此言有理，諸葛嚴拱拱手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多謝指點！嗯，老兄對此案也有興趣，不如聯手揭開眞相。不知老兄意下如何？」

「老夫如閑雲野鶴，對此不感興趣！」馬如風頓了一頓，續道：「不過，碰上了，該如何做，老夫自有分寸！」

諸葛嚴知道他不想負起任何責任，但肯定對此案感興趣，心中暗暗好笑，嘴上却道：「在下不敢勉强老兄，不過，老兄是老江湖了，可知道有誰跟杜家來往較多？」

馬如風搖搖頭，道：「不過，此事不難調查！」

諸葛嚴再問：「在下再問一事，老兄可知河洛一帶誰是最大的盜墓者？」

（未完・五）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和錢一串被「死要錢」嬌嬌拉去作賣藝幫手，小五子一見嬌嬌，心中就湧起白大娘的話，惦記着自己生父南英究竟死在誰的手上，但小五子明白，自己年紀尚小，要報仇那是以後的事。小五子跟隨錢一串往京都，途中又遇上石成玉，雙方大打出手，年僅七歲的小五子也成了殺人的幫兇，出手怪得敵人見不到刀……

賭坊桌上賭小子　不明何以作籌碼

錢一串忽然騰空而起，快不可言的越過小五子，祗見他宛似馭著一朵雲一般，掠過石成玉的頭頂，就在石成玉尚未舉起長刀的刹那間，錢一串已哈哈笑著落下地。

石成玉悶哼著往地上跌坐，他沒有吼叫，更沒有閃動，但雙目卻流露出狠毒的眼光，鮮血就在他跌坐在地的時候，從他的頭髮中往外冒。他的頭頂被尖刀刺了個血洞。

錢一串對小五子道：「快，把屍體拖進高粱地。」

小五子道：「爲什麼？我們拍屁股走人有誰知道？」

錢一串道：「你知道個屁，如果死的是普通人，我當然不會管，可是死了個石成玉就不同了，他是總督下帖子請的人，一旦被總督大人知道，對我們的事情就有妨礙，快，動手把屍體藏起來。」

小五子一聽有道理，拖著屍體便藏到高粱地。

錢一串抬頭望望天色，笑道：「趕到望月樓去，可好生喝一頓了。」

錢一串挽著小五子，二人走出高粱地，大路上的行人已稀，夕陽冒出血一般的大紅色，可把大地染得就像塗了一層紅顏色。

走進長安城，小南門附近的人潮正擁擠著，因爲這兒的酒樓茶肆，賭場妓館也最多。

錢一串帶著小五子來到望月樓，二人尚未走進去，忽見一個漢子，滿面春風的往外走。

錢一串猛拉小五子，二人轉到門外街角上，錢一串流露出驚訝之色。

小五子低聲道：「錢叔，你看到什麼人了？」

錢一串低聲道：「說了你也不會知道！」

小五子道：「你說了，至少我以後也會認識他呀！」

錢一串道：「你的話有點道理，這個人你是應該認識一下的。」

小五子道：「那就走哇！」

錢一串看看望月大酒樓，裡面傳來囂鬧人聲，當然酒香菜香的味道也隨之飄出來。

隨著飄來的香味，一個漢子抖著長衫也走出來。

錢一串指著那漢子，對小五子道：「你看清楚了嗎？那傢伙就是八邪之一的『黃雀』巴結。」

小五子望過去，那人已往街上走去，小五子祗覺得這人十分灑脫，宛似個大商賈一般。

錢一串想起羅老大的話，他要自己注意西京江湖人物，尤其八邪之人。

看了一眼望月酒樓，錢一串伸出舌頭舐舐嘴巴，咬咬牙對小五子

道：「走，我們盯住他！」

小五子道：「錢叔，你不餓？」

錢一串道：「難道你餓了？」

小五子道：「如果錢叔不餓，我也不餓！」

錢一串一瞪眼道：「你這是什麼話？」

小五子笑嘻嘻的道：「如果錢叔不餓，我便不敢說餓。」

錢一串伸手擰著小五子的臉蛋，叱道：「你是跟那個學的如此滑頭油嘴？」

小五子笑道：「跟你們學的呀！」

錢一串忽然哈哈笑道：「對，是跟我們學的，學以致用，你的前途便無限量了，哈……」

小五子心中眞不是滋味，他已知道自己是大俠南英的兒子，偏偏自己又跟著七惡。

錢一串與小五子果然盯上前面走的「黃雀」巴結。

錯不了，前面正是八邪之一的「黃雀」巴結。

八邪已有兩個出現在西京，從「死要錢」嬌嬌的口中，錢一串也知道八邪也動上總督府的那批財寶。

但八邪究竟來了幾個，錢一串當然想知道。

羅老大更想知道，羅老大甚至想知道八邪的計劃。

街的轉角處有一間高台階大房子，前面的「黃雀」巴結往台上走，他根本想不到會有人盯他的梢。

錢一串遠遠的見巴結走進大門裡，便笑著又拉著小五子回頭走。楞了一下，小五子道：「怎麼不進去？」

錢一串指著大門外的六隻大燈籠，笑道：「你可認識燈籠上的字？」

小五子苦笑道：「斗大的字，白阿姨才敎了我半斗。」

錢一串指著右面的燈籠，道：「右窗的燈籠上面大字是『姜』。」

小五子跟著唸：「姜。」

他笑著又問道：「炒菜用的薑？」

錢一串一怔，道：「別管他是不是炒菜用的薑，你祇要跟著我唸就對了！」

小五子唸道：「姜！」

錢一串指著第二盞燈籠，道：「第二盞燈籠上寫的是個『子』字。」

小五子唸道：「子。」

小五子笑著又道：「這個字我會，白阿姨敎我學『小子』二字的時候，就是這個『子』字。」

錢一串又道：「第三隻燈籠上寫的是『牙』字。」

小五子唸道：「牙。」

錢一串又道：「這三個字合起來唸，就叫『姜子牙』。」

小五子立刻重覆著唸道：「姜子牙。」

笑笑，錢一串指著第四盞燈籠，道：「第四盞上寫的是……」

小五子立刻笑道：「這個字我學過，叫『大』，對吧！」

錢一串笑道：「你眞聰明。」

小五子心中暗想，這個「大」字早就會了。

錢一串又指著第五個燈籠，道：「第五個字叫『賭』字。」

小五子立刻唸道：「賭。」

錢一串笑笑，道：「最後一個字叫『坊』字。」

他頓了一下，又道：「三個字合起來是『大賭坊』。」

小五子笑道：「六個字合著唸，就是『姜子牙大賭坊』。」

哈哈一聲笑，錢一串道：「孺子可敎也。」

小五子道：「是個賭錢的地方。」

錢一串道：「不錯。」

小五子道：「賭坊就叫賭坊，爲何叫姜子牙大賭坊？難道這家賭坊是姜子牙開的？」

錢一串一聲乾笑，道：「姜子牙怎會開賭坊，祇因姜子牙曾在渭水河上釣過魚，他老人家的釣魚桿子沒有鈎，是直直的一根針，哈，可邪門得很，竟然還是有魚被他老人家釣上來，後人便說，姜子牙釣魚，願者上鈎。」

小五子笑道：「眞有意思，到賭坊的人不就是願者上鈎的魚兒嗎？這名字起得眞妙。」

錢一串笑笑，道：「我卻相信，巴結那小子絕不是普通的魚兒，他是個專食魚餌的魚精。」

小五子道：「那就進去瞧瞧。」

錢一串道：「急什麼，反正一時間他又不會出來，我們先去吃酒。」

小五子道：「我早就餓了。」

兩個人又匆匆的趕到望月大酒樓，錢一串剛要走進去，忽然回頭就走。

小五子驚異的追問道：「錢叔，你又發現什麼人了？」

錢一串拉著小五子走到大街上，他走得有點慌張。

小五子從來沒見過錢一串如今這模樣，就好像遇到鬼一般，就差身子沒嚇得哆嗦！

錢一串回頭看了一陣子，這才拍拍胸口道：「好險，好險！」

小五子道：「好險？錢叔，你也害怕了？」

錢一串仍然在回頭望，他的樣子就好像老鼠見了貓。

小五子道：「錢叔，我記得你們幾個叔叔最怕『刀公子』南英，除了南英，你們天不怕地不怕……」

錢一串猛吸一口氣，低沉的叱道：「你說什麼？」

小五子道：「我說你遇上厲害的人，你嚇成這副樣子，連我的話你都沒聽見。」

錢一串嘿嘿笑道：「小孩子你懂什麼！」

小五子道：「我是不懂才問你。」

錢一串道：「走吧，找個小館吃一頓，再去『姜子牙大賭坊』。」

錢一串與小五子二人找了一家小小牛肉館，錢一串要了兩大碗牛肉湯，又要了二斤大餅。

小五子喝了一碗不過癮，又切了一斤牛盤腸，二斤葱油餅，吃得錢一串也吃一驚。

「你好像三天沒吃飯。」

小五子邊吃邊笑道：「天都黑了，我們才吃今天的頭一頓，我早就肚皮空空了！」

他看著錢一串有心事，便又低聲問道：「錢叔，你剛才又看到什麼人？」

錢一串看看四週坐的都是陌生人，便低聲道：「我遇見了兩個令我極不願意見到的人！」

小五子眨著眼睛道：「誰？」

錢一串道：「一個叫劉言，另一個是酒肉和尚。」

小五子道：「這兩個人有什麼了不起的？」

錢一串道：「這兩個人都是難纏人物。」

他頓了一下，又道：「劉言三十來歲，或許三十出頭了，前些年我便認識他了，這傢伙人稱『絕一鏢』，祇要鏢出手，這人非死即傷，最令人頭痛的，這傢伙是百花谷的女婿，他的老婆叫上官蘭花。」

小五子迷惘的道：「百花谷又怎樣？我們惡人洞還怕他們不成？」

錢一串道：「誰怕誰？我們祇是不願去招惹他們罷了！」

小五子胸一挺，道：「我就不怕他們！」

他雙肩搖晃著，又道：「錢叔，那個酒肉和尚又是誰？」

錢一串低聲道：「少林寺空字輩的老大。」

小五子笑道：「你是說替我們守洞口的兩個和尚師兄？哈，眞有意思！」

錢一串道：「一點也沒有意思，你知道，酒肉和尚的本事有多大？」

小五子道：「有多大？」

錢一串道：「一巴掌拍死一頭牛。」

小五子伸伸舌頭，道：「果然厲害。」

錢一串道：「不巧的是這兩個傢伙如果看見我，他二人就不會放我走。」

小五子道：「爲什麼？」

錢一串道：「有仇啊！」

小五子道：「什麼仇？」

錢一串道：「替惡人洞守洞口的空見空明，當年曾同我約鬥在大涼山，這件事情後來被這酒肉和尚知道，他一直在找我，你知道吧，酒肉和尚很少回少林寺，因爲……」

小五子笑道：「因爲少林寺沒酒沒肉盡吃素，他吃怕了，自然不願回去了。」

錢一串道：「你猜對了一大半，後來他回到少林寺，發現少了兩個師弟，又聽說空見與空明曾同我約鬥，你想想他會同我善罷甘休？」

小五子又道：「還有那劉言呢？」

錢一串道：「你是說『絕一鏢』劉言？」

錢一串忽然嘿嘿笑道：「小五子，你看你錢大叔是不是一表人才？」

小五子還眞的仔細看了一陣子，道：「錢叔的眼睛亮，鼻子也沒倒著長，論身段，既不胖又不瘦，不高不矮最適中，應是一表人才。」

笑笑，錢一串道：「與那劉言一比如何？」

小五子道：「我不認識誰是劉言吶？」

一聲苦笑，錢一串道：「我忘了沒指給你看，唉……我是比姓劉的大了十歲八歲的，可是……」

小五子笑道：「錢叔你……」

錢一串道：「當年我也追過上官蘭花，可是偏偏冒出個風流倜儻，家勢顯赫，年輕漂亮的劉言，上官蘭花就像馭著一陣風也似的刮進了劉家門，哼……」

小五子道：「錢叔失戀了！」

錢一串冷冷道：「有人叫我不高興，我也會叫誰不痛快，就在他們結婚的那一天，我放了一把火，燒了他們的新房，哈哈……那場大火燒得好！」

小五子道：「他們知道是你幹的？」

錢一串道：「他們應該猜得到。」

小五子道：「難怪錢叔見了他二人你就跑，要我也會跑，而且跑得比你還快。」

錢一串咬咬牙道：「我可並不怕他們！」

小五子笑道：「不怕？那你爲什麼要跑？」

「啪！」一掌打在小五子後腦勺。

小五子一驚，道：「你怎麼打

我！」

錢一串道：「打你是叫你清醒，你難道忘了羅老大的話了？」

小五子擦著後腦袋，道：「羅大叔說什麼話？」

錢一串道：「他要我們來玩是假，多注意江湖人物是眞，更要緊的是不許惹事，你忘了？」

小五子乾乾一笑，道：「原來錢叔並不怕他們，是我低估錢叔了，就憑錢叔的『八手遮天』絕學，又怎會怕什麼酒肉和尚。」

錢一串道：「少給我戴高帽子，走，進去看看巴結，那小子一定賭上了！」

面前已來到「姜子牙賭坊」。

這時候的人最多，多得有人站在大門口等著門裡面的人擠出來。

這年頭也眞怪，就有那麼多甘願上鈎的魚！

錢一串拉著小五子走進門，大門內有個丈二高兩丈寬的大屏風。

燈光之下，屏風上雕刻的畫令人發笑。

那畫上畫雕著一條大河，河岸的大石頭上坐著一位仙風道骨的白鬍老叟，手持釣竿尚未放入水中，清楚的看到釣繩一端的魚鈎是直的。

河水中的魚兒一大羣，就等著啃食鈎子了。

畫得十分傳神，雕工也很精細，但來來去去的人卻沒有一個人站在畫前欣賞。

魚兒是不懂欣賞的，魚兒祇會糊裡糊塗去爭食。

擠在人羣中走進「姜子牙大賭坊」，錢一串拉著小五子不在前廳看，他搖搖晃晃的到了第二道大院裡。

二道大院裡有一座獨立大廳堂，那兒燈火輝煌，氣氛也不一樣。

在這座大廳上穿梭的是幾個大姑娘，穿的都是露背裝，燈籠褲子短衣裳，背上乍一看好像是個大月亮，原來女人背上白得宛如擦了粉一樣。

這幾個女子手腳都俐落，送茶送煙還倒酒的。

大廳上三張大圓桌，玩的是三十二張牌九。

這玩意一翻兩瞪眼，可也最乾脆！

「八隻手」錢一串踮起腳來三張桌子仔細看。

小五子祇能看到一堵堵的人牆，他連桌面也看不到。

錢一串看了一會未開口，臉上擠出個神秘的笑。

小五子拉著錢一串的衣襟，道：「錢叔，這地方不好玩，亂七八糟的。」

錢一串低聲道：「你懂個屁，這地方若是不好玩，怎會有那麼多的人跑來擠。」

小五子道：「我看不到哇！」

錢一串忽然笑道：「小五子，你一語提醒我了，來，我把你扛在肩頭上，半張臉你替我遮住。」

小五子立刻笑道：「好哇，錢叔是怕遇見熟人，我就遮住你半張臉。」

小五子橫跨在錢一串的肩頭上，這一回他可看得清楚，所有的三張桌面上，他全看見了。

桌面的週圍放滿了銀子，正中央堆著骨牌，每一個圍的人都瞪著一雙大眼睛，誰也不看誰一眼，聚精會神，便親老子來也不認了。

錢一串擠在右面一張桌子邊，有人見他扛了個孩子來賭錢，不少人反向他望過來。

這地方很少看到這種怪現象，有人就懷疑，這傢伙不會把肩上的孩子當賭本吧？

誰會要啊！

桌對面坐了個大胖子，一雙胖得宛似剛出鍋的大饅頭般的大手，正在叨切著三十二張骨牌，別看他手肥指頭粗，三十二張牌在他那十指的撥弄下還眞的妙，就像活的一樣揉、切、推、送、疊，是那麼的乾淨又俐落，看得人眼花撩亂。

至少小五子就看得眼花撩亂。

十六張牌推出來了，可是胖子又從中間抽回八張。

旁邊一個壯漢立刻大聲道：「下，下！」

下什麼？小五子當然不知道。

錢一串笑笑，立刻把身邊所有銀子堆在桌面上。

於是，桌面上立刻堆了許多銀子。

骰子擲出，是七點——七對門，天門先拿。

錢一串拿第二把牌，他不用看，輕鬆的把兩張牌攤在門前——天牌一對。

末門的幾個人都笑了，有人搓著手，等著莊家賠了。

錢一串身後面有個大漢，拍拍錢一串的背，笑道：「老子們輸了半天，腰包都快被掏空了，你老兄一來就拿好牌，眞有你的！」

另一人也笑道：「老兄，你沒見這位老哥扛了個娃兒？他是散財童子呀！」

小五子不懂散財童子是誰，瞪著眼睛看莊家。

兩張牌莊家拿在手上捏著不放下，看著胖子把一張牌遞在另一人的手上，口中大叫：「天兵天將咱不要，老夥計，花果山搬請猴王爺！」

胖子邊叫邊舞動雙手，可是他就是不把牌攤開。

錢一串低聲對身邊的人笑道：「你們等著挨宰吧！朋友，天牌打不過孫猴子。」

此刻，天門一對銅鎚也亮出來了，便出門的牌也不小，四平八穩的板凳對子。

莊家的一張牌砸在桌面上，大聲吼道：「夥計，你快快去叫丁三來。」

原來他攤開一張六點來。

那旁邊幫腔的唱起來：「不是天來不是地，王八小五躲起來，兄弟呀，我把猴爺搬來了！」

「啪」的一聲，他把一張牌砸在桌面上，敢情眞是丁三爺。

莊家似笑不笑的一聲吼：「通吃！」

祇見那人伸出一支長形木板來，桌面上他一閃又撈，所有的銀子便被他撈到面前。

四週一片死寂，半晌，才有人一聲嘆息。

小五子也傻了眼，他低聲道：「我們的銀子？」

錢一串忽然雙手一托，把小五子放在桌面上，他臉上露出個乾笑！

胖莊家一怔，道：「朋友，你這是幹什麼？」

錢一串道：「賭呀！」

胖子楞然道：「你賭這孩子？」

錢一串道：「不錯。」

胖子咧嘴笑道：「我可沒有孩子賠你。」

錢一串道：「我不要你賠孩子。」

胖子又是一聲粗笑，道：「你把這孩子折多少銀子？」

錢一串道：「你是行家，由你決定。」

胖子伸手摸摸孩子的頭，小五子直覺得他的手沒有骨頭似的好柔軟。

胖子邊摸邊問道：「這孩子沒毛病？」

錢一串立刻對小五子道：「翻個觔斗給他瞧！」

小五子立刻在桌面上彈身而起，擰腰就是個空心觔斗，就好像莊家搬來了孫猴子，喜得莊家直咧嘴！

錢一串道：「折價多少？」

莊家道：「出你一百兩。」

錢一串點點頭，道：「就這麼辦，你發牌吧！」

賭銀子變成了賭孩子，所有的人不賭了，且看莊家這一把牌了，因爲錢一串這一注就是白銀一百兩。

胖莊家又推出兩疊牌，照著規矩還是八張。

骰子擲出來，又是七個點。

第二把牌錢一串取在手，他一把便攤開來，竟然是板凳配燈七，祇有長一點。

莊家的攤開來，卻是梅花配點十一，也是長一點。

錢一串哈哈一聲笑，他把小五子一推，對莊家道：「這娃兒是你的了。」

錢一串推開人羣大步往外走。

小五子在桌子上大叫，道：「錢叔，你怎麼玩眞的？你不要我了？」

錢一串回過頭來苦笑，道：「別跟我了，整天吃苦受罪沒好睡，挨凍挨餓還得吃生活，算了，你留下來跟著朱胖子過日子，他沒兒沒女沒指望，你以後便吃香喝辣享福，小五子！」

錢一串似乎眞的傷心了，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便一跺腳，往前走去。

胖子後面忽然走出個壯漢，一把抱住小五子，吃吃笑道：「走吧，跟我後面吃糖去。」

胖子取出一錠銀子，對那壯漢吩咐：「買套新衣，帶他去洗個澡，這娃兒長得眞不賴，我一見就喜歡。」

便在這時候，突然一隻手伸過來，一把抓住小五子的腳，道：「等一等。」

小五子低頭看，不由一怔，他再也想不到，此時此地，這個人會出現。

這個握住他雙腳的人，還是他與錢叔追踪的人。

聽錢叔說，他叫什麼「黃雀」巴結。

小五子並不知道，巴結也是「姜子牙大賭坊」的常客，他祇知道巴結是八邪之一，是錢一串說的。

那胖子見有人拉住小五子，胖嘟嘟的臉上一抖，幾乎抖掉半斤肉下來，但當他看清握住小五子腳的人之後，便不由得吃吃笑道：「哈，原來是巴兄！」

「黃雀」巴結冷冷道：「你少稱兄道弟，賭場不認親，朱胖子，巴某也看中這娃兒了！」

朱胖子道：「你看中沒有用，我不賭這娃兒！」

巴結沉聲道：「孩子未下桌，他還是賭注一個！」

巴結伸手入懷，立刻取出一張銀票，沉聲道：「一千兩，你不賭也不行。」

朱胖子一怔，道：「姓巴的，這是長安城！」

巴結冷冷道：「我比你清楚，何用你提醒我。」

朱胖子咯咯一咬牙，道：「好，祇賭一把。」

巴結道；「出牌吧！」

這張桌面上的人全瞪了眼。

小五子仍然站在桌子一邊，他幾乎想笑出來，因爲他心中很明白，他們任何一方也攔不住自己，

如果自己不留下來。

小五子也想知道，錢叔此擧必有用意，他的用意又是什麼呢？

小五子就是想不通這一點。

想不通的事情最好順著來，任由情勢發展下去，這樣，小五子總是會明白過來的。

小五子不開口，也不再反抗，便是他想到了這一點，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一點，他還是不反抗。

如果他掙扎，甚至又跑回錢一串身邊，說不定連錢一串都會揍他。

小五子不能不開竅，因爲他明白如今是同些什麼人物在一起，他必須處處小心，時時謹愼。

朱胖子的牌又推出來了！

巴結站在天門，骰子擲出七點，他一把抓住第一付牌，他就是不攤開。

朱胖子把一張牌又交在助手之手，他沉聲在叫：「大天一張便是王。」

助手眞靈光，笑嘻嘻的攤開來，果然是一張大天，天九王，猴子也難擋，莊家是贏定了！

「黃雀」巴結臉無表情的道：「一付天九牌有幾張天牌？」

朱胖子一楞，道：「當然是兩張。」

巴結道：「那麼你爲何推出三張來？」

朱胖子驚怒的道：「姓巴的，你憑什麼如此說？」

巴結輕鬆的翻開自己的兩張牌來，果然是兩張天牌，他拿的是大天一對。

四週立刻傳來咒駡聲：「詐賭！」

一千兩銀票又收回來，巴結抱了小五子就走！

朱胖子楞在桌邊不開口，有幾個輸家在吼叫著退錢了！

「姜子牙大賭坊」也詐賭？

其實那個賭坊不詐賭？

如果都去賭坊撈幾個，王八蛋才願意開賭坊。

「黃雀」巴結抱著小五子往賭場外面跑，他匆匆的走下台階來，街兩頭他仔細看，根本看不見錢一串。

嘿嘿一聲笑，巴結問小五子，道：「你叔叔呢？」

小五子道：「我什麼叔叔？」

巴結道：「扛著你進場的叔叔！」

小五子道：「我不知道他在那兒了！」

巴結一笑，忽然也把小五子扛在肩頭上，一路走出小南門，又走出長安城。

小五子問道：「叔叔，你要把我帶到那兒？」

巴結道：「你們一定住在城外面！」

小五子道：「誰說的？」

巴結道：「小東西，你想不想活？」

小五子驚訝的道：「你要殺我？」

巴結道：「那可不一定。」

小五子道：「你可別殺我。」

巴結道：「那得看你是否合作。」

小五子道：「怎麼合作？」

巴結道：「我先問你，你同錢一串那混蛋住在什麼地方？」

小五子道：「住在城外，什麼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長安城外走一圈就有二十四里長，城外何其大！

小五子心中早就知道，這姓巴的一定認識錢一串。

錢一串認識姓巴的，姓巴的自然也知道錢一串。

巴結可也眞乾脆，他自腰上取出一根長帶子，立刻把小五子吊在城壕邊的柳樹上。

小五子已尖聲大叫道：「喂，吊死人了！」

巴結哈哈笑道：「如果吊你不死，老子準備活生生打死你這調皮搗蛋鬼！」

他說打就打，一根細柳條就往小五子的身上抽起來！

小五子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由得又叫道：「喂，你怎麼打我！」

巴結哈哈笑道：「我打你是要你叫，你叫了以後我才打心眼裡高興，哈……」

「叭……」

又是一連幾下狠打，打得小五子全身一陣抖顫。

小五子恨透了巴結，他恨不得刺他一刀。

他眞後悔，爲什麼會任由姓巴的拿繩子把自己拴起來，他可以逃跑的，可是他想到了錢叔一定有目的，所以他沒有跑。

現在，巴結把他吊在柳樹上，拿細柳條抽打他，雖說不會傷筋動骨，但皮肉之苦也令人難受。

尤其是小孩子更難忍受。

而小五子才七歲大，他正是怕皮肉受苦的小孩子。

就在小五挨過幾次抽打之後，巴結忽然仰天哈哈笑的道：「打得不過癮，我用刀子在你的臉蛋上割上幾刀，叫你變成醜八怪。」

忽然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已托在巴結的手掌心，月光之下，那把尖刀尚且發出耀眼的冷芒！

小五子大聲尖叫，道：「不，你不能在我臉上用刀割，你爲什麼要這樣整我？」

巴結笑道：「因爲我喜歡看到孩子的哭，你怎麼不哭？」

（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上文提要：勞克和艾慈被崔家堡副總管巴大雄一路追殺不捨，一副忠心爲主拚命樣子，艾慈見他憨直，手下留情，有心誘導這憨漢走正道。於是艾慈挾持巴大雄上三官廟，百來個孤兒蜂擁包圍艾慈的場面親切感人，情景令巴大雄感動，要求留在廟中協助照顧孤兒們，從此不再下山。艾慈獨自下山會合勞克和小娟，又遇上河南開封大相國寺和尚說起一雙龍珠事……

作價十萬賣寶石　不遺餘力育孤兒

因爲他們相信勞克的絕藝，如果他知道而想要的東西弄不到手，那才眞正叫騙人。

至仁淡然一笑，道：「二位施主準備前往何處？」

勞克道：「我與小子明日一早去艾家集，在孟津以南，是個小荒村，前幾年還鬧洪水，這小子自小失怙，如今長大了，在江湖上正開始立萬，他却迫不及待的要衣錦榮歸，我老人家也只好跟去了。」

艾慈哈哈笑了起來，道：「勞大叔的話只有說對一半，各位可看到剛才那位的獨目姑娘了，一隻眼睛是被寶山城熊天剛的兒子抽打瞎的，我救了她，正要送她回故鄉去，送到後我們就走。」

「送到之後我們立刻轉回赤陽城。」

勞克怕艾慈說出了汴梁，立刻接上這麼一句。

楊剛聞言哈哈笑，道：「敢情好，我們也是趕往飛龍堡，何不一同前往，事情會更好辦了。」

至仁與至善二人也點點頭。

至仁道：「萬望二位施主屈駕同行如何？」

艾慈看向勞克，發現他在呵呵笑，他還接口道：「成！三位只管住在這家店，多不過兩天，我二人就折回轉，大家同往赤陽城，不過……」

他看了幾人一眼，又道：「關於那一對龍珠的事，那寶山城的熊天剛與平鄉崔家堡兩頭虎，兩方正扭結在丁百年的飛龍堡裡，就像搓的棉花兒似的扭成股，說不定這回兒已摸上長安城了。」

至仁大師道：「這事要緊，但目前先取回羅漢神珠一事要緊，但望二位快馬加鞭，儘快回來，是乃我大相國寺之幸了。」

艾慈道：「好，趕明兒一大清早我們就上路，只要把白姑娘送到了她的親戚家裡去，我們就回程。」

事情這般轉變，眞是大出意外。

看樣子，勞克與艾慈二人煮熟的鴨子，眞的要振翅飛了。

＊　＊　＊

從洛寧順着一條官道，艾慈三人拍馬馳騁。

三人的心頭各有着不同的想法。

勞克最不是滋味，不時的摸摸腰包，那可愛的藍寶石喲！

如果趕到汴梁城，至少銀子有二三十萬兩，却不料……

這也不能怪楊剛，人家的鏢局也關了門。

艾慈雖是艾家集的人，但他在還不滿二歲，不知世間苦的時候，就被趙光斗收養了，他總是跟着趙

光斗在四處流浪。

艾家集是個什麼樣，他是一點也不知道！

只有白小娟最爲高興了。

只要能回到艾家集的雙槐樹，她便可以投奔堂叔的家了。

三個人正午時分繞過了洛陽城，日偏西便到了艾家集。

這裡還有條小街，沿着官道搭建的。

這時候小街上人不少，有一半關着門，艾慈就覺得不對勁。

路邊有幾個頑童緊跟着三個人，有幾個穿着開襠褲，小鷄鷄都跑到外頭來了，嘴唇上還掛着稀鼻涕……

這光景兒使艾慈想起了小時候。

於是，他翻身下馬，伸手去摸他們。

然而，孩子們却一哄而逃，站得遠遠的。

這那裡像是歡迎故鄉人回來，簡直拿他們當怪物看。

他有着遊子返鄉不受歡迎的感覺。

他嘆了一口長長的氣。

這天晚上，艾慈把白小娟送到雙槐樹，那兒，他找到了白小娟的堂叔。

堂叔兄弟三人，只有她三叔死守在家鄉，災荒總算熬過去了，如今又見小娟，又提到白小三，堂叔一家眞高興，那種荒年能夠活過命來，可也眞是不容易。

艾慈掏出一包首飾來，交給白小娟，算是以後的生活費，那可是崔四虎在汴梁城中打造的。

勞克得知小三有這麼一位叔父，也替小三高興，他掏了一張千兩銀票相贈，使得這位莊稼人家覺得二人眞是財神爺登門，端茶倒水的忙個不停。

艾慈與勞克並未坐多久，他們甚至連口飯也沒吃就上路了。

白小娟望着艾慈眼淚汨汨下，她痴立在槐樹下，直到二人拍馬走遠才回去。

白小娟發覺門口還拴着自己騎回的馬，她叔叔可高興了，莊稼地裡缺牛馬，這匹馬正好派上用場了。

* * *

艾慈離去得很淒涼，他本是一腔熱血奔回來的，他發覺家鄉依舊，人事全非，回來反倒更悲哀。

艾慈本着俠義風，山高水長直到永遠，但，山高遮不住太陽，水大漫不過橋樑，他也是個懷鄉土情十分濃厚的遊子，然而，他却是悄悄的來，又悄悄的去，艾家集沒有激起一絲的漣漪。

於是，艾慈醒悟了。

他是屬於江湖的，艾家集不會留他的，他還有百多口娃兒靠他過日子。

艾慈和勞克眞的又轉回洛寧了。

他們不能再賣那顆藍寶石了，勞克自覺不能白白損失，總得設法再找回一些，那怕是萬兒八千兩銀子也好。

艾慈早已不抱希望了，他只希望能再從丁百年手上弄些銀子來補貼補貼。

於是，計謀就在黑夜的山道上設計下來了。

當然，如果丁百年沒有離開飛龍堡，事情就好辦了。

其實，艾慈與勞克二人尚未趕到艾家集的時候，遠在寶山城的熊家，已經在那兒辦理喪事了。

雖然寶山城東後街的熊家大門上未貼出什麼慈制嚴制之類的白紙條，但院內的哭聲却如喪考妣。

尤其是那粗啞的聲音，聲震雲霄，淒厲萬分。

細聽之下，那聲音不正是「金刀」熊天剛的聲音。

原來熊天剛與丁百年二人在荒林中被十幾隻野狼圍攻，雖無大傷，但也弄了個狼狽不堪。

二人匆匆的回到飛龍堡去。

熊天剛在一路上不斷的琢磨，艾慈那小子是不是在嚇唬他，如果眞是這樣，銀子事小，自己就那麼一個寶貝兒子，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的，熊家的煙火就斷了。

二人回到了飛龍堡不久，平鄉崔家堡的崔成虎與崔偉虎二人也來到了飛龍堡。

丁百年的心中感到好奇怪，一對龍珠的事平鄉崔家堡也知道了，是誰傳的話？

崔大奶奶的大廳上，所有的玻璃燈都亮了，大椅子上坐着人，丁百年以地主身份坐在正中央。

右面的是熊天剛與那樣子長得像周倉的勾通，左面是崔家二虎，以下坐的尚有「撕破天」賀天鵬，「粉面金剛」于上雲，「俏郎君」白中虹，「無影掌」宮雄等幾個丁百年的手下大將。

丁百年和熊天剛二人早已換下了一身破衣衫，狼吻之處也已上了藥，但二人的臉色好嚇人。

熊天剛的心神很不安，他對丁百年道：「丁兄，可否爲小弟派出一人，快馬加鞭趕往寶山城，那小子的話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丁百年道：「這件事我看有個六七成，要不那小子什麼謊言不好說，偏就一本正經的說些打雷話。」

熊天剛更加不自在了，他心中又在琢磨，丁百年一定是想叫自己早早離開，娘的，這種當千萬上不得。

心念數轉後，熊天剛緩緩的說道：「丁兄，爲了不耽誤我們的大事，還是請你派個人去一趟寶山城。」

他有些乞求的樣子，接着又說道：「且等探馬一報，如何？」

丁百年一看他的樣子，也只得答應了他，派出了一名健兒，連夜便趕往寶山城去了。

探馬馳出了飛龍堡，幾個魔頭便開始打商量了，直到天放亮，還沒商量出個結果來。

各懷心事，爾虞我詐，當然不容易把事情談得攏。

於是，天放亮，各人分頭去睡覺。

就在這天二更，派去寶山城的快馬回來了。

從那兒帶回來的消息令熊天剛幾乎當場暈倒，一時間他只得對勾通道：「這裡就由勾兄全權代理了。」

於是，就在一衆魔頭的假心關懷暗自好笑裡，大伙兒送走了心中萬般疼痛而無奈的熊天剛。

* * *

「老爺回來了！」

「老爺回來了！」

杜師父領着四個護院的迎了上來。

熊天剛坐下來，怡紅院的管事劉冲早已「噗！」一聲跪在前面，痛哭流涕的把艾慈整他的怡紅院事述一遍。

緊接着杜師父也把那晚發生的事說了。

頓了頓，又道：「少爺出事之後，痛苦的哀叫兩天兩夜，第三天就歸天了。」

熊天剛才衝入內院，老婆、小妾、丫環、使女全都哭了起來，可把個不可一世的熊天剛哭得六神無主。

於是，他也哭了。

他哭着哭着便衝進了停屍間，他哭着大駡艾慈眞不是個東西，此仇若是不報，誓不爲人。

事情的發展永遠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由於發展的過程並非合乎常情，也因此有了不可思議的意外。

熊天剛一氣之下埋了兒子，便立刻跨馬直往赤陽城的飛龍堡。

這一回到飛龍堡並不全爲那一對龍珠。

因爲，他心中琢磨過，若憑自己一己之力，不一定能放倒艾慈，如果與丁百年聯手，自己寧願退讓。

熊天剛尚未趕到飛龍堡，而飛龍堡那面却又節外生枝的大事發生了。

艾慈、勞克、楊剛、至仁、至善五人趕到赤陽鎭的時候，天還未曾黑，楊剛、至仁、至善在勞克的遊說下，先住進了悅來客棧，艾慈已跨馬馳向飛龍堡。

他又把那匹馬拴在河岸邊的荒林子裡，抬頭望望天，不由一笑，一個人便溜出了林子，就着道旁漫步走，就好像是遊山玩水的人。

就在這時候，飛龍堡那面，正有幾個大漢忙着往堡內扛柴薪。

艾慈高聲叫：「喂！來人啊！喂……」

一個壯漢拋下了柴薪，跑步走過來，問道：「你叫甚麼？」

嘻嘻一聲笑，艾慈道：「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老遠從對面山坡趕過來，那兒有個人，他說自己缺錢用，想把一顆藍寶石賣給貴堡，煩你老兄通報一聲，如果丁堡主要，那就一個人多帶銀子趕去交易，人去得多了，那個人就不出面了，切記多帶銀子。」

壯漢聞言便猛地望向山坡那面，但他什麼也看不見，他一窒之間，便回頭往飛龍堡內跑。

艾慈哈哈笑，他彈身而起，直往對面山坡躍去。

他選了一處岩石凸出的地方，高高的站在上面，就好像怕人家看不到他站在那兒似的，還不停的搖晃着。

片刻，丁百年趕來了。

他手中提着長劍，長衫前襬掖在腰帶上，急急的往這邊撲來。

夕陽甫落，餘暉仍在，丁百年的人尚未撲到山坡上，他已發出嘿嘿冷笑。

他看到那人正是他欲得之而後殺的黑桃愛司。

兩個人終於照上面了。

「好小子，你是陰魂不散？還是小鬼把你送上門來了？」

艾慈淡淡地道：「丁大堡主，你怎麼不去長安城？不論是時間也好，空間也罷，對於上次賣給大堡主的情報如今均已失去時效了，一切責任問題，均與在下無關了。」

丁百年怒道：「少來你的狗臭屁，拿來！」

他當然要的是藍寶石，如今他已明白，當年的「嵩山老怪」趙光斗銷聲匿跡了好幾年，原來又調教個小混蛋，還頌稱之爲「黑桃愛司」，這明敞着要在道上興風作浪，與那可惡的神偷老克共同來整人。這時候他不用再囉嗦，要了東西後再殺人。

艾慈一看，冷笑道：「你是要那顆藍寶石？」

「他奶奶的！你說說看？」

「大堡主想耍狠！」

「你以爲老子會饒過你？」

艾慈冷笑道：「我以爲大堡主應爲那顆價値連城的藍寶石着想，因爲你大堡主一旦拔劍，那顆人間少有的藍寶石，便立刻化爲烏有，

而你……」

他沉聲戟指丁百年，又道：「你也必將悔恨終身，因爲你失去了你心愛的寶物，我不信你會活得快樂。」

丁百年道：「你們如果敢敲了我心愛的寶貝，丁百年必剝你們兩人的皮，敲碎你們身上三百六十二根大小骨頭。」

艾慈哂然一聲笑，道：「我偉大的丁堡主，如果眞有那麼一天，那算小子祖上無德——活該！不過大堡主的話似乎還有商榷餘地，這次買賣是我一人的事，我的老搭檔沒有份，因爲他打賭輸了，於是藍寶石歸我，那老偷兒氣得兩天吃不下一口飯，三天才喝半碗湯，如今正在床上直喘氣。」

他看看丁百年雙目的厲芒，又道：「至於我，在得了這顆藍寶石之後，立刻就趕到你這兒來，爲的就是貨賣識家，圖個好價錢。」

丁百年破口罵道：「你小子滿口胡說八道，你不是說老偷兒去了長安嗎？怎的這麼快，你二人又遇上了？」

「唉！」艾慈嘆了一口氣後，說道：「這年頭知心的朋友難找喲！他是對我言明去長安，誰知他走了一半又折回轉。」

丁百年道：「折回來怕自己落單，準是找你去做伴。」

「對！對！對！大堡主一語中的，他如果去長安，一定遇上大場面，沒有我黑桃愛司爲伴，他的心中就怕怕，幹起來就……」

艾慈比了個摸東西的樣子。

「拿出來！」

「什麼？」

「我的藍寶石。」

艾慈眉兒皺了皺，道：「丁大堡主，你怎麼又來了，價錢還沒談妥，怎好把東西拿出來？」

丁百年咬牙道：「偷我的東西再賣給我，你們以爲自己是老橫呀！」

艾慈道：「我可沒偷你，你少來。」

丁百年怒道：「你想要多少？」

艾慈伸出兩個指頭，道：「這個數。」

「兩萬兩？」

艾慈立刻收回指頭，跺着脚道：「我偉大的堡主，如果只爲區區兩萬兩銀子，還不如我腰裡揣着那玩意兒驅邪哩，再說，我隨便找家銀樓當舖一送，他們至少也有十八萬兩銀子呀！」

丁百年厲吼道：「到底要多少？」

「二十萬兩，大堡主，這個數不多吧！」

「嗆！」

丁百年拔出了劍，劍尖朝天，雙目直視，那表示他只要一出手就是濤濤江海似的綿綿殺着。

艾慈立刻搖手道：「慢慢慢，千萬等一等，萬萬別衝動，咱們也是老主顧了，乾脆我自動減價，如何？」

丁百年道：「多少？」

艾慈如吞苦水似的，道：「十萬兩，如果大堡主再不接受，甚至嚴詞拒絕，我黑桃愛司便回頭走，一去不再來，到那時候你丁大堡主只有在夢中擁有那顆星兒似的閃閃發亮的藍寶石了。」

丁百年緩緩的收起了寶劍，雙目暗中四下看，心中在暗喜，因爲天色灰暗了，天黑，是他用心思拖延的。

只要天一黑，他的人馬就會抄到黑桃愛司後路，只要斷了他的退路，就不難加以圍殺了。

如今先把寶石弄到手上，再作道理。

當即，丁百年說道：「好！十萬兩銀子我就給你，但是，我要一手交銀子一手接到貨，那麼貨在那兒？」

艾慈雙手一搓，笑道：「天下的銀子那麼多，也都好騙，唯獨丁堡主的銀子最燙手，我怎麼敢騙？只要拿到你的十萬兩銀子，我馬上把東西送上。」

丁百年心中在罵，但他還是從懷中摸出了那個軟叭叭的紅緞包，相當小心的抽出兩張大莊票。

艾慈第二次看到這個紅緞包，他眞想統統要。

他把小舌頭也伸出來了，等着接銀票。

「小子，兩張各五萬兩，有句話老夫提醒你知道，你這可是名副其實的人爲財死，拿去吧！」

兩張銀票落葉似的飄向艾慈手中。

這一回他沒有仔細看，因爲他發現有黑影在附近移動。

他把銀票塞入懷裡，當他的手伸出來的時候，手上已經握着那顆人人看了都會心醉的藍寶石。

他笑瞇瞇的迎向剛剛升起的月光，道：「娘的，除了飛龍堡之外，天下就不知道有誰夠資格擁有這寶貝。」

這句話還眞叫丁百年受用。

他有些微的飄飄然。

突又聽艾慈道：「大堡主，你可要接住了。」

就見他抖手把顆閃閃發着萬道光芒的寶石拋向半空中，直直的往丁百年頭上落了下來。

就在丁百年仰面去接落下的寶石的時候，艾慈拔空而起，他一閃錯過了丁百年身側，幾個提縱便消失在夜幕裡，正遇上他的四大殺手圍了上來，丁百年發一聲喊：「快

快追！」

然而，艾慈早已不知方向了。

眞個是氣得丁百年大罵艾慈十八代老祖宗。

＊　＊　＊

艾慈飛馬馳入赤陽城的時候，悅來客棧的一間雅房中，正擺了一桌子上等的素席，還未曾動過筷。

五個人一吃就是一個時辰。

二更天的時候，勞克與艾慈二人才離開悅來客棧。

臨走，勞克還對楊剛道：「過了今夜，一定捨命相陪，只等天明，我二人就來會齊，然後再找上飛龍堡。」

楊剛三人自是感激不已。

勞克與艾慈奔出赤陽城，勞克已哈着氣搓着雙手，然後伸一手，向艾慈道：「拿來吧，小子。」

「拿什麼呀！勞大叔。」

「你小子休得裝糊塗，我老人家要的就是這……」

他的手高舉着，兩張銀票已在他的手中指。

艾慈全身不自在，自己怎會不覺得？

那本是深藏在他內衣裡的，他是怎麼摸走的？

艾慈笑笑道：「原來說的是這個呀，小子準備到小船上才拿出來的，方便嘛！」

勞克不回話，他要把銀票往懷中塞。

「拿來！」

勞克道：「拿什麼？」

「我的一份呀，天下那有老克吃愛司的？」

勞克道：「先別急，先在我懷裡溫一溫，你知道，好久我已沒有那麼多金了。」

艾慈伸手道：「勞叔！勞大爺！我親愛的勞祖宗，你可不能獨吞呀！我不說你怕是不會知道，小子差點就回不來了，唉！」

勞克一瞪眼，不悅地道：「少不了你的，看你急得像猴子一樣，拿去！」

「謝謝！謝謝！」

艾慈接過一張五萬兩的銀票，小心翼翼的揣入懷裡。

＊　＊　＊

艾慈與勞克二人又到了太子河岸邊。

天黑黑，白小三還在小船邊坐。

那小船划在河面上，艾慈拋出石頭砸過去。

「誰？」

「把船撐過來，你師父回來了。」

「是師父同艾兄弟回來了。」

小船很快的就靠上岸。

勞克道：「這幾天可曾練功夫？」

「小三不敢偷懶，照師父的話苦練功。」

勞克道：「那就好，我與你艾兄弟累了一整天，要睡了，岸上若有什麼風吹草動，你得機靈點。」

艾慈道：「勞大叔，馬匹還在悅來客棧，會不會引起飛龍堡的人注意，可不能不防着點。」

「這點不必愁，就算飛龍堡的眼線再靈光，找不到我們的人，又怎樣？倒是我問你，明日我們眞要同楊剛去飛龍堡？」

艾慈道：「那是你答應的，怎麼問我？」

勞克道：「幾句場面話，還能當眞不成？」

「如此說來，明日你不去了？」

勞克道：「是誰說不去的，只是咱們分成兩批，他們三個人明着去，咱們二人暗中摸着去。」

「爲什麼？」

勞克笑道：「你小子也有糊塗的時候，你想想，如果咱們同楊剛三人同往，丁百年就會把咱們訛詐他的十萬兩銀子事拆穿，必然會引起兩個老和尚對咱們心生不滿，說咱們欺騙出家人，那多尷尬。」

「對！這件事是有點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們必須一明一暗的去。」

艾慈當然答應了，他心中就認爲，薑還是老的辣，若論出點子出餿主意，他絕對比不過紅心老克。

他摸了摸懷中的五萬兩銀票倒頭就睡了。

＊　＊　＊

艾慈與勞克二人睡得還眞甜。

人在累了之後最是易睡。

你看他二人，不但睡得甜，還打着呼嚕。

然而，遠在飛龍堡的崔家二兄弟，已在忿怒中一蹦三尺高的大罵黑桃愛司十八代老祖宗。

就在丁百年感覺差强人意的把那顆藍寶石失而復得的弄到手之後，才又把寶石嵌入三尺高的羅漢肚臍眼上。

就在這時候，一騎壯漢衝進了堡裡來。

守門的問出是平鄉崔家堡的人，立刻把來人領進大廳上，崔成虎與崔偉虎已發覺來的是自家人。

「堡主，大事不好了，快回去吧！」

崔成虎吃驚地道：「快說，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來人喘着大氣道：「四堡主被人害死了。」

崔偉虎暴怒如瘋虎般吼道：「被誰害死的？什麼時候？」

「四天前被一個小子叫黑桃愛司的割掉命根子，這幾天大家拚命搶救，可是仍然沒救過來，今日四

更天四堡主就升天了。」

崔成虎氣得一個大巴掌掄在那個人的臉上，聲色俱厲地吼道：「四天前？怎麼不立刻趕來報知？」

吐着血水，那人道：「總以爲能治好，大奶奶就沒叫人來報告，怕的是誤了大事，其實大奶奶也傷得重，就連副總管巴大雄至今也生死不明。」

崔成虎與崔偉虎一聽，指天又指地的大罵黑桃愛司祖宗十八代，立刻隨來人連夜直奔平鄉。

不過，崔成虎與崔偉虎二人在離開飛龍堡的時候，也大爲後悔。

如果，他二人能先知道黑桃愛司整死他們的小老虎，他二人一定會與丁百年一起圍殺那小子。

但，可惜的事還不止這些。

因爲丁百年的心中，却幾乎高興得要笑出來，當崔氏二虎一走，餘下的只有勾通老兒一個人，這老兒已不足爲患了。

由於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丁百年也暗中準備赴長安了，他要爲那一對龍珠之事親自出馬啦！

* * *

飛龍堡中的燈火仍然亮着。

丁百年端坐在太師椅上，他手捧着銀碗喝着冰糖白木耳湯，邊笑瞇瞇的欣賞那張大條桌上的珍奇異寶。

當然，最爲令他興奮不已的事，還是那一顆藍如星芒閃閃發亮的大藍寶石又回到了他身邊。

他捋着尺長的灰髯，國字臉皺得像一塊豆腐，然後，他又想到了長安城的那一對龍珠，不禁又笑了。

這些，也只有他丁百年夠資格擁有。

連黑桃愛司也這麼說。

他正在得意着。

外面大踏步的進來一個黑漢。

這人正是熊天剛。

丁百年不禁暗自一驚。

「寶山那面怎麼樣了？我就知道黑桃愛司當眞整了你。」

一屁股坐在丁百年旁邊喘着大氣，熊天剛宛似虛脫似的道：「個該死一千次的黑桃愛司！」

丁百年命人送上一碗白木耳湯，道：「對付黑桃愛司這小王八蛋，咱們得好生想個對策了。」

崔家二虎剛剛走，熊天剛又撞了進來，丁百年的心裡好不自在。

他看了看熊天剛那副德性，正與自己被人折騰的模樣相似，那種滋味非局外人能體會得出來的。

丁百年有着同病相憐，兔死狐悲之鳴。

他咬牙切齒又道：「熊兄與丁某人在關洛道上闖蕩三十餘年，那一回不是無往不利，事事順利，就差沒有把天上的月亮給摘下來，娘的，不知道從那兒冒出來的這麼個黑桃愛司，好像是衝着我們來的，如果再不合計着個陰謀來幹掉他，往後還會有咱們自己的日子過嗎？」

熊天剛喝了一口白木耳湯，氣也緩過來了。

他重重的放下碗來，破口就罵：「黑桃愛司他不是東西，我熊天剛既未刨他的老祖墳，又沒姘上他的老娘親，他爲什麼對老子下此毒手，抄了我的怡紅院不算，又殺了我的獨生子，奶奶個臭窟窿，我要是不把這個小子搗成一堆肉餠來餵野狗，我就不是人。」

丁百年心中暗忖着：「何不幫他找找黑桃愛司，赴熱打鐵，讓這老兒先同黑桃愛司幹一場，不論結果如何，對自己有益無害。」

心念及此，當即咬牙道：「熊兄你看。」

他指着條桌上，指着羅漢像。

熊天剛立刻看到那顆藍寶石，道：「丁兄寶物失而復得，可喜可賀。」

丁百年苦笑道：「十萬兩白花花銀子換回來的。」

「誰敢那麼大膽收你丁兄的銀子？」

「放眼當今，熊兄想也知道是誰了。」

「難道又是黑桃愛司不成？」

「不是他還有誰，而且就在昨夜黃昏時。」

熊天剛道：「如此說來，這小子還在赤陽城附近了？」

「應該是不會走遠。」

一頓，看看藍寶石又道：「熊兄剛到，一定累了，先睡一覺，天亮咱們把人分派出去，只要發現那小子，合着勁也得把那小子除掉。」

熊天剛點點頭，便進去休息了。

* * *

天亮了。

在北國而言，天亮如春，日中似夏，夕陽似冬，時辰上溫差極大。不過天亮總歸是新一天又開始了。

太子河三道灣老柳樹下，勞克坐在船尾上，他雙手在搓着脚丫子，那模樣兒也眞可笑——時而咬牙吹氣，時而咧嘴流口水，似乎他癢得眞過癮，搓得也更舒暢。

小三把早飯端來的時候，艾慈才爬出小艙外。

二人吃着飯，艾慈問道：「今天的空氣中飄着血腥味，咱們應如何逢凶化吉，端賴勞大叔的陰陽八卦了。」

勞克翻動着白眼，說道：「要想逢凶化吉，那得吉人天相了，如若想趨吉避凶，何妨遠走高飛。」

艾慈搖頭道：「不不不！咱們已同楊剛他們說妥了，豈能中途抽腿！」

他看看河岸上，又道：「勞大叔，你不是說一明一暗，小子是想知道，楊剛他們如何明法？咱們又如何暗法？」

勞克道：「要想知道其中巧安排，快跟老夫起步走，一二一的上岸去。」

他抛下碗筷就上岸，眞的走了。

艾慈急急的跟了上去。

小三倒掛在樹幹上，他動也沒動的倒翻一雙眼睛，沒有開口。

二人匆忙的走入悅來客棧，艾慈已發現楊剛與至仁至善三個人在吃飯，一見二人走進來，楊剛起身打招呼。

幾人圍坐在一張桌子，艾慈豎起耳朵在聽。

勞克拔出一根竹筷子，他沾着茶水在桌上畫：「實物就在這地方，附近的機關厲害得很，取的時候要這樣子，如果不是老夫臨場的經驗夠，咱們今天必然有死傷。」

他頓了一下，又道：「眞要動傢伙，少不得卯上幹。」

至善點頭道：「我們全依勞施主的，咱們走！」

楊剛衝着勞克與艾慈抱拳，道：「我們先走了，二位隨後就來呀！」

望着楊剛三人的背影，勞克嘴角一牽，道：「小子，八成咱們被人盯上了。」

艾慈一笑，道：「尚未進城，我就發現了。」

勞克道：「你看會是那一路人馬？」

「管他何方神聖，咱們找地方整人去。」

「何不在飛龍堡附近，找一個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豈不更方便省事！」

「說的也是，我覺得太子河的岸邊荒林是個修理人好地方，林邊附近有塊大岩石，那地方夠我們施展拳脚的，因爲地形咱們熟，殺起來膽氣壯，而且又臨近飛龍堡，你知道，楊剛找上了丁百年，他們也夠折騰的。」

勞克擰了一把紅鼻子，道：「我老人家擬就了戰略方針，至於戰術上的運用，我也懶得過問，你看着辦吧！」

二人走出赤陽城，沿着河岸往北走，前面已看到楊剛三個人。

兩個人說說又笑笑，快樂得像寶寶。

只有寶寶的笑才表現出自然而又天眞。

他二人就笑得很天眞，那像是發現敵人跟來的緊張樣。

突然，自山坡上的官道飛步衝下兩個大漢，都是黑溜溜的模樣，兩個人都提着金光閃閃的刀兒。

二人尚未來到，勞克已低聲道：「小子，你的討債鬼來了，這二人可都不是省油燈，那個手拿金背砍刀的人，就是寶山熊天剛，另一個人稱『笑面周倉』勾通，看你小子要如何來對付。」

艾慈笑笑擺擺手，道：「大叔一邊站，免得濺你一身血。」

「希望噴在老夫身上的是別人的血。」

勞克閃掠在一邊，艾慈的雙手插在兩脅下。

就在這時候，熊天剛與勾通已到了艾慈面前。

「金刀」熊天剛一見是艾慈，繞腮鬍子一陣抖，金背砍刀猛一掄，戟指艾慈就是罵：「黑桃愛司，我操你祖奶奶，熊天剛與你有甚麼仇恨，合着你抄我的怡紅院，一天之內三折騰，臨了還挖我兒子的眼，害得他哀號而死，你竟還在北峯山下騙我的錢，這筆帳你該怎麼還我？」

艾慈冷笑道：「熊大老爺呀，你的話有商榷必要，記得我在北山峯下罵你老混蛋，今天我還是要罵你老混蛋。」

（未完・廿一）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541.00
一年港幣$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590.00
一年港幣$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692.00
一年港幣$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文提要：七王府的前廳一班和尚、喇嘛、尼姑二十四小時輪班在誦經，二王子忽必月見大哥忽必日正忙着，他想偷吃天鵝肉，命令方總管將花牡丹押到他寢室，剝光衣衫綁在他床上，忽必月面對赤裸的花牡丹，垂涎三尺，調戲完正欲霸王硬上弓，後院傳來方總管叱喝聲，有刺客到，原來是白爾壯闖來救花牡丹……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祇因欲救心上人　冒險進入七王府

花牡丹心中也不自在，為甚麼救自己的偏是這個剛認識不久的白爾壯，而不是來如聲。

又為甚麼自己是在光赤裸身的情況下由白爾壯出手救下自己，這難道會是造化弄人嗎？

花牡丹也以為也許這是跟他有緣份了！

但她心中也嘀咕，如果自己投入白爾壯的懷抱，來如聲便可憐了！這二人心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誰也不開口，一路上便也走得快，過午不久便到了陽曲附近！

這時候白爾壯對花牡丹道：「咱們去陽曲鎮上先買些吃的喝的帶回去，家中的糧食不多了。」

花牡丹只不過點點頭。

這二人並未走入陽曲城，就在城外辦吃的，他們裝滿一袋由白爾壯扛在肩頭上，花牡丹仍是靦覥的未說話，就好像小媳婦似的跟着丈夫趕集回來了。

花牡丹從未有過這樣的安靜，便是同來如聲幾個人在一起，也都是有說有笑的，原因無他，大家都是一個地方長大的，自然是無拘束了！花牡丹想到最後，她仍然懷念着來如聲，當然，在她看了這白爾壯之後，多少還帶來幾分歉意的痛苦。

＊　＊　＊

白爾壯就快與花牡丹往土坡崖上去了，那輛雞公車却仍然停在短草叢中沒動過。

花牡丹一見雞公車，還氣忿的上前踢一腳！

白爾壯道：「牡丹姑娘，妳想好如何對付忽必亮那小韃子嗎？」

「早想妥了！」

「可以說出來商量嗎？」

花牡丹道：「割個耳朵送進七王府中，那忽必日如果放人，証明他一心為小弟，忽必日如果不放人，哼，証明他根本不打算救他的兄弟！」

白爾壯道：「那又証明他甚麼目的？」

花牡丹道：「証明他殘暴，証明他同他的老爹一樣，一心要消滅漢家有功夫的英雄義士！」

白爾壯點點頭，道：「值得一試，咱們走！」

二人立刻併肩往土坡上奔去！

＊　＊　＊

「嘩啦啦」一陣開鎖聲，白爾壯先推開窗門探頭看，不由得微微點點頭，然後回過頭對花牡丹道：「這小子睡着了。」

花牡丹隨之走進去，她站在忽必亮的身邊，雙目一厲，宛似看到他的兩個兄長忽必日與忽必月似的，伸手便是兩個嘴巴，打得忽必亮口吐鮮血。

忽必亮張開眼來一看之下，他未叫，反而笑了！

白爾壯道：「他此刻是個傻瓜，不辨好歹的可憐虫，你打他，他是不會知道的，他也不認得咱們！」

花牡丹道：「取一羊皮小袋，我削下這小子的耳朵！」

忽必亮還吃吃傻笑，不知災禍將臨身！

白爾壯立刻奔入房中去找來一個薄薄的羊皮小袋，他笑問花牡丹：「牡丹姑娘，夠大了吧！」

「颯」，花牡丹拔出劍了。

花牡丹不是使劍的，她與來如聲幾人都是一支鐵棒，鐵棒早已被七王府的人拾去了。

花牡丹還是在情急之下，在忽必月的書房壁上抓下這把忽必月用的劍！

只見她劍尖指着忽必亮，沉聲道：「小韃子，別怪本姑娘心狠手辣，要怨就怨你的兩個兄長不管你的死活而整得我們幾個人罪受大了！」

忽必亮只是眨着迷惘的兩隻眼，他聽不懂花牡丹在說些甚麼。」

花牡丹又怎知這忽必亮服了「藥魔女」白鳳仙的藥之後，早已變得不知屎香屁臭了。

花牡丹忽見白爾壯手上拿了個紙包，她收劍問道：「喂，那是甚麼？」

白爾壯道：「妳要削下這小子的耳朵，總得為他塗上止血藥呀，要不然他甚麼也不知道，一身的血也會流光，那不如殺了他送個人頭過去。」

花牡丹道：「我不打算叫他死，他不但價值十萬兩銀子，而且錢老他們還在七王府中呀！」

白爾壯道：「所以呀，那得為他敷上止血藥！」

花牡丹聽了白爾壯的解釋，也覺得有理，她點了一下頭，道：「白兄，你以為先削那一隻？」

白爾壯道：「牡丹姑娘，你隨意吧！」他也匆匆的打開了藥包，準備為忽必亮塗上。

花牡丹原是下不了手的，尤其是個不會還手的傻蛋，但當她想着錢老他們受的那種罪，忍無可忍的劍尖在忽必亮的耳朵上稍壓，手腕一翻而下，那麼快的便把忽必亮的一隻耳朵削了下來。

忽必亮還在吃吃笑，他還不知道自己已少了一隻耳朵，也許花牡丹出劍快的關係，忽必亮尚不知痛疼。

白爾壯立刻把一包刀傷止血藥為忽必亮塗上去，隨之把那隻耳朵裝在羊皮小袋中。

花牡丹接過羊皮小袋，道：「我去設法把這耳朵送入七王府中去，你在此地等着你乾娘回來，因為我要找她老人家商量救人之事！」

白爾壯道：「不，我同你一起去，牡丹姑娘，我乾娘必是在我走後去了太原，她的心中如今只塞滿了一個錢老，聽錢老被捕，她會不管一切的！」

花牡丹道：「這小子怎麼辦？」

白爾壯道：「但有吃的，他是不會逃走的！」

花牡丹點點頭，道：「也好，兩人一齊去，至少有個照應。」

她這裡急着要走，白爾壯笑。

花牡丹一怔，道：「你笑甚麼？」

白爾壯道：「我打半夜到此刻，你我二人只顧着拚搏，連口水也沒喝過，咱們不吃不喝不歇不睡，再趕往太原府去，沒到太原也已累倒了，還能有何作為？」

花牡丹也是心急躁，如今經過白爾壯的提醒，便頓覺又飢又累，忍不住的笑點頭。

白爾壯立刻去弄吃的，他原本也為他乾娘弄吃的，如今更是他表現的好時機。

白爾壯拿出他的絕活，雖然來不及下河捉幾條鮮魚，但買回來的羊肉他成串的烤，醬雞切下鷄腿來，帶回的大餅是油酥餅，白爾壯只熬了一鍋小米粥便齊全了。

花牡丹這些天奔波，既擔驚又受怕，如今這算是一頓安靜的一餐飯了，頓覺好吃！

她邊吃邊笑問：「你怎麼不吃？」

白爾壯道：「我看妳吃！」

花牡丹一笑，道：「一起吃呀！」

「不，妳吃過了去睡覺，我再吃！」

花牡丹心中一動，當然是感動，忍不住的道：「白兄，我對你的細心，實在感動呀！」

白爾壯道：「我要你快樂，我要妳一輩子都快樂！」

花牡丹心中始開擔心了。

她心中明白，白爾壯以絕佳的機會，一心在追求她，他要自己快樂，那當然他更快樂！

花牡丹又想着：來如聲與白爾壯這兩人是大不相同的，白爾壯十分細心體貼，而來如聲却是粗枝大葉而不在乎小節，但這二人站在一起作比較，她還是喜歡來如聲。

無他，來如聲與她在一起，二人是坦然的，不虛偽的，抱便抱，吻便吻，好像也是自然的流露。

人們如果在一起大家都這麼的坦然無私，真情流露，這世界就太美好了，好得天上的仙女也會偷跑下來。

只可惜這世界並非那麼一回事，這世界太可怕了，當然，這不能怨天，只能怪人，是人們自己在火拚，在仇視，在鬥爭。

君不見江湖之上有多少人為名利而六親不認呀！

* * *

花牡丹與來如聲一起就不會有那種感受，他們坦然，便是別小堪四人也覺是應該的。

如今花牡丹面對着白爾壯，二人之間除了應有的客氣之外，便甚麼也沒有了。

花牡丹如今只不過增加一項心理上的負擔，她被白爾壯救出了王府，而且是在她赤裸的時候，白爾壯冒死救她出來的！

白爾壯已看了她的身子，在那個時代裡，她幾乎應是白爾壯的人了，這能不算是她心理負擔嗎？

* * *

花牡丹也不再推辭，或是堅持白爾壯與她一起吃喝；她獨自一人盡快的吃喝着，白爾壯看得很高興，他幾乎拍巴掌叫好了。

花牡丹也看得出來白爾壯心中的激動，她還眞怕白爾壯趁此處只有忽必亮而向她有所索求。

只不過花牡丹也想好了應對之道。

* * *

好飽了，花牡丹笑對白爾壯，道：「你吃吧，我先去睡一覺！」

白爾壯道：「快去睡，炕上我已為妳把棉被鋪好了，妳盡放心的睡大覺！」

花牡丹道：「我睡覺最怕有人驚擾！」她手指着正自傻楞的忽必亮。

她明指忽必亮，實乃提醒白爾壯，我睡覺你不能對我動粗。

白爾壯一笑，道：「放心，這韃子是不會有所行動的，我能對付他！」

花牡丹道：「別再拴他了。」

白爾壯道：「要拴！」

花牡丹道：「他已夠受了！」

白爾壯道：「我還要睡呀，如果他一旦醒來，對咱二人就不利了！」

他看看傻呆呆的忽必亮，又道：「拴起來以防萬一，拴起來，我們才能安心的睡大覺。」

花牡丹驚道：「你說甚麼？我們？」

哈哈一笑，白爾壯道：「花姑娘休誤會，我睡我的床，當然不會睡在姑娘的炕上，妳安心啦！」

他邊吃邊又道：「花姑娘呀，我以君子之心，在爭取妳站到我一邊來的，下流的手段是不會使出來的，我要同那來如聲一較高下，而且我也充滿了信心！」

花牡丹一聽放心了！

她轉往曾住過的洞室走去，到了門口還回眸一笑，道：「我知道你是君子嘛！」

如縱身入內，而白爾壯的臉色立變。

他為甚麼變了，實則花牡丹那臨去一笑，令他的六神跑了五個。

白爾壯有些食不知味的樣子，入口的美食，令他如同嚼蠟，喃喃的，白爾壯道：「她……甚麼意思？」

* * *

白爾壯睡在床上輾轉反側好一陣子，他還是再一次的起來了。

如同上一回一樣，他站在花牡丹的炕前邊。

白爾壯這是第七次進來了。

他悄悄的走過來，目不轉睛的看着炕上沉睡的花牡丹，更像上一回似的，他的手幾次沒敢摸下去。

花牡丹原是難以沉睡，但聽了白爾壯要以君子風度，同來如聲一較高下，她才會放心的睡着。

她發出微微的鼾聲，証明她實在累了。

白爾壯不敢動粗，他緩緩的又回身，再一次的走回自己的炕上去。

便在這時，附近傳來碎步聲。

這聲音絕不是忽必亮發出來的，因為忽必亮早已被他拴牢了，想跑是不可能的。

白爾壯聽得十分清楚，那是人的足音。

於是，白爾壯不出聲，他等着要看是甚麼人來了。

白爾壯也以為，也許他與花牡丹被人暗中跟踪了，也許是小路盡頭的那輛雞公車才引起人們的懷疑而找來了。

白爾壯的手中握着銅管，因為他不打算叫來人活。

白爾壯手握毒針銅管緩緩的往窰洞門口移動着，於是，那足音更見清晰的傳來，他不等來人走近，錯身便衝了出去，只見來的不是別人，白鳳仙回來了。

白鳳仙為甚麼不去洪洞找來如風？那當然是有她的原因在！

白鳳仙的回來，便是要殺一個人，這人正是忽必亮，她非先殺了忽必亮，實在難消心頭恨！

白鳳仙只一想到她的阿土，心中就恨不得想殺人，她轉道奔回來，便是要殺了忽必亮的！

白爾壯見是乾娘回來，立刻迎上去道：「乾娘，妳去了那裡？」

白鳳仙反問白爾壯，道：「你倒是先說，你去了那裡了？」

白爾壯道：「我去王府救人呀！」

白鳳仙道：「你去救花牡丹？」

白爾壯道：「是的，乾娘！」

「人救回來了嗎？」

「救回來了，差幸救得及時，花姑娘未曾受到了傷害，只不過……」

白鳳仙忿忿的道：「我也去七王府救人，可惜我沒有辦法救出你錢伯，令人可恨！」

母子二人走入窰洞室中，白鳳仙一眼發現忽必亮，不由雙目一厲，道：「我要殺了這小畜牲！」

白鳳仙「嗆郎」一聲拔出劍來，忽聽得一聲尖叫道：「不可以！」

這是花牡丹的聲音，聽聲音花牡丹已疾奔而來。

花牡丹見了白鳳仙，急忙先施一禮，道：「白前輩呀，殺不得呀！」

白鳳仙見了花牡丹的樣子，再看看白爾壯，她重重的道：「你們已回來很久了？」

花牡丹道：「我們都很累，我睡了幾個時辰，聽得前輩聲音，便起來了！」

白爾壯道：「乾娘，妳老放心，孩兒不會挾恩亂來的，咱們是君子！」

花牡丹只一聽便笑了：「白前輩，咱們都不是那種好淫之徒，放心啦！」

白鳳仙道：「我說過，只有等你們有了緣份，婚姻自然來臨，你們都還年輕！」

她轉而看向忽必亮，道：「他的耳朵……」

花牡丹道：「借他耳朵一用，我要逼那忽必日放人。」

她一頓，又道：「如果忽必日不放人，那便証明他們兄弟之間有鬥爭，忽必日不想他的兄弟活命了！」

白鳳仙道：「果眞是這樣，那便怎樣？」

花牡丹道：「再砍他一手送入七王府！」

白鳳仙道：「如又不成呢？」

花牡丹道：「到那時咱們只有下毒手了，他們原是咱們漢室之敵呀！」

白鳳仙道：「妳的主意甚好，那就把這件工作交我母子二人去辦，妳即刻去洪洞縣找來如風！」

花牡丹道：「前輩也知我來叔？」

白鳳仙道：「我已見過我那阿土了，只恨未能救他們出來，實在令我無奈，還是阿土的催促，他叫我去找來如風，如非如此，我早已不打算走出七王府，我要拚力殺盡那批韃子們，便是死也要與我那阿土死在一起！」

花牡丹已忍不住的落下淚來，她帶着抽噎的道：「錢老爺子的罪受大了，我怎麼去見來叔？慚愧呀！」

白鳳仙道：「動手搏殺，難免死傷，孩子，妳馬上奔往洪洞，這兒的事便由我母子去辦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其實我便說出眞心的話，我是為了再去看我的阿土呀！」

眞是令人感動，便一邊的白爾壯也為他的乾娘一旦多情而不顧一切的行為而感動！

這豈不正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嗎？

* * *

花牡丹走了，她不能不聽白鳳仙的安排，只不過她在臨去之前，人站在窰洞門下對白鳳仙道：「前輩，我這就去洪洞縣了，只是這忽必亮却有勞前輩與白兄的看管，而且他不能死！」

白鳳仙一厲，沉聲道：「如果他的兄長不救他，我們不能殺他？」

「是的，前輩，得等我們的來叔趕來，才由來叔決定怎麼處置！」

白鳳仙冷然一哂，道：「妳來叔來了又怎樣，他仍救不出我的阿土，怎麼辦？」

花牡丹道：「我相信來叔是有辦法的，為了救出錢老爺子，望前輩一定要等來叔，求妳！」

白鳳仙道：「也罷，我答應妳，且看來如風又怎麼救出我的阿土！」

花牡丹這才緩緩的往土坡另一面走去，白爾壯很想去送一程，但白鳳仙却對他吩咐：「快準備，咱們要去七王府，再會一會那批韃子們！」

白爾壯道：「乾娘，孩兒以為只不過送去一隻耳朵，又何必去兩個人，乾娘歇着，由孩兒去就足夠了！」

白鳳仙道：「咱們第一次前往，力量分散，你一時衝動便不顧一切的獨自前往，你以為七王府那麼容易闖呀，告訴你，那是龍潭虎穴！」

「可是乾娘妳……」

「我也獨自前往，是嗎？實在說，我急急趕去，有一半也是為了你呀，天幸咱們還好，雖中一箭也無大礙！」

她指指忽必亮，又道：「再為他放些吃的，我先稍稍歇一歇，咱們立刻上路！」

她臉上看不到甚麼表情，但聽她的激動，便知道她的心中正在燃燒。

白鳳仙往她的內室中走，突又回頭道：「如果咱們能把我的阿土救出來，來如風來了咱們也光彩，孩子，你以為是不是？」

白爾壯一聽點頭，道：「對，乾娘說的對，咱們盡力先把錢老爺子救出來。」

他又打起精神去準備了！

* * *

秋風起兮寒意重，黃土高原黃葉落，風沙來自西北方，沙滾黃葉行路忙！

夜又將籠罩在大地了，只是天上並無光亮，自東方昇起的月牙兒太小了，渺小得宛如女人的柳眉似的，是的，七月就快過了。

就在這時候，從陽曲奔來兩個人，這二人行走如飛，轉眼便消失在夜色中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白鳳仙與白爾壯母子倆！

奔行中，白鳳仙對白爾壯道：「我們盡快趕到太原府城，然後咱們先在七王府四週踩盤，先熟悉地形，認清出路之後，明日夜晚再行動！」

「是，乾娘！」

「記住，我希望你到時候先背出你錢伯，我爲兒斷後！」

白爾壯道：「困難是在錢老他們已被鎖上，只怕開不了鐵鍊就慘了！」

白鳳仙道：「總是要盡力一試吧！」

白爾壯不再多口了，他甚至也無表情，因爲他明白乾娘的個性，只有順從沒有反對！

* * *

在七王府附近踩盤，只有白爾壯前去，白鳳仙是不能去的，白鳳仙幪着面紗，她的兩手背也焦黑難看而套着遮巾，這種打扮很容易令七王府的韃子們產生懷疑而上前來盤問她。

白鳳仙心中更懷疑，前夜七王府是否有人看到她的這一身裝扮，於是，她只有守在小客棧，而命白爾壯一人前去七王府。

七王府地方實在夠大，太原府北大街幾乎佔去一大半，如今七王爺的法事正在折騰着，白爾壯一大早便溜到北大街頭，他與別人是一樣的難以接近七王府的大門口，因爲那必需表明身份才可以進去。

白爾壯是什麼身份，他當然無法接近。

這時候附近有一條巷子中走出幾個婦人來，她們也是來到街頭看熱鬧的。

這兒每天有許多看熱鬧的人擠在一起還議論紛紛，只不過韃子們來了，便誰也不開口了。

白爾壯看了一陣，覺得只是站着看不是辦法，他立刻向通往後街那條巷中走去，那還眞夠長的一條巷道，曲曲折折的也不知走多遠，漸漸的已聽不到七王府做法事的法器之聲了。

就在他忽的一個急轉彎間，他幾乎碰撞一個人，白爾壯吃了一驚。

白爾壯在吃驚中抬頭看，不由一怔，道：「你……」

「哈……又碰見了。」

白爾壯道：「大和尚，不會那麼巧吧，偏是又遇上，你和尚莫非是衝着在下而來？」

那人正是和尚，而且也是那晚上他遇見過的和尚，如今是白天，他便更看得清楚了。

這和尚一溜灰白長髮，大光頭上有戒疤，五十開外年紀却滿臉紅光，正含笑阻住白爾壯的去路。

現在，大和尚也仔細看了看白爾壯，點點頭道：「那晚你夜闖七王府，怎麼，仍不死心呀，又來了！」

白爾壯道：「大和尚，我應該先謝謝你那夜的暗中出手，謝謝！」

他躬身，然後抱拳一禮。

大和尚笑笑的道：「謝倒不必，倒是我和尚向以慈悲爲懷，不能見死不救吧！」

白爾壯心中不愉快，他却不好意思頂撞，因爲他明白人家是善意的幫助。

「大和尚，你怎麼不去做法事呀？」

笑笑，這和尚道：「下半夜做法事直到五更才由來自白馬寺的道家誦經。」

白爾壯道：「那也應早早的歇着了。」

一笑，大和尚道：「我已在此守了兩次，每次均在換班後，哈……今天等到你了。」

白爾壯道：「等我？」

「不錯，等你呀！」

白爾壯道：「有什麼指教嗎？」

「有，當然有，而且十分重要。」

白爾壯愣然，道：「有什麼重要事？」

大和尚上前拍拍白爾壯，笑瞇瞇的道：「小友，你與我佛有緣呀，哈……」

白爾壯不解其意的道：「什麼意思？」

大和尚道：「小友深具慧根，乃佛門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有意思隨老衲上五台山？」

白爾壯幾乎想笑，他指着自己鼻尖，道：「大和尚，你認爲我是個當和尚的料子？」

「你與我佛有緣。」

「就因爲咱們那晚碰一面？」

「足夠了，小友。」

白爾壯忍不住哈哈一笑，道：「要我出家，出家去當和尚呀，喂，你沒有弄錯吧？」

和尚也笑笑，道：「不會錯的。」

白爾壯道：「大和尚呀，我老實對你說吧，我不但不會出家，而

且永遠也不會出家，你別逗我了。」

和尚道：「飯可以吃飽，話不能說老，你的模樣足以証明與我佛有緣。」

「我與花……」

「花什麼？」

白爾壯搖搖頭，道：「不說了，反正在下不會出家的，你省省力氣吧！」

他不但想到了花牡丹，更加上他的乾娘白鳳仙，再怎麼說他與佛有緣，這兩個女人他是拋不下丟不了的，他怎麼會出家，簡直荒謬嘛！

他就要走了，他不能同大和尚耗在此地。

豈料大和尚橫臂一攔，笑道：「你等一等！」

白爾壯道：「幹什麼？」

大和尚道：「我知道此刻相勸你是不會聽的，不過我和尚有個長處。」

「你有什麼長處？」

「耐心，哈！哈哈，我會等的，小友，老衲乃五台山淨雲，過不幾日便回五台山了。」

白爾壯一笑，道：「那就再見了。」

白爾壯又想走，但又被淨雲和尚攔住，道：「別急，別急呀，老衲話還未說完吶。」

白爾壯道：「淨雲大師，你……」

「哈……你禮貌多多，稱我一聲大師了，哈！」

白爾壯道：「大師，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這原是做人道理，何況大師也會助我，在下自然應該尊重大師的，只不過這當和尚出家之事，我看還是免談。」

淨雲大師道：「老衲觀人不會錯，他日你可以到五台山找我。」

白爾壯道：「好吧，等我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我也許會去五台山混個溫飽。」

白爾壯說完又想走，淨雲大師不放行，這令白爾壯有些不悅道：「還有何事？」

淨雲大師道：「小友，我問你一件事情。」

「請講！」

「我問你，韃子們最厲害的是什麼？」

白爾壯想了一下，道：「韃子們善騎射，也善摔跤。」

笑笑，淨雲大師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既知韃子們善射箭，而你又中過他們的箭，今次再來，可有防備嗎？」

白爾壯眞未有此防備，雖然肩頭一箭只刺破皮肉，但那是幸運，一個人不能靠幸運搏殺，眞正的實力才是最重要。

想了一下，白爾壯道：「沒有！」

淨雲大師道：「我在七王府誦經超渡亡魂，發現不少韃子們不但帶刀，也帶上弓箭，想來必定有陰狠計劃，我以爲你應盡早提防。」

白爾壯道：「人已來了，如何提防？」

淨雲大師手指南方，道：「去，南門外有幾家牛皮小舖子，快去買上兩塊綁貼在前後背上，牛皮越硬越厚才最有效，聽老衲的準不會錯。」

白爾壯點點頭，道：「謝大師，在下這就去南門外瞧瞧，買上兩塊厚牛皮當盾牌。」

淨雲大師道：「他們也賣牛皮盾呀，套過脖子掛在前後胸，至少可以保命。」

白爾壯聞言，忙又是一聲「謝謝」。

淨雲大師却笑笑，道：「別謝老衲，只因爲你與我佛有緣呀，哈……」

淨雲大師笑呵呵的轉身而去，白爾壯當場楞住。

白爾壯不去踩盤七王府了，他急匆匆的趕往太原府城南門外，果然那兒有幾家皮革店，牛羊皮掛滿了店內，細看之下還有手工人在雕刻着馬鞍之類的東西。

白爾壯走進一家皮革店，抬頭看，這家店門有字號，一塊橫匾上寫的是「呂梁皮革店」，這呂梁就在太原西面十分近，想是呂梁的皮貨最齊全。

老板見來了白爾壯，忙上前道：「馬鞍皮鞭馬攏口，皮帽皮夾皮套筒，還有皮衣坎夾帶毛的，你客人喜歡什麼東西呀！」

白爾壯比着自己的前胸後背，道：「牛皮盾可以套上身子的，我買兩件。」

老板一瞪眼，道：「你要那玩意呀，那是打仗才用的。」

白爾壯道：「厚的牛皮盾，你有嗎？」

「有，當然有，我這呂梁皮革店什麼貨也不會缺。」

白爾壯道：「取來我看。」

老板轉到內室中，他果然取來兩件厚厚的牛皮盾，笑道：「你試試。」

白爾壯只一看就滿意，他取了一件對老板道：「這一件換成小一點的。」

老板笑了笑，道：「這一件不是你穿的，對不對？」

白爾壯只一笑，他問價錢：「兩件多少銀子？」

老板把換來的擱在一起，他取來牛皮紙包起來，道：「八兩銀子。」

白爾壯立刻把兩錠銀子放在櫃

抬上，道：「這是十兩銀子。」

老板見這年輕人乾脆，遂又取了兩條皮條子，道：「這是送你的，等穿上身，再用這皮條在下面打結，行動起來便方便了。」

* * *

白爾壯不再去踩探七王府了，他帶着兩件皮盾走回小飯館後面的客房中。

白鳳仙見他拿了一包東西回來，問道：「你拿的是什麼東西？」

白爾壯放下牛皮盾，便把遇見助過他的淨雲和尚要勸他出家之事，對白鳳仙說了一遍。

白鳳仙一聽，冷冷道：「我白鳳仙的乾兒子會是個和尚材料呀，這和尚一派胡言！」

白爾壯道：「但這和尚告訴我，七王府中人有許多帶着弓箭，爲了安全，他叫我買牛皮盾暗穿在身上。」

他一面解開紙包，又道：「孩兒也爲乾娘買了一件，咱們夜來去七王府，我不怕他們的弓箭手。」

白鳳仙取過來仔細瞧，她也點點頭，道：「唔，這和尚是有心之人了。」

白爾壯道：「總是一番好意。」

母子二人遂又取來穿在外衣裡面，那白鳳仙對乾兒子道：「吃飽之後你睡一覺，我在床邊打坐便夠了。」

白爾壯點頭，立刻又叫伙計備了吃的，兩個人關起房門細商量，白鳳仙眞的要把錢如土救出來了。

* * *

白爾壯雖然未曾認眞的勘察出七王府的外圍地形，但他認爲早上的那條小巷應是繞過七王府後院唯一的巷道，那麼，只要到了七王府後院外，自然是可以翻牆而入，就不必再上屋頂找路了。

白爾壯也明白，上屋頂最易暴露自己形藏了。

白爾壯與他乾娘打定主意要救人，他們的計劃是週密的，至少看上去無懈可擊。

白爾壯負有兩項重大任務，首先，他要找個距離後院遠一點的地方放上一把火，而且火勢要大。

他現在就是去放火的。

至於第二項任務，放完了火便奔到後院下，這時候他得與他乾娘一同把錢如土身上的鐵鍊解除，然後背着錢如土逃出七王府。

當然，這斷後的工作便由白鳳仙執行了。

所謂計劃也好，謀略也罷，那眞的是要帶着一些運氣的成份，否則便會功虧一簣了。

* * *

有人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白鳳仙的心中可並不是這麼想，她的決心太堅定了。

白鳳仙此刻與白爾壯二人是分頭工作的，她帶着那個羊皮小帶，上面附了一塊石頭，當然，羊皮小帶中裝的可是一隻耳朵——忽必亮的耳朵。

現在，白鳳仙來到七王府的北面，她落在幾棵老梧桐樹上面，這時候梧桐已開始飄葉了。

白鳳仙早已自樹上看到十丈遠處的七王府內，這時候七王府內仍有不少人在走動，超渡的法會聽得也清晰，那好像是側院的圓洞門吧，正有幾個韃子中人簇擁着走出圓洞門來了。

白鳳仙看得清也認得準，她運足內力，抖手間便把羊皮小袋勁擲過去。

就在一聲「噹郎」中，白鳳仙看得十分清楚，有兩個韃子女人奔上前拾起地上的羊皮小袋。

這是兩個侍女，她們不敢打開羊皮小袋看，急忙的送到站在花徑中央的那個女人手中。

於是，這女人打開羊皮小袋來了，同時她也一聲尖嗥，道：「哎呀呀呀，這是一隻耳朵呀！」

另一女人立刻大叫：「快稟知王爺呀！」

不用稟，那忽必日已自圓洞門內出來了，因爲這夜二更天有主壇祭，他是主祭者，非到場不可。

那女人忙把羊皮小袋遞上忽必日，道：「王爺，眞嚇死人了，你快瞧。」

忽必日接過羊皮小袋，他幾乎是撕開來看，也只是看了幾眼，便抬頭四下觀看。

當然，他想不到這羊皮小袋來自十丈外的梧桐樹上，但他仍然冷笑連聲的大叫：「王八羔子的，休想！」

他把羊皮小袋塞入衣袖中，道：「妳們回去吧，派人對他們幾個說，小心防守犯人。」

於是，幾個女人又轉身走回去了。

七王府中沒多久，便傳來幾聲口哨聲，只一聽便知道那是在通知各處暗樁，小心防守了。

* * *

白鳳仙已看準了方向，她溜下梧桐樹，沿着牆邊與一排馬廄間奔去，這七王府眞夠大的了。

白鳳仙就快奔到後面了，她心中發急，爲何不見七王府中起火。

便在這時，七王府中有人在沉喝：「什麼人？」

黑暗中不見人，但這一聲吼却引起附近暗中的回應：「看到什麼了？」

「好像有人閃過……看……那是什麼？」

「在那兒？」

「是十一客房後面吧……不好了，是火呀！」

於是，就見從暗中奔出六個韃子來，他們齊聲大叫：「起火了，起火了呀！」

嚄，眞快，一時間烈焰衝天起，七王府內的人們亂起來了，這時候女人的叫聲最是尖，正慌亂中，有人暴喝如雷，道：「不許叫喊，五十名家兵打水救火！」

這是忽必月的聲音，那方管事跟在他身後跑來了！

忽必月中了白爾壯的毒針還能活也算他命大，其實，這七王府中有個會治毒傷的大夫，也是老王聘的，忽必月也算是得到他爹的庇蔭了。

* * *

忽必月只一看心中就明白，他喝住府中人別亂叫，更不許亂跑，這時候救火的人已開始把一桶一桶的水往火上澆，也算幸運，七王府中有一條小泉水，小橋流水有假山，當然便也有用之不完的水了。

忽必月對方管事道：「你以爲那個女子她會再來嗎？」

方管事心中一緊，這位王爺的心中仍然不忘那個俏女子吶，也算中「色」太深了吧！

方管事乃侍候人的人物，聽得二王爺的話，忙點頭道：「屬下以爲她必來！」

忽必月吃吃一笑，道：「來吧，且看妳這一回如何再逃，本王不幹了你誓不爲人！」

他轉對方管事又道：「她也太簡單了，似這種調虎離山之計，已經是老掉牙的手段了，還敢用在咱們爺們的頭上，走，後面抓活人去！」

方管事早已拔出彎刀，另外還有兩個武士跟着！

那方管事道：「二王爺，來人在上一回使的甚麼毒物，沾身便死人，人死而化爲一灘濃血，太可怕了！」

忽必月道：「所以咱們弓箭侍候，先不近身搏！」

四人走得快，也不管如何在救火了，一路便來到後廳外，他們立刻分別掩入黑暗中了。

* * *

後大院到牆邊，一切靜得嚇人，因爲這是人爲製造出來的寧靜。

自然的寧靜便充滿了溫馨之感。

有幾聲哀怨的悲嘆劃破了夜空傳來，便在這些嘆聲中，傳來蒼老的聲音，道：「你們聽到了嗎？七王府中也會失火呀，娘的，燒吧，燒死這批韃子王八日的！」

這顯然是錢如土的聲音，隨之就聽另一聲音道：「老爺子，會不會是白前輩與花姑娘她們又來了！」

錢如土立刻一聲：「不好！」

「爲甚麼不好？她們引開韃子來救人呀！」

錢如土氣得拍地，道：「如果是她們再來，老夫要罵她們了，怎可以小覷韃子呀，這個手段無異先告訴人家，他們要下手救人了！」

錢如土這才剛把話說完，就聽附近傳來女子聲，道：「我的阿土呀，我非救你出去不可！」

太行四鼠老夫申屠仁道：「說她們，她們就到了！」

他對錢如土又道：「老爺子，先把你救出去，咱們兄弟四人才有希望呀！」

錢如土大怒，叱道：「希望個屁，你們瞧吧！」

這時候忽聽窗外女子聲，道：「阿土，我帶我的乾兒子來救你了，只一出去，十天八天就能醫好你的腿傷，快準備由壯兒背你！」

錢如土叱道：「我的好鳳仙，妳難道也老糊塗了？我能出去嗎？只怕你們……」

只聽白鳳仙道：「快進去，先背出你的錢伯，咱們馬上逃走！」

她還看看遠處的火焰，那烈火已快熄了！

白爾壯推窗準備往屋內躍，附近已傳來一聲吼叱：「看你們今夜還能逃？」

這眞是一聲雷啊，白鳳仙就吃一驚！

白鳳仙猛旋身，十幾隻藍光晶瑩的眼珠子帶着低吼聲往這面奔去了，只一看便知道是那些惡犬。

白鳳仙一聲冷笑，套着鹿皮手套的左手立刻一把毒物洒出去。

這些惡狗似有靈性，各自往一邊閃去，隨之再撲咬而上，而錢如土已大吼：「還不快走，眞要同歸於盡呀！」

白鳳仙沉聲道：「我不信救不出你，阿土！」

錢如土道：「爲甚麼不等來如風，聽話呀，鳳仙！」

白鳳仙尖叱一聲抖起手中劍疾殺，立把近身的一頭惡犬刺死，她左手又洒出一把毒物，口中厲吼：「阿壯，咱們走！」

「那裡走，射！」

這是暗中有人發號施令了，立刻自三個方向射來十多支利箭，一大半被白鳳仙拍落在地！

這時候白爾壯又躍出去了！

白爾壯道：「鐵鍊太粗扭不斷吧！」

白鳳仙道：「走！」

她拔身反彈落在後房上，却發現一人疾出手抓來，白鳳仙左右甩頭間，那人抓下了她的面巾來！

「我的媽呀，妳是鬼！」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康少峯得秘密人相贈重獲龍虎門掌門信物以及廿四幅銀圖秘笈，他謹愼地只告知鬼谷主母女、神州一奇、病叟等五人，並留在精舍內勤練銀圖上絕世武學，再由他們傳授各自屬下，十天後，康少峯統率羣豪包括少林、武當等人，攻上五虎嶺，志在必殺老魔楊威，決要幽冥教在江湖上除名……

鬼谷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趙峯父女悔當初　反戈一擊助羣豪

康少峯當然不忍丟下呂盈盈不管，但又不能拿天下英雄的性命和整個武林的禍福當兒戲，當下心一橫，牙一咬，朗聲說道：「好吧，呂前輩既然這樣說，小峯恭敬不如從命！」

命字出口，人已縱起，「一鶴衝天」變「騰雲駕霧」，再轉「乳燕投林」，小峯輕功絕妙，落脚處已在十丈開外，高樓近在眼前。

這時才看清楚，呂盈盈遍體鱗傷，被人綑綁在竹竿上，動彈不得，但神智尚清，正在破口大罵楊威。

羣豪怒火中燒，士氣如虹，本想一鼓作氣衝進去，孰料，再進四五丈，前路忽斷，眼前出現一條五丈多寬的深溝。

深溝彷若護城壕，把一座大樓全部包圍起來，溝內遍是鋒利尖銳的鐵樁，且有毒蛇毒蠍等毒物穿梭其間，一旦失足墜下，不被鐵樁刺死，也會被毒物毒死。而在場諸俠的輕身功夫，又無人能横越五丈以上，俱都看得一呆，只能停在溝邊。

壕溝是新挖的，而且不會超過十天，神秘人之所以會態度猶豫，可能正是爲了此溝及呂盈盈。

康少峯氣得直跺脚，扯開喉嚨吼叫道：「楊威，你這個魔鬼，有種就滾出來見個眞章，別縮頭縮尾！」

這話好似石沉大海，久久反應全無，四外的殺伐打鬥之聲則方興未艾，越演越烈，高樓內外却始終看不到一個人。

九州羅漢道：「姑不論楊賊在玩什麼玄虛，這一條壕溝是非過不可，憑咱們幾人的功力，修爲，應該可以過得去。」

不錯，只要找到一根長竹竿，或木頭，插在溝中，便可借力彈身而過。

康少峯聽得有理，正欲命人去尋找竹竿長木，忽然發現少了兩個人，道：「咦，趙莊主父女怎麼不見了？莫非……」

一念未了，對面高樓上及時傳來一陣陰森森的冷笑聲。

打開了兩扇窗。

點燃了兩盞燈。

出現了兩個人。

一個是幽冥教主！

一個是吸血鬼王！

接着，大樓上的窗子全部打開了，窗前各站一人，個個手握長弓，毒箭俱已上弦，只要楊威一聲令下，便會萬箭齊發！

康少峯處之泰然，以挑戰的口脗叫陣道：「姓楊的，你用不着虛張聲勢，區區幾十個弓箭手還嚇不倒本掌門，自認是一個人物就滾下來分個勝負死生！」

颼！楊威二話不說，已從窗口射出，此人功力之高，實在匪夷所思，凌空斜飛四五丈，輕飄飄的落在竹竿下方。

颼！吸血鬼王緊隨在後，同樣輕盈曼妙，如天降神兵，羣豪不禁爲之一呆。

幽冥秀士楊威横掃全場一眼，拱一拱手，皮笑肉不笑道：「本教主已候駕多時，歡迎各位來送死，眼前的壕溝就是爲大家準備的千人墳，萬人塚，只要把你們這一羣自命不凡的傢伙解決掉，天下武林便盡入我楊威掌握之中。」

康少峯怒冲冲地道：「你欺師滅祖，不仁不義，罪該碎屍萬段，別囉七八嗦，浪費時間，快將呂姑娘放下來，與本掌門決一死戰，休得以盈盈的性命作擋箭牌。」

楊威嘿嘿一笑，話未出口，呂盈盈見老父與心上人俱在眼前，不由悲從中來，哭喊道：「爹！峯哥……」

以下的話全被嗚咽之聲淹沒，根本聽不清說些什麼。」

呂盈盈哭聲淒厲，聲聲斷腸，句句血淚，呂松林、康少峯聽得心酸，也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病叟龍雲、九州羅漢與身後的少林高僧，同樣心有所感，爲之動容。

幽冥教主楊威却似是生來就是鐵石心腸，冷酷負情的人，呂盈盈哭得愈傷心，他愈開心，仰天狂笑，聲震雲天，與呂松林父女的哭聲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

康少峯聽得刺耳，暴跳如雷道：「叛徒！先別得意，本掌門馬上就會叫你哭！叫你死！叫你粉身碎骨！」

楊威冷笑依舊，得意作凡，冷言冷語道：「怎麼？聽得不舒服？心疼啦？那就乖乖的俯首聽命，宣誓效忠本教主，如敢哼半個不字，這個小賤婢的皮肉可就要遭殃。」

康少峯怒火中燒，氣衝斗牛，怎奈投鼠忌器，却不敢莽撞，含淚道：「呂前輩……」

呂松林截口道：「小峯，現在什麼都別說，我正在想怎樣化這危機，擺脫老賊的要脅。」

猛聽「刷」的一聲，楊威抖手打出一支飛梭，接聞呂盈盈發出一聲慘叫，飛梭正中肩膀，皮開肉綻，深可及骨，鮮血如湧而出，很快便將「羣丑止步，入谷必死」的白袍染紅了一大半，血水順着竹竿流下來，把黃土地也染成血紅的顏色。

直看得康少峯等人目眥欲裂，咬牙切齒，忽聞「嗚」的一聲，康少峯握琴在手，左手中扣着從黑衣大漢腕上拔下來的竹葉飛鏢，準備出手。

幽冥秀士指着竹竿上的鮮血，嘴角掛着一絲冷笑，猛說風涼話：「人說骨肉連心，不知是也不是，呂兄假如覺得心疼，不忍親眼見親生的寶貝女兒皮肉受苦，就痛快點舉手投降吧，楊某保証會善待你們父女的。」

康少峯急怒攻心，恨不得將楊威千刀萬剮，但怕盈盈吃虧受苦，只好咬牙强忍，對呂松林道：「老前輩，我們……」

神州一奇呂松林心意三轉，忽有所決，道：「小峯，把你的竹葉飛鏢借我一用！」

要飛鏢何用？小峯心裡有數，道：「君子復仇，十年不晚，不如暫時退下，另行設法……」

楊威大笑三聲，打斷了小峯未盡之言，惡形惡狀道：「呂兄，是不是想大義滅親，手刃親生女兒？本教主一向以六親不認自豪，今日吾道不孤，後繼有人，你我居然殊途同歸，志同道合，可喜啊！可賀啊！」

康少峯氣破了肚皮，氣炸了肺，殘琴掄得嗚嗚作響，壕溝內的毒蛇受驚，一條條血口大張，毒信吞吐不停。

楊威一頓之後，接着又道：「本教主生來大慈大悲，願成全呂兄，我兒子不借飛鏢，我這個做老子的送你一支飛梭。」

猛地彈身而起，故意從呂盈盈身上拔下飛梭，帶着一縷血線，飛向呂松林。

就事論事，康少峯千眞萬確是楊威的親生兒子，奈何蒼天無眼，命運弄人，楊威不承認小峯是他的兒子，康少峯同樣也不承認楊威是他的父親。

而且，彼此敵意甚深，勢不兩立，必欲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已。

一句「我兒子」惹惱了康少峯，新仇舊恨一齊湧上心頭，吼聲如雷道：「閉上你的狗嘴，你我恨深似海，毫無瓜葛，我要殺你，爲了師祖，爲了師父，爲了娘，也爲了我自己，一定要取你的狗命！」

忽見飛梭已近在眼前，急忙揚琴猛劈。

好厲害的康少峯，僅憑琴風便將飛梭劈落在壕溝內。

楊威大吃一驚，暗道：「怪哉，這小子的功力似乎又大進一步，難不成失竊的銀圖秘籙……」

吸血鬼王簡直是楊威肚裡蛔蟲，將主子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接口道：「康小子，月餘不見，你他媽的好像另有奇遇，是不是有人暗中助你，銀圖秘籙又失而復得，是誰？說！」

康少峯冷哼一聲，來不及開口答話，壕溝內有一條大蟒蛇衝了上來。

原來飛梭被小峯劈落，正巧打

中蟒蛇，蟒蛇受驚亂竄，橫衝直撞，九州羅漢暗運功力，一掌將蛇頭劈碎，陳屍在鐵樁上。

這時，呂松林大聲呼喊道：「盈盈，妳……妳自行了斷吧！」

這話太突然，也太嚴重，在場諸俠齊皆一楞，滿臉驚詫。

就連幽冥秀士、吸血鬼王也沒料到呂松林會說出這種話來，雙雙相顧愕然。

呂盈盈微弱的聲音道：「爹，你老人家命女兒自殺？」

神州一奇的話堅定而又明確：「不錯，爲大局着想，爲父的希望我兒能自我犧牲！」

犧牲字出口，立即轉身面對小峯，老淚像雨點子似的滾下來。

康少峯驚極而呼道：「盈盈，盈妹妹，千萬別自尋短見，爲了我，爲了妳爹，妳一定要勇敢的活下去！」

呂盈盈的想法不同，活得太苦，早有解脫之心，更不願影響大局，悽悽慼慼地道：「爹，女兒認賊爲師，誤上賊船，辜負雙親養育之恩，不孝之罪，百死莫贖，在臨死之前能夠見到你老人家與小峯哥，已感心滿意足，女兒要走了，來生再見！」

話未落地，右掌倏揚，猛擊自己的「天靈」死穴。

病叟龍雲大驚失色道：「慢着，別聽妳那個糊塗老子的瞎話，妳不能死，絕對不能死！」

康少峯、九州羅漢也急得冷汗直冒，連連出言苦勸。

呂松林一直沒再回頭，豆大的淚珠兀自滾滾而下，在等候那不幸之事的到來。

噩耗並未傳來，楊威嘿嘿冷笑道：「你們父女想得倒美，打算一死了之？哼，凡是本教主手中的女人，從未有一人留得白璧之身，這小賤人是唯一的例外，就這樣死掉未免太便宜，起碼得讓楊某樂乎樂乎才合算，免得暴殄天物！」

發話之初，噗！的一聲，彈出一縷指風。

噗！吸血鬼王默契絕佳，也及時彈出一指。

楊威話說一半時，呂盈盈嬌哼一聲，麻穴被指風點住。

麻穴受制，全身癱軟，功力盡失，玉手堪堪停留在「天靈」穴寸許高處，上不得，也下不來，急得涕淚交流，破口大罵道：「你這個魔鬼，讓我死，讓我……」

話還沒有說完，吸血鬼王的指風也到了，點中啞穴，有口難言。

唉！求死不得，欲罵難言，天下還有甚麼比這更悲慘的事？

然而，這只是不幸的開始，更大的人間慘劇將接踵而至。

諸俠羣情沸騰，楊威却笑口大開道：「小賤人有手難動，有口難言，想死死不了，想罵罵不來，各位該黔驢技窮了吧？她要是就這樣自殺身亡，本教主豈不是白白栽培她一場，和誰去浪翻紅羅帳？和誰去戲水鴛鴦湖？和誰去……」

康少峯勃然大怒道：「住口！是人就別再折磨一個弱女子，跟本掌門決一高下，我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喝你的血，吃你的肉！」

霍地雙臂一抖，斜飛起一丈多高，在半空中翻了一個觔斗，朝對面俯衝下去。

壕溝有五丈多寬，大家都明白，任何人皆無法飛越，但小峯實在不忍見盈盈受苦受難，急怒攻心之下，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楊威睹狀臉露獰笑，右臂突然高高舉起，大樓內的弓箭手馬上搭箭在弦，蓄勢待發。

吸血鬼王虎吼一聲，道：「臭小子，你該去見閻王了！」

「推山塡海」、「石破天驚」、「隔山打虎」，一口氣連攻三掌。

三股暗力連在一起，康少峯被兜體一撞，氣血逆轉，又被震得倒退回來。

凌空飛渡，全憑一口眞氣，小峯猝然受襲，眞氣已散，倒退丈許，便告開始下墜，暗道一聲：「完了！」

病叟龍雲、神州一奇根本沒工夫躭驚害怕，雙雙飛身射出，捨命馳救。

二人已修得銀圖秘籙上的功夫，功力大進，就在小峯將要墜入壕溝的那一瞬間，一人抓住他的一條臂，全力往回拉。

忽見楊威高舉的手臂壓下來，大喝一聲：「射！」

射字未落，樓上弓箭已發，響起一片「錚錚」之聲。

定目處，立見點點黑星如雨射來，龍、呂、康三人全部籠罩在劍雨之中。

刺耳的破空聲，聲聲斷魂，密密麻麻的箭雨鋪天蓋地而來，三人身在空中，又是相擁而進，閃躲尤其困難，眼看生死俄頃，危在旦夕。

九州羅漢與門下弟子忙施展出渾身解數，雙掌交揮，招出如梭，從斜刺裡在三人身後築起一道氣牆。

少林功夫果然不凡，來箭彷若撞在銅牆鐵壁之上，紛紛墜落。

這一來，激怒了楊威，立將目標轉移到少林和尚身上，一聲令下，箭雨立轉，大部份的毒箭都集中在九州羅漢一人身上。

康少峯一見大駭，猛提一口眞氣，又彈飛而起，殘琴挽起一陣狂濤，衝向九州羅漢。

龍、呂二俠心意相同，眼見老

和尚爲了救人，反被箭雨所困，也連忙折轉回來，運掌掃劈。

這一切好似電光石火，快得驚人，三人脚落實地，大錯已成，老和尚左閃右避，全力應付，一個不留神一箭穿隙而入，射中右胸側。

登時，鮮紅的血水染紅了半襲袈裟，人也歪了一歪，差點倒下去。

這樣的結果，幽冥教主楊威很不滿，瞪了吸血鬼王一眼，道：「你太性急了！」

吸血鬼王誠恐誠惶道：「是，教主，小的知罪，出手稍嫌過早，屬下的原意是想將他打入壕溝，再亂箭穿心。」

康少峯朝對面怒視一眼，走至九州羅漢身旁，道：「老禪師，在下一時衝動，勞大師救援，以致爲敵所算，惶愧萬分，但不知傷勢如何？」

九州羅漢生性豁達，臉不改色道：「不礙事，這點小傷老衲自信還禁受得住！」

親自伸手將箭拔了出來，立見一股黑血射出五六寸遠。

血呈黑色，明擺着是毒箭，龍雲等人臉色大變。

九州羅漢鎭靜如恆，服下三顆靈藥，擠盡毒血後，目注楊威道：「擅越厚賜，老衲永銘五內，新仇舊恨咱們稍待自會算淸！」

楊威哈哈大笑道：「老禿驢，別作白日夢，本教主的毒箭非一般毒物可比，快則一個對時，慢則二十四個時辰之內必會毒發而亡，今生今世就休想有復仇的打算，趁早到西天去陪佛祖如來吧！」

這話彷若一盆冰水當頭澆下，老和尚的壽命頂多還有二十四個時辰。

楊威精於用毒，也擅於解毒，如在兩天之內不能將他擒服，取得解藥，德高望重的九州羅漢恐將性命難保。

唯一的辦法就是跟他決一死戰，强迫他交出解藥。

不幸，幽冥秀士老謀深算，竹竿上吊着呂盈盈，令羣豪心存顧忌，不敢放手去幹。

何況，眼前的這一條壕溝也不易超越。

諸俠空有一千一萬個復仇雪恨之心，却只有徒喚負負的份兒。

四週的喝叱打鬥之聲，不知爲何，這時也全部靜止下來，少林智通大師、武當一塵道長、鬼谷谷主母女師徒、醉、神二叟、夏宏光等人皆音訊全無，情況不明，不知是勝？是敗？是死？是生？

康少峯猛然想起跟大家講好以火爲號的約定來，自責道：「我眞該死，怎麼把這麼重要的事差點給忘掉。」

一扭頭，謝天謝地，不遠處的山坡下正好有一堆乾柴，心說：「師叔一切皆依約行事，此處果有引火之物，但對進退大計却始終態度曖昧，不作明確指示，這……」

想來想去，摸不透師叔究竟是何想法，心念一轉，暗中自語道：「管它的，事已及此，欲罷不能，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且先將大家召集在一起，再作計較。」

心轉意決，方待引火焚燒，驀見楊威身後急匆匆的奔來三個人，小峯認得其中二人是追魂手傅仲、鬼見愁傅宏，另一人五短身材，濃眉鷹鼻，一雙賊眼蘊含着無窮奸詐與陰狠，想必定是「奪魂三使」的老大——毒閻王傅平。

奪魂三使狠行虎步，一臉霸氣，有意無意間朝這邊投來示威性的一瞥。

康少峯心思細密，觀察入微，淸淸楚楚的看到，傅仲、傅宏的劍上血跡斑斑，不由的心頭發冷，暗道一聲：「不妙！」

三昆仲奔至楊威身旁，深施一禮後，便如木頭人兒似的靜立一邊，不言也不動，宛若三隻聽話的哈巴狗。

幽冥秀士「嗯」了一聲，不疾不徐道：「三位辛苦了，事情辦得怎樣了？」

毒閻王傅平畢恭畢敬的回說：「托教主鴻福，一切順利。」

接着，又咬着楊威的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直聽得楊威眉開眼笑，神采飛揚，連聲稱讚道：「好！好！好！傅兄幹得好！」

甚麼幹得好？大家心照不宣，然而，事情到底嚴重到甚麼程度，却無從推斷，彼此相顧黯然，一臉憂急。

康少峯噤聲道：「事情也許不至於完全絕望，且先把烽火點燃，是兇是吉很快便可見分曉。」

即說即做，馬上命一名少林和尚去點火。

毒閻王傅平見這邊只有四名高手，二十名和尚，劍眉一揚，計上心頭，小聲道：「教主，敵寡我衆，實力懸殊，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這是一個橫掃武林，主宰江湖的大好機會，就憑他們這幾塊料，合咱們五人之力，準在三十招內便可殺光誅絕。」

吸血鬼王一振手中白骨劍，隨聲附和道：「傅兄之言甚是，打鐵須趁熱，夜長必多夢，最好先把他們解決掉，再淸剿餘孽！」

楊威雙目暴睜，乍然射出來兩道懾人的眸光，直勾勾的望着傅平與吸血鬼王，好像要穿透二人的肺腑似的。

二人嚇一跳，手脚發冷，不敢正視。

楊威的話更令人毛骨悚然，「本教主生性多疑，從不輕信他人之言，尤其自從銀圖玉符失竊之後，越發覺得人心難測，個個可疑，誰敢保證盜寶之人不是你們兩個？」

吸血鬼王、傅平嚇得臉無人色，齊聲惶恐萬狀的辯解道：「教主對我們恩深似海，有如再生父母，斗膽也不敢恩將仇報，私通外敵，請教主明鑑！」

楊威冷笑道：「是不是你倆，在無確切證據之前，不會寃枉好人，但此事如在兩天之內不能水落石出，你們五個人都將會毒發而亡，最好多找線索，認眞的給本教主去查。」

「是！」

「是！」

奪魂三使、吸血鬼王齊聲應是，多一個字也不敢說。

見四人百依百順，一副奴才相，楊威心中甚感受用，道：「本教主懷疑銀圖玉符已落入姓康的小兒之手。」

吸血鬼王是個馬屁精，大獻慇懃道：「教主明智，料事如神，剛才他們對付飛梭毒箭時，屬下發現似乎均已學得寶圖上的功夫，康小子的功力亦非昔日可比，說不定已悟透二十四張銀圖上的奧秘。」

幽冥秀士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一旦動上了手切勿掉以輕心。」

目注康少峯，見他傲然卓立，手握殘琴，背負古劍，獨不見存放八張銀圖的鐵箱子，令他十分困惑。

此刻，火勢已起，山風助威下，濃煙烈焰衝霄，照亮了半邊天。

楊威臉色驟變，急聲查問道：「山坡上怎會出現一堆乾柴，是誰放的？」

無人答話。

過了一會兒，追魂手傅仲才硬着頭皮道：「可能是他們自己撿拾來的，距此處甚遠，教主不必多慮。」

火愈來愈大，愈燒愈高，數里之外亦舉目可見。

可是，羣俠展目四顧，却始終未見有人前來會合。

而且，黑虎莊主趙峯父女不告而別，益使大家多了一層牽掛，既躭心二人慘遭不測，又怕心懷叵測，別有圖謀，因爲他們的關係畢竟不同，一個是楊威的老岳丈，一個是他的枕邊人。

忽聞楊威陰惻惻的譏誚道：「兒子，你放火幹甚麼？是不是想跟少林、武當的人傳音遞訊？哈哈哈！奉勸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他們早已死的死，亡的亡，到西天修行去了。娃兒已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現在投降歸順還來得及，再磨蹭小心老夫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你們，外加那小賤婢的一條……」

「命」字尚未出口，東方一溜煙似的奔來一人，轉目望向奪魂三使。

康少峯也已察覺到，來至切近時才認出是滄海遊龍莊宗毅。

羣豪一直緊繃着的臉龐上，總算露出一絲笑意。

莊宗毅來勢極快，瞬間已至眼前，一襲灰袍變得千瘡百孔，上面沾滿了血肉骨屑，一條左臂衣袖已斷，肘部被人刺中一劍，皮開肉翻，深可見骨，看來傷得不輕。

小峯睹狀大驚道：「莊大俠，你怎麼啦？智通大師他們呢？」

滄海遊龍莊宗毅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唉！別提啦，慚愧莊某人跑了大半輩子的江湖，自認爲還是一個人物，居然連追魂手傅仲的十劍都接不下來，便被他廢了一條左臂，這還是謹記少俠之言，未敢戀戰，及時抽身退走，不然那還有命在。」

說到這裡，胸中一陣翻騰，左臂劇痛攻心，身形隨之搖搖欲墜，額頭直冒冷汗。

康少峯急忙伸手去扶，病叟龍雲撕下一片衣襟來，上前將莊宗毅的臂傷包紮好。

與此同時，九州羅漢給他服下三粒少林靈藥，道：「施主此刻不宜多言勞神，稍事調息後再說少林弟子的情況如何？」

經過這一番救護，再運氣一週天後，莊宗毅體力稍復，痛楚也減輕許多，悲聲感語道：「智通掌門以及少林弟子，甫從絕壁上下來，便中了魔教的埋伏，來不及交手便死於非命，智元、智宏兩位大師見勢不妙，虛晃一招，本來要和莊某結伴退走，不料，半步之差被毒閻王傅平與鬼見愁傅宏擒住，老夫深恐被他們一網打盡，急於將此事告知大家，偏偏却四尋無着，以致傷勢加重，幾度暈厥，及見這兒有煙火，這才急急忙忙的跑來。」

康少峯自責頗深，道：「都是在下不好，未盡早擧火連絡，累莊大俠孤軍奮戰，九死一生。」

一眼見壕溝對面的幽冥教主、吸血鬼王、奪魂三使正圍在一起，竊竊私語，不曉得又要玩甚麼陰謀詭計，忙又改口道：「莊前輩快請好好的運氣調息一下，一場空前未有的惡戰可能很快就會開始。」

莊宗毅頷首稱是，當即席地而坐，閉目行起功來。

他這兒剛剛進入物我兩忘之境，西邊又奔來一人，乃武當掌門一塵道長。

康少峯先是一喜，但見他身後空無一人，立又一驚，道：「一清、一風兩位道長，還有白龍莊衞莊主，以及小燕姑娘，怎未與掌門人同行？」

一塵道長衣裳不整，道冠上血債未乾，手中拂塵被削去一半，還剩下一尺多長的一截，臉色蒼白如紙，形相至爲狼狽，見問長嘆一聲，道：「楊威這老賊實在狠毒，絕壁之下早有週密部署，貧道等人剛剛游壁而下，便落入魔教的圈套中，一陣暗器箭雨亂射之後，一清師弟跟少林弟子便倒地不起，接着，奪魂三使便如幽靈般突然出現，戰不十合，白龍莊主衞道祖孫便做了階下囚，貧道被毒閻王傅平一掌劈飛，落在一口枯井內，幸而逃得一命。出得枯井後，眼見此處煙火繚繞，知小英雄已進入腹心之地，這才連忙趕來。」

望一眼壕溝對面，又長吁短嘆道：「原以爲魔教兵分數路，你們這邊已乘虛而入，定有斬獲，那想到同樣險阻重重，實非貧道始料所及。」

在場之人的心情比一塵更沉重，原期望少林、武當二派高手在此會合，可使聲威大振，結果却幾乎全軍覆滅，僅僅武當一塵與滄海遊龍劫後餘生。

康少峯更愁更急，表面上仍力持鎮靜，道：「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們應面對現實，切勿自怨自艾，如今兩路大軍已沒有指望，但只要鬼谷主母女師徒，以及崔斌、夏宏光、醉、神二叟那邊平安無事，一切仍有可爲！」

武當一塵搖頭道：「鬼谷谷主那一面，起先曾有激烈的打鬥喝叱之聲，不久便告沉寂，吉兇如何，實在無法逆料。」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蛇蠍美人趙婉君忽又去而復返，從左邊飛奔而來。

諸俠先是一怔，及見她手中拿着一根六丈多長的竹竿，這才恍然大悟，料想係爲助大家飛渡壕溝用的，深悔不該懷疑她父女二人別有居心。

趙婉君動作飛快，剎那間已至左側十丈外的壕溝邊。

楊威怒溢雙眉道：「賤婦！你們父女不是已經逃走了嗎？又回來作甚？是不是看中這兒的風水了？」

趙婉君銀牙一咬，吐字如刀：「老娘回來是要你狗命的！」

話一說完，長竹竿已橫架在壕溝上面。

羣豪好不興奮，飛渡壕溝的難題已解，方待衝上前去，對面的楊威心知事態嚴重，厲聲吼叫道：「該死的賤婦，妳大概是活膩了，先殺掉妳，再來收拾他們。」

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已電射而至，踩在竹竿的另一頭，動作之快，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康少峯等人的動作也不慢，快如風馳電掣。

趙婉君却大唱反調道：「少俠別過來，快往右邊退！」

小峯被她搞糊塗了，知她此話必有深意，却又猜不透用意何在，大夥兒都楞在那兒，既未左進，亦未右退。

奪魂三使和吸血鬼王却聽出她話中有話，咬着楊威的尾巴追過去，毒閻王傅平道：「教主快退，這根竹竿一定有名堂，說不定藏有烈性火藥。」

趙婉君根本不給楊威思考的機會，抖手打出十二支飛鏢不算，雙掌齊出，倏忽間又照準竹竿的中心部位連劈八掌。

十二支飛鏢奈何不了幽冥秀士，但他深恐竹竿內藏有炸藥，忙不迭地向後急竄猛退。

楊威脚未落地，趙婉君的掌風已到，劈劈啪啪，將一根長竹竿劈得四分五裂。

三使、楊威聽得異響，誤以爲是火藥爆炸，再向後暴退四五丈。

孰料，竹竿變作萬千碎片，落入壕溝之中，那有甚麼炸藥。

楊威上當受騙，氣得火冒三丈，吼道：「賤婦，婊子，破爛貨，小心老夫剝妳的皮！」

就在趙婉君要羣豪右退，發鏢取敵，楊威等人無暇兼顧時，康少峯突聞右後方有人說道：「我是趙峯，少俠快率衆往右邊衝，準備渡過壕溝。」

康少峯馬上明白是趙家父女的聲東擊西之計，忙道：「大家快隨我來！」

足底抹油，當先飛雲瀉電般撲向右方。

趙峯之言，諸俠同樣聽得明白，如影隨形，彼此首尾相接。

同一時間，鐵掌趙峯拿着一根更長更粗的竹竿，也如飛而來。

雙方時間、距離、速度配合得恰恰好，幾乎是同時到達右側十丈外的壕溝邊上。

趙峯喜上眉梢，架好竹竿道：「小英雄快請！」

康少峯二話不說，施展出絕妙輕功，以蜻蜓三點水的方式，在竹竿上借力點了三下，眨眼工夫便一躍而過，落在樓前廣場上。

神州一奇呂松林也不含糊，小峯身形甫穩，亦接踵而至。

這時，楊威剛剛躲過趙婉君的飛鏢，向後暴退，睹狀大吃一驚，立與三使、吸血鬼王轉身回撲，意欲毀掉竹竿，斷敵交通。

可是，相距約有二十餘丈，自

知鞭長莫及，動作再快也不易奏功，當即下令弓箭手封鎖壕溝。

幽冥教主一聲令下，萬箭齊發，箭鏃呼嘯而過，彷若蝗蟲過境，在竹竿上方佈下一道箭牆箭網。

所幸，龍雲、九州羅漢皆非泛泛之輩，又已修得銀圖秘籙上的功夫，在小峯、呂松林的全力協助下，卒告安然渡過壕溝。

康少峯望一眼竹竿上的呂盈盈，道：「諸位前輩請替我抵擋一陣，小峯打算先把呂姑娘救下來。」

「小子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想救人，簡直是癡人說夢，本教主今天若是不能將爾等一網打盡，從此不走江湖！」

楊威話落人到，雙掌齊出，强勁絕倫的掌風洶湧澎湃，綿綿不絕，大家喘氣都感到困難，寸步難進。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康少峯被復仇的怒火燒得雙目盡赤，人也近似瘋狂，大吼大叫道：「叛徒！惡棍！魔鬼！咱們仇深似海，恨高如山，沒有甚麼好談的，拚吧，殺吧，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口中說話，雙手未停，右琴威風八面，左掌迭出奇招，捨命强攻，下手辛辣，擺出了一副拚命的姿態。

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九州羅漢也沒閑着，三人聯手合擊，欲以雷霆萬鈞之勢，將楊威擊潰，擊倒。

然而，强龍不壓地頭蛇，毒閻王傅平的動作也不慢，大呼小叫道：「媽的，想以多爲勝？哼，門兒也沒有，傅大爺今天要請你們嚐嚐毒椿穿心，百蛇齜食的好滋味！」

話未落，人已到，從腰中卸下一條七節連環軟鞭，啪！凌空打了一個鞭花，「玉帶腰圍」、「犂庭掃穴」、「八方風雨」一口氣連攻三鞭。

追魂手傅仲、鬼見愁傅宏、吸血鬼王怎敢袖手旁觀，喊殺聲中，早已一湧而上。

雙方龍爭虎鬥，展開一場混戰，弓箭手怕誤傷自己人，未再發箭亂射，總算保住了那一根長竹竿，武當一塵道長、滄海遊龍莊宗毅、黑虎莊主鐵掌趙峯、蛇蠍美人趙婉君以及一部份少林弟子，也相繼衝過壕溝。

楊威一見情勢有變，立命潛伏在教中高手出面迎戰。

於是，一場慘烈、險惡而又混亂的惡鬥就此揭開序幕。

但見人來人往，倏東乍西，刀起劍落，分分合合，根本分不清是誰和誰交手，誰勝誰敗。

哀鳴厲吼之聲此起彼落，鮮紅的血雨，夾雜着肉泥血漿骨屑四散橫飛，也不知是誰死誰傷。

樓內的幽冥教徒不停的往外衝，這時候差不多已有一百多人，每人右手握一把青鋼刀，左手是熊熊燃燒的火把，從三面包夾，一步一步的壓迫下來，欲將天下英雄擠逼到壕溝裡去。

火把照耀下，只見幽冥秀士楊威左衝右突，當者披靡，雙掌所到之處，幾乎無堅不摧，凡是被他掌風掃到之人，莫不七葷八素，東倒西歪。

楊威已將二十四幅銀圖上的玄功悟透，功力之深，如江似海，其鋒銳不可擋，滄海遊龍莊宗毅當胸吃了一掌，當場昏倒在地，武當一塵被震得團團亂轉，病叟龍雲也招架不住，硬接一掌，暴退八尺，頻呼：「好險！好險！」

另外還有一個人橫衝直撞，好似生龍活虎一般。

是龍虎門的掌門人，羣龍之首的康少峯。

小峯一琴在手，如得神助，跟楊威硬拚十合，難分軒輊，回頭連攻三琴，却把吸血鬼王與鬼見愁傅宏打得鼻青臉腫，搖搖欲墜，歪歪斜斜的退了好幾步。

他恨透了幽冥教的人，決心殺個鷄犬不留，咬定了毒閻王傅平，正打算先把他送上西天，忽見趙婉君冷不防被楊威擒住。

幽冥秀士緊緊扣着蛇蠍美人的手腕，大聲恫嚇道：「住手，誰敢再動一動，本教主就將這賤婦撕成兩片。」

生死交關，誰也不敢拿趙婉君的性命當兒戲，康少峯跺一跺脚，命大家退後三步。

場中，莊宗毅仍昏迷不醒，受傷的左臂被傅仲一劍齊肘斬斷，血肉模糊的斷手就在羣豪面前不遠處，令人入目生寒，不忍卒睹。

武當掌門一塵道長自知傷勢不輕，情勢外弛內張，危機四伏，忙把握機會，運氣行功療傷，以備再戰。

九州羅漢菩薩心腸，乘機去照顧莊宗毅。

康少峯技深若海，出手又重，鬼見愁傅宏的胸衣被殘琴擦碎，胸部皮開肉綻，一片血污。

吸血鬼王的情况也好不到那裡去，殘琴擊中他的肩膀，差點把骨頭打碎。

一場混戰下來，弄得人仰馬翻，雙方都沒有佔到便宜。

從而使幽冥教主楊威更加堅信銀圖玉符已落入康少峯手中。

而且，認爲盜寶之人十之八九是趙峯父女。

所以，把趙婉君生擒活捉，要從她身上將寶物的下落查清楚。

幽冥教主楊威的心腹親信，毫無疑問是二鬼三使，這五人中除攝魂判官外有四人在場，龍雲和呂松林已默察甚久，却始終看不出一點端倪，那個將銀圖玉符交給小峯的人畢竟是誰？至今仍摸不着頭腦。

這件事只有康少峯一個人知道。

康少峯却一直死盯着楊威不放，殘琴橫胸而立，嚴陣以待，臉上不帶絲毫表情，亦不向任何人打過暗號，使過眼色。

空氣顯得很沉悶、緊張。

沉悶、緊張中又充滿殺機與神秘！

忽聞一聲刺耳的獰笑劃破沉寂，楊威聲冷色厲道：「賤婦，本教主對你們父女不薄，把你們接來五虎嶺，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玉，想不到妳這個狐狸精却恁般無情無義，難怪江湖上的人會叫妳『蛇蠍美人』，實在毒得可以，竟敢在本教主的面前耍詭計，玩陰謀，私通外人，引狼入室，弄亂了老夫的全盤計劃，我看妳是活得不耐煩了！」

越說越氣，乍然飛起一掌，劈！劈！打了趙婉君兩個耳光子。登時，蛇蠍美人雪白的臉蛋上暴出十條青筋，嘴角血流如注，吐出來三顆牙。

康少峯氣得七竅生煙，殘琴猛一掄，就要找楊威拚命，忽覺有人將他拉住。

回頭一看，見是鐵掌趙峯，知他怕自己一時衝動，斷送了女兒的性命，只好强將滿腹的怒氣嚥下去，未敢貿然行事。

楊威瞪了小峯一眼，嘴角掛着一絲冷笑，對趙婉君道：「淫婆，銀圖秘籙和龍虎玉符，是不是你們父女偷走的？如有半句謊言，就把妳扔進壕溝去餵毒蛇！」

趙婉君手腕被制，痛徹心扉，但却沒哼一聲，堪稱女中丈夫，不讓鬚眉，聞言銀牙一咬，恨聲道：「惡魔，算我趙婉君瞎了眼，嫁給你這個喪心病狂的狗東西，你要殺就下手吧，老娘一概不知。」

這話答得妙，既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令人諱莫如深。

楊威不死心，又接連逼問三次，同時腕上加力，趙婉君的腕骨「卡巴！卡巴！」響個不停，痛得她冷汗直冒。

儘管如此，趙婉君仍然沒哼半聲，亦未正面作答，不停的用最惡毒的話語罵不絕口。

楊威逼供未果，心火大發，咆哮道：「趙婉君，妳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再不從實招來，小心本教主不念夫妻之情，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妳！」

「呸！誰跟你是夫妻，恨只恨老娘當初瞎了眼，被你這個惡棍所騙，如今早已緣斷情絕，生時若不能將你碎屍萬段，死後做鬼也會咬你三口！」

呸！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奇準無比的正好吐在楊威臉上，一張本來就陰森森的臉孔，益增三分血腥氣。

這一來，激起了楊威的萬丈殺機，吼道：「大膽刁婦，妳想找死本教主偏不要妳痛快的死，先廢掉妳的一條手臂，看妳說不說？」

手上再加三分力，卡察！趙婉君的手臂已齊腕斷裂，只剩下一層皮還連在一起。

鐵掌趙峯痛如己受，鬚髮齊張，挺身一躍而出。

幽冥秀士雙眉一挑，道：「老傢伙，你想幹甚麼？」

黑虎莊主趙峯戟指臭罵道：「楊威，你是個不折不扣的魔鬼！惡棍！本莊主在你窮途潦倒之時，曾多方資助，並把小女許配給你，想不到你却恩將仇報，簡直禽獸不如！」

一句禽獸不如，惹惱了幽冥教主，殺機滿臉道：「老匹夫，過去的事是你瞎了眼，今天的事本教主却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想當年這個賤貨是她心甘情願的上我的床，自己投懷送抱供我玩，楊某不欠你們的恩，也不欠你們的情！」

趙莊主氣壞了鼻子，氣炸了肺，吼一聲：「老夫跟你拚啦！」當眞不顧一切的撲上了去。

楊威好狠的心，豎掌爲刀，斬下趙婉君的斷腕，扣住另一隻手，道：「老頭兒，看在你把黃花閨女送給我玩的交情上，姑且饒你這一遭，若再胡言亂語，當心你吃飯的傢伙！」

呼！將趙婉君血淋淋的斷手當作暗器打過去。

快！準！但見血光一閃，趙峯躲不開，避不過，被擊中胸口。

一擊之力，勁道十足，趙峯當退暴退五尺，張嘴吐出來一口血。

這點傷還不算甚麼，更令他痛不欲生的是，三子先後喪命，就剩下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偏偏又落入虎口，抱着女兒的斷手，早已淚下如雨。

楊威睹狀可樂了，冷嘲熱諷道：「趙老兒，別儘管哭，哭死也救不了這個娼婦的命，倒是說說如何潛入藏寶重地？盜走銀圖玉符，交付何人？」

「不知道，不知道，本莊主一概不知！」

「哼，你倒推得乾淨，再不說實話，楊某就把她的眼珠子挖出來。」

「你卑鄙！惡毒！老夫跟你拚啦！」

（未完・三十）

上文提要：「拚命三郎」屠仁和「神偷」李凱兩人同去菜園張處找牛天剛，却見牛天剛已受傷，幾個捕快正在圍攻他，兩人一齊上陣殺了幾個捕快，而後李凱、屠仁送牛天剛到邑江門，遇到蘭兒，告知城內草木皆兵，官府到處追捕他們。李凱心中不忿，獨自夜闖當舖，以調虎離山計逼趙其田拿出銀票，李凱抓住一大把銀票逃遁而去……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謀財害命另有人　靜動察上樹潛夜

君不邪在于家大宅中看一遍，道：「咱們不能住在宅子裡。」

李凱道：「住哪裡？」

君不邪道：「至少夜裡不能住在屋子裡。」

牛天剛哈哈笑，道：「想不到阿邪也怕鬼！」

君不邪道：「我是來抓鬼的！」

他指着附近山邊，又道：「那兒林密好躲藏呀，走，咱們出去再計較。」

四個人又匆匆走出于家大戶的院子，很快的奔到一片林子裡。

君不邪道：「各自找地方睡大覺，如果夜來沒事，白天咱們養精神。」

那李凱又把吃的分給每人一份，竟不約而同的都躍上樹，找那枝葉厚的地方躺着。

柳條溝一時間又沉寂了，微風吹過山溝，帶起枯葉嗶嗶響，眞叫人有些不自在。

約莫着就快二更天了吧，忽的對面斜坡上燃起一團火苗子，有兩個人影被火光映得交錯失眞。

不旋踵間，對面山坡上出現七團火堆。

這天是個月黑頭，秋日晴空只有星。

兩個漢子在對面那道半坡上燃着紙鉑，有個漢子還喃喃的道：「老爺、夫人、小姐、少爺、春香，你們別恨我們，實在是……」

另一漢子道：「不是咱們不義，實在受制於人，如今別的不用多說了，老爺你們安息啦！」

這二人還跪地叩頭，然後起身扛了鋤頭往山溝邊的大宅中走來。

這二人很快的到了後院門，搭了個竹梯翻過牆。

兩個人又匆匆的到了二道大院的正廳上。

有個漢子道：「秦內管，咱們前幾天白忙一陣，老爺的床下是空的。」

另一漢子道：「我說關外管，老爺的存寶庫我又沒有見過，咱們只能碰運氣。」

他進入左邊內室，又道：「反正這兒沒人來，咱們用那愚公移山的精神，早晚把寶挖出來。」

「對，娘的，今天這兒是小姐的閨房，藏金之地可能會在這一間。」

於是，兩把大鋤頭已開始叮噹响的在這小姐閨房地面上狠挖起來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正是柳條溝于大戶家僱用的兩個管事，一個專掌內部事務的秦通，另一人專掌外邊的關正，兩個人在于大戶也有二十年以上的時間了，眞想不到幹起吃裡扒外的事來了。

這二人正在拚命的挖，挖地三

尺快一半，忽的幾聲嗚嗚叫，兩邊大窗發出嘩啦响，隨之「通」聲起處，正屋一扇門倒在屋子裡。

這種突如其來的事情，立刻把左邊內室中的關正、秦通二人引出來了。

那關正手上提着燈，秦通雙手捧鐵鋤。

「誰？」

秦通叫着走到正屋廊前來，二人什麼也沒看見，二人立刻彼此一瞪眼。

就在二人剛要往回走的當兒，忽的一團黑影平飛四丈，穿窗而入，帶着極難聽的嗚聲。

「鬼！」

關正叫着要逃，秦通急忙拉住他：「別怕，又不是咱們害死人。」

他二人雖然不逃，但秦通較大膽，他衝着正屋內，又高聲道：「于家滅門之事實在與我們無關，那是南京知府衙門師爺勾結白虎堂的人幹下的大案，案子已了，咱們無能爲力，所以……」

「嗚！」緊接着「叮咚」幾聲。

屋內有摔拋之聲，秦通也從廊上往院中退走。

忽的，一個披頭散髮矮黑影，穿着白色羅裙閃在屋內游走，看上去宛似在飛。

那關正就以爲這白色披髮影子在飄浮。

飄浮中的影子仍然不停的嗚嗚叫。

「你二人知道爲何不早說，害我一家人死絕？」

關正立刻回應道：「不敢說呀，說了沒命。」

秦通道：「不就是爲了那座風水地呀，老爺拒絕出讓給白虎堂，我就要老爺多加小心，可是……」

正屋中傳來沉嗚：「替死鬼叫常在山呀，閻王殿上他說出的名……嗚……」

秦通一哆嗦，道：「是是，那人是叫常在山，拉去菜市砍了頭，不過這是那師爺定的計，是栽贓！」

就在這時候，附近傳來一聲厲吼。

「好了，偷兒，別再裝神弄鬼了。」

這是大漢牛天剛的吼叫，隨之，自前後廳上走出三個黑影來。

正屋內也是白衣人，果然是「神偷」李凱扮的。

秦通與關正二人把燈舉高，却也被四個人圍住了。

關正道：「不是鬼呀？」

李凱剝去一件白裙衫，叱道：「雖然不是鬼，鬼見咱們也怕三分。」

於是，君不邪沉聲道：「于大戶養了你們兩個無義之人。」

秦通一見是活人，膽子便也大了。

「朋友，你們又是什麼人？」

君不邪道：「我們是來討債的。」

「討債？討什麼債？」

君不邪道：「你說，常在山是怎麼上了當？」

秦通道：「姓常的根本沒來過柳條溝。」

他此言一出，君不邪四人齊發愣。

秦通又道：「姓常的是被惡師爺栽的贓。」

君不邪道：「你剛才已說過了，我們要聽細節。」

秦通道：「我知道的也不多。」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件事出在後山坡，也不知怎麼的，白虎堂的人找上門，他們的瓢把子一心要買那座山，出再多銀子他也願花，可是咱們老爺不答應，這件事拖了半年，直到有一天，我二人被白虎堂的人暗中脅迫，叫我二人找機會躲起來，你們想，誰敢同白虎堂的人作對呀！」

君不邪道：「怎麼有人說，與白虎堂少主有關係？」

關正接道：「這件事我知道，白虎堂少主叫王定國，他那天率來二十個白虎堂殺手。」

他看看秦通，又道：「那夜我與秦通躲在林子裡，姓王的率人撲進宅子裡，眞狠心，他抱着我們大小姐先姦後殺，再把值錢子的背走幾大包。」

秦通又道：「我們早想過，他們帶去東西去找替死鬼去了。」

君不邪怒問：「惡師爺怎麼扯上關係的？」

秦通道：「我二人林中聽得清，那王定國率人走時還哈哈笑，他對他的殺手們笑着說：「這以後的事且看古大叔了，他是師爺，必有辦法。」

君不邪嘿嘿冷笑連聲。

李凱道：「個王八操的，我饒不了他。」

他一連兩次，有機會殺了惡師爺古來風，但他要弄個水落石出才放他一馬，此時心中大是後悔。

只不過，事情終於弄明白了，常在山根本沒到過柳條溝，根本與于大戶扯不上任何關係。

常在山死得眞寃枉。

* * *

君不邪手指半山坡，對關正與秦通二人叱道：「你二人既怕死又貪財，于大戶有你們兩個爲他辦事，也算是倒了大楣。」

秦通却抗聲道：「朋友，難道你們不是爲財而來？需知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那關正接道：「你們又是誰？白虎堂你們惹得起嗎？」

君不邪大怒，手揮一半吼叱道：「滾，再叫我碰上必不放過。」

秦通嘿嘿冷笑，道：「想唬人？誰怕誰呀！」

君不邪嘆口氣，道：「如是剛才遇上的是眞鬼，而非我們四人，你們早逃了。」

冷冷一笑，秦通道：「不逃，如果怕了鬼，咱們也不會半夜三更前來挖寶。」

李凱道：「可是你二人已經跑出來了。」

秦通道：「我們也只跑到此地，絕不再走。」

牛天剛道：「這就叫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呀！」

秦通道：「你這什麼話，認眞說來，于家人已死絕，這裡也應歸我們的了。」

關正已膽壯起來，道：「你們出去！」

君不邪搖搖頭，他看了一眼屠仁，道：「拚命三郎，你掂一掂他們的份量。」

他只說下這一句話，便衝着牛天剛與李凱二人道：「閃開，否則濺得一身血。」

屠仁「錚」的一聲，兩把尖刀拔在手上。

「娘的老皮，不仁不義的傢伙，老子早就火大了。」

秦通一聲怒叱，道：「怎麼，動刀子呀？」

那關正反手已拔出刀來了。

秦通冷笑道：「那就休怪我們對不起你們了。」

他的手上不是鋤頭，而是一把雙尖兩刃怪刀，這二人還有功夫。

其實他二人也是幹護院出身，若非有功夫，若非又對于大戶唯唯喏喏，于大戶是不會僱他們的。

此刻，屠仁錯步低吼：「看刀！」

他左手尖刀指向秦通，右手尖刀已抹向關正的脖子，一招兩式，分襲兩人，還眞逼得關正「猴」的一聲急閃出七八步外才定住身子。

秦通怪刀反手掄，口中尖吼：「殺！」

屠仁冷笑不出聲，他拔身疾撲秦通。

屠仁殺法凶殘，好像不把砍人的刀當刀，只見他夜暗中看得準又認得清，左手尖刀沾了敵人怪刀，他的身子已貼近秦通。

「啊！」

秦通發出一聲淒厲的尖號，人尚未倒下去，屠仁已拔身帶起一溜血雨撞上了吃驚的關正。

那關正拚命狂劈九刀，拔身要往外逃，不料屠仁好像要叫君不邪三人看看他的刀法似的，兩把尖刀左右撩，半空中他厲叫：「死吧，小子！」

關正至此才眞的膽怯了。

膽子一怯手發軟，屠仁以右手尖刀直上，左手尖刀反而出手了。

就如同屠仁在南京後街殺死白虎堂大管事耿彪幾人一樣，他的尖刀也可以當飛刀擲。

關正絕對想不到屠仁還有這一手，更何況又是黑夜本就看不清。

「噗」聲起處，關正先是肚皮一緊，隨之又疼，他提氣一半未聚成，無奈的發出一聲「啊！」

「轟！」

關正倒下去的時候，還開口罵了一句：「王八……蛋！」

屠仁走上前，拔出他的尖刀抹着血，抬頭已不見君不邪三人了。

屠仁殺了關正與秦通二人，握着兩把尖刀往前院走，他剛到了前院，不由吃一驚，只見李凱已向他招手。

「快過來。」

屠仁拔身飛躍，半空中一個「悟空穿雲」身法，人已落在牆頭上。

李凱指向遠方，道：「聽！」

屠仁道：「這是馬蹄聲。」

附近已傳來君不邪的聲音，道：「快退到附近林子裡去，來人不只一個。」

哥兒四個躍落圍牆外，分別奔入斜坡林中，就在這時候，只見從黑暗中疾馳而來的十幾個黑衣蒙面人，這些人到了于大戶的莊門前，就聽一人吩咐道：「潑油、放火動作要乾淨俐落，不能露出任何痕跡。」

只一聽便知道這是來放火燒房子了。

李凱低聲對君不邪道：「娘的老皮，白天前來看風水，三更天便來放火燒房子。」

君不邪道：「白虎堂夠狠毒！」

屠仁道：「阿邪，怎樣？」

君不邪道：「甚麼怎樣？」

屠仁道：「搏殺，不能手軟。」

一邊的牛天剛道：「阿邪，我同意屠仁的意思，咱們既已弄清楚阿山哥的死與柳條溝事件有關，不論阿山哥是不是白虎堂人坑的，咱們都不放過！」

李凱道：「對，幹吧！」

君不邪稍作思忖，點點頭道：「先弄清楚再動手，你們候着，由我先出面。」

他不等三人再開口，大搖大擺的走過去。

「等等，等等！」

君不邪大聲喊叫，一邊往于家宅子前面跑去。

他這突如其來的連聲叫，果然令馬上的十三個大漢齊吃一驚，有個大漢撥轉馬頭迎過來。

「喂，你是誰？」

君不邪道：「先別問我是誰，娘的，眞叫我師父猜中了，你們眞快，要燒房子了。」

馬上怒漢冷叱道：「你師父何人？」

君不邪道：「呂神仙就是我師父！」

馬上的漢子道：「你是堪輿師的徒弟呀？」

君不邪道：「不錯。」

那怒漢嘿然道：「你師父叫你匆匆跑來，幹甚麼？」

君不邪道：「我師父說，這個宅子不能用火燒，要扒，火燒地脈枯，便人傑、地也不靈了。」

那馬上漢子先是一瞪眼，緩緩自馬背上下來，他往君不邪邊走，邊自袋中取出個條箋，另有個漢子取過火把點過來。

只見他抖開信箋，對君不邪道：「這是咱們少主的吩咐，箋上也是你師父的交代，講明了要速速放火燒去此宅子，怎麼會又派你來？」

君不邪心中一怔，他隨機應變的一笑，道：「這事我就不知道了。」

那人收起信箋，大聲呼叫：「羅大哥，過來一下。」

馬羣中衝出一騎，這個人實在不該出現的。

因爲這個人認識君不邪。

姓羅的漢子下得馬來，立刻走向那個漢子身邊，只是當他在火光下發現是君不邪的時候，立刻戟指君不邪吼道：「他娘的，是你，你小子與常在山那個好色之徒是哥兒，你小子也傷了咱們瓢把子的一隻眼睛，咱們白虎堂總堂早已通令各地分堂，死活不論的在捉拿你，娘的老皮，你却過了江潛逃到柳條溝來了。」

聽口氣，來的這批漢子，敢情是白虎堂浦口分堂的人馬，也難怪他們來得這麼快。

另一漢子一瞪牛眼，道：「羅大哥，你認出這小子就是通告上的君……君不邪？」

姓羅的道：「南京城他們幾個潑皮，剩層皮我羅老大也認識，錯不了。」

那人把手一揮，大吼一聲：「兄弟們，快過來，把這小子圍起來，爲瓢把子報仇呀。」

隨着他的吼叫，吵吵響的十幾個大漢拔刀奔來了，看他們一個個翻身下馬的動作，便知道都非泛泛之輩。

君不邪吃吃笑了。

「各位，你們如果眞把我當成你們要追殺的人，那好，我接下了。」

姓羅的冷笑道：「他娘的，你這話已承認你是那個潑皮了？」

君不邪道：「姓羅的，你認識常在山……是嗎？」

姓羅的刀指君不邪道：「你們幾個我都認識。」

君不邪道：「請問，你是怎麼認識的？」

姓羅的猛咬牙，憤怒的道：「李寡婦的賭坊，還有便是那個一輩子嫁不出門的老婊子小桃紅……」

他提到小桃紅，而且還罵小桃紅老婊子，君不邪的心中已惱到了極點。

一頓，姓羅的又道：「羅大爺找上小桃紅，她娘的，她叫老子吃了閉門羹，屋子裡你們幾個在作樂。」

君不邪冷冷一笑，道：「你這就叫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

另一怒漢道：「兄弟們，殺！」

他這是指揮大漢們動手了。

君不邪急忙忙擺手，道：「等等，請務必等一等，我已被各位包圍了，逃也逃不掉，是不是？」

姓羅的吼道：「你還有屁放？」

君不邪道：「我那位好色在山哥被拖出菜市砍了頭，娘的，這件事總該說一說了吧？」

他已知道常在山死於栽贓，但他還是要弄個徹底明白、確實。

姓羅的嘿嘿一笑，道：「你去問你在山大哥吧，我說兒。」

他不再多言，揮刀便上。

君不邪雙肩左右閃晃，半側身，單刀已拔在手上。

另一怒漢忽自君不邪身後出刀，他口中厲罵：「砍了你這狗東西。」

君不邪又豈會把這些漢子放在心上，就在後面大漢砍刀砍到的刹那間，他暴吼一聲：「血泣令！」

隨着他的一聲厲吼，天空中一片星斗出現，就如同天空中的星星在一刹那間流閃在他的四週。

那金鐵撞擊之聲宛如五月花砲，幾聲淒厲的嗥叫，又似荒山野狼。

黑影在奔閃，在躍進，地上已倒了五個大漢在地上滾動哀叫。

羅老大斜刺裡握刀撲上，君不邪反手一刀迎上去，君不邪那一刀「血泣令」，砍倒了五個敵人，如今他也恨透了姓羅的。

「殺！」

君不邪這一聲叫，好像是在發洩，當他自姓羅的右邊錯步而過的時候，他幾乎不必回頭看。

他只見到鮮血，鮮血隨着他的刀鋒，像雨水一樣標濺到那個分堂副堂主的臉上。

鮮血熱呼呼的，鮮血也是姓羅的身上迸濺的。

君不邪出刀之詭，出刀之厲烈殘酷，幾乎已把這一片土場子當成

了無人性的屠宰場。

殺戮很快的結束了。

殺戮本來就是殘酷與無奈。

十三個騎馬而來的白虎堂浦口分堂的漢子們，竟然一個也未逃掉。

實際上他們也逃不掉，因爲那條唯一的道路上，早已埋伏下三個憤怒的漢子。

是的，屠仁、牛天剛、李凱三人暗中埋伏在通往溝外的道路上。

由於君不邪的交代，他們三人便是想進去溝內支援，也無法走去，但三人相信，君不邪今非昔比，他能傷了「天南瘋虎」王偉山，當然不把這些人放在心上。

果然柳條溝又恢復了那種可怕的寧靜。

大路上奔來三條黑影。

李凱三人奔來了。

牛天剛大叫：「阿邪，阿邪！」

君不邪未回應，他衝着地上的死人苦笑不已。

牛天剛衝到君不邪身邊，忽的粗聲笑道：「了得，阿邪，你把他們全擺平了，眞是了得！」

君不邪道：「沒有人逃走吧？」

屠仁道：「倒希望有人逃走，我也好出手。」

李凱道：「這十多匹馬，怎麼辦？」

君不邪道：「咱們已經殺人了。」

李凱道：「咱們早就殺人了。」

君不邪道：「好，咱們這就一不做二不休，決心大幹一場！」

牛天剛道：「最好是驚天又動地！」

李凱道：「如何驚天又動地？」

牛天剛指着君不邪道：「聽阿邪的呀，我相信阿邪必有驚天動地的餿主意！」

半晌，君不邪咬着唇未出聲。

他走了幾步又回頭，急得牛天剛又問：「阿邪，想呀，越是厲害的越妙！」

君不邪道：「好！咱們把前院中的兩個死人抬出來，放在這裡，再把他們的刀切在這些人的身上，佈置成他們雙方搏鬥的場面！」

李凱已撫掌道：「妙！」

屠仁也笑了，道：「阿邪不但武功高絕，頭腦也比往日更加靈活，這個計謀我贊成！」

牛天剛已奔去于大戶的前院，更把屍體隔牆抛到牆外面，口中還不住的發笑。

君不邪又拉過三匹馬，他叫牛天剛快抱起三具屍體，分別放妥在馬背上。

李凱道：「阿邪，這是幹甚麼？」

君不邪道：「三匹馬馱了他們的人，馬兒識途，必然會把屍體拖回白虎堂分堂去。」

屠仁道：「咱們潛在附近，慢慢的等。」

牛天剛道：「等他們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殺光這些王八蛋！」

君不邪道：「等正主兒前來。」

李凱道：「最好是那王定國前來。」

冷厲的雙目一亮，君不邪道：「不錯，我就是張網等那小子上網！」

於是，先是把姓羅的的屍體扶上馬背，再把白虎分堂副堂主的屍體扶上去，另一大漢的也弄妥，還用繩索拴！

三匹馬各馱着死屍走了，只聽蹄聲散亂的敲打在地上的聲音，就令人心中不愉快！

就在天快亮的時候，君不邪四人已把殺戮現場佈置完成，一切看起來就是一場搏鬥的樣子。

十四健馬也趕在兩邊的斜坡上。

馬兒無知，馬兒低頭在啃草。

君不邪站在荒林中，他目帶迷惘的看着遠方。

君不邪也看向柳條溝的高處。

「阿邪，吃東西呀，完了養精神！」

牛天剛關心的遞來一包吃的，這包裡有滷蛋、醬肘子、大餅、糕點，還有兩隻大板鴨！

君不邪只取了一個滷蛋，他未吃，只把手指向高處，道：「人們爲甚麼要看風水，那兒只不過是個不算高的土崗，爲甚麼？」

牛天剛道：「我怎麼知道！」

李凱道：「風水呀，求的是物葬天寶，人傑地靈，爲了自己後代昌盛呀！」

君不邪道：「你信這一套嗎？」

李凱道：「我信他娘的蛋，我他娘的小時父母打，父母雙亡我守寡……」

屠仁叱道：「你又不是出嫁女人，守甚麼寡？」

李凱道：「反正我變成孤家寡人以後，上面蓋的被子是天，下面睡的床是地，吃風喝雨過日子，苦是苦了些，可他娘的自在！」

牛天剛道：「被你偷的人就不自在了！」

李凱叱道：「放屁，我偷的是該偷的傢伙們，那些欺壓善良，貪贓枉法，地痞惡霸之流的東西，我去照顧他們，這算錯嗎？操！」

他猛啃一口餅，又道：「別說是一般善良的我不取，我他娘的還助濟他們吶！」

他指指南京方向，又道：「我偷王偉山的寶，玉獅子就可以證明！」

他提到玉獅子，君不邪心中一痛。

是的，如果不是玉獅子，兩年前就不會在閻王坡幾乎被殺，那一回常在山還拚命出刀，身中五刀才逃掉！

君不邪忽的冷笑了。

屠仁道：「阿邪，咱們替在山哥把仇報，這以後，全心全力的追討玉獅子！」

君不邪道：「不，咱們要把兩件事當成一件事來辦，如果天幫忙，應該有希望。」

大伙一聽之下，還眞覺得希望無窮。

牛天剛吃吃一笑，道：「聽偷兒說，白虎堂把玉獅子保護得十分嚴密，可是……」

君不邪道：「所以我又想妥了計劃，咱們不去虎丘山莊，咱們就在這裡幹。」

李凱吃吃笑了。

「阿邪，也許有機會，我再潛入虎丘山莊，把玉獅子再盜出來。」

君不邪道：「那種機會已是微乎其微了。」

李凱道：「我他娘的有點不信邪。」

他好像磨掌躍躍欲試的樣子，君不邪立刻警告他：「你千萬不能亂來，壞了我的計劃！」

李凱道：「大伙唯你的行動爲準則，我不胡來！」

君不邪指指林子，道：「咱們各自找地方睡大覺，等着好戲上場！」

牛天剛笑了，他指着山坡下的于家大院道：「娘的，這光景，好像咱們在替于大戶一家報仇了！」

李凱道：「但願于大戶一家有靈，能在危難的時候助咱們！」

君不邪却又是一聲深深的嘆息。

誰知道他爲甚麼發出這聲無奈的嘆息。

柳條溝的山坡上，也許因爲是江河與山巒的接壤地，因而山坡上綠鬱鬱的一片蒼翠，已是深秋，那些松柏仍然一片昂然，看上去宛似罩了一條厚厚的棉被。

君不邪命李凱潛入于家大戶的臥室裡，弄來幾件厚厚的棉衣，每人抱了一件。

君不邪指指林子，道：「咱們各自找地方歇着，少他娘的胡思亂想，睡得越香越好，越沉越妙，養足了精神，才能夠同那一干王八蛋們硬幹！」

李凱吃吃一笑，他指指樹上道：「各位好哥兒們，湊和着上面風涼去，小心摔下來可不是鬧着玩的。」

那君不邪已躍在幾株枝椏交錯的樹頂上，四肢拉開的躺下了。

牛天剛上了樹，壓得樹枝閃呀閃的，幾乎摔下來。

只不過沒多久，他的鼾聲大作，吵得附近屠仁急急忙忙又換地方。

這哥兒四個養精神，吃了睡，睡了吃，熬時辰熬了一天半，就在第三天午時未到，柳條溝外有聲音傳來了。

林中的李凱冷冷笑，道：「娘的，算時間，他們也應該來了。」

屠仁道：「看準了，咱們準備宰活人。」

牛天剛道：「今天是個殺人天吶，你們抬頭看，日帶暈，好像天狗吃太陽。」

一笑，君不邪道：「別胡扯，今天只是風大些，那裡有天狗吃太陽。」

忽的，遠處傳來一聲吼：「快到了！」

只見一彪人走進柳條溝來了，仔細看，這中間大部份是官差，八九個黑衣人，那是白虎堂的。

林中的李凱一怔，道：「好像伙，你們瞧，娘的老皮，白虎堂首座副堂主，那個『魔刀』石升也來了。」

君不邪道：「姓石的什麼個像？我瞧瞧。」

李凱指着一批人中，走在前面與那捕快佟大年併走的中等身材赤紅面頰漢子，道：「就是那傢伙！」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找上當鋪的趙其田時，娘個蛋的，這姓石的埋伏在趙其田的二院裡，要不是我反應快，藏到床下面……」

他自覺有些丟人的未再說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山溝中一行人已到了于大戶宅子前面，這些人也立刻怔住了。

只見土場子上橫七豎八的躺着死人，有個漢子衝着石升一抱拳，道：「二當家，死的盡是我手下人，只有……」

這人原是白虎堂浦口分堂的堂主，人稱他「快刀」程定遠的就是此人。

姓程的走到死人正中央，他抓起另外兩具屍體仔細看，立刻大叫：「我認得這二人，于大戶的內外管事。」

南京知府衙門捕頭佟大年對身後十名捕快道：「四週看看，宅內找找，看有什麼可疑的，趕快回來報知！」

十名捕快分頭走散開來，有六個推門進院中了。

佟大年對石升道：「石兄，這是仇殺，你們的人正碰上于大戶的人，雙方幹上了。」

石升立刻搖頭，道：「絕不可能。」

佟大年道：「石兄還有更好的解釋？」

石升道：「這件事你大人也是知道的，這兩人咱們也早已打點好了，他們不可能事後再對咱們白虎堂的人出刀，除非……」

忽的有個捕快自宅子裡跑出來。

這人跑得急，有些氣咻咻的道：「有人在宅子裡挖寶，內室挖了個大坑。」

這捕快的話，立刻引得石升與佟大年二人往宅子裡奔去，便是另外十二個白虎堂的漢子也跟上去了。

于家大宅中熱鬧了，那石升與佟大年奔入正廳右邊，有個捕快指着房中大坑，道：「頭兒，你看，你看！」

果然三尺深大坑兩丈寬，那石升也吃一驚。

又有捕快奔過來，道：「左面內室挖的坑不大……好像是剛挖不久。」

佟大年立刻與石升二人又奔去看。

佟大年嘿嘿笑起來了。

石升不笑反怒：「你笑什麼？死的可是我白虎堂的人，不是你們官家的人。」

佟大年道：「石二當家的，這件事情已經十分明顯，難道你還看不出來？」

石升道：「什麼叫十分明顯？」

佟大年道：「事情是這樣的，于大戶的兩個管家前來挖寶，當然是想發于大戶的財，他二人爲于大戶辦事十多年，當然知道于大戶在這兒某一處藏了什麼。」

他摸摸肩頭，只因爲那地方的傷還未完全好，那是君不邪出刀砍的。

他也吸了一口力氣，又道：「那兩個管家要挖寶，你們的人趕來了，你們的人趕來幹什麼，這件事他二人當然不知道，當然，你們的人也不會說，然後雙方一言不合的幹上了。」

他笑笑，又道：「別看你們來的人多，我聽過，于大戶的兩個管家武功也不錯，所以你們吃虧了。」

石升一聽，佟大年的話似乎十分有道理。

石升忿然的又在各處看一遍，忽然一聲吼，道：「老子燒了這座凶宅！」

他就要下令手下人放火了。

一邊的佟大年急忙搖手，道：「什麼？放火燒呀？」

石升沉聲，道：「不錯！」

佟大年道：「燒不得！」

石升道：「咱們本不打算打官司，只因爲有人遇上馬馱死屍街上行，才引來官府人馬，如今這光景咱們自己解決，反正死的是我們白虎堂的人。」

佟大年道：「石兄，至少我代表官府吧，官府的人在現場，豈能放把火燒宅子，不像話呀！」

石升道：「你們先走，可以吧？」

佟大年果然是辦事的人物，他忽然一瞪眼，道：「娘的，不對勁！」

石升一聽，道：「又怎麼不對勁了？」

佟大年道：「這兒人都死光了，死人又怎麼能爬到馬背上？這兒盡是死人呀！」

他一語提醒石升，「魔刀」石升怪叫一聲，道：「對呀，我怎麼沒想到這些？」

佟大年道：「所以這兒的宅子不能放火燒。」

石升怪笑一聲，道：「大捕頭，你說說，我聽聽，你以爲還有什麼人吶？」

佟大年道：「我怎麼知道什麼人，按道理，應該有活人才合理。」

石升道：「便是有活人，也許是有過路的打此經過，爲了怕惹上麻煩，才會把屍體放在馬背上，他們却早早的走開了。」

一怔，佟大年道：「這也有可能呀，二當家眞的是好想像力，佩服，佩服！」

石升道：「所以啦，這大宅子還是可以燒掉的。」

佟大年道：「不可以，萬一上面要查案……」

石升臉皮一緊，道：「好，我們白虎堂的撤走在先，這兒你去管。」

佟大年笑笑，道：「這些屍體不如先掩埋掉，石二當家以爲如何？」

石升一聽，笑了。

屍首掩埋，案子官府落案就快了，這以後的事，石升就可以隨心所欲了。

石升乃江湖梟雄，佟大年是頭老狐狸，話只一點，二人心照不宣。

佟大年一聲吼叫：「兄弟們，就地把兄弟們的屍體掩埋掉，不能叫哥兒們曝屍荒野。」

那位浦口分堂的「快刀」程定遠心中着實悲哀，這些死的全是他手下兄弟。

果然人多好辦事，一堆屍體分別入了土。

此地未見有活人，官家的捕快們當然也省却不少麻煩，佟大年對石升道：「走吧，案子我會慢慢查，有了消息送去虎丘莊上！」

石升道：「辛苦佟大捕爺了！」

佟大年道：「客氣，客氣！」

這二人打着哈哈，帶着人馬又匆匆的往回走，程定遠走在二人後面，他無奈的道：「二當家，咱們浦口分堂必須要添人馬了。」

石升道：「如今還有多少人？」

程定遠道：「十七個，但眞正能派上用場的也只不過十二三個而已。」

他走着，頓了一下，又道：「咱們與白雲山那幫人卯上了，這麼一來，他們必高興了。」

石升冷冷道：「白雲山那老東西，早晚叫他吃杵頭，娘的，他敢惹咱們白虎堂，找死！」

佟大年與石升各率人馬去遠了，只見山坡老林中傳來幾聲哈哈笑。

「哈……眞妙呀！」

「可不是嘛，廟後有個洞，廟（妙）透了！」

牛天剛與李凱二人對上話，附近，君不邪笑了，道：「想不到于家大宅是個動上傢伙的好地方，我的好哥兒們，江湖上常聽說的一句話，『在什麼地方丟的，就在什麼地方找回來』，在山哥因爲這于大戶而背黑鍋死得寃，咱們就在這兒爲他找回些什麼來。」

屠仁道：「他娘的，不走了，等着宰人吧！」

哥兒四人相互間拋些吃的，就躺在樹上湊和了。

* * *

君不邪四人分別睡在大樹上，誰也想不到過了四個時辰，天才剛黑，從浦口方向奔來一批人。

這是一批黑衣人，如果不是這些人手上燃起火把，眞像是來自幽冥的厲鬼。

半山林中的君不邪幾人早就發覺了。

李凱笑對君不邪道：「阿邪，還眞叫你給說中了，這批八成就是白虎堂的。」

屠仁道：「他們回去又回頭，想幹什麼？」

君不邪道：「放火燒房子。」

牛天剛道：「對，他們不就是爲了放火，才派人前來這柳條溝的嗎？」

君不邪把哥兒四人的位置交代一遍，屠仁四個立刻潛入那座于家大宅中了。

他們四人剛把身子掩藏好，大宅外已傳來吼叱聲。

「你們給我聽清楚了，前院三個人，二院三個人，後院去四人，每間房都放火燒，大火起，咱們開步回南京，這件事辦成功，回去少主有賞賜。」

十個大漢立刻齊聲應，一齊推開前面大門往裡面奔去。

先是四個大漢往後院跑，另外三人去二院。

前院三人往正廳上走，忽的迎面一件黑呼呼的東西砸過來，來得太突然，三人手上的火把被砸熄兩支。

只聽得「啾」的一聲叫，又見黑呼呼的東西在廳內飛來又飛去。

有個大漢吃一驚，：「鬼！」

他這麼一喊叫，另外兩個往後退，三人就快退到大門口，門外一人忿怒的走進來。

「怎麼不放火？」

「有鬼！」

「鬼？在哪兒？」

「二當家，你去看，鬼在廳上來回飛……」

那漢子果然就是白虎堂的二當家「魔刀」石升，他與捕頭佟大年回去，二人在浦口渡船口才分開，於是，這石升率人又回到柳條溝。

石升的目的就是要把于大戶的房子燒掉。

燒于大戶的房子也是堪輿師呂神仙的交代。

此刻，「魔刀」石升不信邪，「嗆」的一聲，他的怪刀已拔在手上。

那是一把頭寬把處窄的三眼怪刀，就聽他一聲冷吼，道：「跟我再去看！」

他獨自還是膽怯，要那三人跟他一齊去觀看。

石升是二當家，他的話三人不敢不順從，但三人却緊跟在他身後。

石升剛登上門檻，屋內黑呼呼的果然有物在飛，而且是飛來飛去，看得他忍不住「哦」了一聲。

石升還算鎮定，他沒有回頭逃走。

如果他眞的回頭就跑，那就鬧笑話了，他當然也想過，如果白虎堂二當家也怕鬼，丟人就丟到他姥姥家了。

一頓一怔一驚間，石升有三種不同的表情，却又是在他一念之間。

「何方鬼怪，石大爺在此。」

他是聲色俱厲，聲音大乃是壯膽，表情厲烈，當然是表示他不怕。

「忽！」

一團東西自斜刺裡砸過來，距離太近，閃之不及，本能的，他單臂運力迎上去。

「叭」的一聲，一股子又酸又騷的「陳年尿水」濺開來，一隻尿桶久已沒人洗了。

雖然尿水濺一身，可也把石升激醒過來了，他嘿嘿一聲怪罵。

「他奶奶的，你們是人不是鬼，白虎堂死的人必是你們幹的！」

他那把怪刀平胸，人已撲進大

聽上了。

另外三人也跟進，砍刀不見人，先是左右劈。

四個人剛站穩，一張大桌砸過來，那石升閃得快，大桌擦身而過，有兩個漢子在掄刀，怕是暗中有偷襲，不料刀砍飛來的桌子上，發出咚的一聲響。

那石升大吼：「火把！」

兩支火把高舉，大廳上果然是兩個漢子在。

大廳上那是君不邪與牛天剛兩個人。

兩個人弄了個棉被相互拋，此刻當然不拋了。

此刻這是雙方照上面，裝神弄鬼也免了。

石升雙目一厲，戟指君不邪與牛天剛，叱罵：「王八蛋原來是你們殺了人，佟大人果然說對了，若沒有活人，死人是爬不上馬背的。」

一笑，君不邪道：「貴當家何時會來，老子等着再摘他另一隻眼睛。」

他這一句話，唱明了他是什麼人。

石升果然吃一驚，他驚怒交加的道：「好哇，原來你還活着沒死掉呀！」

君不邪挨了王偉山的火焰掌，但他的內功高，加上年輕皮粗肉厚，才未重傷，若是平常之人，當然會完蛋。

一聽石升的話，君不邪冷笑道：「廢話，如果死了，怎會又來此地宰你們這些王八蛋？」

石升大怒，吼道：「那麼，你今夜就死吧！」

君不邪立刻回話還以顏色道：「那也要看你石二當家的有沒有這份能耐，當然更重要的是老子願不願意死，今夜想不想死！」

一邊的牛天剛道：「阿邪，幹！」

石升怪刀指向君不邪，道：「走，咱們院子裡去較量！」

他怕在黑暗的屋子裡吃悶虧，上洋當，立刻拔身跳出大廳外！

另外三人聽見當家的是被這小子弄瞎了一目，當然也躍到廳外來。

君不邪與牛天剛二人哈哈笑，二人併肩也走出來。

雙方在院中對上面，那石升衝着君不邪一聲罵：「說，白虎堂浦口分舵死了十幾個兄弟，是不是你們下的毒手？」

君不邪道：「不錯！」

石升叱道：「爲甚麼殺絕？」

君不邪道：「娘的，兩件事情一併說。」

他逼近一步，又道：「先是爲了玉獅子，娘的，你們派殺手在閣王坡要索老子的命，再就是爲了于大戶的這塊好風水寶地，你們他娘的叫我的好哥兒常在山背黑鍋，拉去菜市砍了頭，算一算，想一想，白虎堂上上下下都混帳，只不過爺們也不是省油燈，憑本事，憑手段，明裡暗裡大家幹，你們要是砍了我們幾個人，那算爺們命該絕，否則，嘿……別看你們白虎堂近千人，老子們的刀磨光，早晚把你們都殺光！」

石升早已氣得七孔冒濃煙，大吼一聲：「老子砍碎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王八蛋！」

只這麼一句話間，他已砍出十三刀，又踢出七腿！

君不邪一聲：「我的乖，厲害！」

閃騰在石升刀鋒外，君不邪並未立下殺手，二人就這麼一個攻一個守！

另一邊，牛天剛火大了。

他挺挺肚皮指着三個怒漢，道：「王八蛋，別看熱鬧，牛大爺陪你們玩幾招！」

三個大漢一見牛天剛雙手抱刀奔來，沒有一個開口的，三把刀已圍過去了。

六個人在這前廳前面殺起來，然後兩個院中不見搏殺場面，兩批人說是前來燒房子，只不過他們分兩批剛到院門後，出事了！

先是二院中三個漢子舉着火把往兩邊廂廊走，不料突然有石頭砸過來。

石頭不砸人，石頭砸在火苗上，三支火把被砸熄，三個漢子吃一驚。

三人同樣的在想，如果石頭砸在頭上，三個人怕早已躺下了。

這三人擠在廂廊柱子後，一時間僵住了。

那四個奔後院的漢子，四個人剛往灶房那面走，忽的一桶冷水澆過來，冷水不但澆濕四人的衣衫，四支火把也熄了！

有個漢子吃驚叫：「誰？」

四個人把滿頭冷水抹着，四下裡不見有人影，四個人一時間以爲是鬼怪——定是鬼怪不叫他四人燒房子。

僵持中，黑角處忽然傳來一聲低叫：「拿命來！」

有個膽大的吼道：「誰？」

「拿命來！」

「出來！」

「拿命來！」

四個人彼此對望又點頭，忽的一齊往發聲地方撲過去，光景是拚了。

「彭」的一聲大震，一張櫈子堵在黑暗中，前面兩人刀砍空，兩人也立刻一瞪眼。

兩個人張口未出聲，却緩緩的

轉過身。

後面撲上的兩人還推這前面兩人，不料伸手摸了一把熱呼呼的鮮血。

隨之前面兩人往地上倒去，兩個人肚皮上在冒血。

有個漢子低呼：「不好，上當了。」

兩個正要回身走，自一邊閃出個矮漢來。

這矮漢不是別人，乃「神偷」李凱是也。

李凱先是貼近兩個漢子抬頭笑，他哈哈笑道：「別走呀，遊戲未完就想走？」

兩個大漢齊舉刀，刀在半空定住了。

那是因爲李凱的兩把尖刀早已捅進二人的肚子裡，不但刀送進肚內，而且他還扭動刀把子。

李凱殺了四個人，立刻就往前面奔。

他就快到二道大院了，却見屠仁大剌剌的站在院中，那屠仁戟指大柱後，道：「出來，這兒沒有鬼怪，乃是屠大爺尋你們開心，如今是正面動手，屠大爺要殺你們一個口服心服，然後叫你們見閻王！」

一見是個人，而這個人裝神弄鬼騙他們，三人不由大怒，又見只有一個人，三個人的膽子壯起來，平日裡那股子狠勁也立刻爆發出來了。

三個人不約而同齊聲吼：「殺！」

三把砍刀迎面砍，屠仁一聲怪笑：「來得好！」

只見他前腿側面踢出去，身子反向滴溜轉，右手尖刀已抹過左面衝上的漢子脖子上。

刀無聲，但出血有聲，好像一股突發的血泉，發出「嘰」的一聲響。

漢子挨刀，他的砍刀却往自己人的肩頭落下去，嚇得那漢子塌肩晃出三大步。

「轟」的一聲，那漢子倒地在抽動。

屠仁尖聲厲叱：「死吧，兒！」

他眞叫玩命，兩把砍刀他不閃，一頭伸進刀芒裡。

他這種不要命的殺法，果然拚命三郎。

那兩個漢子打定主意是夾殺屠仁的，但二人絕想不到屠仁那麼厲烈的撞來。

兩個漢子尚未分開，已覺胸口刺痛，不約而同尖聲叫：「噢！」

屠仁已到了李凱面前。

「好偷兒，你倒比我先解決他們了。」

他這句話甫落，院子裡發出「咚咚」兩聲響，兩個黑衣漢子已倒斃在地上了。

李凱指指前面，道：「快到前面去瞧瞧！」

屠仁與李凱到了前院廊邊，那李凱低聲對屠仁道：「你瞧瞧，這是甚麼場面呀！」

屠仁淡淡道：「這會是甚麼場面，殺人場面！」

李凱道：「既然是殺人場面，那爲甚麼阿邪與大牛二人盡是守，敵人瘋狗似的在拚命！」

屠仁仔細看，忍不住的哈哈笑起來。

「哈……偷兒，你是豬呀，你瞧瞧，敵人攻的雖兇，沒有守的嚴密，打到最後，以守爲攻一方元氣無損傷，攻的一方就慘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君不邪道：「後面的七個傢伙怎麼樣了？」

李凱笑了，道：「閻王殿去了，準定是同于大戶一家七口在陰間打官司！」

他此言一出，立刻間，石升暴退。

原來石升正打算他的人放了火轉來，要對君不邪與牛天剛二人痛加圍殺！

想不到來了兩個對方的殺手，不由跳退兩丈外，戟指屠仁道：「你們殺了白虎堂的人？可惡啊！」

屠仁不開口，他準備出刀。

李凱冷笑道：「娘的老皮，白虎堂的人可以殺別人，別人就不能殺你們呀，操！」

屠仁道：「阿邪，把這傢伙送我享用吧！」

他此言一出，石升聽得不受用，大吼一聲：「老子非宰光你們不可！」

君不邪嘿嘿笑，他指指與敵又僵持在院牆邊的牛天剛三人，道：「屠仁，李凱，你們同大牛合力先宰了那三個，這位白虎堂二當家由我來收拾！」

屠仁是唯君不邪的話是從。

當然，李凱更是無話說，全憑君不邪一句話。

這兩人左右分開繞過去，牛天剛大笑道：「奶奶的，牛大爺不再逗你們了，牛大爺三刀砍了你們。」

他抱起特號大砍刀，「咻」的一聲撲上了。

迎面大漢舉刀擋，「噹」的一聲刀被砍落地上，牛天剛反手收刀一半，刀刃已帶起一溜鮮血來。

就在那漢子尖嗥中，屠仁與李凱二人也迎上另外兩個漢子殺去！

想也明白，那漢子哪是他們對手，兩個漢子不攻擊，他二人轉攻爲守還險象環生。

石升這才發覺，自己如今手上捏着大蹔十，這光景，今天好像要倒楣。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呂景文帶着貪念，將狀似死亡的小原抱回去，陰美華因癡戀小原，一心希望呂景文眞能救活小原。當呂景文以「眞炁」輸入小原體內時，不料小原發出威猛反震力，兩人均滾出老遠，之後小原與呂景文均變成失心瘋似地一前一後狂奔出屋。小原癡狂似癲，却又會爲死人唱輓歌，陰美華只好在暗中跟隨呵護他……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童年異姓好兄弟　寶物當前失情義

蒙面人不出聲，停了一會，道：「你要留在這裡，如果逃走，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小原道：「兩個人都是男人，多無聊！」

「你要女人，我會找個來讓你玩！」

「妓女？」

「當然是妓女。」

「萬一患了『唐瘡』怎麼辦？」

「你懂的眞不少，可見你完全恢復已爲期不遠了！」

此人外出找了個女人回來，大約二十五六，一看就是個低級私娼，也眞絕，一進門沒談三句話就要脫衣。

小原道：「要幹甚麼？」

蒙面人道：「你不是要女人？」

「讓給你吧。我又不想要了！」

「僅是解決問題，這種貨色也成！再好看也總是妓女！」

小原道：「我是不要了！」

蒙面人大概也不會那麼下三濫，主要是被毀了容之後有一份濃厚的自卑感，只不過他要這妓女脫光。

小原也沒有迴避。

妓女就是妓女，現場上有第二者她也不在乎就脫光了。

蒙面人並沒有脫，只是在床前走來走去。

「上啊！你們哪一個上？走來走去幹甚麼？」

蒙面人不出聲，還是在床前踱着。

是在欣賞一個胴體不美的妓女，還是又想玩又怕辱沒了自己的身份？有一種人性慾衝動，去花街冶遊，要辦事時又嫌妓女太髒。

蒙面人是這種心態嗎？

他一邊踱着一邊嘆息。

目前的小原又怎知蒙面人此刻的意念呢？

其實當他要準備宣洩一下，正要脫衣時，他忽然看到躺在床上的妓女那種漫不在乎的神態。

世上眞有在生人前脫光而不在乎的女人嗎？

除非是失心瘋，是絕對不會的。

那麼她爲甚麼如此自然，像只是脫掉了鞋子或帽子一樣那麼隨便？爲甚麼上了床分開雙腿就像把兩根手指分開一樣？

只有蒙面人深知此理，那是一種自卑的反射。

越是自卑，越會表現得毫不在乎，其實是很在乎的，正因爲在乎才會故意表現不在乎。

試想，人又不是禽獸，對這種事那有不在乎的？

只不過既然命運安排了她們幹這行，就只有逆來順受，就像他在「錢洞」中被同伴以「金蛛爪」把他

的臉抓爛了一樣，突如其來，無法抗拒。

妓女們大多由父母把她們賣(或貸押)于娼家或私娼館，不能反抗，因爲反抗下必然受盡毒打。

所以她們歧視禮教，藐視道統，她們認爲只有命運統治一切。而命運往往又和暴力一樣不理你是好人或壞人，要你如何你只有認了。

是不是如此呢？這想法當然太偏激了。

在一個妓女來說，她這麼想，一點也不過份。

就連蒙面人這麼一個唸過書且有高深武功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

那都是對命運安排的一種強烈的抗爭。

「上啊！你有什麼怪毛病，只要看不愛玩？」

這女人在床上大叫着，就像市集上呼叫着顧客買豬、牛肉的情景一樣。

賣肉的幹久了，顧客要多少就會切下多少，絕不會多出一兩。和妓女一樣，多給錢和斤斤兩兩計較的嫖客，得到的待遇就絕對不會一樣。

她好像一面鏡子中的他。

他以爲他像床上的妓女一樣，任何人只要看到他的臉，即使只看到一小部份，都會嚇得尖叫。

妓女走在街上百姓會指指點點，紛紛走避。

沒有人會和妓女同行，或多談一句話，她們到店中去買東西，掌櫃的匆匆拿給她，就揮揮手叫她們速去，從未想到是她們的父母造的孽而非她們本身。

「妳走吧！我是爲那小子叫妳來的，妳還看不出來？他缺個心眼兒，瘋瘋顛顛地，喏！這是給妳『關門拉鋪』的錢。」把一張銀票放在床上。

妓女不識幾個字，多少兩銀子這幾個字她還是認識的。

妓女一看，叫了起來——五千兩。

當初父母把她賣給私娼館十年，才拿到七百兩銀子，五千兩能買好幾個大活人哪。

「這銀票，不……不是假的？」

「去兌兌看，要是不能兌現就回來找我。」

「你走了怎麼辦？」

「暫時不會走。」

「你能不能給我現的？」

「現銀不多，只有二、三百兩。」

妓女帶走了二百兩現銀和五千兩銀票。

這時蒙面人才發現小原不見了。

他不以爲小原能逃出他的掌握，因爲這是個小農村，一共不過七、八十戶人家，自街的那頭可以清楚的看到另一頭，跳上屋頂四下一看，全村一目瞭然。

只不過他並沒有找到小原。

那是因爲小原又和陰美華在一起。

* * *

百里虹已返回她的巨第莊院。

她不想再在外面流浪，她以爲小原的希望太小了，她要以另一種方式找到小原失去記憶前的一切活動經過。

百里虹和小原原是玩伴，交非泛泛。

她當然不會像金棠、楊金蕊及秋玉潔那些女人一樣，和他接近完全是爲了他的大秘密。

只不過百里虹又怕她們懷疑，就裝着和她們一樣，和她們在一起，只是希望得到那個秘密的。

三更剛過，百里虹剛上了床，發現門口站定一個人，嚇了她一跳，急忙去摸枕邊的匕首。

門外的人道：「百里大姐，妳別緊張！」

「什麼人？」

「我是陰美華，夤夜前來拜訪打擾，十分不安。」

百里虹道：「有什麼事？」

陰美華道：「我想，姐姐過去曾和小原一起斷混要好，一定知道小原過去的交遊情況吧？」

「當然知道一點，請進來吧！」

陰美華入室，由於雙方不太瞭解，都各自戒備着。

百里虹送上一杯茶，道：「陰姑娘不是和小原在一起？」

「本來我找到了他，可是又被他溜了，而且現在找他的人很多。而且，凡是找他的人，都是高手。」

「都有哪些人？」

「『七子』中人算是小人物了，有『宇內三奇』的『盲道人』及『瘋和尚』，這次砸他一掌使他再次失去記憶的又是『瘋和尚』，當然還有呂景文。」

「呂景文走火是爲了什麼？」

陰美華不答反問道：「大姐對小原到底是……」

「這還用問嗎？我們一直是不分彼此的玩伴。」

「可是近來大姐和藍芝及金棠等人在一起……」

「那是一種姿態，我不和她們同流合汚，又怎能和她們混在一起？也只有和她們在一起，才知道小原的情況及『七子』中人動向，也可以暗中保護小原。」

這說法可信，只是陰美華却未發現百里虹救過小原是不是做得太小心很含蓄了些。

「陰姑娘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噢！是的，呂景文救小原，運功之下，不知爲什麼走了火，神智就不清了，離去後就再也沒有看到他了。」

「他會救小原？據我所知他和小原是敵對的。」

「對！但是，若爲了那個大秘密，是否也有可能？」

百里虹點點頭，道：「請再說明來意。」

「就是想知道小原以前的交遊。」

「以前我們四個人很近，可以說是臭味相投。」

「哪四個人？」

「我，小原，齊東海和羅旭。」

「齊東海和羅旭都和小原的年紀相當？」

「都比小原大一兩歲不等。」

「這兩個人呢？」

「兩年前失踪，再也未看到。」

「這二人的身手如何？」

「也都和小原差不多。」

「這些人的心地，哪一個最好？」

「在當時，我看不出來。」

「在齊、羅二人失踪的同時，大姐是不是也未看到小原？」

「對！怎麼？妳懷疑他們是一起失踪的？」

「是的，是不是三人失踪，最近才發現了小原，另外二人都沒有出現？」

「正是如此，陰姑娘一定有什麼發現吧？」

「是的，近來我發現了兩個人，我懷疑這兩個年輕人可能就是齊東海和羅旭，其中一個蒙面。」

「噢？這二人在何處？」

「現在他們在何處我也不知道，却知道他們接近小原是由於他們昔年進過『錢洞』。」

「那可能就是他們了。」

「大姐，蒙面那個只能說出他的身材，面孔看不到，但另一個却看清了，外貌平平，身材略高，唇厚而翻。」

「這個就是羅旭了。」

「這麼說，蒙面的那個必是齊東海了。」

「八成是，他們的身手如何？」

「很高。」

「他們見過小原？目的何在？」

「目的在問昔年的事，似乎是羅旭以『金蛛爪』把齊東海的臉抓傷，三人就此分手的。」

百里虹道：「三人有仇？」

陰美華道：「三人爲何火併，就不知道了。」

百里虹道：「如果『錢洞』正如一般傳說中那樣，金銀取之不盡，又有甚麼奇學玄功，三人火併是有可能的。」

百里虹又道：「二人去找小原，小原能記起往事？」

「不能，只能記起一點點……他們也不是同時去的，因爲他們二人才是對頭。」陰美華告辭，百里虹送出門外。

百里虹回屋想了好一陣子，她信了陰美華的話。

她本想去跟踪陰美華，以爲小原也許和陰美華在一起，但又以爲陰美華的態度很誠懇，不可能騙他。

百里虹返屋不久，又來了一個蒙面人。

百里虹一看身材，就猜到了七八分，道：「是小齊嗎？」

「嗯……」聲音很冷漠。

「進來坐吧！老朋友也未免太生份吧？」

蒙面人入屋坐下，百里虹要張羅倒茶，蒙面人道：「不必了，我不渴！」

百里虹道：「聽語氣你變了！」

「當然變了，小原來找過你嗎？」

百里虹心中一動，道：「沒有！」

「他會不來找妳？」

「他爲甚麼會找我，昔年他離開，也沒有向我打個招呼，你們二人也一樣，回來後有必要來見我嗎？」

「以過去的交情來說，他該來見妳的！」

「過去是過去，我現在是馬家的未亡人！」百里虹道：「而且馬沂又是小原殺死的……」

蒙面人道：「殺人者是小原嗎？」

「是的，他殺了很多人！」

「小原殺人的理由是甚麼？」

「這……」百里虹道：「小原這個人率性而爲，過份走調，胡搞亂整，只要看着不順眼就殺！」

「只怕妳冤枉了他！」

「不是他？不，武林中無人不知是他殺了，十多個高手，而且苦主們都在找他甚至聯手抓他！」

「妳以爲小原有那種能力殺死那些高手嗎？凡是他殺死的人，無一不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

百里虹道：「我也懷疑過這件事，但念小原的刁滑和聰明，不正面殺人而是偷襲的話……」

蒙面人揮揮手，道：「小原不是那種人！」

「不是他那會是誰？」

「是羅旭！」

百里虹不由一震，道：「他爲甚麼要殺這麼多的人？」

「妳想想看，爲甚麼都以爲小原殺的？」

「莫非是羅旭殺人旨在嫁禍小原？」

「八成如此！」

「他怎麼會這樣？你們三人不是交稱莫逆嗎？」

「有一種友誼，素日算是莫逆，一旦到了緊要關頭，就經不住考驗了。羅旭想成爲天下第一人，就必須除去兩個人！」

「你和小原？」

「對，因爲我們三人都得到了『錢洞』中絕學的一部份，其實好友都學了絕學不是更好？三人聯袂行走江湖，所向無敵，那多風光，但有人却以爲三個人風光不如一個人拔尖好些……」

百里虹道：「以前羅旭不是這種人！」

「也可以說，未發現『錢洞』之前他不是這種人！」

「你爲甚麼要蒙面？」

「一個人要是很英俊的話，總不會把面孔遮起來吧？」

「你也不醜啊！」

「如果臉上受過傷呢？」

「是羅旭抓的？」

齊東海點點頭，百里虹道：「即使臉上受過傷，那也不必戴面罩，面貌醜俊無關宏旨。」

「妳……妳是說妳不重視醜俊？」

「當然，尤其是熟人。」

蒙面人嘆了口氣，道：「昔年妳和小原最近，我們二人雖然對妳也十分欣賞，却不便爭搶。但現在已証明，小原用情不專，到處留情……」

百里虹不出聲。

蒙面人柔聲道：「我們三人之中，對妳最最傾慕的是誰，我相信妳一定是知道的，對不對阿虹？」

百里虹低頭不語。

這使蒙面人的勇氣大增。

他十分自卑，但剛才百里虹說過「面貌醜俊無關宏旨」的話，使他的自卑心大減，信心大增。

過去四人在一起，三個年輕人都像衆星捧月一樣呵護着這個動人的灰姑娘。

一個人或者一樣東西，無人爭搶，就現不出它的貴重來，三個人都有興趣，情況就不一樣了。

事實上百里虹不是很美，至少她比不上藍芝和金棠，僅比陰美華稍好些而已。

蒙面人心花怒放，道：「阿虹，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妳又賦於我嶄新的生命了……」

「齊東海，我必須告訴你，自嫁了馬沂，我就不在外面跑了，而且也收斂多了，我是馬家的主婦和未亡人，所以必須保持形象……」

「妳這又何必！馬沂只是有錢，除了錢他甚麼也沒有，以身手來說，他在我手下不會超過五招。」

他說的也是實情，只是不好聽而已。

「小齊，人總有收心的時候，以前那種年輕人的不知愁的作風，早就收了。我的心已經死了……」

「虹妹，我會使妳幸福的，我有用不完的財富，也有無敵的武功，如果妳還想改嫁，我是不能再好的人選了！」

「小齊，我很感激你對我的關顧之情，也不枉昔年在一起的友情，但友情永久可以保存，再進一步是絕對不可的了！」

「阿虹，妳忍心嗎？」

百里虹道：「正因爲不忍心使你失望，所以我只好忍痛直言，這叫着長痛不如短痛！」

齊東海沉默下來。

一團烈火，驟然間變成了一塊冰。

「小齊，我很難過……」

齊東海一言不發，站起來走了出去。

「小齊，此事不成，我們還是朋友啊……」

出屋之後就沒有聲息了。

百里虹出來一看，人早就走了，不由駭然，他的武功果然已非昔日可比，難怪他會說，馬沂接不下他的五招。

＊　＊　＊

陰美華爲小原擦淨了身子，爲他穿上內衣。

二人返回臥室，陰美華道：「小原，你袋內有個泥人兒，那是誰呀？」陰美華手中拿了個泥人。

小原望着這個女泥人，有點懵懂。

「是誰，百里虹？藍芝？楊金蕊？秋玉潔，金棠？」

所有的女人都說了，只有她自己未說，而小原却不斷地搖頭。

「那麼這是我囉？」

小原望着她，沒搖頭也沒有點頭。

一個泥人兒又未塗上彩漆，不論揑得如何精細，都不容易看出面貌。但是，由胴體的一些特點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是一種斜坐在地上的姿勢，仍可看出修長的腿和健碩的臂部，以及細細的腰肢。

小原沒有說出是誰，陰美華却相信是她。

這種美好的日子才過了七八天，幾個女人又找上門來，那是秋玉潔、金棠、楊金蕊及藍芝。

這四個女人見了陰美華，不由妒火中燒。

秋玉潔道：「先把這個小騷貨拿下再說！」

金棠出了手，但不是陰美華的敵手。

藍芝再上，似乎三四十招內也

不會有結果。

楊金蕊也上了，陰美華這才支持不住，攻少守多。她們兄妹三人——「湘西三鬼」的輩份，介於「七子」及次流人物之間，比這四人中的三人高得多。

只是不如秋玉潔而已。

最後還是被制住穴道，躺在地上。

小原居然並未出手攔阻。

秋玉潔道：「小原，我們四人之中，挑出任何一個都比她美得多，你爲什麼會看上這騷貨？」

小原搔搔頭皮道：「哪一個比她美？」

秋玉潔指着另外三女，道：「你看仔細了，哪一個不比她美？可不要昧着良心說話呀！」

小原道：「妳們的身體也比她好看嗎？」

陰美華似乎十分激動，此時此刻他能說出這種話來，比爲她拚命還重要，女人也許就是這樣的吧？

「身體？她的胴體比我們好？快別替她吹哩！」

小原把那泥人兒往秋玉潔手中一塞。

秋玉潔知道他的意思，是要她看看這泥人兒的胴體，這一定是陰美華的塑像了。秋玉潔只看了一眼，就很不舒服。

泥人兒斜坐而伸出一雙修長玉腿的美姿，的確非這三女所能及的。就是偏心不承認也不成。

古代女人的衣衫包得很密實，根本就看不到腿的美醜，但在審美的條件中，腿却是極重要的。

像甘庶腿及香蕉腿等等，就算配上再美的容貌，只怕也和美人扯不上關係。

美是立體的，完整的，不能以局部取勝，以偏概全。

秋玉潔把泥人兒摔在地上，看在陰美華眼中，十分痛快，能使情敵妒恨，她在這場戰爭中已經獲勝了。

小原道：「妳怎麼可以把泥人兒摔掉了？」

「我高興！」

「妳們哪一個有這泥人兒好？」

秋玉潔道：「我就不信沒有一個比她好的！阿芝，亮給他看看！」

藍芝吶吶道：「亮什麼？秋姐。」

「亮出妳的『寶』來，也就是妳的胴體。」

「這麼多的人，那多不好意思。」

「怕什麼？一個和妳上過床，其餘的都是女人！」

藍芝不願脫，其實也不全是難爲情，而是沒有太大的把握會比泥人兒的胴體好看些，却以難爲情爲由，遲遲不脫。

秋玉潔道：「怎麼？妳不如一個泥人兒？」

「誰說的？」

「那就脫呀！下過海的人還怕脫？只怕要比賽脫的速度的話，打破紀錄的人一定是下過海的人。」

連褒帶損，使藍芝心不甘情不願地脫光了。

細皮白肉，在燈光下的確炫目耀眼，胸部及臀部的尺寸也夠，但是仔細打量，上下身的比例就不對了，雙腿就不必說了。

這種尺度在過去是沒有正確數字的，而是以目側爲準。

「怎麼樣？」秋玉潔指着藍芝道：「她不比那個騷貨高明嗎？你要把眼珠子擦亮！」

小原繞着藍芝轉了一週，道：「好是好，就是缺少了一點什麼？却又說不出來……」

「啪」地一聲，他在藍芝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藍芝向前栽。

這工夫金棠沉不住氣了，主動脫光。

秋玉潔道：「好好！有『寶』不亮，等於衣錦夜行！小原，你再看看這個，喏！你看這奶子，眞比水蜜桃還甜美迷人，你再看她的腰、臀和大腿……」

小原在金棠的雙峯摸了一下，金棠撩開他的手，小原拍着她的腿道：「她的腿不彎，但太粗，而且上下都粗。」

衆女不由掩口。

她們以爲，小原能說俏皮話，至少已好多了。

「還有……」小原指着她的雙肩，道：「美人肩很重要，絕對不能太平直或太寬，妳們看……」

楊金蕊道：「秋大姐，妳亮一下！」

秋玉潔過去常以胴體自負，但老了就不敢再自負，道：「我老了！何必出這份洋相，不行，不行！」

三女起鬨，非要她脫不可，說她的胴體最美。

秋玉潔的確以爲不比泥人差，也許遜色的只是皮膚不夠光澤細膩吧？她在衆望所歸之下也脫了。

像她這年紀，見過大世面的人，也會和這些年輕女人一樣，爲了炫耀，而當衆無遮，眞叫人扼腕。

三女拍手叫好，小原上前繞了一週。

他用手把她的雙峯往上扶了兩下，表示已經搭拉下來了。

然後又把她的肚皮按了兩下，表示肚子稍突出了些。

然後，小原叫她們四人全脫光了，一起來比。

結果楊金蕊也脫光了。

以這四女的胴體來說，要是倒退十年，秋玉潔一定拔尖。小原逐個看了一下，然後叫秋玉潔解了陰美華的穴道，叫她脫衣。

秋玉潔不信這份邪，解了她的穴道，叫她脫衣，陰美華此刻不想脫了，因爲她剛才看得很清楚，比胴體，四女都不成。

她現在等於她們的俘虜，炫耀不是好事。

陰美華不脫，小原叫秋玉潔代她脫。

陰美華以爲，由此可見，小原還沒有復原，看不出此刻的危機。不一會陰美華也脫光了。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五個女人全赤裸裸地呈現了一切，優劣立判。

她們不承認也不成，比胴體誰也不如陰美華，但陰美華也不是那個泥人兒，這只有小原知道吧？

小原拍手道：「妳們說，誰好？」

藍芝等三女道：「秋姐的最美！」

小原上前拍了秋玉潔的屁股一下，道：「老梆子，妳不脫比脫光了要好看多多……」

秋玉潔一巴掌把小原砸了個跟蹌，道：「各位，咱們今天好好整一整這兩個傢伙，我看他未必是前事盡忘……」

陰美華是有心人，她提早穿上衣衫，這工夫其餘四女的衣衫還未穿好，她拉着小原就奔出後院。

秋玉潔道：「痴心枉想，你們跑得了嗎？」

她穿上衣衫追出，竟有個蒙面人擋在後門口。

秋玉潔那會把此人放在心上，掌力一吐，道：「好狗不擋道，滾開！」那知來人單掌一豎，竟把秋玉潔震回後門之內足有三步之遠。

雙方都未用全，甚至不超過七成力道。

如果雙方都用上八九成的內力會有甚麼後果？

「你……你是甚麼人？」

這人一聲不響就往裡衝。

秋玉潔一攔，這人玩起眞的來了，絕招乍出，在秋玉潔輕敵之下，第七招上被制住穴道倒下。

另外三女聯手，也未超過十一招，全部倒地。

這人負手踱着，繞着四女而行。

是在打量她們，看看誰美誰醜？

或者在考慮佔有哪一個？或者要不要佔有？

結果把四女都拎到床上……

這人好大的胃口，四個女人居然是未分秋色，雨露均霑。

她們似也不像一般女人那麼在乎。

他們只是不知此人的身份，感到忿怒。當然，也以爲是陰美華招來的救兵，要不，怎會那麼巧？

小原和陰美華二人逃出十里外，本以爲脫出了魔掌，却又遇上了呂景文，此人瘋瘋癲癲地擋住了去路。

陰美華道：「呂前輩，你救過小原，自己也受了傷，你現在如何了？」

呂景文道：「承認這一點就好，把秘密告訴我。」

陰美華發現，此人走火似乎已經好了，道：「呂前輩，小原上次被瘋和尚砸了一掌失去記憶，迄未恢復……」

「我不信……」看他的眼神，似乎還沒有完全康復，他攻向小原，小原不接招也不知閃避，陰美華只好替他接。

可想而知，陰美華又能接下幾招？

「小原……出手嘛！小原……我支持不住了……」陰美華繞着小原迴避，呂景文似乎不想打小原。

由此可見，呂景文的神智已恢復了十之八九了，爲了那大秘密，就不願傷他，這十分明顯。

陰美華以爲，呂景文能恢復，小原也應該能，繞着小原奔行，又把小原推向呂景文。呂閃避或收手不及，難免打中小原。

小原被打之後，有了反應。人類自衞的本能是直覺的。他忽然向呂景文揮出一掌，這一掌出乎呂的意料之外而無法招架。

「啪」地一聲，左胸被擊中，退了三步。

呂景文一驚之後，又發出一聲歡呼。

這表示他沒有走錯路，盯上小原是對的，他深信小原已得到了「錢洞」的武功，剛才這一招的威脅非比等閑。

「小子，我救過你對不？」

小原又茫然了，陰美華道：「是的，呂前輩救過他，我也說過，有一天他恢復了記憶，一定會報答前輩的！」

「怎麼報答？」

陰美華道：「當然是分享『錢洞』的秘密了。」

「我却以爲這小子已經記起了一些事了。」

「還不行！前輩要再給他一些時日……」

呂景文突然又出了手，而且十分凌厲。

小原中了一掌，由於是正中，口角立刻淌出血來，陰美華道：「呂前輩，打死他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呂景文又攻出幾掌，幾乎每一

下都擊中了小原。小原像狂風驟雨中的一株小樹，隨時都會被吹折倒下。

陰美華上前擋住小原，却被呂景文砸了出去，小原連續被擊中，忽然怒吼一聲，又出現了一個怪招。

這一招就是「天門玄功」第二招，剛才擊中呂景文的正是第一招「開門引火」，這第二招是「素手摘虹」。

呂景文這次有了準備，急退中一邊格架。

似乎應變的能力還不夠，腰上又中了一下，但並不重。

呂景文退出一丈之外發楞。

他相信，如果他學了這種武功，一定比小原更犀利而完美，這想法當然是不正確的。

陰美華以「蟻語蜨音」道：「小原，繼續用你的絕學攻擊，快點！要不斷地攻擊……」

此刻小原並不知道陰美華對他的關切動機，却聽了她的話，撲上去又施出第一招「開門引火」了。

這次就不太靈了。

呂景文是何等人物，就算是絕招也不能用兩次，這一次沒有擊中他，却也把他逼得手忙脚亂。

第二招「素手摘虹」再施出，呂景文全力閃避，腰衣被抓破，但未受傷。

高手與人過招，衣衫抓破和受傷是一樣的。

呂景文不退的原因是，他知道小原只會兩招，這兩招如果再用第三次，他就不怕他了。

但是，小原又出了手。

這一次居然不是第一招「開門引火」和第二招「素手摘虹」，而是另一個怪招，呂景文大驚，全力急退。

絕招就是能使對方無路可進也無路可退的招術。

「啪」地一聲，這次很重，呂景文的背上中掌，口鼻中立刻淌出鮮血，栽出七八步之外。

陰美華使個眼色叫小原再上。

小原又要出手，呂景文不敢再接，那是玩命，立刻離開了現場，他恨陰美華不守信。

事實上陰美華並非不守信，而是想利用呂景文犀利的攻勢及打擊，觸發小原的自衛本能而恢復記憶，想起過去的絕學。

她相信小原絕對不止這兩招。

現在已經証明，他已會三招了。

「三奇」中人，居然也接不下他的三絕招，陰美華十分驚喜，道：「小原，你果然去過『錢洞』。」

「我是去過……」

「可是你絕不止僅會三招。」

「不止三招？我一招也不會呀！」

「你剛才用的甚麼？」

「剛才用的是『錢洞』的招式？」

「是啊，而且是第三招，你一共會幾招？」

「我記不清了！」

「你還記得不久之前和秋玉潔等幾個女人的事？」

「記得一點！」

「她們對你只是慾和貪，要你那個秘密！沒有眞感情。」

「要找甚麼秘密？」

「看你顚三倒四的，就是想要你『錢洞』的秘密呀！」

小原道：「她們沒有追上我們！」

陰美華道：「我以爲並非她們追不上，可能是遇上了甚麼人物被絆住了吧！小原，你再想想看，如果剛才的三招武功果然是『錢洞』的，應不止三招，只要你會五七招，就可能天下無敵了！」

小原搖搖頭，道：「可能只有這三招吧！」

「小原，你千萬要牢牢記住這三招。」

「爲什麼？」

「也許你會忘了！」

小原不出聲，不過陰美華却又以爲，忘了也許好些，至少在目前他未恢復正常時好些，一旦武林中人知道他確會「錢洞」中的武功，那就痲煩了。

小原道：「爲了提防我忘了那幾招，我只好傳給妳，妳總不會忘記了吧？」

陰美華眼睛一亮。

似乎她的一生當中，她的眼睛從未如此亮過。

「小原，我可不願擔個嫌疑……」

「擔什麼嫌疑？」

「和你在一起也是爲了你的大秘密呀！」

小原道：「我信任妳。」

陰美華倚在他的胸前，道：「小原，我好感動。」

「我還以爲妳不想學呢！」

陰美華一怔，道：「我可是爲你着想，怕你忘了！」

「是啊！我也這麼想……」

二人租了間客房，小原教她。

在教的過程中，時斷時續。

這是因爲小原有時又忘了，苦思之後又想了起來。

兩招教了七八天，陰美華勉强學會。

這天陰美華上街買菜去了不久，來了個不速之客，竟然又是呂景文，眞正是陰魂不散。

「小子，我不會讓你跑了的。」

「我爲什麼要跑！」

「小子，你欠我的情。」

「我欠你的嗎？」

「當然，你被『瘋和尚』砸了一掌，奄奄一息，若非呂某冒生命危險救你，你早就死了！」

小原偏頭想了一下，道：「好像是有這麼回事。」

「當然有！」

「你要如何報答？」

「我要『錢洞』中的秘密。」

「『錢洞』中的秘密我已經想不起來了。」

「你說謊，你的絕學爲什麼能想起來？」

「我也不知道，只能勉强想起三招……」

「三招？就是那三招？」

「對！怎麼樣？還湊合吧？」

「不錯，你用這絕學還我的情也行！」

「這個嘛……」

「怎麼？你小子要食言吧？」

「不不！我不是那種人，好吧！我傳你兩招。」

「只傳兩招？」

「兩招還不知足？世上的師父，會三招能傳給徒弟兩招就不錯了！」

「好，兩招就兩招！快點傳吧！」

呂景文知道陰美華在此，却並不知道她學了「錢洞」中的「天門玄功」，只是怕她回來打擾他們，是以不讓她知道好些。

呂景文就和陰美華不同了。

他學第一招「開門引火」，只費了不到一個時辰。第一是他的武功底子深，人也聰明，況且乍看世上的武功派別很多，但萬流歸宗，同出一源。

只不過要有相當造詣的人才能體會到這一點。

呂景文會了第一招，大爲驚喜。

他以爲他是這世界上第二個會「錢洞」絕學的人。

「小原，你很守信，快傳我第二招。」

小原道：「當然要傳！」

這工夫正好陰美華回來，大吃一驚道：「小原，你在幹什麼？」

「我在教他武功。」

「什麼武功？」

「不就是『錢洞』中的武功嘛！」

「你……你說得倒輕鬆，這絕學可以隨便傳人？」

小原道：「妳不是在他救我時答應過他要送他那個大秘密嗎？妳難道忘了那個諾言？」

「這……」陰美華道：「秘密是秘密，絕學是絕學，你眞傻！怎可以隨便傳人？天哪！」

呂景文冷冷一笑道：「陰美華，妳曾親口對我說過，一旦小原恢復了記憶，妳會叫他告訴我那個秘密。」

「我是說過，但是……」

「妳似乎想賴皮不承認那件事。」

「呂景文，秘密並不代表武功，再說，要學他的武功，也要他完全恢復了以後才行！」

「爲什麼？」

「因爲目前他還不夠清醒，教的恐怕不夠完整。」

「我以爲已經夠完整了！」

陰美華道：「希望你能識趣！」

呂景文道：「我更希望妳不要作一個忘恩的人。」

「呂景文，『三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你盡快離開沒錯，要不然，只怕你吃不了要兜着走。」

呂景文冷冷一笑，道：「在目前，只要小原不和我作對，當今世上只怕沒有我在乎的人了。」

陰美華道：「只怕你撥錯了算盤珠，把自己估高了。」

「不會錯的！至少妳還差一截！」

陰美華道：「你走吧！」

呂景文道：「除非小原教了我第二招。」

「別作夢了！一招已經還了你的人情哩！」

「他答應教我兩招！」

「我只能答應你一招！」

「妳是什麼東西？依我看，妳和那些女子一樣，一天到晚膩在小原身邊，還不是也爲了他的秘密？」

陰美華道：「你問小原是不是這樣？」

小原道：「好像不是……」

「小原，這個女人只是更厲害些而已，她的目的不是很明顯嗎？她只是比那些少女更善於僞裝而又會演戲！小原，你要記住我這句話！」

小原好像沒有聽到，但雙眉挑了一下。

陰美華忽然撲了上去。

呂景文以爲，對付她用普通的招術就可以應付了。那知才使出半招，突然一凛。

他知道這是小原的「錢洞」招式。

當呂景文疾退一丈，而陰美華已貼上時，她用的是第二招「素手摘虹」。

他深知此學的厲害再次急退，脅下被她掃了一掌，衣破而未受傷，呂景文心頭一沉，這絕學顯然已有三個人會了。

陰美華學的，至少已比他多了一招。

再躭下去很危險，他只有暫時退却。

他當然不會就此撒手，他更要盯上小原，但他目前惹不起陰美華，更怕小原出手。

「小原，你怎可以隨便教人……」

「我不是欠人家的情？」

「欠情可以用別的方式還哪！」

「可是人家要的就是這個。」

「要是你也欠別人的情，你也會教這絕學了？」

「那也要看是什麼人情！」

「只教了一招？」

「對！正要教第二招，妳就回來了。」

「以後可千萬不能再教了。」

小原沒有說什麼。

呂景文奔出不遠就停下來，準備監視兩少，這時背後傳來一聲冷笑，呂景文回身一看，竟是盲道人。

呂景文道：「鬼鬼祟祟地幹什麼呀？」

盲道人道：「你我二人哪一個鬼鬼祟祟地？」

呂景文掉頭要離開現場，盲道人道：「呂景文，話沒說完你先別走！你跟踪他們二人很久了吧？」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咱們『三奇』所以能平起平坐，是因爲身手相若，不分軒輊，要是有人想打破這種均衡的話……」

「打破什麼均衡？」

「少裝糊塗，你跟在小原後面想幹什麼，以爲我不知道？」

「呂某昔年和原濟文有過節，有人說原濟文近來出現武林，我想跟跟小原看，証明此事確否？」

「我看你是吃禾稭拉蓆子——胡編！」

呂景文臉色一變，道：「呂某的事，別人何必多管？」

盲道人道：「貧道只想分享你的成果。」

「不要說沒什麼成果，就是有，你也配嗎？」

盲道人出了手。既然『三奇』相伯仲，出手又如何？

盲道人就是要証實一下他們之間有無差距，武林一流高手，都怕別人嚐到了甜頭而超越了自己。

七八招內果然不分高下。

儒道僧「三奇」過去並未眞正較量過，但他們互相觀摩，看對方和人動手，彼此心裡都有數了。

呂景文此刻一定要緊跟着兩少，不能讓他們脫出視綫之外。

他剛嚐了甜頭，還希望有更多的甜頭。

當然，他絕對不希望再增加一個嚐甜頭的人。

爲了盡快擺脫「盲道人」而不使兩少失踪，他只好亮出絕學了。

在毫無準備之下，施出「開門引火」這一招，加之又是呂景文這等一流高手，威力非同小可。

「盲道人」只以爲二人要在兩百招以上才能分出勝負，所以就不會提防什麼奇特怪異的招術。

一旦施出，那是很難適應的。

「蓬」地一聲，這一掌突如其來，砸中了「盲道人」的右肩背，雖未受傷，却嚇了「盲道人」一跳。

「盲道人」栽出五六步，道：「呂景文，你這一招是……」

「近來自創的。」

「快別吹哩！這根本不是你的路子。」

「不信算了！我必須警告你，再踩我的脚印，可別怪我翻臉不認人……」轉身疾馳而去。

盲道人楞了一下，立刻向呂的方向追去。

他可以証明，呂景文已得到了好處，難怪他緊盯小原不放了，爲了名利，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的。

呂景文追的方向，本來沒有錯，只可惜兩少變了方向。絕的是盲道人誤打誤闖，却追上了兩步。

盲道人和呂景文及「瘋和尚」都差不多武功，品德却不是一流的，人格方面，呂比他們二人還稍好些。

盲道人眼見兩少住入了一家客棧。

兩少還易了容，只是瞞不過盲道人。

陰美華對小原十分體貼，小原喜歡的，即使她不喜歡，也會去做。此刻她上街去買鹿肉和牛鞭。鹿肉已賣完，還有一條牛鞭。

「掌櫃的，那條牛鞭多少錢？」

「牛……牛鞭？」賣肉的居然不知牛鞭是什麼。

「是啊！就是這個……」陰美華指指那個傢伙。

肉販邪氣地一笑道：「姑娘，妳叫它什麼？」

「不是牛鞭？」

「不是……」

「那是什麼？」

「姑娘要買什麼？」

「就是這個！」

「總有個名稱吧！或者說出它的功用也成！」

陰美華是過來的女人，見過世面，知道肉販在刁難她，要她說出「牛雞巴」這種粗話。

陰美華道：「它不是牛的傳宗接代工具嗎？」

「對對！姑娘！妳眞有天才！」

肉販把牛鞭包起來。

陰美華道：「母牛身上的東西你賣不賣？」

「甚麼東西？」

「就像你的嘴一樣，只是沒有牙齒而更大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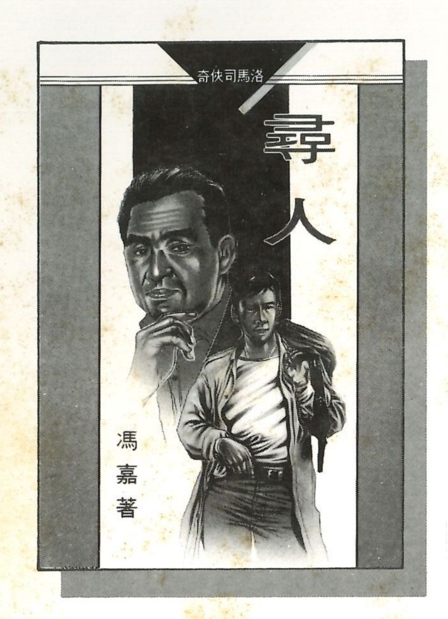
肉販知道被罵了，遇上不在乎的女人有甚麼辦法。

陰美華在付錢，背後被按了一下，失去了知覺。

（未完・九）

馮嘉　新書介紹

尋人



是罪惡剋星的司馬洛今次的任務却不是在槍嘴上打滾，是替一老人尋找他離家出走多年的兒子。

消息來源顯示，要找的人棲身在一所破舊的樓房中。司馬洛找到目的地時一部電視機從天而降，是意外還是刻意安排？司馬洛能否如期完成任務？

每本HK$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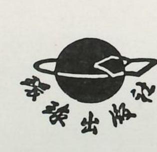
騎劫



一宗牽連甚廣的謀殺案，司馬洛受委託去調查。事起於羅剛上校在前往談一宗軍火合約途中遭人暗算，幸得一陌生的年輕女郎相救方才避過此劫，可惜該女郎後來被人殺害。

故事曲折緊張，結局令人意外。

每本HK$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